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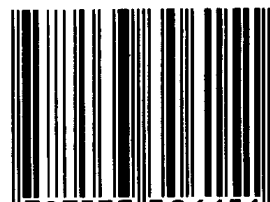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六二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四)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墨子序

唐韓愈撰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稱

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一

墨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

言用其民如此

詻即諤此

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穿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

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

君父不安無交朋友

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

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源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煩說多力而不伐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知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

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

謂父母之爲皆不仁豈可乎

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則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潔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

兼字學問之原墨子之兼本於天世人之兼溢於人兼亦有辨焉

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可知不可知故妙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

方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
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遊者憂反君修法討臣臣
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
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
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
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
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
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
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
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

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
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
五穀不收謂之飢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
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
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
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
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
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
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
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

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
何常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
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
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
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
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
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
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
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
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
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
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
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
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
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
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
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大食者聖人之
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

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謂之國備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

（息字疑誤而不息所以爲息也）

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

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道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矣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叙得輕爽緩帶

尚賢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臣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臣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

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

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辟之富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

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繇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

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

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

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務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

事君之義無爲善而歸君

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

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與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illegible]

尚賢下

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

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尚同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

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

率鄉一文亦爲割延

段與

百姓上同於天其降

其近

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惟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惟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

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

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祀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惟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出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

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

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文此政以爲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

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其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不慈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

兼愛亦一時補救之論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彊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

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

別亦有大利

非墨者不止於孟子然孟子非之是也他人非之莫能也

由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

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彊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敎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惟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

行文有開闔不厭其長而兼士兼君對使似頌

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埋葬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

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卽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

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厲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

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

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

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政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

上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越王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

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説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説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非攻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惟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

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絶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鋭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

和合其藥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遠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泰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知怠於教遂築姑

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二主之君一心戮

力辟門除道奉甲輿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節葬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

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既若此矣

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嗜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

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

墨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墨子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

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八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

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政之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

天志中

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也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摯摯之勸行其義以為儀法故不可泯

天志下

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圃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

明鬼下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爲文父者

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憯遫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則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衣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祩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爲之

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祩子舉揖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由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𢷤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

觸之折其脚祧神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

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事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國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必擇國之父兄

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腯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其爲宗必擇五穀之芳黄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又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

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

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於左右不共

於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疑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避富貴衆彊勇力彊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

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由曰享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於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

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操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操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

為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知槁木也而不知生木子

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

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
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
而舊者新哉是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
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
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
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
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
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
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
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

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滶游高
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
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
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
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
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
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
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
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
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

我爲苟啗人厚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
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
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
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
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
而已矣子未知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
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
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
然人之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
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

自已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
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
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
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
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
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
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
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
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意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
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

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
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
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
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
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
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
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
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
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
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不

可勝辟許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
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
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禁社
也苟使我皆祝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
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
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奪其所惡今
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
勇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
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
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
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
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
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

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謂說穆賀穆賀大說
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
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
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
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
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
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
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
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
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

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説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

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黑白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

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均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

一意反覆不覺其複

大都墨子一書有草稿有正稿草稿多可刪也

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嗇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以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少長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毁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

不若視負粟者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毁也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

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

求善者多不必說矣求善者寡說亦奚爲

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取也今子
偏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
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說
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
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
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
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
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
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
桓公高冠博帶金劒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

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劒以治其國其國
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
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
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
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
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
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
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
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
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管叔爲

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
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
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
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
也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
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
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
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
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
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

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
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
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
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爲聲樂不顧其
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虛戾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
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
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
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
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子
墨子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

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别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與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

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彊爲之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

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其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

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

魯問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

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也，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

此喻極微，春秋無義戰最患此

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於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如我多，其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

悔學而雖遊如是

則俛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俛則俛令之仰則仰是似影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

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糴讎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旣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旣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旣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吾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

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

是用世人語

兼愛爲務奪侵凌說

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
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
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
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
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
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
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
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
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
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

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
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羹朝
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
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
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
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
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惟擢季拑肺之爲
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
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
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

入神

賢人苦佞　正神尤苦佞

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
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
人厚則人惟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
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
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
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
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
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
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

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
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
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
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
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
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
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
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
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
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靷也翟

伸其兼愛之說

闕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㬠勝義
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
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
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
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
鈎强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彊之量其鈎彊之長而制
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
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鈎彊
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彊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彊賢
於子舟戰之鈎彊我鈎彊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

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
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
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彊
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强賢子舟戰之鈎彊公輸
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
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
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
子曰吾未見得之時我欲得宋自我見得之後予我
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見得之時也子
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爲是
我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
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
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
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
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
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

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
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
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
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
鄰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
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
富宋所爲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
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

短禍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
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
墨子解帶爲城以楪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
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
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亦曰吾知所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
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
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
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

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
者衆人知之

知之亦勞疾也

號令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
則勞而無功人亦爲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
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
出于公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
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
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
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多財民好食爲內牒內行

奇言

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
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門者及
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符留心其旁不從令者
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
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
也其不任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
亟傷敵爲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
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
如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
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

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
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
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
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
各從四人以行冲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衆守之
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
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
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
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
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

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
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
道路里中街巷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
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
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姦也里正與皆守
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正與開門內吏與行父兄
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氏之所謀為外心罪車
裂正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黃
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
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

斬諸灶火為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
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
救火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正及父
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函吏人謁之大
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
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事
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
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
呼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駭言語及
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

可法

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
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
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却敵於
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
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輔將如令
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
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
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
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
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

敢為前行五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
晝三閱之莫敢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
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
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
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冲之若縛之
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朝夕立
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
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
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

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
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
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盛
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
門吏爲符符合人勞符不合收守言若上城者衣服
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
閉城者皆以報鼙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
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
吏各人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
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

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
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署
街二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
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
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
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
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閉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
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
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
室材木瓦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

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
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
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
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
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
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
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
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
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
守吏卒民欲言事者亟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

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
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
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眾彊凌弱少及彊姦人婦
女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
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
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
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
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
所差家人各正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其守
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

鬬者失苛忌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
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
務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
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
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
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
有瘳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
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
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
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

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
其結怨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
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
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
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
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
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
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
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
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守必自謀其先

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
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
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籍之無符
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
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
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舉外示
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
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
之者賞之黃金二十金非時而行者惟守及摻太守
之節而使者守入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

仇讐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
人而籍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
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
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
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
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
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
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
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
樓臨質宮而善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

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莞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門者非衛令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性善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害

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宮養

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君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食遺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

信賞之倍地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非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為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

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
可也飾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
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
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
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
汲也外空窐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
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已各其記取之事為之
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
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
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𤽄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

事後就險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駭衆其罪殺非上不
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
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
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
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
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衆失法
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
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
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
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

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
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
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
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
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
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傍高丈為埤院立初雞足置
夾挾視葆食而扎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
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灶
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
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
之

雜守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
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
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守耶羊坽者
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
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趨射蔺
為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
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給作士不
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

衝雲梯蘇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
左百步又百步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湯以
濟之選厲銳卒愼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
以急無使主慮恚瘉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
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
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
尺樹渠無傅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
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
甚害者爲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距阜
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爲微職

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
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
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
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弁
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
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
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强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
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梯兩臂長
二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爲縣梁聾竈亭
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

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
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弁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
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
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
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
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
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
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
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而走入
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

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
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
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
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三升四食食二升半
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
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
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亟收諸雜鄉金
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在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
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
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

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
長短小大一矣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
者皆以爲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
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
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
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
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
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
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爲竹剪剪尺廣

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
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
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
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
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掺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德行計
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里
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
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常令邊
縣豫種畜芫芸烏喙株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

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而
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
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收其支革筋角脂腦羽彘皆
剝之吏檡桐卣爲鐵錍厚簡爲衡柱事急卒不可遠
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築本爲擊三隅之重五
斤以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塗茅屋若積薪者
厚五寸已上吏各喿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
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
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
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

若讒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
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
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枱
城矣以軺車輪軲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
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
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衆
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
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讀鶡冠子

唐韓愈撰

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予三讀其辭而悲之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鶡冠子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儁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當

著希

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聞要故當與運撓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卻嗜利而不為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辦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為造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上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為定情也

天則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絕流語去無用杜絕朋黨之門嫉妒之人不得著明非君

陳西保評爾其

予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日不踰辰月宿其劉當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終始相迎踰年累歲用不縵縵此天之所柄以臨斗者也中參成位四氣爲政前張後極左角右鉞九文循理以省宮衆小大畢舉先無怨讐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其澤四被而不鬲天之不違以不離一天若離一反還爲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累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故天

道先貴覆者地道先貴載者人道先貴事者酒保先貴食者待物也領氣時也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凡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自君吏民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所以付授與天人參相結

連鈞改之具不備故也下之所逜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閒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差繆之閒言不可合平不中律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羸蚌虛于深渚上下同離也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慝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箕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實

言易而如言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捐物任勢者天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故法者曲制官備主用也舉善不以窅窅拾過不以冥冥決此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賜物雖誦有不効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

漸政奇

百姓釋巳而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自知慧出使玉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巳仞非師術也形齒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也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人而能善與國者也知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

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貴如言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

精神日新
法如言新神

法親故强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巳之文者也

百年亦虛非其實也

道端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天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摲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理

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崇事不任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

破除今古
鵰宕有此一句

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夫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直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明起氣榮相宰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

以俊傑得明白即天吏也

遇人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士於純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閑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效屬也

近迭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句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曰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嬴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

度萬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頗則神濕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形燥則地不生火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音者其謀也聲者其事也音者天之三光也聲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調則生理修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專己知無道上

亂天文下滅地理中絕人和治漸終始故聽而無閒覛而無見白晝而闇有義而失謚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相使於既而不盡其愛相匿於成而不索其實虛名相高精白爲黑動靜組轉神絕復逆經氣不類形離正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開門逃福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菑害並雜人孰兆生孰知其極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變無生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爲褒德博義者哉其文

巧武果而奸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夫法不敗是令不傷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爲繩列時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騏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王鈇

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而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夫誠信明因一不爲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爲

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其屬縣嗇夫退修其鄉鄉師退修其扁扁長退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

其說選一出於善者以終身爲非

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罰不如此所以與
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止閉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
此天曲日術也

泰鴻

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上聖者與
天地接結六連而不解者也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
御神明左右前後靜侍中央開原流洋精微往來傾
傾繩繩內持以維外紐以綱行以理執紀以終始文
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
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順愛之政殊類相

通逆愛之政同類相亡故聖人立天爲父建地爲母
范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以使一人也汜錯之天
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同
和者仁也相容者義也仁義者所樂同名也能同所
樂無形內政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
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地受時以爲萬物原者
也神聖詳理惡離制命之柄斂散華精以慰地責天
者也調味董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

泰錄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爲
物稽天有九鴻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
於泰始之未見不詳事於名理之外范無形嘗無味
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味者氣之父母也
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見形臠而天下歸美名焉尸
神明者大道是也夫鋪行合意快義本仁積順之所
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
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
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
故致治之自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故成形
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狎漚也陳禮立節

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
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成
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
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
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
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
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
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
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
動之敏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

其言當者皆瞭大也

諭天地亦有師也

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
衞精擢神致氣也幽則不泄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
達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神
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要之極也帝
制神化治之期也故師爲君而學爲臣上賢爲天子
次賢爲三公高爲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藉爲君者
欲同一善之安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
外萬物出入焉然後生物無害闓闔四時引移陰陽
怨沒澄物天下以爲自然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聖
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

也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鋼結其紘類類生成
用一不窮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
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爲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
神明終始焉卒令入風三光之變經氣不常之故孰
不詔請都理焉故神靈威明上變光疾徐緩急中動
氣煞傷毀禍下在地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
明之効既已見矣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
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收之於地

備知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

訃人不苦投河

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巾徒狹以爲世涸
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
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
何者其民猶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
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
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何者
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

可耻

學問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
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

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
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
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
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
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
變也法令者主道法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
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

大爲學問

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大小愚知賢不肖
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國備也處兵
者威柄所以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

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
搏捆不知所之彼心為主則内將使外内無巧驗近
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
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
蔚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
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嚮者也聖人以
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為
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劑心體表術裏原雖淺不窮
中處外博雖博必慮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
是其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

韓子前之而歎

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賊生於無所用中河失
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招繆不
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絶祀滅宗鄃
人猶然義則自况

世賢

龐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
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
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
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
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

匿名無益

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
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
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
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天權

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
而四致並起而獨成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
文之華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一者寡愛不可勝論耳
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

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制事
内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
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
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彼天生
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
者其權音也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故所肄學
兵必先天權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各失二節無
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當聖博古今後一日者天
地之所待而鬭耳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逆言曰帝
以禍福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驕

能天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臨焉軼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紋觀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徃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摭保然獨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量徃來而靡與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與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

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與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變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出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皆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若苓蟺谿棠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

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至一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日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

荀子序

唐楊倞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

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辠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

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

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耿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世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于文義

大通屢掩卷焉夫卌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刻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于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

荀子申鑒序　一

申鑒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于經世也肰當時政體頹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鼂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襍言等篇頗似楊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玆若人之

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説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窓多得悦旨雖肰悦之書其有所感而為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為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于天朝尚何悦之慕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四

荀子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荀子

勸學篇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讀為喘）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喘微言也蝡微動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與響同）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曰散木也以不材未為散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有爭氣者勿與辯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修身篇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恐其賊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

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 拘守謂守而勿失 詳謂審於事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 順墨當爲慎墨 慎謂齊宣王時處士 慎到也 橫行天下雖肆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 儒亦謂懦弱畏事 皆怠惰之義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不曲 謂直取之也 辟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錄 程功程役

勞役錄檢束也 于功程及勞役之事 怠惰而不檢束 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俱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 冀當爲翼 凡行自當恭敬 非謂漬於泥淖也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 擊戾猶言乖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蹞步不休跛鱉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 厭塞也 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日謂怠惰 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好法而行士也 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 士事也 謂能治其事也 篤志而體君子也 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 渠古字渠遽通 渠渠不寬泰之貌 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

榮辱篇

憍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媟同 嫚也 恭儉者偋五六也 偋當爲屏 屏卻也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凡行前遠而後近故名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君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 訾辯博而見窮蹙者 由於好致訾也 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 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 不說

（不為人所稱說）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則委曲求人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

鰷（音條）鮇者浮陽之魚也（鰷鮇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胠（同袪）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袪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失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

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噍嚼也）醜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

以求人為迂測

即性惡之旨其見殊且文奇

仲尼篇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恐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旤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任大責人須知

儒效篇（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

而能揜迹於文武（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歸謂內之周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

知尊周公如何厭恩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息脩困棄常通于裁萬物養）

危哉言也任賦任稱

百姓之綱紀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罔不分均有無有父母者取多也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

朝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之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解果未詳或曰解果狹隘也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自得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億字書無所見蓋[illegible]拘之貌法後王壹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

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之教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壹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儗讀作疑怍同張法而度之則晻暗同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

以孔孟爲師法可矣

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措而定一朝而伯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辨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辨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

富國篇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

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乏絶也）必時藏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

嗔擊俗主當哉其言之

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也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爲綦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紃絛爲之屨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伐有道成惡名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懸軍于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

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𪎊（午讀爲迕過也𪎊與豐同麥牙蘗也至脆弱故以喻之恍若以手撥𪎊也）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將修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愼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音悅）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于星也）

王霸篇

敘事斷折 議論軒揚 說苑新序 相此

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

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霸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所向雖在方畧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謹蓄積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畧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惟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

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引讀為靷結引猶綿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于諸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非足以取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于溫舉謂其其國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于齊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國

國及梁㲄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惟其不繇禮義而繇權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而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

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illegible]為之則不足以北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

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於此矣

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此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用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

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修懸樂廣也泰與太同抗與玩同言齊桓惟此是修也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

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

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濇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不愉者莫不愉也）無他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僱惡之如鬼日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字書無僱字蓋當為疪病人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其慎與人之道必復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于民而巧（若丘甲田賦之類）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咬咬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胸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以也）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煩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三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百官則將齊其制

受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關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如人不偏聽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佻與繇同繇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追役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

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

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惟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

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惟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墻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脇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如何可信）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

（用人貴周）

（知患當識　生一不可）

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臣道篇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

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簒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簒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未詳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簒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愼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

仁者必敬人此人臣處僻事之道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為質端愨以為統禮義以為文倫類以為理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議兵篇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

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之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東籠與涷隴同沾濕貌如衣服之沾濕然且

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民不齊者弱賞重者彊賞輕者弱刑威者彊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

齊人隆技擊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受賞也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官賜錙金贖之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毳讀為脆可偷竊用之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謂荷戈也冠軸帶劍軸與冑同著兜牟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日中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謂給其便利之處也中試者筋力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優復既多則稅寡是危國之兵也資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陿阸謂隘狹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隱謂隱蔽阸謂使敵不能以險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言忸習也鰌之以刑罰鰌藉也言以刑罰凌藉之也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謂隘狹之窮蹙之得勝然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眾強長

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本不徼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有愛其上為之致死安于制度自不踰越極于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

義則起而兼此數國會而滅之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
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
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
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
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兵大齊
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
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
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
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
用兵者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

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長之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
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
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
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
強弱之效也請問爲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
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
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志其擊備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
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

兵以務而歸于大吉死中生也

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
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
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
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
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
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
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爲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
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

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逐也行如戰有功
如幸不務矜誇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
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
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
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
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
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
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
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

儀秦說到縱不能說到此

賊也（掠其賊謂爲賊之悍蔽也）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刼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窌掌窌主倉廩之官）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彊國篇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剖刑而莫邪已（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欲規模之範也剖開也）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刮去其小砥礪謂磨淬也）剝脫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割也音黎盤盂刎牛馬卷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忽然言容易也）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式下者勝人以勢也是爲是非爲非

字法

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巳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一作擅有之矣然則胡不敺一作驅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安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勢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

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臣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如蹴齊於後勁魏鈎吾右魏在齊西故曰右鈎謂鈎取物也西壤之不絕若繩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取其二也三國若假城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久當歸之也不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之問何者可爲也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謂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王霸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

加古質　賈生治安策相近　黃歇行文極似

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巳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巳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讀避乎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成爲主也辟如字謂自辟遠也可代視可司間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司音伺間謂伺間隙也剡亦斬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爲之從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爲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

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北與胡貊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隷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與齊爲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圉當爲圉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圉津顏師古曰在東郡史記朱忌謂魏安釐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山河內共汲必危垝闕聲相近疑同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與靈同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眞定府松柏之塞謂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秦背西海東面以常山爲固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威嚴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熟此於小事者矣熟此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

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縣日既淺則所積亦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大荒謂都荒廢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

天行篇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人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

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

引安石祖此論進以不畏天變坐之貴不待諸又省試問

人祅人敗全在此

天不可頌況於人乎

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

之謂人祅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之物畜積而我裁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

生物是天事誠者自成成物不子天事

讀老子不以撼滅不損

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若思亦無益也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貫也無變不易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

有常民陷乃去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少而不見多也有後而無先則群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

正論篇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

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隳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隳損湯武耳）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數也

國小具也可（亦不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

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研（丹研丹砂）重之以曾青（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琅玕似珠龍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謂有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

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惟上病不足而已有餓民矣）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理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飢泥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非

棄死者而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爲當世故以此譏之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
也宋子以比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少爲內古
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
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是百王之所
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愨
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
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
耶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
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
亂矣豈不過甚矣哉

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
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
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
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
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
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
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

荀子闢墨子雖墨氏甚所嘆雄

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
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
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大夫士
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
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于諸侯道及
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
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
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
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
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
始俱善人道畢矣惟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
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
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
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
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
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
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
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

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修士之進修者）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

（謂不使相侵掩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失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爲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死于憂悶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

力伸厚葬以駁墨子也大關世道非所持論若此何不譏孟子

此以下性僞之說與性惡之說取刪之

是句已見大意

生也（貌象也言其義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方能備之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謂遷自始死浴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之）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與邇同）翫則厭（翫戲押也）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于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

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麤衰也不至于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中流禮之中道也）

樂論篇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

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只其嫉妒謬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辨則惠氏誘之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謂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妒繆於道雖與治道馳而自是不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有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斯或當爲斟觀夏同姓厥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于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

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秋秋猶蹌蹌謂舞也干楯也帝謂堯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爲戴戴不勝見孟子或曰戴驩）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

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也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廢尊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勢以形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勢而去智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

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盈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二之則不滿況乎難得之正道也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雜博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與[illegible]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

微乎微乎參生家宜深此

榜嚴長封印與五卷

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名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名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偏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當為視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

物務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並未詳所出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蟁蝱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蟁蝱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蟁蝱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知幾者夏子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水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予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子之蔽亦猶是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四

公孫龍子序

宋謝希深著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初為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

辭至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㠯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君悟而絀之

又與魏國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輿笑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為尤也其說乃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㠯膚識注釋私心尚在疑信

間未能頓怡然無异也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哉

慎子序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爲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荀子

成相篇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
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
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
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
禍（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于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罷謂弱不任事者也）
比周還主黨與施（所以弱者繇于多私之故也）（還繞）遠賢近讒忠臣

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
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
乃蹷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妬賢能飛
廉知政任惡來（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卑其志意
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易鄉迴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宋祖帝乙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
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
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彊配五伯六卿施（六卿施言施六卿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
綴基畢輸（春申楚相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傾安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攻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請牧基賢者思（牧治也）堯在萬世如見
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音疲）文
武之道同伏戲（戲與羲同）繇之者治不繇者亂何疑爲凡
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爲至治在歸復後王謂當時說教不必拘于古法也）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季梁也言四子及百家妬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
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
有勢直而用抴必參天（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已以抴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

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
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
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爲治之意後權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
有深藏之能遠思（有讀爲又既處之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
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
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爲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君子由之
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蹷之辭）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
殃孽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

讀歎

少慨嘆風諫之

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為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
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
天下治雖有聖賢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
皆歸于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
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
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
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
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下謂
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
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漾流淮渭洛七水又有雍灉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于十二

此云十二未詳其說也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
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成此論蓋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
契玄王生昭明契卒子昭明立居於砥石遷于商砥石即底柱也左氏
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
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
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願陳辭世亂惡善
不此治隱諱疾賢良驕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為先
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
覺何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
蒙掩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

淒歌若哭

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
讀僻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
責于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
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
備如當爲知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
匿上壅蔽失輔勢夫輔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
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厲王流于彘周幽
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
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衷對言不從恐為
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吳王

夫差賜子胥之劍名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于成
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
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于事素食游手也
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
皆縣于上羣下不得擅相反役使則民力也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
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于上莫得擅爲賜與
則誰敢私得于人乎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
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僥于王乎君
法儀禁不為爲君之法儀在日禁止不爲惡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上已
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他

（爲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明法）

（銀與坝同）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

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

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得稱領莫不有文理有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于下也）聽之經

明其請（請當爲情聽獄之經在明之情）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

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僞也）言有節稽其實信誕

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

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

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皴

滑（彼與拔同滑與汩同言不使紛亂拔汩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

（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臣謹修君制

變（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

之成律貫（法之爲條貫也）

賦篇（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示之）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君子以修跖以穿室（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修身跖用智以穿室）

（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

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

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耶修潔之爲

親而雜汙之爲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

舜而不能揜迹者耶（揜襲）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

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

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

之知　知賦

有物于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基高以鉅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

乎宇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

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

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

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窕入郄穴而

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訊當作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

（疾速宜于託訊令雲者虛無故不可）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

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

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

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雲賦

有物于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儀儀請如其狀倮倮無毛羽之）

（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蠶蛹之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

幾老入神

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侵暴者亦取名于蠶食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蠶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繭盡是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服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爲馬故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爲蠶之特未有牝牡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何太說破而後治夏生而惡暑生長于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卧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蠶賦

合離違成文章此古今說文說也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縫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爲鐵則鉅爲鍼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鍼之鋒也頭銛達而剸趙繚者耶重讀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爲掉掉繚長貌言鍼掉尾而繚也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結其尾線然後行箴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爲父管以爲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纊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賦

大畧篇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

迄奇說

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晏子功用之臣也

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鄙野之人未淺清于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事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苑之虜也(謂見俘掠)不憂其係纍也。而憂其不焚也。(畢讀為纍氏苑之俘牙則焚其見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惡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審視之也言心于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詳如眸子之求箴也)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

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贄)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

精術致然

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

衛畏子路不敢過蒲。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者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也)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六貳之博六博也投六箸行六棊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故曰如窮也)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于飢寒而志不僻錚于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志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請為昔)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

是雨小漢故潛或曰爾雅云漢爲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于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過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設誠言其信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見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相謂入爲贊相也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蔽而不反其常示讀爲寘檃栝矯揉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菜讀爲菑謂轂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爲手于干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豪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漬于蜜醴一已佩方可易賢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漆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人言其醴變香草之性其言變正君之性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

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井里里名厥石也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儀爲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多和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難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皐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見其壙壤高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

漢謂神此訛

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居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肆其意人有快則法度壞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踰其言辭汎濫過度也

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爭利如蚤同爪甲而喪其掌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太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繇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濫流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

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甌臾皆瓦器也陳楚宋之間謂瓮爲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

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獨盡也

民有其分而滇之心亂之曰自生

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殊意予讀爲與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蜉蝣朝生夕死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

未先王法喻爲苟不得苟且如蜉蝣輩也虞舜孝巳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惟諾爲惟惟聽從之貌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巳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巳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

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傾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盖爲宥坐之器宥與

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爲戒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逵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尹諧潘正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語予

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謹嚴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

惑而隨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為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

勇（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嚮言若嚮之應聲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微達下物似察之見細微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音尤）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肬贅結肉也）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

有大力此

食藜羹不糂（同糝）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繇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

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被當為彼蓋音盍扇戶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

博學深謀 可語文奚

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繪有說畢匠過誤而遷繼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盍皆斷絕也

孔子曰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 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子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

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危哉下流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請爲方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于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

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

謂瞥不守約亦復如是

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哀公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服古之服謂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絇謂屨頭有拘飾也紳大帶也搢笏于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路車之通名葷葱薤之屬也）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菅菲也此言服被于外亦所以制其心也）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之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于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繇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繇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總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總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然不識其鄰（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

言衣冠拙朴而行仁政也

奇[illegible]

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喉方領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

奇賞彙編　卷百五　圭　選子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蓋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餘言之耳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蹴然變色之貌資衰苴杖者不聽

諸侯不難匹夫計勝怒也

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言喜于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美之人無取詌詌妄對不謹誠者無取口啍啍與諄同謂口教誨心無誠實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尒與邇同近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鞮也以喻士信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可疎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

奇賞彙編　卷百五　吉　選子

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

牧民者當知

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于細微）（安徐然而出無怠止之時也）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

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

引月有疑乎疑上脫存矣

只一好自用所以爲其病

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于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審不廣接士所以目僅智識淺遐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越踰謂過自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則意淺矣）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

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止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爲之貌尤如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

天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令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

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左氏傳曰襄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文義俱佳下篇中當為第一

公孫龍子

跡府（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眾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

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

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倘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雖自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志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俗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

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

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鬬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

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困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

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雖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奇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疏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疏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名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自非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疏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失懷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疏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疏而疏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

（衆馬不可得而使與無馬同）

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曰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疏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疏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

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故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上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辭也）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矣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

（白馬非馬不以一色取馬其意原題何甚深微而指物論乃用）

下之悖言亂辭也黄白色也衆馬形也而獨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黄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黄柳楙異處之謂也凡柳楙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相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離矣內離外叛柿楙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黄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肩曰離白是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其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下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

此法得已厭觀矣

求衆馬之法

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黄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于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虚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黄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黄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疎其下則天下各守其疎自外而叛矣天下俱叛誰以君命哉其唯所無去者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以禍不能靖亂也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黄也不去於色則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黄白之在馬所親疎之在人私親而背疎則疎皆叛矣疎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虚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虚親而無親在疎而無疎雖不取於親疎亦不舍於親疎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孰合類此

通變論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爲一物不可合一以爲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爲右亦不可合二以爲左明二必無爲一之道也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不可分右以爲二亦不可分左以爲二明一無爲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左右異位故可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一而變爲異類如雞化爲鷹忠變爲逆存亡靡定禍福不居皆是一物化爲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曰變隻鵰鵬二物隻以變爲二矣何得不謂一變爲二乎曰右鵰化爲鵬一物化爲一物如右移於左終是何者之右曰

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安可謂之變乎明二可一而一可二也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其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爲一明矣牛合羊非雞變爲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右亦非牛非羊又非雞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牛也牛之非羊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馬牛之無齒不爲不足羊之有齒而北於羊爲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爲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於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爲牛羊自類羊而爲羊也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亦名實之精論

同也之而猶之爲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爲羊又謂羊爲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爲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馬與牛羊若此之懸故非馬也豈雅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爲二矣羊一也不可以爲二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爲馬則二可以爲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上云

羊合牛今曰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移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假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爲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

以材爲類名實中不許無材竄入

舉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爲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曰他辯白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礙于一物不相盈故又責以他物爲辯也夫青不與白爲青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接

不相害故曰相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彊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擁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爲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

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用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爲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爲青所染而色並章故曰兩明也青白爭而明也青白爭而明所以曰兩明俗謂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碧其雞也其與暴乎碧不正之色雜不正之禽故相與爲暴之類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皆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

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各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爲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皆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衰也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矣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比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與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二人自不能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其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名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孔穿對辭於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爲辯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

堅雖自有實然是而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曰物之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堅是不定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與石同體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曰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賓難上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也故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無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各相因乃一體故曰堅白石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一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無三所無

一以神救二之說

火目神斷終歸和合耳

以手捫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眼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而手不知白誰謂白不離乎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任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共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不與石為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白固不能自白惡能自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

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白石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自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乎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矣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離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捶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之所能任不能異通了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則耳目殊能不能百體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使堅知不得自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雜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冥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浮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五終

黃石子序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張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用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嗟乎遺粕弃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類雖號爲一時賢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彷彿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无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

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黃石子

原始章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

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正道章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求人之志章

亦要微行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過乏酒闕色所以無汚避嫌遠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恕篤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濟務殫惡禁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撅撅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苦莫苦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此義多願之旨也歟簡又不可不深重

遵義章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略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既用不任者疏行賞悋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計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貨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略記過不亡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安禮章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國將霸者士皆歸邪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

樹禿者大禽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山崩者崩澤滿
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爭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
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
人怨傷國上將崩者下先潰將衰者人先弊根枯
枝朽人困國殘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見已生愼將生惡其跡者預避之畏危者安畏亡者
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
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務善策者無惡
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
同愛相求同美相妒同知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
以理違釋巳而教人者逆正巳而化人者順逆者難
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如此理身理家理
國可也

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
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
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

守微之爲難

信賢所以能使民

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
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
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
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
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
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
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
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
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
亡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

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
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
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
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
之（有畏者隱之使勿出 有謀者近之使盡謀）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
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
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
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
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
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

不能下下則失國矣何能祖祖

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拔人之城當以速勿用久敵已立君而主社稷勿用攻敵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爲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已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世人君能以尊祖之祀祀其祖少有能以撫下之道字其下者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之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

三軍亦古將人物將令日遠僭局慮矣可

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失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

推將無威所以兵老

將道人恩安治己尤不怨

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敵士力疲敵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

罰者不得已所以爲裏

豈但爲將可以爲君可以爲臣

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

肉食者鄙
亦徧何能
及負薪

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

一曰廉

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

參看老子

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

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

一國皆訟
並非一軍

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略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

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于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

功臣何代不然

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爲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上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

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原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下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

文王是也

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
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
人所歸則其國强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
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
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
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

是樂之源

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
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
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
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
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
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
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
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
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讐義之
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德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
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

邪念邪念特不肖即利傷使不遠

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
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
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
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
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祿惡者受
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
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
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
治怨是謂逆天使讐治讐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
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

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
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
威刑脇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
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
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
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邪
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
已則建殊絶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聖王之
川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
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

淡薄恬淡處

侵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
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
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
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
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
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
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
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
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
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

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
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附陰符經

上篇

奇論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
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天性人也
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物定基性有巧拙

只是一靜為君

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發於木
禍發必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是謂聖人

天之道無心也天之行無為也觀而執之則心無其
心行無其行豈復有餘事哉天一也而分為五行五
行盜夫氣者也然分之而五則賊攢之而一則昌非
見之之時能一之能一之則五行在我不以心運而以

此等性體是各[illegible]

天行生天生帝自本自根宇宙在其掌握造化皆其
枝葉矣此古至人化人為天攝情歸性之道也所謂
天性非他人是已所謂人心非他機是已人生而靜
了不可名其可名者心之動機也動而志反漸離其
天惡乎定立天之道以定人者適而上之知動出於
不動為出於不為也動出於不動則無動為出於不
為則無為人一天矣情一性矣故曰五行順行乎地
大抗五行顛倒大地法覆顛行為生顛制為設此設
幾也在龍蛇為蟄在人為蟄人知飛蟄起陸者龍蛇
之神不知蟄乃所以起也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明斷

人知旋轉天地者人之能不知靜乃所以動也故曰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我歸其根天復其命此天人合
發也而萬化定基焉是立天定人在此伏藏間耳此
豈人所不可能哉性有巧拙皆可伏藏河也五賊在
大散於九竅九竅之邪由三要人三要者耳目口也
邪也自無而聽有可令也自有而聽無亦可其物其

尚有節概斷斷

靜皆有我耳然是靜也離動求靜達然[illegible][illegible]轉靜為
靜勝在一塵故火生於木反以其本發生於[illegible]反以
清國動生於靜反以害靜滅知動之所自[illegible][illegible]大生
於木姦生於國也而修之煉之就其出門便非歸路

卽事物並作之內造混沌未鑿之先則于玄同微妙合一雖逆煉原之勢再盡固之奸有不難者顧其觀而執之者何如耳

中篇

盜亦有道道亦有盜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三才旣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有生必有殺有殺必有生生不能使之然不能使之不然皆天之理也至人立生殺之先而竊其妙機處其殺不處其生故名曰盜雖然三才皆盜也何者天地人物靡非一氣天地分人物之有物分人之有人分

盜字引據有據

物之有虛無之中如巧相竊者故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蓋易也者生生而不窮用之而盜有如盜他人之物然亦此意也三才皆盜而人為獨妙人能盜造化之機處其殺不處其生則三盜宜三才安矣盜卽下食其時動其機之謂時者身家故謂活子時詩云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是也食如饑書食之食言與之適相當也機指殺機而言動其機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也食其時識未萌也而百骸理心有天遊六鑿不相攘矣動其機情盡寘也而萬化安天德出寧雲行而雨施矣時之無作機之未動合元自歸

假時表語

我尚不立無神也乃百形萬化自理自安則不神而神矣夫月掩日而光昏度月而日耀日對月而明奪遺對而月朗此其小大之數有一定者故月之有明丘假之也日近而明自虧百骸萬化之有累識生之也識去而累自已然則聖功之出於無聖神明之生於不神也復奚疑哉嘻乎北機甚微不易見不易知也見之者自知之修煉者聖以之罔假特其餘事耳

亦鏡本有光垢去而光顯之謂

苟非其人至於輕命者往往有之器大道之餘荒今未央小器小根難於湊泊故視空以歸真也而昧者以蕩心體無以道照也而謂者只喪險此君子受之

住津之警

爲不器之大道小人覺之爲無忌憚之中庸也

下篇 一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恩害相生

解根首章

瞽善聽聾善視以其絕聲色之利一視聽之蠢故十倍衆力乃其理也況學道者乎人能自晝而夜三晝皆反視不以色視於無形聽不以聲聽於無聲味不以味味於無味反流全一六用皆反斯人也上合太初而不見太初之無下合羣物而不見羣物之有以之操造化之柄遺生死之關倚

甚明

於衆力有萬為者不然種種色相認以為實一得一失生死隨之此生於物死於物者也生死也由於見可欲三反也成於觀天道得喪之機實在於目三者之中目為尤要矣觀為恩逆為害順為生逆為死晝夜三反害之死之非恩之也然迅雷烈風天若無恩而萬物得之蠢然而動是大恩生於無恩也人能逆我欲流反窮流根至不生滅其於復性奚難之有大枯槁者以寂滅言性不知至樂性餘不為靜縛也流易者以和樂言性不知至靜性廉不為動轉也爲玄曰棲神於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蓋得此意此理至公不離至私百姓之日用者郎道也在禽而制之以氣耳禽古擒字易以從禽也左氏不禽二毛皆作禽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心有是非故老子不致以心使氣氣無分別故陰將欲以氣制心氣制心則太浩常存情根內麼難萬境交馳一念不作如書馬生如幻男女夫誰為撓哉老子云尊氣致柔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靈均云一氣孔神張生叔云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皆指此而言長日生生言不生殺生者不死又曰生生者不生死生者不生人能當生而不生未死而先死則長生矣呼乎死生恩害

去古虛此是母舟消者先被水學問

相爲循環衆人常處其生處其息此以天地文理求聖於迹也逐其子者也聖人常處其死處其害此以時物文理求諸於心也守其母者也順逆少介聖愚胥推乃其性豈有異哉摩本流末而本末嘗夷散樸爲器而樸未嘗離一能反本還樸復歸其初則性道即此而在矣

心中離坎不濕不熱從此可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故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夫愚人以天地文理求聖不知聖者也故卑之以愚虞聖以聖人之無爲也不知無爲非愚也高之以奇期聖以聖人之無不

突出一性字未免落宋人窠臼

爲也不知無不爲非奇也夫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知性而已矣不知性者流本流末情於首尾之長無妄執其中之贅有憎愛棲心爲水爲火有窮萬世而不悟者此蓋執象之過不知其有進於象者故耳何者象初一自然也自然一靜也无生有有生天地萬物浸浸然積漸而生自一陰以至於三陰三陰則勝陽自一陽以至於三陽三陽則勝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陽相推變化自順所謂物以順而生也聖人知無自而然然不可違無靜而靜靜乃至靜靜以制

不逆則無順不順則不成

動動亦非動所謂道以逆而成也夫至靜之道叅萬象而非象涉乎數而非數鬼神不能窺巧曆不能算非奇器而何故兩儀也八卦也六十甲子也萬象也大小多寡相推相成而求其所以相推所以相成者卒不可得神機鬼藏象而非象斯帝之先者也故曰昭昭然進乎象矣知其進乎象則形數悉空任驅頓嵌天地不能爲之閑陰陽不能爲之災火宅轉爲蓮池昏波化爲彼岸一息之間迫超萬古觀彼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者何如哉此古聖人從升之學而解者率以有爲之邪術思之或辱以爲強兵制勝之書以彼情量之見測性天之見宜其不加中也余因國

國之多戰嚴玄玄於道流觀古微言曰就湮沒輒疏此以識之世有知言者當不必後之子雲已萬曆丙戌秋秣陵焦竑弱侯題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六

陸子序

陸子書凡十二篇其識見議論非唯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爻採芝縣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无段落條理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

暇精擇渾融觀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班固所稱劉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胑其言既弁史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傑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

眞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

陸子新語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陸子

道基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

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撓曲為輪因

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

佚必亂

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

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修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于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立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尅暴除殃將氣養物明□設光耳聽八極目視四方忠進讒退直

懷亦光耀天地

立邪亡道行姦正不得兩張□□本理杜漸消萌夫
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
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
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
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
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
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夷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
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
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
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

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
陰陽合離
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
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
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
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强調氣養性
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
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
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

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
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
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
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眞僞既□其意而不見
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
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
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
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嶃巖之山禹捐珠玉於五
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
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

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
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
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
天人各徵
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
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
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
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
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
于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
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

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爲智者說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

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依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敀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鈌羅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强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鈌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强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

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干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

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攘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師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

模寫得好

秦苦一頑字

作如花之有趣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木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

不成引古

盍徹有深意有將辭非逆耳之謂

此只以言立名無道世意

不信其半則皆化為鹿

其剛柔之勢為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意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徇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敢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行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衛枉橈之相借正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舉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

可往者何以黨與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

引古不雅

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牆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

使優旃舞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鄰□振動人懷向魯之意强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强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護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

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權雲霧黜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

治之也

慎微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修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為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有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寡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為之也故不知以為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

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僊棄天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因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匹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

山人壯道之狀

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
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華亂毛髮登高山食木
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癡
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
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存
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
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
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
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
德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

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
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
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
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為俱藏之於身優游待時
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
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資質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
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谿谷之傍
立則為太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

平作也偶非用匠理

人可不立本德

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
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
蟲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疆無有
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
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
山阪之阻隔於九崐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

木狂之鄉正在此

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嵬崔嶄岩而不開廣者
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
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
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

傍之枯楊槧槧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
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斲規矩度量堅者補朽
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斆以明光
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閑之則絕吹之則通抑之則沉與之則揚
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
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
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喁報之士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禹皐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

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門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强飾之者巧㢘不違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

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傾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

與淺字

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

民與身起得禄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

漢家弘達公能識其大矣

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廻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

急於救時不言身遂優殃而取創是韓説可矣小儒小善明春秋不言二帝三王而取孫桓晉文可矣

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策師横出陵轢諸侯□撟敵國内尅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内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絶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强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争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聆曜靡麗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囘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悦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

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殿殺而魯□□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别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

穀欽

懷慮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

周何字惧死然

外者必調内平遠者必正近綱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役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産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横説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强持横而御縱内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

内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懐奇伎□□□□陰陽合物惔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弃□□□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懐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

中宋咸嘗爲之注矣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載孔甲盤盂者也朕攷顏監注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注亦云黃帝

史謂鮒著盤盂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氏則無疑也故彙而刻之大梁李濂氏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孔叢子

嘉言

高制之警詞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懼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

論書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得人者王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記義

泛惠數百人豈若惠[illegible]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

道之所以壹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

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刑論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記問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臣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延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

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敎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視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居衛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

此是留毀于譽之者不欲人譽只欲人毀終爲矯論

交於人人不敢侮其雅高遠乎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日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抗志

曾申子參之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儒服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非抗子必不能爲此言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闕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覯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

陳士義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必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若安

得而臣之

韓詩外傳序

漢初言詩者三家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後毛氏詩出三家學始盡廢云予讀外傳未嘗不喟然歎也曰嗟乎是何可廢哉夫其摧古揚今闡微而彰顯馳騁貫穿成一家言藉夫子復起必將有起予之歎矣又其言雅馴薦紳尤喜道之漢稱能文章如董遷雄固之徒何可多讓哉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韓子

韓詩外傳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明哲之保可以[illegible][illegible]世以不智人者多矣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illegible][illegible]名反高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

珍語

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

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激高之行君子無取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

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

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䟦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

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隧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書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

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故雖多能
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
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
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
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
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
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
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
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

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
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此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
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
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
者則願以爲君名聞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
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
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
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
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
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
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
盪乎其易不可大也嗛乎其廉而不劌也溫乎其仁
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
如玉殊異乎公族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
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

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
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
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
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
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
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
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
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齊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
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

古來興近 儒迂上訓 而近人

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
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
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
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矣夫黃鵠一舉千
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
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
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
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

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
我直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
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
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
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頳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
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
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
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
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
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
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
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
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
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不關性情 之與寄詩 之表而已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
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
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

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
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
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詩獨遺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
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
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
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
者因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
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領而女不以

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降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

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六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配以介景福

飯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

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照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

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咸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

水德呂氏淮南已備又見于此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是謂[illegible]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

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

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

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揺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旣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鷄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可與言之人固難知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

可與言之人更難

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愼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
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
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
不遠矣夫巧工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
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貫不數銖人同材鈞
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無不盡性致志而能別乎衆者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
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

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
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
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
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
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
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
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
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
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
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
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
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
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
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
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

似觽之匹然見其大矣

也詩曰鼓鐘樂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
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
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
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
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黙然異
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
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
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
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

齊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採也傳曰
鬧其末而遂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
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疾
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
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
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
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
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

之宜也詩曰雍齊文王綱紀四方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
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
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
出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
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欣芬芳以送之寶
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
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
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禍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
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
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
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
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
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

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
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
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
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
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
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
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
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
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

旅力以念穹蒼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

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

舒候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
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
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

升菴引此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
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
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鱗後蛇頸而魚尾
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
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
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

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
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
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
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
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
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
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
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鳳擇居良書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
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
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
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
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
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
先生之譽得無大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
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
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
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
不克

妙喻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

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
女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
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
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
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
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
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
矣詩曰好是正直

深得射訣決拾之士當知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則諸侯
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書

似越絕書

者茫蕩行遊與辨居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北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

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卷終

賈子序

班固序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

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撮其切于世事者名為賈太傅新書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

賈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賈子

過秦上　事勢

文字太長已開朗宋但其韻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

齋開所以不敢進兵洛疑兵也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

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府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彊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

監本無守之者四字

孤獨者不用賢人自○非封建之謂

嗸嗸監本八下

監本無除字

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人

罪處心術上意

賈誼之過秦以論秦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

結明過字

此明僅有巴蜀中佐亦難有三分

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善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攻秦矣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

合監本作會

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阸塞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獘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擒者其捄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

此秦之大過

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指淮南王）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指濟北王）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

逌達固体正此類

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知至此則陛下誤矣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句句精

許里傷道

大宗其言亘不

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人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盜賊可令勘有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繈繦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稱爲大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

三言教育已學問常之所以削席也

三人不下豈獨漢用

帝人可畏如淮陰者徹侯亦可圍但天授非人力可抗耳未見不及此乎

之衆不疑聦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

藩彊　孝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

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天下雖危無傷也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羨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字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三遂死於乾溪爲計若此豈不悲夫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痛爲陛下患也病非徒尰也又苦蹠盭（上古蹠字下古戾字蹠盭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忍然而家）（忍然而掩）

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尰也又苦蹠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

（文林通言學漢書者不能）

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

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

因分定制賞生異大作用

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紬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肱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如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也至其相與特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棄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禁禦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扞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隣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以爲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

欲諸現大人相

大經畫一紛紛借箸所布二策抑知秦不封建聖子

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繕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

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高拱不成六國之禍引持紛紛者乃成七國之禍耳

使諸侯得自以其地分王其子人如均王文帝之策不知賈生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辟今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辟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日夜深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葅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地制雖定恐更須措置

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
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
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歡親諸侯順
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
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
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
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上意只在分地王之方而故將異州勝者較其定聖子須七之法

制不定

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
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
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
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
而為寇可不怵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以
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
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

尤見手掉較錯更斜瓣骨肉處然又帝長等收困病發藥

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
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illegible]
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
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奈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
皆衆理也然至髖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
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
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
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
勢不可也

聖熟語乃而自賈生出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大
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
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
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
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而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衛路而哭之悲一跬而謬千里也昔日衛侯朝于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了人心識治休

階級 事勢

通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縲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

有徒隷無恥之心者[illegible]人官[illegible]何[illegible]可

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隷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決罪曰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敝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

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得加此而頓辱之哉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段落條鬯之妙[illegible]臨水之文　人常有[illegible]自理[illegible]可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無耻奊(胡結反)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俱無耻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利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妹男女無

別者不謂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厲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

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俗激　事勢

氣脉古暢

大臣之俗特以簿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固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恥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大母矣踝嫗矣剌兄矣盜者慮採柱下之金剟寢戶之廉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已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

矯僞者與盜者並觀

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持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僇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掩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詬而相飭設輹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敢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

奇賞彙編　卷百九　吾　賈子

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遺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篲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奇賞彙編　卷百九　圭　賈子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力一作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天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

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梳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

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上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盗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事業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賈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皁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

此臣之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盗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盗賊特須時爾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推理性明 然一節入 論未免拘 毀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爲𥈭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𥈭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𥈭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

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親疏危亂事勢

文字妙似 今在此等 於語

透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

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六七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

拔大旋 燕布衣 兄弟之必

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爲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
必亂陛下之因令以爲治安奈何

匕[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如日[illegible]了數十年之[illegible]矣

解縣 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
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

[illegible][illegible]倒[illegible]

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
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斥候者望烽
燧而不敢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
知息時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
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
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係單
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
唯上之令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俛視中國遠望
四夷莫不加志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今天下無

文章故佳然不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作

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恐以陛下之明示
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爲國無人矣

成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仗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
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
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
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
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
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
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
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
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

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村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上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奈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

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忿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朝面而戎狀苟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遷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窮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駮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便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

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炙肉且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矣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徐憚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

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來觀者
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
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
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
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
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
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
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
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
堂邃宇善厨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

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
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囷京之畜皆過其故
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
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
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
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
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閒且出則
從居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轂抵也容胡使也功
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
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人為

此風一唱五胡亂華胡部坐客上或不還矣

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
兒擣遒之戲美之乃授炙幸自陷之出好衣閒且自
為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
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
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

五餌總是餌其心

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

异州人如桀六家亦大縣矣

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
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

符節適繕拘也夫戎人且安得人悍若此故三表已
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
聊寐食不甘口彈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

毒計

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

如是甚好 [illegible]被餌 [illegible]

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迕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噩迕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
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
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

嗟歎之餘亦何可延

上之此策少易也耶二并漢匈奴耶

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
要險之所多爲壘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
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
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唔膹嗞嘽滫多飲酒此則
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
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
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
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曰
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

奇賞彙編　卷百九　美　選子

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敵費御府銖金尺帛然
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
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疎躪逆天下窾貧盜賊
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
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不怵人民恴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
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
天子之所作也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
則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

此又說匈奴之可畏

有怵人之民哉

勢甲　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
戎人爲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
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
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
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
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

奇賞彙編　卷百九　毛　選子

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
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
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蓄菟所獵得毋小所
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謂獵而搏入匈奴之下精氣歿

淮難　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稽顙謝罪皇太
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誅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
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

淮南道有
諸納子書
射甫

天子國横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則蹂促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則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機奇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

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骨肉爲心則已若以骨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則泣洽衿卧則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七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彊故能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能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鱄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

知先所陳
淮南畢此
亦不可知

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

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淡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未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衆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

鼎哭之餘然史稱粟賞行又一說

一作宅

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政法未必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廪廪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傅職 逸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宜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惣威儀以

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僩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戒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

典訓語有面溢於詩之勢

於左右近臣忞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人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文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

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嚵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于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敎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

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

了日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

則有司直之史有徹膳之宰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切磋而無過自化無所愧怍也）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飲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

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一本作輔）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

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

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切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

紂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鄕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勢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

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刁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

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十

賈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賈子

禮

與宋儒方孫諫析枝者同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尊常之室。無與剸（恐當作阼）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尊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王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

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遠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差殺下洽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

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
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
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
主不裘報四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榭
徹干戚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
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
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
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
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
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
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雎而不逮不出植羅草
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
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
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
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
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
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
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孟子易牛　湯恩[illegible]網　[illegible]用之湯　矣

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
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
主所在魚鱉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
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
暢則天清徹地富煴物時熟民心不犾詐賊氣脉淳
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螫猛蚑及下背之蟲蜜毒山不
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

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慇
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知志色之經也容
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
喪紀之容怮然慴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
之視端沍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
虎張喪紀之視不沢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
莊朝廷之言也文言以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
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
平肩平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

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
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下同坐以經立之容
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
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
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
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
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
也形如驚倏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跸旋之容也跛以
微磬之容檢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跛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

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
玄未詳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
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
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劒之
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
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
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蒲堅反不正也尼
體怠懈志驕傲趑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
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
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

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
無由人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
乎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
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
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
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
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
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
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
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

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
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
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
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
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
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品事之各
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
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
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
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

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似宋人註易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兹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饒裕不贏迫不自衰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

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則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愼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 選語

此類又似稗說家言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呑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呑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寇從東方來康鹿[illegible]之意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

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債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債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雁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

晏子不聽季孫使民自刈麥一理

食雁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美女有用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來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歿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扶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

何如赤雀十枚銜書一房膩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者之背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郳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修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修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遁秦克其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

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杖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

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

伯語似丁

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
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
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
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
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
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
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
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恐
亡國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
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

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
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
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
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
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
餅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
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
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

虎狼不食

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
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
腶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
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
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
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
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
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
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
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

徒行卽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
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
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
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乎哀之哉

耳痺 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
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
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
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
而無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

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及其得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入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

食於是履甓藏璧號咎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踣傲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閭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結師與成還誅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高臺榭而擁敗大羣嗥而入淵羣斷菹而適與燕雀剸而蚖蚰生食蠶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舊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刲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逃五湖大夫種挈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慮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目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 逸語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醞重裘而立猶懵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昝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

曾偕一蹄履乎耶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履哉惡
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巳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
王曰吾夢中巳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
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
其上

遐讓 遊語

筰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亭皆種
奇賞彙編 卷百十 七 選子
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
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
搔瓜宋就曰是搆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
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巳灌瓜日以美
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
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
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
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
桑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
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遊語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謟巳者杖而梏之文王桎
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
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
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
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
奇賞彙編 卷百十 六 選子
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
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
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礱礪行
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
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
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也修身正行不僭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您於朝廷知
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
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

必如是爲侍親師友大臣子適後厮役臨容地

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

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褻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傅白黱黑榆流波雜並若籠蒙視冶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憛癢心而顛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蘷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敎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是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遠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

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問道對道不存似賦游者子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壹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

在在心

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齒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原無屈其為變無極故聖人尊之

大政上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吏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吏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心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

亦何避之有

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為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大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

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

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愼言愼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災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

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勝之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

是漢人語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大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

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偏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鑑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故明君

之於政也愼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
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
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
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
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
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萌也萌之爲言也盲
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
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
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
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

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
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

不[illegible]使民取亦宜使民去

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
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
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
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
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
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
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
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

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
綱也故國也者得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
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
不可不愼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

不肖者之事君也亦即不可以事父

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
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
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
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
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
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不可以居官大道

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
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
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
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之選舉也以爲表
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
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
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
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
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

命者謂也 [illegible]有命[illegible]

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

云正謂此解在下三段

民有所倣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而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正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自來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修政語上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選子

彰道之貴五帝之言如出一口一手得無假脩輩乎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其此已也

舍學道則靜思獨居者何物是頑空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選子

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淩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愼其舉而君子愼於得舉然後福福可必細菑可去矣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

太玄又云地冲則人聖

自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
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
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
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
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修政語下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夫富則可爲也若夭壽則不在於天乎鬻子曰唯疑
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
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閧

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
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
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
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
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
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
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
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
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
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
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
愼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
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
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
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
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
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
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
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
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
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
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爲王太子
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
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
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

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

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君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姙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齊有陳單而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

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

心者同聲于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

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升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于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壇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

六新

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妬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

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二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與禮樂廼草具其

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

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嗚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

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崪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舍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形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振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

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東西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遇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

若深淵之靚氾虖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
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後歲
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大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
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
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
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文帝於是從
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

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云云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
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
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
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
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
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
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
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生

最好學世其家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

淮南子鴻烈解序

河東高誘撰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于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逐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得幸有身趙

王不敢納之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幷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

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遊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于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于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

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仇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

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早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弁蘇飛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虚

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于无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无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其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

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採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挍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

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睹時人少爲淮南者思爲遂陵遲于是日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幷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

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眷
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旨觀後學者
云耳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十一

淮南子

氣韻大議論宏其雋辭峰何必如明月之入懷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文評選

淮南子

原道訓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遊微霧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亡迹照日光而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昆侖排閶闔淪天門（經行紀通）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illegible]）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亡思澹然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凌霄與造

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遊于霄雿（翟）之埜下出于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于樞故以天為蓋則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埜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于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人雖自騁道要其宿會）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

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于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

飢虎可畏則飢虎可尾

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于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

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于水木樹根于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

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少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艸木首地而生挫傷乃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藏少本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於越言也）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繇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于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音管）雁門

爾之道大

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泗）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于道者反于清淨究于物者終于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常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以高辛爭爲帝遂潛

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繇此觀之得在昔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

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

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礦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于無窮遠淪于無涯息耗減益通于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惪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抱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

騰大荒之埜有餘不足與天地取弃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弃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弃萬物始終（紾轉）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于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于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

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形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咨寡其所求則得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美也）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玄仗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

悲者繇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于道矣

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爲驩不忻忻（忻忻爲適意也）其爲悲不惙（陟）惙（惙惙傷悴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鍾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兎此

于介甫平

具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

夫內不開于中而強學問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異于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于口則越而散矣（散失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經天下之

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

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貌渝渝潰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

似玄家言

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亡倫矣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百事之變

無不應

微乎微乎

俶真訓（俶始也真實也說道之實始于無化育于有故曰俶真俶音出）

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始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illegible]）無有彷彿氣遂而不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

往扈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慘纖也扈炫煌采色皃切循循順也）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褒大意也）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于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心無以致下治形化

昝公牛哀轉病也七月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常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滑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

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太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遊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于江浮之于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于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撢掞挺挏世之風俗（撢引掞利也挺挏猶上下也以求便利也）以摸

於此可謂本來面目

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糅）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猨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大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于死生之分達于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

無所槩于志也夫貴賤之于身也猶條風之旹麗（過也）也毀譽之于巳猶蚉䖟之一過也

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

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于治道猶蓋

傑筆中有原自少不得

之無一檯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于用也已自以爲衡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今夫冶工之鑄（讀說）器金踴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弃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于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剈哉然未可以保于周室之九鼎也有况比于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遏）皆本于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榦讀蘖芽生萌芽）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剈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譬）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

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于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諭于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于涅以藍染青則青于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况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繇此觀之物莫不生于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之末淪于無間而復歸于大矣蘆苻之厚通于無㙈（垠）而復反于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䈏）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

是故神越者其言華蕙蕩者其行僞至精亡于中而言行觀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

謂有吐納之故

夫人之事（治）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于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

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于內者必有色于外矣夫梣木色青翳而羸瘉蝸睆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裹之者邪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于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于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于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澖之域而徙倚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

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昧晽晽（林）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于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窾重九熱（因九天九地之形決以通理也）提挈陰陽嬈㧑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于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

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楢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于物聰明誘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讀易）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于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于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于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附俟徑之蹊也）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芮）於世而錯擇名利（鑿孔也枘筍也工人刻木以入鑿卯交之論人施其巧僞索榮斷之名利也）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

豈特躍人

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繇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于遼廓而覺于寂莫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號名聲于世此吾所羞而不爲也

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繇此觀之用也必假之于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于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外內無符而欲弃物

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于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于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翣（音殺扇也）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于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于己而已貪汚之心奚繇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

一句包盡

外不滑內能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也（蔚病）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

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耶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瀿波也）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栟（栟櫱也）有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

不修道不名處士

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皆風雨不毀折少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而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當此之皆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鎩翼走獸擠腳當此之皆豈獨無聖人

藏在自然皆

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繇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係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

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墜形訓

次序亦奇妙在不襲禹貢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

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五穀咸大故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成也）止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陽氣所隱藏故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于北陽復氣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阸荆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

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光也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地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過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十里（純緣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

提掇妙

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埜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國）西方曰金丘曰沃（白也）埜西北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氷曰委羽（山名）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

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夫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侖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

丹經曰食氣者仙

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艸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

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食木者多力而奰（閉）食艸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惟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

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虫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于陰陰屬于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飽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音豕也熊猨之屬無前齒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昚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稍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墟土故人大也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九嬰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鮫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樝甘華百果所生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榑桑在東方有娀嵩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民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玄耀不周申

生氣

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山名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江出岷山東流絶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濟出王屋旹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流合于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

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祇出濆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汲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遼出砥石谷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泥塗淵出橣山維溼北流出于燕

覽冥訓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菜洗權輕飛羽黃菜名也首者至微暖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繇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于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夫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

偶于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于孟嘗君已而陳詞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烏唈過流涕狼戾不可止歌唈夫精神形于內而外諭哀于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于百仞之上而詹何鶩魚于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大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絶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

乖心則背譎見于天神氣相應微矣故山雲艸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滐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露于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也（巧工）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于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故至陰飂飂（言）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唯夜行者為能有之（夜行謂陰行也）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一　三五　延子

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運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于月磁石

（引似扳而旬亦顛）

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惟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淳鈎之劍成紂為亡道左彊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繇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

通于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繇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少之實也）噆味含甘步不出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一　三六　延子

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磐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蹷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滿也）少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回蒙汜之渚尚徉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于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繇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御去鞭弃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電犇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于碣石軼鶤鷄于姑餘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

忽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扶桑神木也落棠山名）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皆欲形于胸中而精神踰于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無

忿爭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逮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顓善也）鷙鳥攫老弱于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

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虛）倨興眄眄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繇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

明道淵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
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
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
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
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
競載驕主而像(隨也)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
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杜稿而堢裂(言不潤于神也)容臺
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
美人挐(御)步墨面而不容(挐首亂頭也)曼聲吞炭內閉而
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一　元　選子

飛鳥鎩翼走獸廢腳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狐狸首穴
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
磬龜無腹蓍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
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
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
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
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于內厮徒馬圉
軵車奉饟道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敝
泥塗至膝相攜于道奮首于路身枕(尤)格(楚物)而死所
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
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于路故世至于枕人頭食人
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
未常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
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
家逮至當今之旹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
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
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
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
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
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修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一　丰　選子

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
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羲氏之迹而
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
于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于後世何
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嘤(維)喋(喋)苛事也(嘤喋猶深算)周書
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
悖拔其根蕪弃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繇生何以至此
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于錐刀之末
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
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

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洩瀇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敎）而無源者（瀷雨潦疾流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繇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精神訓

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謂六一之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踆蹲也）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

以精神識禍福循次也

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于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乖則勃志勝而行不僻矣勃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于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

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于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若丘山無繇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于往世之前而視于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門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

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唯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于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

坯矣（杯）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强求已其殺我也不强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于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

（主心者又神）

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𩕄醜也（坎）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遊于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太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

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美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吾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

奇賞彙編　卷百廿一　三五　選子

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微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于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歌）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讀括撮）指天匍匐自闚于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刦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也作）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于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于淵繇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弃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

奇賞彙編　卷百廿一　三六　選子

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于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

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

之休也病疵瘕（架）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踡跼而諦
通夕不寐當此之時會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
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嚼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
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
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于舜則不貪物
更進一步
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墻乎冰之凝不若其
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
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
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
湊（也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弇

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趍
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
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
悲人
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埜心系絆
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
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俎
于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
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
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

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
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
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
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
餘天下而不貪委天下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
之埜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
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
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
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弃
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

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弃其
社稷身死于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
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
身獻公艷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
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
適情辭餘以己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
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
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箑（扇也）夏日之裘無用
于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
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雖爲感之乃爲世災禹先驛耳

本經訓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繇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于巢上置餘糧于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繇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艸木而民無所食猰貐(軋窳)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澤名)之埜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下于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床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于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繇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帝王孔者 太上

帝者體陰陽則侵(侵爲諸侯所侵凌也)王者法四時則削伯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窕(不滿密也)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

凡亂之所繇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檦林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紆龍刻儼首虎頭之屬)(浮)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教)減(郁)菱杼紾抱芒繁亂澤巧爲紛挐以相摧錯此遁于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邅回以像湡浯益樹蓮菱以食鼈魚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于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增加擬于崑崙修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

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于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紾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燿煇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假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纏錦經冗以數而疏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亡厭足目山無峻榦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艸而爲灰埜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淮南子

主術訓

三數言同殷所論守在四夷不必城郭

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昚守也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不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于執彈而來鳥揮梲(音筵)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昚所以感之也

言皆僞名貞實淡而以辯術飾治原本于此

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彈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

即莊虛舟說

夫舟浮于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不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判自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

有目則眩

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艭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繇此觀之則人知之于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

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

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

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

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辠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于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于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埜辟而無艸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

仰制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指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弃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靜無為則天弃之旹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聖人為之謀蓋自以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于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是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埜險塗則無繇惑矣

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

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

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昚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

理於當然

無心於正乎乃正乎

執政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繇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繇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于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士以譽尊而游者以辯斷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

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専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為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于上官勸力于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于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辠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于辯修行者競于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黨與也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為智者務于巧詐為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于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

何其洞達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

靜以修身儉約以省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

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于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斵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岳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

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玆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泊無以明惠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修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

朱儒枅櫨無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鷄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弃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跋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畧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于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所立于下者不廢于上（人主所立法禁于民亦自所修之不廢于上言以法也）禁于民者不行于身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御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

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于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詧也

君失準繩則舉可任矣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

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于人也故善建者

習俗於變世風氣之形

不恃夫火勢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惟造化者物莫能勝也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禁止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

民至于焦脣沸肝有令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繇生矣

做物之動無過此

屮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賞嬴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則官自備矣心之于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于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

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

能鮮事甚難

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囿于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

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趨于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

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

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

妙句

有埜心者不可借便勢也埜外 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奇何

繆稱訓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

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

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能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

治亂各自垂衣、

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

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

聞鐘深省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眘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

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傳負
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
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
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鬭
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
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
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怏怏
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見如不及
宿不善如不詳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

薶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
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知自怨
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
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
也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
美而不尊（先恩後法猶練染溫厚而非宗廟服）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
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
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
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人狄
（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

北鼓也有身

康遊何詮得明

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
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
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
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
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
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
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
貴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
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
老之及己矣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

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
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行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
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
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
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
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于中而欲
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
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
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
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

自然如絲纍露珠　明皙如韓歐併語　句理尤奧而確

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
之也恔 鶴 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恒生于不足華
誣生于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恔如鴞好聲熊之好經
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飢
而哀而知聲動矣
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
于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
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刦以恩如飢渴者
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欲害智多恐害勇
禮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

爭光天下弗能過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
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法刑上憂尋不誠
腸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君反本而
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
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
乎閨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
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
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
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
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

非能知味

己矣
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碧瑜糞土
也人之情于害之中爭取小焉于利之中爭取大焉
故同味而嗜厚膞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群者
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
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于己而無功
於國者不施賞焉逆于己便于國者不加罰焉故楚
莊謂其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
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于理乎其謝
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般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

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慚乎善含德履道
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繇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
晉文獨名太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
求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
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而莫能
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
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
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
修其音也音之不足于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
之猶未足以至于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

名亦奇

如屮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旹弛獄出拘使百
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
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
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
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可亡而影不可爲）故聖
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
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智者小矣鐸以聲
自毀（鐸大鈴出于吳）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
捷來措（措剌也）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

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
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
能貫冥冥入于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
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暉目鴆鳥也晏無雲也）陰諧知雨（陰諧暉目雌也將雨則鳴）
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于
一伎察于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
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
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
情之至者也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

大聖人之言雖見非於人

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
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
之禁不可以無辠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
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
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
善積快而爲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
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昔三皇鳳凰至于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
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禍生于無爲患生于多慾害生于弗備穢生于弗耨

齊俗訓

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
升子路撜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于患
子贛贖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
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
以近知遠通于論者也繇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
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
以惑世抗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
夫明鏡便于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

於犧牲其於以致而不若黑蝦
譬若布棊丸于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
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籥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
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
去而緣（狟貉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
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
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
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
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餘者
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亡貨也民躁而費

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
所爲也其所守也

情發于中而聲應于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于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
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
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
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
繇各異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
笄越人劗髮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
子于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肩
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
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
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
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
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
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伯天下泗上十二諸
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
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
乎天下遂伯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
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

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
服悲哀抱于情葬薶稱于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
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
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以
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
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
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
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匣）
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
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

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明乎死生之）
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
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
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是故聖人廢
而不用也

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
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
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
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
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

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
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
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
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
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
土屮薊（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
于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
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
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

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
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鍤）所知三年非
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于
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
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頭）
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

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
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
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
之（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撥析理也檖順也）所

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
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
不失于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
也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
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繇此觀之事有合於己
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
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
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

右欲淦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誅也故

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异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于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于盤水則員于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异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于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眺解也）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于人辟若俔（俔譴）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于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

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于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剞劂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非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

學韓非　學樓緩　中庸不可能

是行高乎
古人者大
[illegible]命不同

至之而世繇是觀之人情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于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啄）獸窮則觕（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

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

事周于世則功成務合于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于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于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于世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于行而謹于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

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鱓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榮啟期衣若懸衰而意不慊（[illegible]）繇此觀之則趨行各异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道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昔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

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栖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積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于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于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荊吳芬馨以嚂（嚂音濫）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敝解也）裋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

（抑知入于水火者之由于水火乎）

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弃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葅[illegible]子役）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法弗能禁也

道應訓

（此謂可名之爲解老）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故問微言）孔子不應（知白公有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

（經身爲善月大不行）

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

材不及林林材不及雨（然後材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本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大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爲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溺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于府子贛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

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于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于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于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

必其人有久美也可

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火也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

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一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

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故知旹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書于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辠乎莊王曰吾聞子其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敘得淨

方皇（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
人不可以嘗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
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于晉公子吾觀其從者
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
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餐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餐而反
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魁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
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
不勝國破身亡困于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
甲卒赴火若垂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

苟吳不納救

兵先馬走果擒之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
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
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
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
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
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
于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
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
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

反相者盡考

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
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
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
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
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
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
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
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
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

是句哦德篇先者

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者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
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
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
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
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
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
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
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
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公埜禍且

宰相不可使治國家者何

當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可使治國家也而
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
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民之命歲
飢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
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以盡矣子韋無復言矣
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
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
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
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
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

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
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
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
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
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之一呼而
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
人無弃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惟嗜魚故弗受夫

毛仙遊不受魚

受魚而免于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
于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于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
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
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
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
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
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
也皆以其氣之高弃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
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
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

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
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
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于襄公曰昔吾先
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
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
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弃秦師遇于殽大破之
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于衆故老
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盧敖遊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經乎太陰

一念之瘥知此大極

入乎玄闕(太陰地名玄闕北方之山)至于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
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
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于碑陰)
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是人謂偌為倦)盧
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乎六合之外者
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惟北
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
士者齤(音拳)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
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
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游乎罔㝗之埜

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
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
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于天之際水流聲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
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
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
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
止駕止坯(坏)治(楚人謂恨不得為坯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
子猶黃鵠與壤蟲也(虫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
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
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虫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虫邪)

桀紂乃忘其身

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
三年而巫馬期絻(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
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
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
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
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
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
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白公勝慮亂(為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到杖策錣(針)
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

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
于外智慮之蕩于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
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
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
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
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
(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胥武王伐紂破之牧埜乃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于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

侯執帶州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
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
駕丁師（秋駕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
于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
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
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
得令尹無喜色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
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
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于死

奇賞彙編　卷百十二　莞　選子

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佽非得寶劍于干（其）隊（今臨淮出）
（寶劍蓄爲鏌鎁淵郛之形也）還反度江至于中流陽侯之波兩蛟
夾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棹也）嘗有如此而得活
者乎對曰未嘗見也于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
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
之腐肉朽骨弃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
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
曰夫善載腐肉朽骨弃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
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
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
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
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
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
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
杜然後能門（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
王約車申轅留于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
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于秦王因見予之
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
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

奇賞彙編　卷百十二　畢　選子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猶抻也）以繩至
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灃水之深
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針焉則形見于外非不深
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
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于叔向
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
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
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
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

徃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遂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徃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于上而惠于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于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浮罰也）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釂（盡也）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守不已為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兌耳目鼻口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瞀（戊）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水鷩鳥冠也知文者冠鷩）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也

氾論訓

（謂言則得其所以言）

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

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于世事得于人理順于天地祥于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朴女重（工龐器堅緻商朴不為詐女重貞正）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橛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

陳蒙兵法

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㨂柔無擊修戟無刺（㨂柔木柄無擊戟刃也刺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幨幰所以禦矢）連弓以射銷車以鬬古之伐國不殺黄口不獲二毛于古爲義于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强暴繇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當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

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繇生則應當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

立言制行者皆如此

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于治勞形竭智而無補于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于中而見聞舛馳于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

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于志積于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于外而自爲儀表也

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亦非其才也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招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初兼天下有長人見

叙得壯

（于臨洮高五丈足迹六尺故寫其形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槖頭會箕賦輸
于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
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
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
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
埜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出百死而紿（代）一生以
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紿至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
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
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

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于勅豐所作竹皮冠一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
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
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肯有立武者見疑
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肯而用也今世之爲
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
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
大也。

千古同恨文武相非猶文武並重也本世但有文非武耳

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
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于周鄭之間乃
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此之謂至信

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
功昔楚恭王戰于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
共與篡之（衰請微篡讀校）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
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
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
也

毫端實剖小中現大者久不論

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鱣鮪大魚）而蠭房不容鵠卵小
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
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
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

腐儒那可語此

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
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景
陽淫酒被髮而御于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
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
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
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
訾行者不容于衆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

過亦小不得

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
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
之隆也齊桓晉文五伯（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

今不爲市人之知者幾何

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篡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正而不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于一人則任以人力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惑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赡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纇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于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

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于异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于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內不慙于國家外不愧于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

夫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惟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于劒而利鈍識矣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廪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

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叩穆公之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于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惪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

以此爲人所入最多不然未有入多而不怨者

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貪生而畏

非操也臨必死之難當引決者之法也

凡人有所見皆不見人不特金也猶欲者尤甚于金

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
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
而盜金于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
欲則忘其爲矣
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佽非
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
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
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
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掩
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

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
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
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嘄陽水生罔象
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 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
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
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
所眩惑也
非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
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惠
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

終不是俠耳俠則衆爲滅賊矣

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
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
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
藏而富其于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
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
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
悖哉今夫儆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
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
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
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于此夫

對伴板弱

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
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
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
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于郊亭則九卿
趨大夫曑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
解劒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
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
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艸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
乎

至尊者至和也

下詠則王伯叙之

堅莽可刪

詮言訓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于與同則格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處之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

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捯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艸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數而用才者必困

文亦深古

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亡取出者有授而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乎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也攘抑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至不

在于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于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舉

沖然有味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以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主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弃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

并與人亦
非

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

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巳欲見譽于爲善而立名于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于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于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于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巳焉則免于累矣公孫

龍粲于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繇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

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繇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繇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于爲善而息名于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恃

可爲子與氏解嘲

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弃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辠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亡爲矣夫亡爲則得于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

失卽真無若

身之身既數變矣文寇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弃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圉强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

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繇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于性外合于義循理而動不係于物者正氣也重于滋味淫于聲色發于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于性自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于體聽之不合于道視之不便于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餐非不贍

也然而弗爲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繇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涵牛之蹄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

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艸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己而足物

巴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配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也不為人觭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言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惟滅迹于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惟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惟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伯者必失其侯伯而求王者必喪其伯故國以全為常伯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

老子所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埜而藏于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蕉蕈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適于口腹而先王貴之先古之有已者樂惠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槩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亦遠矣自炁而天地無窮亦滔矣以數襍之壽雜匝也人生于從子至亥為一匝也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年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畧也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

烏杷人解切

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骸于曠埜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貴于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淮南子

兵略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畧要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繇來者遠矣黃帝常與炎帝戰矣顓頊常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埜堯戰于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于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

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不至于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于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于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伯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有

也將以存亡也故聾敵國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伯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于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伯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能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

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

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于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奇賌陰陽奇秘之要）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動靜時吏卒辦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後遷舍

是詩句

不離無淫輿無遺輸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扁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强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穎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緜（落也）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鎩短鏦齊爲前行積弩倍後錯車

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于垂沙衆破于柏舉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熬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戍卒陳勝與于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昔非

兵法誰能外此

有牢甲利兵勁弩强衝也伐棘棗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剡摲筡奮儋鑁以當修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螘動雲徹席捲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于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山名）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于上風雨擊于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于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

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

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所係也）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

善以少擊衆又謂何

撓止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

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

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揺挾刑德（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招揺[illegible]）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箘簬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于革盾矣夫風之疾至于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于千仞之隄若轉員石于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吾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于天下誰敢在于上者

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首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

非所謀也舉錯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

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于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

中亦不可見

鐘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强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惠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辠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淫于物不嚂于辯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于窅窅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

數動必順皆解必中揍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已于人求勝于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令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成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

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

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

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强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黄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悅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

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已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主于後進不求名退不避辠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國之寶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于封外卒論斷軍中顧反于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于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辠于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

（進不求名故名必成）

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于外福生于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說山訓（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言衆精若山故曰說山）

魄問于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神祖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于無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

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謂耳鼻中空處也物莫不曰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常孔空處以成音也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鶤鷄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

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大也之天下莫相憎于膠漆而莫相愛于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墻之壞愈其立也冰

之汁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埵堁猶席翳也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于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出于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爲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蠕

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論皐于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耶應之曰善且猶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墻之傷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澤刑者多壽心無累

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劒（巧在心手）善閉者不用關楗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于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于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于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

湍瀨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磐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于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亡累月盛衰于上則贏蠬應于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鞟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于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于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

（鴻飛不計東西跡雪何妨）

（同而異謂之名子不知是非交道非物理）

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焉于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于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爲儒而踞里閭爲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而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

狄負石自沉于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百人抗浮（浮瓠也）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

極工謹

知味非庖也此有其梟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

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

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朅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挑部地名）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

亦似讖語

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于十步貫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

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因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齲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

亮節

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飢

無一旬餓萬人之蹪愈于一人之隧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人謂母爲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雅學亦不暇若不學

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

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王待礛諸而成
器有千金之鎵而無錙錘之礛諸受光于隙照一隅
受光于牖照北壁受光于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
于宇宙乎天下其不稱明于其前矣
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矣之發無能貫待
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愉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情欲乃能）
（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
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
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身善制
冠妻善織屨往徙于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游不

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
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
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蝯（即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
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
中中者也竭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
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
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
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
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
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

（吾狀而有狀）

（後言）

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
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
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
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
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
正欲爲曲者必先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
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
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
其中矣故食步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

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
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
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
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
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
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
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髡屯犂牛既犐
以犑決鼻而羈（髡屯牛貌犐無角犑無尾）生子而犧尸祝齋戒
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

猶狙公賦芧之術

之兵不如聞一言當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
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
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
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鴞炙見
卵而求晨夜見黂焚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
黂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象解其牙不憎
人之利之也殁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
不利利人則可
爟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
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

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
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罛未有
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
轙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
敗所為也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
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
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箄甑瓾甂在裀
然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箄甑瓾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
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
春賦秋貸眾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异也為漁

妙

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
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于無常行
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
操火往益之或接水逆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
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
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遽伯玉以德化
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
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貍頭愈鼠雞頭已瘻蝱散積血
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鱉鵲矢中蝟爛灰
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

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
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
其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物
固有以冠適成不逮者視方寸于牛不知其大于羊
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兔而子缺脣
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
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
死或斷臂而頓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
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
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媒但者非學

遽庖厨意

謾也狙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鬭爭也懂立而生
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侳廉
也積不可不奪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
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
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
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見

必見氷而知寒亦本偶人矣

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
天下足蹍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莊王誅
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

不貴者功人

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
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
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輕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
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
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
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
酒之沿而言上家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
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
赦同所利害异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
者異也烹牛以享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

見殆文王汚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裨諶出郭
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朱儒問徑天高于修人修人不
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凡問事必于近者寇

故曰無定中其物理入也

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
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
爲請于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
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
螫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物莫措其所
修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槈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
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

不利而可以利金撤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
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
爲上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
割也劖靡勿釋牛車絕轔爲孔子之窮于陳蔡而廢
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悖
矣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遽契其舟桅音詭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
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

所令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蹍者淺矣然待所不蹍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抮音胗不得其數愈蹶愈敗乃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皇高翔

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于詹諸騰蛇游霧而殆于蝍蛆烏力勝日而服于鵻禮能有修短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鏏音惠鼎也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

聖人之于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冗也几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任者擔也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蘼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于色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兎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

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皆非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于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蟆舌之與齒孰先礲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

䡬軸類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
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于實也乳狗之
噬扁也伏鷄之搏貍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
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
可食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
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于目梨橘棗栗不同
味而皆調于口

二人可謂淡老誤少

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
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

來乍乍蝟疾以其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
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
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
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襍不若狐裘之粹白璧
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
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
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于明也瞽無目而
耳不可以塞精于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
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

未然

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崤塞而
魏築城也飢馬在廄寂然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
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狂不可再環可

唐雎說從梁攻秦也得此理

以喻員不可以輸條可以爲繶亦不必以紃紃亦繶也紃轉敎
紃也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
鳥不雙循繩而斵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
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
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蠹

風雨何故奉之亦以龍耳

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枝格之

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
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
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
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
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
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
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尨以火
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倮而欲弭
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
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蚘象之病人之寶也蚘大蛤中

亦兆

人慎所蔭

有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鄰人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熯（一膊挺也）一撥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于此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异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有以飦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罛（于）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异得魚一也

見象牙乃知其大于牛見虎尾乃知其大于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鬬于大國之間兩鹿不鬬于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异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屠者羹藿爲車者

千里所聞

何明也提　安也

妙

登太山而小天下一人耳

生獲

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雀（欲）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聞于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則議多事固可反將弗將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上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

穡粟滿倉未嘗蠶桑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騂（留）駮不入牲中夏用箑（歃）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于環帶一也獻公之賢欺于驪姬叔孫之智欺于豎牛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

似詩似賦名手也

而度水者抱而蒙泆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氷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蚿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弃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醠清酒也）黼黻之美在于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敝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靨酺（音業付）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酺者頰上窐也）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燒

薰于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扇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子孑為蟁兔齧為蟹物之所為出于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廣燭撋音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著于目捕景之說不形于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旹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

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于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于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則生蚿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遊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

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于河雖聾虫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鐘為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于

奇

行地而絕跡者聖人

朝美女擯于宮行者思于道而居者夢于床慈母吟于巷適子懷于荊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异音者不可聽以

一律異形者不可合于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寅丘無峇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于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于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

用人如取火亦然

螫人傅以和堇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亦雖于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于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于心兕虎在于後隋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弃索車人掇之屠者弃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

异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于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于土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

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擇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賣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于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潦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室有美容縞為之纂繹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

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傷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淮南子

人間訓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学)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實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于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于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辠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辠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辠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

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于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

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啼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于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予之或予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予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于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予于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予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于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

知此方為積德隱行

哉何啻

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核之此所謂予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吝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埜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

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伯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

此因禍之最深者總以為禍福

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

深不可測也

周公有大功然且居東三年而後召人臣之義當如是也況無功而攖功耶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必須知此乃謂有備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箭也）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

誰肯念及此

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

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恩修愚人之恩叕（音哲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皋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

其人而奪之未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能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于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代以廣地于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

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弃之勿害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也射象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炯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此亦不小魯季氏與郈氏鬬鷄郈

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鷄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于季氏季氏之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鷄足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亡後陳

救患已是大不易況使患無生乎然其所救患者必無使患無生

氏代之齊乃亡呂而家闞鶏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伯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

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

門之要在門外

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郢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𦐇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常從事於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

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于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

分兵必戍之鑒

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
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
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
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
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
無喆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
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
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
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
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

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
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埜之界一軍結餘干
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
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皆君名也）而
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
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
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
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會於衢
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
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抓

天欲使其禍世桀

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
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
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
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
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
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
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
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
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
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

智愚關者道與路俱

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
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
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
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
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
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弃及言論矣。或明禮義
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
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
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
說人譬以大牢享埜獸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卑也

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埜人曰子耕於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埜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旹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

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

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能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能武聞之知所歸心

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蜋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

宋仁宗朝議樂紛紛正少此一人

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埜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

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

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于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

雖此意

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
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
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
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

修務訓

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
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且
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
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眄之河

憂民自憂民無為自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

無為何以務

稱以無為豈不悖哉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
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
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

鑿龍門者所以無事

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
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
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
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
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

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
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
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
能制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及至
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
超壍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

蟻尚可教況馬乎哉

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

人尚有不可教者

況人乎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
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
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
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
待策錣而行駑馬雖策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錣
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
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為此棄于將鍛
邪而以手戰則悖矣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

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符者南榮疇恥聖道之
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跌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
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
鈍聵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四
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
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
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
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
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
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于諸侯於

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
津關蹶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
于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
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豨修蛇蠶食上國虐
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
不遑啓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
屬之于虎驗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
楚國烈藏廟堂著于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
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
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不避

置其必成置成敗于度外言不可以成敗論者武侯耳故曰成而後已諸已不可易矣

煩難不避危殆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
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
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
利于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
者不強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
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
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
可燿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
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
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
非之分不明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
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
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
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
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
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
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

所以泣而於荊山之下今劒或絶側贏文齧缺卷錐而稱以頊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漪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凋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亦不然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豈有此理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杳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惟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小也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

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䯍酺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悇豫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方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騖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蝯自縱好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礛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蟆蟆然日加數十不可以爲櫨棟楩柟豫章之

其字而已知者其前未可與也夫 割裁對

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楫舟大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泰族訓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

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雎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

此下論皆豫

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

易句

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象者王同力

者霸無一焉者亡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

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

公可行何謂善言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
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
智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
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
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
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趍也行貨賂趣勢門
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
人紛然㪍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
者不爲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
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

醜字寫盡

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
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
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
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
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當强此異行而
歸于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
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
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訃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
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
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
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
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
憂命之所無奈何

又況讀書曠然無垠者乎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
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況開戶發牖從
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
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
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

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犯其難則得其便

以道爲親殊可味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
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
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
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
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
鑿觀池之力耕則田埜必闢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
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
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雖不可爲
樂其情甚
眞摘偏

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
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
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
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
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
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
輔仁義今重法而弃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
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
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
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

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
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
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
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
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
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
宋意爲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
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
不可嗜也朱絃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岩之山
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
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
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太息而撫之所
以防淫辟之風也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
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
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于刀筆之跡而
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

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
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
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于
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
而輔之知其可與至于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
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
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
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乎九
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螺旋一歲再收也非拂撥不見處也
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

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
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
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
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
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
物而生萬蘖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
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
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席者爲其來蛉窮
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于

小而害於太得於此而害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
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
以爲法

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
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
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
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
宗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

原道者盧牟（規模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
冥之深以翔虛亡之軫託小以包大守約以治廣使
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
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
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

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
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繇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
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
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
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
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
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
而己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

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
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
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
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
道而攟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
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
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
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
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
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

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
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
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
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
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埜徑十門外天地捭山
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
文王之旹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
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
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
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
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
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
賦躬擐甲胄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埜以踐天
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
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
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
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
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
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
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

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
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
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
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旹
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
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
（撌音胃拂去也）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
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
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

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厭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晋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由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晋

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晋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德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弃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于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桓子鹽鐵論序

宋咸　譔

予按漢隆時尊尚文學名儒彬彬蔚起無論董相三策烺烺可誦即韋布之士各抒所見中有憤寄昌言无隱如桓寬鹽鐵論所載類皆指陳時政直詆公卿不曲說以希旨不徇俗以販學其一段苦心忠盡直欲以文章爲政事不徒炫采標華而已予每見經生唯呫呫帖括言略不曉朝常典故姝增憒憒私歎今人精博何遜漢儒遠甚此無他漢人嫺于經術學有根據且師尚耑門務在精于種樹老農讀稼穡俱寫其

故足述也今人借爲羔雉牽攻剽攘積薄流淺又何怪出之無奉聆之無緒也乎漢代文最近古肰鼂之激揚之玄淮南之誕于博士家不無利鈍求其合于經淦暢于事業合此書孰先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桓子鹽鐵論

本議

文學曰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

治世經言

大夫曰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今承世一節在善用之耳

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

隴蜀之丹漆旄羽荊陽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

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

知商賈便于國但在行之得其人耳

長計之相

必至之弊 害權利害 而行之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于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

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贍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

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

和戎之利 多類此惜 其能奪敵 火伏則可 不然反是

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驘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

通有

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

只觀後世
官樂此可
定爲利力
本者得失
矣

名評

謳鼓琴日給月䊢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
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
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
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
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
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趨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
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寓槩

奇句

禁耕

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

奇賞彙編　卷百十五　四　選子

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
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皆鹽
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
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
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
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
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

驗句

復古

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煑鹽
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
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
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

非鞅

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
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
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
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騷
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
怨積地廣而禍搆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

奇賞彙編　卷百十五　五　選子

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有文武
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
善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蹷
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
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

晁錯

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
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

刺權

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

明權不可與人

臣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埶足以使衆恩足以鄣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

山海之間易兆亂萌然視前項猶是其次

鼓金煑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

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者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途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

此段古而可刻鄙放八公間

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遊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淵釣魚放犬走兎隆豺鼎力蹋鞠鬭鷄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皆山海之利歸重書入僭侈甚是

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

刺復

曹丞相日飲醇酒晁大夫閉戶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

[illegible]詞末世必政

東郭咸陽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

輕重

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

鉏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

未通

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

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

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

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

五十以上血脉滋剛曰艾非詩行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

貧富

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守之夫
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稱之氏哉
逆之六寸轉之息北取之貴賤之間耳
夫來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數也因權勢以求利
者入不可勝數也子貢以有才致之而孔子非之況
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
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備宮室臺榭而不能自
爲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爲金鑪人
錘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
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使也
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
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
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衍愚者以困

毁學

如潦歲之蛙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
内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甚言好義亦不
足貴者也
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
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
邪行不及於巳

褒賢

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夫香
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夫爲烏
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遜身屬遭無益於死
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
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

兹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
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
之内足以論行
當世囂囂非忠儒之鷄廉忠在位者之虎飽暗咽於
求覽無所子遺耳

相刺

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
耶

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殊路

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壻長劒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論誹

檀柘而有鄉萑葦而有叢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

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

孝養

有賢子者當路於世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有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葷茹膢臘而後見肉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

禮非其貴也

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

匪而有致亦可感

説足以折之矣非刺

論也

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

刺議

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攝齊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

利議

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

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國病

愕愕者福也諓諓者賊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

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蹋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

音修成俗大都如此文亦近古

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
身織者寡聚要妻欸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爲有貪
而強夸文表無裏紈袴枲裝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
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
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

散不足

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
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

切至可刪

錯蜀巵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古者燔黍食稗而𤏸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
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
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

可費飲食爲大故備見詳此條時之急言也文之古藻其次已

炙滿案臑鼈膾腥麑卵鶉鷃橙枸鮐鱧醢醯衆物雜
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
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非膢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
因析酲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
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
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阡佰屠沽無
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
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
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廟以時有事
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
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
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
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
俗寬于行而求于鬼怠于禮而篤于祭嫚親而貴勢
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

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
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
取釐謝堅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
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
古者不粥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

幾可也切時錄之

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
楊豚韭卵狗䐗馬朘煎魚切肝羊淹雞　日
蹇捕胃脯䐪羔豆賜鷇膹鴈羹自鮑甘瓠熱粱和炙

山卽渠宰

古者土鼓凷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其後卿大夫
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

飾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
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
昔已有此
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
優連笑伎戲
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
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
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
俗
今之孝者皆此類

崇禮

目睹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

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
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馲駞
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
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
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
不能安危存亡故諭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
珍怪
甚明晰

執務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
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

古今狄氏向若葉轅味之其也治亂有自實係此可不深識
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
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
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下欲
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
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
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
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

論勇
意常而辭延

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

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
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

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
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
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
夷狄近古易治
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
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
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
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

毫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

論留

刑罰若加於巳勤勞若施於身

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晥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

申韓

奇賞彙編　卷百十五　共選子

河決若癰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宜房而禍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於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周秦

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

如子半刻於必敗刑說此論不可疑也

詔聖

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則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

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巳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

尙雅而遠祐全存之

雜論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余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

奇賞彙編　卷百十五　十二選子

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悅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返本直而不撓切而不燦斌斌然斯可謂

漢儒嬌然各持正論弘羊千秋直足鄙哉

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

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叅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
正法然巨儒宿學悉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
始古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
相郎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
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
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
足選哉

劉子說苑序

宋　曾鞏　撰

劉向所序說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之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

學肰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巳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肰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十六

劉子說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劉子說苑

君道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亦問得突

武王問太公曰衆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衆賢而不用是有衆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對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無黨者且不用天

然尊仲父者何必又言以尊位重祿等字不以學齋言可也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

可以想戰國

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

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鐵可得上釣尚父弄耶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

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人下不宗言疾旱也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馹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

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繹

湯曰藥食先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于卑也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敎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

耳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后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嚚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嚚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嚚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于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

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也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識至矣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奸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審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曰

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借人此之謂也

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謂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

作色不說曰觸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米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慙曰觸失對于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子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嘿然變色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足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

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臣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齊威王遊于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維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王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

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少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天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

僞時其節慎其施于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惡夫君臣之於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弃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少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皆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商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

曰安見君子二子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
幼者必勤于學問以修其性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
地有頃甦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于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毋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
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爾聞瞽叟有子
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

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人乎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
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
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
人之德教儒時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
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
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于船車服而安之
而非工匠者也食于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

此言違於情而行矇于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
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弃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詩云投畀豺豺扇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此之謂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高而招人不加長
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
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
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
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
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
如汙池水潦注焉萑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
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
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也

可味可愛 前畏可庇 俱在日出之始 朝聞夕死老學何妨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舍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

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長劍益利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行意之蔽如此

蒼梧之弟取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

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

於節理而不讓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

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

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于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辠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于辠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辠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此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取美諸侯孰肯納之

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告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于予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詔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如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犇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
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
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
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
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
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
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
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以徇於國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

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
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
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
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
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
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
司馬

（使之而赴在小受之若此者自處而愚人者也奇哉）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
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原缺第二十二葉

不如民之合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
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
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
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
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
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
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仲尼亦嘗泣子產）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
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

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
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凡人寧腐則不腐者）（可孔子亦為貫朽者發嘲耳）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
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介子推又在勞苦之後乎不言所尤德也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悳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弃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之而弃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于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外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巳力不亦誣乎

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乃憂王室不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也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艸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由上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

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萧田之詩邴吉有
陰德于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
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
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
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享
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
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享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
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
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衆也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愛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
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后宮
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
戟而君之器物鐘鼓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
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
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存盡散以享食士方其危苦
時易爲惠耳于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
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軍遂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
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
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
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
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惠出而

福反也
政理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
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
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
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罪悖乃言路不通相生之症二字可抵千萬言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聞之冶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誑

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基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能以愚名說此愚者必不誑爲此愚大詐大詐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富倉府者是以僭大兵大殺猶伯國也富士大夫之饑寒乃亡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相可閉心哉不賦不稅不布何爲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閉心矣何閉巳於門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言入官之法然學者心之日日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茂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茂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茂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將官每如此向人說每只是不肯讀此簡此則甚慎必子賤之）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曰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此眞勝之所不能理宓氏之所不低措）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亦腐亦詐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尊賢

其不終也亦以此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

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晏子不倫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

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詑設虛飾以爲無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

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

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齊將軍田瞶出將軍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

猶知之前

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黄踞堂而與之言翟黄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

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德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賓

以口舌得美官終開後世騷帝之局

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髠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髠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髠之力乎

豫讓國士遇之亦不過爲智伯耳爲齊桓乎哉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百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知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正諫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寓物言權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而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昔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曰大夫人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似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乎公曰善乃屏鐘鼓除
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
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
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

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
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
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
之師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巳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巳來汝將諫邪諸御巳曰若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巳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巳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遽而追之曰巳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
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
萊乎無諸御巳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巳訖無
人乎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何知吳亡舟井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十古微行之戒

敬慎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諸語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舌存不亡何以亡齒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讀春秋者偏及此著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弃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計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是一戒酒方 管仲是體認酒狂者

魯哀侯弃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

如論詩至論正月之章令人凜然思淑然恐無此道者不可與言詩

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閒而外無
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
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
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而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
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
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

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
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
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詩云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
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
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
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
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
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

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于
産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
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
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
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亦有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
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
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
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
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六　巽選

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
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
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
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
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
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
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
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
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
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
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
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
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六　四老選

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
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劒而築于秕傅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轄而謳顧見桓
公得之時伯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之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非于景公三坐
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
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豈獨能如之何
乎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少而待

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也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
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吳受
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吳善
用之釁蚠黃生于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
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于楚而晉善
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

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
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
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車于
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
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
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
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
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
知其奚若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艸茅臣
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使使出告之曰
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
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
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
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
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

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
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
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
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
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
子之奇辨也一隣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
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
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
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為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為勇悍也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

之上大夫擁鐘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泛舟於
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蔄芘張翠蓋而檢犀尾
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
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核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
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
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晳乃揄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
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
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
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
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能令吾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

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
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
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之厭襄於窮巷無所
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
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
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
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
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
房下羅帷來淸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
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緑色以淫目流聲以

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
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
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
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
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事也夫聲敵常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
之彊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
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

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
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
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
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
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
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川禹周之刑也僇管蔡
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
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
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
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
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
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得爲辭
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
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
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
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
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因君之人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

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設免文作一客百金〕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

若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今學人求爲滿人者鮮矣〕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

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由也亦不對襄公先有成竹于胸中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

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猶乎曰果賢大夫
可謂之遂知何要
也每變益上矣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一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諭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明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孼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所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年又使豚君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首其君

奉使篇

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在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藩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辠晏子憮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偶而訾高橛者

何與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弇以大滅 指齊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于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大后奔于莒逃于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于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擧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辠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之時梧可以爲其椁矣

蔡使師强王堅使于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丁羽騷茂為何人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誡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文彩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

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于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十七

劉子說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劉子說苑

權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羣束一瓶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背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爲趙說君辨好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可味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

數語可見

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
亂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
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
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
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
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
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
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

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
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
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辠在我也湯乃謝辠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

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
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
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
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

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亦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剸澤靈公未喋

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擀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諫矣惰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慮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焉斷過冗涉他之罪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詩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筆致絲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為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 珠霑衣袂 故知時耳

善謀安陵纏知時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至公

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愨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天地心蕃 蔭順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泝得出副急淚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韓厥所以敢戮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于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既如此又何怨但怨乃如者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之執法如此宜其霸也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亡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亡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秦無國者定策之見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指武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人爲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先軫如此兼文王說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畢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

使冑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陣之次車騎之處勸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蹈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脩石公勉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刑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龐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閒不及拾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斜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閒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

不外水旁　家當

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

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爲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

不可乎管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報攻曾矣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顔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

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程無杜撰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叢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鸞鳴鸞鳴和應行之節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得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

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
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
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
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
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
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饑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
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與馬不
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
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

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
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
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
無從蠢蝝仆柱梁蚊蝱走牛羊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
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
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
勝禍愼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
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
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
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
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
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
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
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
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辱富必念

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
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
亡自至瞽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
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
雖不能心必務爲愼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
愼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
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
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
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愼之

千古爽言

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
忍辱者存辱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
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
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
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亡所繇也恭敬遜讓精廉無
謗慈仁愛人必受其嘗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
嘗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雁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
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
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齊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浮沒二字其非有交可知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
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
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謂人絕難水激
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
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
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
不困在於蚤慮不窮在於蚤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
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
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
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亾知存見霜知氷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

達人嘗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求世抹殺二句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
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爲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
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
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
所因上法於天
知命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
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
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
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爲遊虛名出心別有所爲非爲善也雖至恃能彼然其爲善可羞于不善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
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
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
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
敗多言多失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愛人之言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

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
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
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
類及故君子愼言出已負若赴淵行之難者也然中
層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內貪名如日月與舜
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
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
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
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
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婀娜壯之然非愧辱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
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

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
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
卑論之有功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艸傷
於多陰也

嘵嘵于不知名之前何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不可爲鼓也惠施
卒而莊子深暝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
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讓是學不讓則何學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么族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繇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

向頭忠諫亦爲此言非得已也盜憎主人故爾耳

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强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强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

有者心戰險危閉塞生若比干子胥視若集蓬則不使矣

非賢人不忍一日道破

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吴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吴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吴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

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繇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二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頊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

未盡瑣細者大華知此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簋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梴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閒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閒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

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天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天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務也百人操觽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

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死三殺則生二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越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格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知命之言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枉者直疾者愈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能曲所以爲直惟直故能曲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大蘇云人生識字憂患之始）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巳之憂終日行不遺巳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萬物一體）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餘明不肖照四肢作古者爲[illegible]）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跗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illegible]之可畏）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

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戕不善俱人不我惡）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

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辨物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

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塡也惟塡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

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

若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

與前大如斗又不同何也

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産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神鬼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且下不過

左氏

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瘳公見子産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令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佞也是以縣於逆

命令嘉其憂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疟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畢諸侯達巳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公亡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鸏鵕鸏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

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為鳥裘

平公念念不忘符瑞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下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

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忘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妖亦生於此輩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

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隱夢不使人知耶

修文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鳥獸可格童子可化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

務剛謂之小人此亦卓見

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諭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

知此改過

至于骨立而猶不死

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反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

爲天子亦拯溺救敗也非舜事

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繇離誠就詐弃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

遂爲人師

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

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

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鑴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

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

予祖朋

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必要倮葬其執甚剛不葬劉伶一相尚留木忘骸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欽無閣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劉子新敘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盖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歳之遠其敎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

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敎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盖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學者蠭起于中國皆明其

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于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异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悳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盖向之序此書于

今最爲近古雖不𧺫無失肰遠至舜
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
善行亦迷迷而在也要在眘取之而
已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十八

劉子新序

襍事　刺奢

節士　義勇

善謀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劉子新序

雜事

可以諷愚儒而不可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巳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illegible]婦人之笑故上之所急者非位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亦[illegible]納諫不然禍及子矣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

實甚句逃武放伐之由

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人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若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

只是不管推車耳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鬭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鬭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直臣能使其主思久能使之泣亦未有非哀之進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

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流也

即晏子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語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

亓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撕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

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自斬之對固但模倣相等人耳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

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人君偏知自守黑

刪主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以利器尚人見者下臣而自孤通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巳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下一作下民多譏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廚字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此等隱語亦非甚雅應者

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

尚予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
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
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
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
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
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
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

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
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
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
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
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
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
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
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
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臼頭深
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
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
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
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
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
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
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
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

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
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
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
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
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
國之難內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
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
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
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

今之消身疾病一瘊之隱者大學本之無指且有利室也

疑此落單二字未馴

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倏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

或將字疑去

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

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

田田殺盡
故賞之

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
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
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强足以
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
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
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
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鶩而往
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强秦之
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
功也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
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
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
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
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
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轍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
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强兵則此五子者足矣
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者寔管仲之功
也

博而不通
君子恥之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之
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
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
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者也
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
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
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讒臣不良
躬于天禍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
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

用人愼諸

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
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
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
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死者數百人
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
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
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
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强國也

爭過與爭功者何如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

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不但當賞當用之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

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郄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有大略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

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呑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

唐文皇訓儲論本諸此

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地上九人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

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

射天笞地何關於伯可謂甚乎桀紂

關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異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春之有鸛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

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黄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文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

晉文爲闇鈸

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瘖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

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誠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以賢二字批
賢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下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

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

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

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臣
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
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是爲君送一難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

入前詐好

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
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

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可何怨於我宋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逡蓋一旦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
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
縱緤則雖東郭逡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
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
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
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
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
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
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
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
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
功校能哉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鷄不如鵠舉
所以見食

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
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
之慨然大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
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

跗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

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

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足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

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誣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殊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王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刺奢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左右亦是忠言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

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鄒穆公有令食鳬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

劉君翁批
洵學

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節士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

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眞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

至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之授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鮑焦文 原思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

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失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危也吾庸遽受之乎

倪寧若爲所汚

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能受教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

武爲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穌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義勇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魯之囚虜

以矜婦在

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

識得破以此施之故人便是極獨見行矣

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刀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

庖廚馳不益生綏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百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

如此詡服誰共其死何不誅饋

遂南之楚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知伯當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畢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

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晉謀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齮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從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强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

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聾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

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弊恐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惟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欲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對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

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京子易傳序

昔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子裝何授洛陽丁光光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東海孟喜孟喜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東郡京房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房之學而傳盛矣延壽嘗謂人

曰得吾道以亡身者房之謂乎或傳是書而文字舛謬力求叢本而挍訂之其積算禨占條例法具如別錄

王子略例序

唐 邢璹 譔

原夫兩儀未立神用藏于視聽一氣化矣至賾隱乎名言于是河龍負圖羲皇畫卦仰觀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圍

顯仁藏用實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萬有之蓍龜知來藏往是曰孔丘三絕未臻樞奧劉安九師尚迷宗旨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漁獵墳典遍習周易研窮躭玩無舍寸陰是知卦之紀綱周文王之言略矣象之吉凶孔仲尼之論備矣至如王輔嗣略例

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坐採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敷弘易道庶幾有裨于教義亦猶螢爝增輝於太陽

涓流助深于巨壑臣之志也敢不上聞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十九

京子易傳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京子易傳

大易本十翼之書京氏又配以五星支干生剋卦皆有世應飛伏歸魂等以用吉凶今之卜筮什之于此不可謂非一家言也其休咎吉凶留之不諭諺有關係而辭直古奇錯出者

乾卦全錄以見其槪

䷀ 乾下乾上 乾。純陽用事。象配天。屬金。與坤爲飛伏。居世壬戌土癸酉金易云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純陽用之爲九三三公爲應肖乾乾夕惕之憂。甲壬配外內二象。乾[illegible]大地之[illegible]分甲壬入乾位積筭起巳巳火至戊辰土。周而復始。吉凶之兆積年起月積日起時、積時起卦、入本宮、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入西方、[illegible]西非君壬戌爲伏位

參宿從位起壬戌。壬戌在世、君宗廟、建子起潛龍。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建巳至極主亢位。四月龍見于辰、陽極陰來、吉去凶生、用九亢配於人事爲首。乾爲首也爲君父。乾象堅剛天地之尊故爲君父於類爲馬爲龍。天行運轉不息降五行頒六位十二辰分六位升降以時消息吉凶居西北之分野。陰陽相戰之地。易云戰于乾。乾爲陽、西北陰陽入陰、二氣盛必戰、天六位。地六氣。六象六包。四象分萬物。陰陽無差。升降有等。陰陽二十四候律呂調矣人事吉凶見乎其象。造化分乎有無。故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六位純陽陰象在中。陽中陰、陰中陽、陽爲君。陰爲臣。陽爲民。陰爲事。陽實陰虛。明暗之象。陰陽可知。三五爲陽、二四爲陰、初上潛亢、水配位爲福德。甲子水是乾之子孫、木入金

鄉居寶貝(甲寅木是乾之財)上臨內象爲父母(甲辰土是乾之父母)火
來四上嫌相敵(壬午火是乾之官鬼)金入金鄉木漸微(壬申金同位傷)
木宗廟上建戌亥乾本位(戌亥乾之位)陽極陰生(降入姤卦)八
卦例諸
☴☰(巽下乾上)姤陰爻用事金木互體天下風行曰姤姤遇
也易曰陰遇陽(一陰初生陽氣猶盛陰木爲敵)與巽爲飛伏元士居
世(辛丑土甲子水)尊就卑(子孫與父母相代位)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多以少爲貴)
五行升降以時消息陰盪陽降入遯
☶☰(艮下乾上)遯陰爻用事陰盪陽遯金土見象山在天下

爲遯陰來陽退也小人君子汙隆契斯義也易云遯
世無悶
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所地高峻逼通於天是陰長
陽消降入否
☷☰(坤下乾上)否
君子以俟時小人爲災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危難之世勢不可久五位既分
四時行矣(君子當危難世獨志難不可久立特處不改其操將及泰來)上九云否
極則傾何可長也(否極則泰來)
☷☴(坤下巽上)觀內象陰道已成威權在臣雖大觀在上而
陰道浸長
☷☶(坤下艮上)剝
山附於地剝君子俟時不可苟變存身避害與時消
息春夏始生天氣盛大秋冬嚴殺天氣消滅故當剝
道已成陰盛不可逆陽息陰專升降六爻反爲游魂
盪入晉(積陰及入晉卦)
☷☲(坤下離上)晉陰陽返復進退不居精粹氣純是爲游魂(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爲歸魂例入卦)
吉凶列陳象在其中矣天地運轉氣在其中矣乾道
變化萬物通矣(乾分八卦至大有復卦)六爻交通至于六卦陰

陽相資相返相魁相生至游魂復歸本位爲大有故
曰火在天上大有爲歸魂卦定吉凶配人事五行象
乾爲指歸地(凡八卦分爲八宮每宮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定吉凶配人事天地由是而出)(乃見蟲包含象候足矣)
☰☲(乾下離上)大有卦復本宮曰大有內象見乾是本位(八卦本從乾宮起至大有爲歸魂)
純金用事
六五陰柔爲日照于四方象天行健少者爲多之所
宗六五爲尊也(柔處尊位以柔變剛以陰處陽能柔順于物萬物歸附故曰照于四方)
☳☳(震下震上)震分陰陽交互用事屬于木德取象爲雷出
自東方震有聲故曰雷雷能警于萬物爲發生之始

能生乎

故取東也。爲動之主。爲生之本。易繫云帝出乎震而定吉凶于頃刻毫釐之末。無不通也。無不備也。陰陽交互。陽爲陰。陰爲陽。陰陽二氣盪而爲象。

此可以得時中

䷏坤下震上 豫。

內順外動。故爲悅豫。時有屯夷。事非一揆。爻象適時。有凶有吉。人之生世。亦復如斯。

感豫之道易係之不占而已矣

豫以陽適陰。爲內順成卦之義。在于九四一爻。以陽盪陰。君子之道。變之於解。豫卦以陰入陽變九四之德之入解卦陽入陰成解之德之

䷧坎下震上 解。陰陽積氣。聚散以時。內險外動。必散。易云解者散也。解也。品彙甲拆。雷雨交作。積氣運動。天地剖判。成卦之義。在于九二。與坎爲飛伏。立大夫於世爲人。而六五降應委權。命于庶品。

水動而險。陰陽會散。萬物通焉。升降屬陽。盪陰以陽爲尊。

鼓吹字如見此

變坎入巽。若內象爲雷風。運動鼓吹萬物。謂之恒。

䷟巽下震上 恒。久於其道。立於天地。雷與風行。陰陽相得。尊卑定矣。號令發而萬物生焉。雷風行而四方齊也。齊者整肅

九三至于陽也之位。不順所履。無定其位。易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巽下坤上 升。陽升陰而陰道凝盛。未可便進。漸之曰升。升者進也。

自下升高以至於極。至極而反。以脩善道而成其體。

䷯巽下坎上 井。陰陽通變。不可革者井也。井道以澄清不竭之象。而成于井之德也。易云井者德之基。又云往來井井。井見功也。改邑不改井。德不可渝也。井道以澄清見用爲功也井象德不可渝變也

內外相資。益於君。井以德立君正民信德以其道也 賢人有位。君子不孤。傳曰德不孤必有隣

震至于井。陰陽代位。至極則反。與巽爲終。退復于本。故曰游魂。爲大過。

䷛巽下兌上 大過。陰陽代謝。至于游魂。繫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互體象乾。以金土定吉凶。去本末。取二五爲過之功。大者相過

陰陽相盪。至極則反。反本及末於游魂。分氣候三十六。陽入陰。陰陽交互。反歸於本曰歸魂。降隨卦。

䷐震下兌上 隨。

六位雖殊。吉凶象震。進退隨時。各處其位。無差晷刻。內外二象。悅而動。隨附於物。係失在於六爻。吉凶定

單卦終始之自震龍飛庶

於起算之端進退見乎隨時之義金木交刑水火相
敵休廢于時吉凶生焉

坎下坎上 坎積陰以陽處中柔順不能屈重剛之險故
以剛射柔而履險而曰陽是以坎為屬中男分北方
之卦也

震以陽居初能震動于物能為動主坎以陽居中為
重剛之主故以坎為險陽變陰成於險道今以陰變
陽止於為節（次入于節卦）

兌下坎上 節水居澤上澤能積水陽止於陰故為節節
者止也

金上見水本位相資二氣交爭失節則嗟易云不節
若則嗟若

震下坎上 屯內外剛長陰陽升降動而險凡為物之始
皆出先難後易今屯則陰陽交爭天地始分萬物萌
兆在於動難故曰屯
世上見大夫應至尊陰陽得位君臣相應可以定難
於草昧之世

離下坎上 既濟二氣無衡陰陽敵體世應分君臣剛柔
得位曰既濟（離坎分子午水上火下性相交敵不開寫是曰既濟也）
內外陰陽相應坎離相約上下交（坎水潤下離火炎上二氣相交為既）
濟

五行日用皆至理　所以貴終　貴正可戒

離下兌上 革二陰雖交志不相合體積陰柔爻象剛健
可以革變兌上離下務上下積陰變改之兆成物之
體故曰革
上金下火金積水而為器火變生而為熟生熟稟氣
於陰陽革之於物物亦化焉

離下震上 豐雷火交動剛柔散氣積則暗動乃明
陰處至尊為世大夫見應君臣相暗世則可知臣強
君弱為亂世之始
陽盪陰陰盪陽二氣相感而成體或隱或顯故係云

一陰一陽之謂道

離下坤上 明夷積陰盪陽六位相傷外順而隔于明處
暗不分傷于正道曰明夷
陰道危陽道安故與震為飛伏傷于明而動乃見志
地有火明于內暗于外當世出處為衆所疑之所及

明傷見疑在靜默能貴

傷于明易曰三日不食主人有言陰陽進退金木見
火氣不相合六位相盪四時運動靜乃復本

坎下坤上 師
師者衆也衆陰而宗於一一陽得其貞正也
升降得失吉凶悔吝策于六爻六爻之設出于著者

甚哉聖

之得象而卦生積筭起于五行五行正則吉極則凶
吉凶之象顯於天地人事日月歲時

☶☲ 離下艮上 賁

賁者飾也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山下有火取
象文明

陰柔居尊文柔當世素尚居高侯王無累

☶☰ 乾下艮上 大畜陽長陰消積氣凝盛外止內健二陰猶
盛成于畜義

陽進陰止積雨潤下畜道光也乾象內進君道行也
陽上薄陰陰道凝結上於陽長爲雨反下九居高位

極於畜道反陽爲陰入于兌象六三應上九上有陽
九反應六三成于損道次降損卦

☶☱ 兌下艮上 損澤在山下卑險於山山高處上損澤益山
成高之義

☲☱ 兌下離上 睽火澤二象氣運非合陰消陽長取象何比
惟陽是從陰陽動靜剛柔分焉先睽後合其消通也
文明上照幽暗分矣（兌處下爲積陰暗之象也離在上爲明照于下）

☰☱ 兌下乾上 天下有澤曰履

陽多陰少宗少爲貴得其所履則貴失其所履則賤

☴☱ 兌下巽上 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 而反及游魂之卦互
體見艮止於信義

風與澤二氣相合巽而說信及於物物亦順焉易云
信及豚魚

☴☶ 艮下巽上 漸陰陽升降復本曰歸魂之象巽下見艮陰
長陽消柔道將進

☷☷ 坤下坤上 坤

陰雖柔順氣亦堅剛爲無邪氣也
陰中有陽氣積萬象故曰陰中陽
陰雖虛納于陽位稱實升降反復不能久處于變當
化故稱乎易易者變也陰極則陽來陰消則陽長衰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九 選子

則退盛則戰易云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 震下坤上 復陰極則反陽道行也易云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又曰七日來復（七日陽之稱也七九稱陽之數也謂坤上六陰極陽戰之地陰雖不能勝陽然正當盛陽不可輕犯六陽涉六陰反下七爻在初故稱七日日亦陽也）
易云休復元吉陽升陰降變六二入兌象次併臨二
陽將進內爲悅陰去陽來氣漸隆火之入地澤臨卦

☷☰ 乾下坤上 泰乾坤二象合爲一運天入地交泰萬物生
焉

存泰之義在于六五陰居陽位能順於陽陰陽相納
二氣相感終於泰道

陰自不可偏廢三才皆然

☳☰ 乾下震上 大壯內外二象動而律陽勝陰而為壯
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故曰君子用罔
小人用壯

☱☰ 乾下兌上 夬剛決柔陰道滅五陽務下一陰危上將反
游魂九四悔也澤上於天君道行也
九四柔來交剛陰道存也陰之道不可終否剛柔相
濟日月明矣天地定位人事通也（凡卦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生生之義不絕之貌日月循環天地交泰陰陽相盪六位交分萬物生焉）故曰雷動風行山澤
通氣人之運動體斯合矣（人稟五常三焦九竅風火通用兼濟以一位斷四體贏焉）

☵☰ 乾下坎上 需雲上於天凝於陰而待於陽故曰需需者
待也三陽務上而隔于六四路之險也（外卦坎水為險亦陰稱血也）
坤之反覆適陽入陰陰陽交會運動陰雨積而凝
滯於陽通乃合也
陰陽相激勝負有倚反為不速敬終有慶

☵☷ 坤下坎上 比
水在地上九五居尊萬民服也比親於物物亦附焉
原筮於宗歸之於衆諸侯列土君上崇之奉于宗祧
盟契無差筮必昌矣
地道之義妻道同也臣之附君比道成也

句奇

☴☴ 巽下巽上 巽陽中積陰而巽順風從穴入於物號令齊
順天地明也
聲聞於外遠彰柔順陰陽升降柔於剛也本於堅剛
陰來又柔東南向明齊肅陰陽
陰氣起陽陽順於陰陰陽和柔升降得位剛柔分也

閑邪存誠正家之道六爻終于威如亦此義也

☴☲ 離下巽上 家人乾剛俱變文明內外相應（九五應六二爻陰陽）
得位居中履正火上見風家人之象閑邪存誠嗃嗃
得中互體見文明家道明也內平遇坎險象家人難
也酌中之義在於六二
文明運動變化之象

☰☳ 震下乾上 无妄乾剛震動二氣運轉天下見雷行正之
道剛正陽長物无妄矣內互見艮艮止於純陽外互見
巽順于陽道天行健而動剛正於物物則順也
九五適變入文柔陰盪陽爻歸復位剛柔較次明在
外進退吉凶見中虛

☲☳ 震下離上 噬嗑柔來文剛積氣居中陰道明白動見文
明雷電合分威光而噬嗑也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陰陽分中動而明物有不齊齧而噬

☶☳ 震下艮上 頤六位上下周而復始內外交互降入純陰
見坤象居中 地之氣萃在其中（上下陽位包陰）積純和之氣見浩

虛能生白
然心以湛
神爲舟

然之道明矣

☶☴ 巽下艮上 蠱

蠱者事也先甲後甲事分而令行

木上見土風落山貞幹于父事陰陽復位長幼分焉

☲☲ 離下離上 離本於純陽陰氣貫中稟於剛健見乎文明

故易曰君子以繼明照于四方陽爲陰主陽伏於陰

也（成卦義在六五）是以體離爲日爲火始於陽象而假以陰

氣純用剛健不能明照故以陰氣入陽柔下剛健而

能順柔中虛見火象也

☴☲ 巽下離上 鼎木能巽火故鼎之象亨飪見新供祭明矣

易曰鼎取新（木見火中發火木相資象鼎之兆下穴爲足中虛見納飪熟之義明矣凡飪熟亨祀爲先故曰供祭明矣）陰陽得應居中履順三公之義繼於君

也陰穴見火順於上也中虛見納受辛於內也金玉

之鉉在乎陽饗新亨飪在乎陰

火居木上二氣交合陰陽巽順器具形存金玉堅剛

配象陰陽

☵☶ 坎下艮上 蒙積陽居陰止於坎陷養純正素居中得位

易云山下出泉蒙二象標正天下通也擊昭擇疑陽

道行也內實外正昭得明陰附於陽稚道亨也故曰

蒙養正

知生死盛衰可以言
選

山下見水畜聚居中分流萬派六位不居吉凶適變

☵☴ 坎下巽上 渙水上見木渙然而合內外健而順納實居

中正互見動而上陰陽二象資而益也風行水上處

險非溺也九五履正思順非偏也

內卦坎中滿一陽居中積實于內風在外行虛聲外

順吉凶之位效乎四序盛衰之道在乎機要陰陽死

于位生于時死于時生于位進退不可詰正盛則衰

來正衰則盛來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

☵☰ 坎下乾上 訟生生不絕之謂道六位不居迭爲游魂

金與水二氣相資父子之謂健與險內外相激家國

之義

☲☰ 離下乾上 同人二氣同進健而炎上（乾務上坎務下）同途異致

性則合也

八卦復位六爻遷次周而復始上下不停生生之義

易道祖也天與火明而健陽道正陰氣和也吉凶故

象五行昭然（金木水火土配六位相生）

☱☱ 兌下兌上 兌積陰爲澤純金用體畜水凝霜陰道同也

上六陰生與民爲合土木入兌水火應之二陰合體

積于西郊衡震入乾氣類陰也配象爲羊物類同也

☱☵ 坎下兌上 困澤入坎險水不通困
五行配六位生悔吝四時休王金木交爭萬物之情
在乎幾微
☱☷ 坤下兌上 萃
萃者聚吉凶生陽氣合而悅
澤下見坤二氣順木土入宮有愛惡陰陽升降陽氣
來止于坤象互見艮艮為陽
☱☶ 艮下兌上 咸山下有澤虛巳畜物陽巾積陰感於物也
陽下於陰男女之道內外相應感類于象也六二待
聘九五見召二氣交感夫婦之道體斯合也易曰咸

感也利取女吉 艮少男兌少女男下于女取婦之象
☵☶ 艮下坎上 蹇利於西南民道通也水在山上蹇險難進
陰陽二氣否也陰待於陽柔道牽也險而逆止陽困
陰長處能竭至誠於物爲合蹇道亨也易曰王臣蹇
至誠爲蹇之道
蹇匪躬之故
☷☶ 艮下坤上 謙六位謙順四象無凶一陽居內卦之上爲
謙之主易曰謙謙君子利涉大川陰陽不爭序[illegible]謙
柔陰中見陽止順於謙有無之位上下皆通易曰撝
六爻皆吉小上下皆通謙妙矣故
謙無不順也
☳☶ 艮下震上 小過六四適變血脉通也陽入陰陰入陽二
氣降內外象上下返應一剛相適土木入卦分于二
象雷處高山亢之極也內柔無正性危及於外易曰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上升下陰陽反應各私其黨六爻適變陰道悖也
☳☱ 兌下震上 歸妹陰復於本悅動于外二氣不交故曰歸
妹 歸者嫁也 互見離坎同于未濟適陽從陰剛從外至九
四至剛六三悅柔返無其應凶並年涉卦之終長何
吉也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
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

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
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
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
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
辛坎離之象配戊巳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
六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
言以時也
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吉凶共列
言易可以無大過
于位進退明乎機要易之變化六爻不可據以隨時
所占

歸重人倫王道字之易標見之詩矣

存此以示讀者不然幾不知所謂

此易者亦不可不知

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故淡泊不失其所。確然示人。

故易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明王道。八卦。

建五氣。立五常。法象乾坤。順於陰陽。以正君臣父子

之義。故易曰元亨利貞。

晁氏公武曰景迂嘗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

八卦。凡八變而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

觀消息盈虛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

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

四氣。志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

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

起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

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

不脫乎本。以飛爲位之卦、乃伏其宮之位以隱顯佐神明者。謂之

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

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

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

甲子於下。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

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

上。乃爲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

魂之世。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

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

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

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乾水

火配位離火四世水若世與外。用金木交爭先金初世木或不論內外

之象。而論其內外之位。萃上水入艮兌初土四水或三相參而

論內外與飛。賁土火分陰陽艮土離火飛水若伏[illegible]

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illegible]

或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illegible]

土休木伏內外土木伏火或兼論世應飛伏。復水[illegible]

飛土伏金建與飛伏土[illegible]或專論世應。夬金木[illegible]

世應上木飛伏上水金應木蠱金木入艮[illegible]

金應木或論世之所忌。履金火入卦初九火同九四火克九五官金交及乾交金

或論世之所生。巽火木與巽同宮世木巽木見火於其所起見其

所滅。大壯起子滅於亥於其所形見其所生。蠱金木交爭水火相激

金木巽故曰死於位生於時死於時生於位。苟非彰

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

彖象在於爻

王子略例

略例者舉釋綱目之名統明文理之稱略不具也例舉並也輔嗣以先儒注易二十餘家理小有其同而迭相述推見所尤非本旨故作略例以辯諸家之惑錯綜文理略錄之也

明彖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也。辯卦德功用所由之主主立生之義義在於爻夫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動則不能自制制其動者貞正之一者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然則一為君體君體制眾歸一故靜為躁君故眾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无二也。動所以運運不已者謂无二動故无必於動而動不息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天下之物皆无妄无妄之理必由君上統之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眾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六爻或陰或陽錯雜變亂舉貞一之主以明其用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六爻有陽有柔或乘或據有逆有順可立主以定之是故雜物撰德。撰數也雜聚也聚其物體數其德行辯是與非。得位而承之是也失位而據之非也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然則非是中之一爻莫之能備訟彖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困彖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之例是也故自統而尋之。物雖眾。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

爻在於變

名。義有主矣。彖總卦義主中爻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眾之所宗也。自此以下明至少者為王多之所主豈直指其中爻而已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王弼曰夫陰陽相求之物以所求者貴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王氏曰陽貴而陰賤以至少處至多之地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爻雖賤眾亦從之小畜彖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是也卦體不由乎爻也。遺棄也棄此一爻而舉二體以明其義卦體之義不在一爻豐歸妹之類是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眾。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明爻通變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爻者效也物剛故剛柔效柔通物而變動有所之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情偽所適巧詐多端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數莫求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物之為體或行乖情違體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故萃卦六二引吉无咎萃之為體貴相從就六二志在靜退不欲相就人之多辟已獨處正其體雖合志則不同故曰合散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身雖潛伏情無憂悶其志則申

故曰：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屈伸相感，物之體性，形願情從此同情，體乖違質願。相反，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躁也；愆期待時，是好靜也。履六三武人為于大君，剛也；兌體是陰，是質柔也；志懷剛武，為于大君，是愛剛也。）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為之乎，豈在夫大哉？（巧偽有變動相乖，不在於大，而聖明原尚淵不知，豈在乎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陵三軍暴威武，先知詩於獸。謙汗哉，霖此皆體質剛猛，懼在微小，故大者剛近。九有厲利，已九二與說，輻雖得剛健，性於安，近也。）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六二近一爻，不必親比；遠爻不必乖。初九爻雖相近，守貞不從九也。）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五雖遠，十年乃字，此所是也。）體質不必齊也。（初四、二五、三上，同葉相應，不必均，不必齊，形質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召水氣者龍，水畜此，此明有識無識；律命陰己者陽律，此明無識相應。）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二女，而俱陰，體質相違，而剛柔相合也。）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隆高也，墀水中，高卑遠繫之應也。）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九五尊高，偏於隆墀，六二卑應於遠壑，唱和相應也。）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吉處身於外，難在於內，同遯卦九四好遯君子吉，則超然遠遯，初六至親不能知保守也。）（物告莫測，卦間三四而異體，保和好。）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若同在一舟，上下殊體，猶若胡越相用，濟何患乎異心。）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說諸物之心，研其內患。）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爻變示之，則睽象同萬物心皆說；睽而其事類。）

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宜而商應，俯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命之否之初六拔茅貞吉，九四有命，疇離祉。上取謂下也，君上福禄不獨有之，下人服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之例，是也。）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相感是實情，虛雖遠而相追。三五之例有應，二五之例下正相應。）愛惡相攻，屈伸相推，（三則相取，貫之二。三之例是也。）見情者獲，直往則違。（否泰二卦，一屈一伸，更相推謝。求婚婚往吉，无不利之例；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器而後有格。（擬議極於變化，語成器而後无結閡之患也。）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者，見乎其情者也。（易道變化應人，如響退藏於密，不知為主也；其為變化，莫不貫之而變，是聖人之情見乎辭，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之化，法周天而無過差，委曲成就萬物而不有遺失。）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陰陽不通，晝夜通晝夜之道而無體可明，一者道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虛无也，在陰之時不以生長而為功，在陽之時不以生長為功，是以生長无窮。若以生長為功，各盡於有物之功，極得无窮乎？）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

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陰長則小陽生則大否卦辭險泰卦辭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一時有大畜比泰之制反有天衢後夫復隍之用一時有豐亨之用反有羈旅之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諸卦之體兩相反正其爻隨卦而變泰之初九拔茅彙征吉否之初六拔茅彙貞卦既隨時爻變亦從也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卦既推移其道用无常爻逐時變故事无軌度動出靜入屈往伸來唯變所適也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名其謙比則吉從其類名其蹇剝則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應其用震時則動應其用艮時則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尋謙比蹇剝則觀知吉凶也舉艮震則觀知動靜也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

之象也得應則志同相知陰位小人所處陽位君子所處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故小過六五承陽逆也六三承陽順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遠難則易近難則險需卦九三近次險也初九遠險易矣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內卦為處外卦為出初上者始終之象也初為始上為終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上下雖遠而動者有其應也革之六二去五雖遠陰陽相應往者无咎也雖險可以處者得其時也需上六居險之上不憂入穴之凶得其所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師之六五為師之主體是陰柔禽來犯田執言往討處得尊位所以不懼也遯九五嘉遯貞吉處遯之時小人浸長君子道消逃遯於外附著尊位率正小人不敢為亂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

先者應其始也體雖柔弱不憂斷制貞由柔得於陽終得剛勝則噬嗑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之剛初爻處下有應於四者即是雖後而敢為之先則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之類是也物競而獨安於靜者要其終也物其爭競己獨安靜其終也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餘並乘剛競其豈由己獨安靜不處於位由居上極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爻有變動存乎應之九二應而動若勞動則不失若存乎之九察安危者存乎位。爻安則危存乎位得位則安失位則危若師之九四陽乘六之剛若乘於陰逆也師或輿尸凶陰之辯逆順者存乎承乘。謙君子有終吉之例節之六四安節亨之例既是貞厲也噬嗑六三小吝无咎也承於陽順也承於九四雖失其正小吝无咎也明出處者存乎外內。遯君子處外臨君子處內遠近終始各存其會適得其時則吉失其會則凶辟險尚遠趣時貴近遯之上九肥遯无不利此觀之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此貴近也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比初六有孚无咎上六比之无首凶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上六迷復凶乾上九亢龍有悔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之例是也明夷務闇豐尚光大明夷象云利艱貞晦其明也豐彖辭云勿憂宜日中是也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若夬之九三壯于頄有凶得位有應時方陽長同決小人三獨應之犯時之忌凶其宜也大過九四棟隆吉有他吝大過之時陽處陰位為美九四陽處陰位能隆其棟良由應初則有他吝此所適違時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事之大者震動宇宙殺滅君主違於臣道不可傾危若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事之小者侮慢妻子用顏色若家人是也尚嚴不可慢易也若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故當其列貴賤之

變通不拘

不獨言之妙物

時。其位不可犯也。位有貴賤爻有尊卑職分既定不可觸犯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吉凶之始彰也存乎微兆悔吝纖介雖細不可慢易而不慎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

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若乾能變化龍是變物欲明乾象假龍以明乾欲明龍者假言以象龍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象以盡意言以盡象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若言能生龍尋言可以觀龍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乾能明意尋乾以觀其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既得龍象其言可忘既得乾象其龍可捨猶蹄者所以在兎

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事見莊子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蹄以喻言筌以比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未得象者存言言有非象未得意者存象象有非意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所存者在意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所存者在象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棄執而後得之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盡意可遺象盡情可遺畫若畫和同之意忘其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枝葉之畫盡可棄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觸逢事類則為象魚龍牛馬鹿狐見之類大人君子義同爲驗也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大壯九三有乾亦云羝羊坤卦无乾象亦云牝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遯无坤六二亦稱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稱馬而或者定馬於乾。唯執乾為馬其象未弘也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廣推金木水火土為象也一失其原巧愈彌甚。一失聖人之原旨彌為譬喻失之甚也縱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失魚兎則空守筌蹄也遺健順則空說龍馬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辯位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陰陽居之不云得失又繫辭但論

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陽居之也需上六云雖不當位陰居之也若以上為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為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陰陽尊者爻之所處卑者

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爲陽位卑爲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无常主。尊卑有常序之序終始无陰陽之恒主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終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雖无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爲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

略例下

遠近觀爻之情

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爲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元爲生物之始春也亨爲合聚於物夏也利爲和諧於物秋也貞爲幹濟於物冬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由於貞也。凡陰陽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故凡陰陽二爻率相比而无應則近而不相得比之六三无應於上二四皆陰是无應則近而不相得之謂有應則雖遠而相得同人六二志在乎五是有應則雖遠而相得之例然時有險易卦有小大否泰險易小陰大陽同救以相親同辟以相疏睽之初九九四陰陽非應是睽孤同救而得相親是同救之例四皆陰……然後同違……故或有違斯例者也然存時以考之義可得也存時考驗……不得……

卦依爻義

凡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故履卦六三爲兌之主以應於乾成卦之體在斯一爻。故彖敘其應雖危而亨也。彖曰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指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六三履虎尾咥人凶象言不咥象言見咥明爻象其義各異也訟之九二亦同斯義訟彖云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注云其有二爻以剛而來正夫群小斷不失中應則任矣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凡彖者通論一卦之體者也一卦之體必由一爻爲主。則指明一爻之美以統一卦之義大有之類是也

卦體不由乎一爻則全以二體之義明之豐卦之類是也。

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无咎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師貞丈人吉无咎注云興役動眾无功罪也故吉乃免咎无咎吉者先免於咎而後吉從之也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終來有它吉之例也或亦處得其時吉不待功不犯於咎則獲吉也需之九二……有言終吉……遁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或有罪自己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故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之謂矣

上一卦之義如此亦言皆一貫矣

屯此一卦皆陰爻求陽也屯難之世弱者不能自濟必依於彊民思其主之時也故陰爻皆先求陽不召自往馬雖班如而猶不廢不得其主无所馮也初體陽爻處首居下應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

蒙此一卦陰爻亦先求陽夫陰昧而陽明陰困童蒙陽能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識者不求所告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故六三先唱則犯於取女四遠於陽則困蒙吝初

比於陽則發蒙也

履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爲美也九五夬履貞厲履道惡盈而五處尊位三居陽位則見咥也

臨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尚遠之爲吝遠爲童觀近爲觀國

大過者棟橈之世也本末皆弱棟已橈矣而守其常則是危而不扶凶之道也以陽居陰拯弱之義

爻亦皆

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爲美濟衰救危唯在同好則所贍褊矣故九四有應則有它吝九二无應則无不利也大過之時陽處陰位乃无係應爲吉陽得位有應則凶也

遯小人浸長難在於內亨在於外與臨卦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遯卦上卦爲吉下位爲美上則肥遯初則有厲

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明夷爲闇之主在於上六初最遠之故曰君子

于行五最近之而難不能溺故謂之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三處明極而微至闇故曰南狩獲其大首也遠難過甚明夷之義

睽者睽而通也於兩卦之極觀之義最見矣極睽而合極異而通故先見怪焉洽乃疑亡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睽義見矣

豐此一卦明以動之卦也尚於光顯宣陽發暢者也故爻皆以居陽位又不應陰爲美其統在於惡闇而已矣小闇謂之沛大闇謂之蔀闇甚則明盡未盡則明昧明盡則斗星見明微故見昧无明則无與

乎世見昧則不可以大事折其右肱雖左肱在豈足用乎日中之盛而見昧而已豈足任乎

揚子法言序

涑水司馬光譔

韓文公稱荀子曰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于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

奥唯其簡而奥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注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后命國

子監鏤版行世故著作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注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輙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注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相國宋公庠家有李祠部注本

及音義最爲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异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别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

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

進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曾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注書而顯氏剏遘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以前聖旣没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横議者皆處士之輩儒

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觝著書更相封道闢王基於絶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輿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絶義泌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

多疏略猶或誤遺凡怛然易别之餘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説猶豫唐陸德明云注旣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之業盖紹仲尼

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収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不正在小説之

異罔忽於弃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
干天聽終篇稱善倘垂衡石之觀㠯
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注法言
隨表詣閤門投進以聞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十

揚子法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揚子法言

（諸子隨意批評公之同好法言太玄文簡古奧且先輩繙閱苦心詳多詳允間有採取義同若白）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眾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天將以諸儒為木鐸耶雖之所以僭易）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曰未之思矣夫有力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石也）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矣（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速肖者須子而已）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夫子焉不學何常）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顏淵不似鑄金故鑄之）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術）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漢宋訓詁皆此義）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進日進於道）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上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高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敗鳥獸觸其情者也（無別也）眾人則異乎賢人則異眾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不學何以無憂）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

謂以日求而不得者有矣

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驊騮之馬亦驥之乘驊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驊之則是曰詹顏常驊夫子矣正考甫常驊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驊正考甫矣如不欲驊則已矣如欲驊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爲利而非爲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人吉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刘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決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爲朋與蠹糧食有損無益也）

網淵而在潭亦必發于決科

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餧矣曰彼以其粗（施以飲饌）顏以其精（以奉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

謂得孔如樂得也

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皆仲尼也有學術業此外無心皆顏淵也）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諸子（異端迭起乃乖圖蜂爭各言之矣）微（此聖人坦蕩之路彼百家雜穢之邪徑）誕吾子（貴道德抑浮辭）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比喻彫篆譬辭賦細巧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後諷之有正游其不已過猶纖言不正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擊劍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

與可日月之言

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

卑愚乎不是　佳不足喻　一言冠諸子　誰能不由雄爲諸儒之正　稜山領者是矣而已矣

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生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

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哉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

虞闢二句破陋儒之索言　懸諸天懸所用折挂其統則人與書一　[illegible]

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言有可擇則穢亂聽有淫僻則邪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

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篇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本諸身譔修身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

僉曰詐不可爲也即此意

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强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愼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卲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誰能如此於利而取義也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或問治己曰治己以

爲仁一語學者那智燭必明執符意

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言世無仲尼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上也盲人以杖擿埴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之冥甚之論也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由其無憂適意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

饒有餘意

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犆師惡在犂不犂也夫晏嬰之牛羊不毛郊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使韓莊之人不知書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存在韓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論韓莊以爲倚借適妙而世多不解韓誠偏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上衣

老子所以爲引

妙理可思

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也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肄乎善性與天道發言章不肄君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君子微愼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上士之

大有會心不棻詞之馴雅

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言不愆行不耻者孔子憚焉

問道篇

芒芒大道咎在聖考（聖人作萬物覩伏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者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德足乎已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也）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苓開發（或曰苓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譬以為之明者惟聖人爾也則愈蒙闇矣他指莊列之類）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閈然不覩牆之裏

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宿謂火也以喻藏之於身）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禽獸同級曰近禽獸無別）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哨哨不正貌）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也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過此而往人也哉（謂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聖人之治天

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無不知也用之益之則推變所適出奇無窮故羨乎典於用而退於齊必伯霸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尚弗益之則囊括而秘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著七篇而名益張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

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
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
則難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
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言使民視禮聽樂則安用塗之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已）或問新敝曰新則
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
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
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
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
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言屈人之兵則或血霑其項漸漬其襟此言堯舜亦然不術虞也）

奇賞彙編　卷百二十　十一　選子

堯舜之（爲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曰子將六師則
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
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
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
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
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
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臘冬獵也）
（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
亦可乎（申韓行法救亂如力砥亦所以利之）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名亦猶
刀之剖肉以人爲砥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
矣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由
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
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
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
孫如其台（言貴數子之才苟不乖戾聖人之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崇）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
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問神篇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或

奇賞彙編　卷百二十　十二　選子

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
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
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于文王矣達之
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
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
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幽索微）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
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龍蟠于泥蚖
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蚖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蚖
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

屬德也龍德也

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皆經梏之屬）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

子雲書本循孔而論大六經多在所益其有續經之志耶不知子雲與文中子之言自足垂世易稱烏可續也

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門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數根書序雖作）（獨不如易之可推摹）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言彼損一者蓋書數之法可採袠而）（用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難患有所不失數古則）

（雖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也諸先師猶能而空之今新亡）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譙乎（周下）

秦誓終篇孔子示現前知雄生漢尚不曉耶

（者秦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莫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訾訾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用字律）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

造語如初登明堂

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面對之時以辭相反也）捈中心之所欲（捈引也）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㫚㫚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

東坡論六家皆主意在此

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順之則便易逆之則不行）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

漢儒重經術下此可驗

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

樣尚處士不知有勢蔚捷便耶抑云亭自名耶

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蕃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眞不能求已以絕俗）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蛭垤江湖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其故周公未免于流言仲尼猶號爲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莫察識故因號玄也）嗚（終而趙高之姦德宗不悟盧杞之邪人主玄道之夫似是道小）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機淺故易知）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以保天命

譬如無訓

謨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居高聽卑語其換得突兀

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綸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也天病乎哉（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天

天自勞仲尼亦自勞

亦九尺十尺之觀耳

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群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聖道不益於庸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曰甚矣予之不遠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若去之則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皋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皋陶爲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

爲慎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寖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譊言敗俗（譊邪也）譊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瞶聖教非不明不）

疊用三喻不損道邁之氣

其義君不亦不友張世之意

能化頭籌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
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焉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鳳鳥蹌蹌匪堯之庭亨龍
潛升其貞利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
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君子所以
貴而異于童蒙者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
不貴也言癡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楚兩龔之絜其清
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倩蜀莊沉冥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沉冥蜀莊
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
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

難為也人所不能非人難加何不慕由即夷矣何乾欲之有
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留何利欲之能動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
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好大言者為此無其實顛由無求於世
而已矣由隱者也無所求于世其行止此耳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
於由矣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于許由也好大累克巢父洗耳
不亦宜乎累刻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蔽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靈壇所以為威可宜夜不可經白日朱鳥
翾翾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
時來則來將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愆寒暑
之宜能審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

說難已不免禍

假大也

以五經為明辯是

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
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
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
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寡見篇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邇言言幽深弘
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去近言始得諸正譔寡見吾寡見人之好假者
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我寡見人之好者惟邇文則視邇
言則聽至于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外者也偭背也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

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
則已矣時有策試選補故學者不發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得已
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已也不為補試而不已于聖人之道者寡哉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
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
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
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
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
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
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

急作鳴歌

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去之

五百歲其人若存兮（言去仲尼雖遠而其人如在）或曰譊譊者天

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

譊譊者恐不若赤子

（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

學各習其師（但然其師而已非師則爭）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人聖之道布在方策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雜其中）

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

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

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

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

惟莊子多尺言不可以正律若子長之誤

奇賞彙編　卷百二十　九　選子

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

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

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有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

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

聽也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

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

於已也鶚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

夫（擾鶚明之翼以傳尸鳩不能沖天適足以累其除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而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燕乎淵其事

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魏武侯與吳

賈誼矣

聖孫濟難不亦重意

只在德功耳七德欲陣中亦有后變

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

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

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巳

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巳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

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

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

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

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

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揖

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言治亂及修身奔車）

奇賞彙編　卷百二十　三　選子

（舟覆故欲救之）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

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秉國者其如奔觥乎觥安則人

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

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

摧利而國用足盍摧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權其

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或曰因秦之法

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

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或問處秦之世抱周

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

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燒詩書坑儒士于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詞或人戲嘲之）揚子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亦歎其秦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田疇隱若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又毒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違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殺之是違秦亦大矣）

（天之違秦雖二世乎猶未小也）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

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

（孔子雖不欲敬之人）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伸）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未也大哉）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音古）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邪（道苟合入而益非）聖人愈鈍而後利（正德不偽久而益光）關百聖而不慙（管闚備言也）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衛何去魯之衛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誅而不用（噫）嗚呼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

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言予云道之在天也日也云云）

或曰聖人無益于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限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

一毛不拔何謂蕩

者其質王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秦法刻深偶語者棄市所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耳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盡敬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形弓藍矢不爲有矣論有君而無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矣執古以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

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

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弓良在檠人良在禮樂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墻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次鳥獸艸木也區別各有所長也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發在哲知也民情謨先知先知其幾于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知

奢談子伯者

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緜作昞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秒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于未兆之前易救禍于已形之後難

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見死者逋逃而不葬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

禾料幾事耳下字甚便聆者

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于晝絲人不足于夜之謂惡政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振吾則無以見聖人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

膠者卓矣（車違）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于公正也）

（惟仲尼可小仲孟子使其從短斷深失宜宋儒苛為批評亦過用者也）

或苦亂曰綱紀曰惡在于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羣而考其功績也）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奇賞彙編　卷百卅　三五　揚子

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雖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能道化行）或問政核曰真偽真偽則政核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雖之不才其卯殼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創也）曰吾不如弘恭艸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

（君道以密為上）

則䘚柔則坏（䘚柔也坏燬也言失和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眾田之刑也者與眾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為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奇賞彙編　卷百卅　三六　揚子

（王莽每事倣古一語渾擊無遺）

譔重黎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終始（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也）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大山盧人）夫欲讐偽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于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如簡子之事非一）

越無一仁聞

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曼無也）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

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籍館皆不由德謀越諫

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蠡不強諫而山棲（貴其不過諫尸）

（未敗至使勾踐棲于會稽）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

賢皆不足邵（美也）也至蠡策種而遯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于此）

一舉最爲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

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矣（有于越之勢者匡而識之不敢用是智之至也況乎）

（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禍先適足爲禍始）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

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時激地保人事乎

（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 曰具請問事（問人事）曰秦

儀秦掉舌無此典嚴

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問保）地曰東溝

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非鹵涇垠便則用否則蟠

保也（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激（問激）時曰始皇方斧將相

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

用俗語亦快爽

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爲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強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秦曰天子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書以制之乎）

𥜥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節莫差於僭僭莫僭

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胥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

文宣靈宗典鄜畤上下用事四帝（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宣公起密時靈）

與宵似汲冢書

（公起上下時）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彊之內各

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

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項羽）楚五載而

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也人也曰具周建子

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

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屛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擠秦秦

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強改

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㭊業山南發跡

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問人）事曰兼尚

權右計左數動謹于時人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用）

（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于時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然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

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懒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

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

繼瀛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胙光德而隕明

忒咎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

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天庭謂天帝之庭猶天皇階帝籙之義）是生民

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彊閎震撲胎籍三正播

其虐于黎苗（胎當跆字之誤也闕于弟且欲喪之況狼也籍猶暴傲也）

于民乎況于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

形容語與諸臣所入
之肉罰
自齊在心辯人在口

爲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龕（取也）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然則爲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當此之時欲勸其忠以爲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爲之逆矣安可謂善哉）或問淳于越曰伎曲（淳于越齊人爲秦博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請問曰始皇方虎挒而

梟桀壁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撓辟也）自令之閼而不違可謂曲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卽駕輿[illegible]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亨與烹同）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當作沐猴）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生謂韓生）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

顯不終諱名也恐罪不止乎不討賊值主自古能受盡言之
漢文也

幾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巇可抵乎（若嵌巇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或人以斯非忠[illegible]）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榷酤關內鐵于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之微（昭帝立年八歲）摧燕上官之鋒處與廢之外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

至頗牧曷不用哉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或問季布忍焉可爲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言乃忍辱貪生者乃爲之）或問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或問賢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自得（忠而止乃臣之自得也）曰石太僕之對

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張將軍名安世）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所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謂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斬匈奴所連將軍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實濡歸人也韓馮翊名延壽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奸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寢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孔子所謂得法圖上王于三界登一代攀）龍鱗附鳳翼（驥附翼者比）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曾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雖功成而不受爵賞）藺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禮居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幾矣哉（鳥罟謂之罿猶人之纍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周之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明如蓍龜）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竊天下指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欽（牙欽謂齒而怒也）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焚燒妻子詐為吳俠譬求信于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聶政為嚴仲子刺韓相俠累）軻也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或問

以不蹈迹美儀秦而兩人實自蹈其迹雄之雜論諸人實爲朱儒某宿海

蚊字妙判

蓋是宋儒論孝

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
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行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
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
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
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曰釋在
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儀秦之才
并元凱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言辭婁
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
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
也隨滕灌樊酈曰俠介叔孫通曰槊人也某儒也袁盎

奇賞彙編　卷百卌　茎　選子

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而翼也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
齒然也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
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富裕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
曰竊國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
平城社卒蹈機棄亦不慶者也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
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
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
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或問近世名卿曰
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貢之

夏侯氏譜談本此

添註鄉訕亦奇

介王子貢名尊武帝時人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
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
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
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
劣諸膚美也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
其流風遺書蔑加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
其語矣又聞其行者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
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者賢者
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
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

奇賞彙編　卷百卌　壽　選子

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
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不窮
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談達惡比朔之名也
談也達也何爲倫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
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土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
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
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
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巳顯仲元未聞李仲元名弘
見秦宓傳其爲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

至者去齊

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

如此推服豈仲元亦受漢禪耶信美新之非雄也

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夏育孟賁亦使人畏）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

所畏也如視不視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篇

不終不為君子

君子純終領聞（言善於終而有令名者也）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謨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問航不漿衡不蘼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衡之器無所不施）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

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乖詭）惟聖人為不異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

如此贊述仲尼真是匪夷所思

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耳）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于不言）

子長聞之而解頤

紫陽金色可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或曰

遇字許多婉折矣

聖人自慾歟何言之多端也曰予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非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于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于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勌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聞退進曰箚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

人統天地故

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嚚嚚（莊子託以道家透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莊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書盡書之虛語耳）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愛敬人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于事實者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于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乎不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

仙人如是亦陋矣拘矣

忠人政忠已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成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

部董子本于天真五十而慕亦如食頃

作時亦韻

頌臣吉君亦必稱引堯舜可謂合敎不必合者乃眞合也

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
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有合
敉繼絜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
曰假僞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僞也或曰
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
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爲名之名
其次也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
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庳則秦儀
鞅斯亦忠嘉矣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
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　芫選子

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衣如華朱輪駟馬金
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
由其道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天下之通道五
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
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讓萬國知
情天地〔知天地之情〕形不測〔陰陽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或
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
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敢問聖人
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德盛則無異〕異亞之〔見異修德者次之〕
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

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
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民師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矣〕吾聞諸傳老
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歟或
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
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
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
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
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
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
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　罕選子

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
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
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
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
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
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猶唐虞之世商周之代〕宗夷猾夏蠢
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指西方羣夷也〕麟之儀儀鳳之
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仁少威多〕鷹隼䎃䎃〔援擲急疾〕未至
也或曰譊譊北夷被我純繢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
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

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

馬子忠經序

予觀漢忠經作自扶風馬融爲廾學徒北海鄭玄所注按融通博名儁三入東觀譔述最富惟此篇命義爾雅烏容無傳但史言融者春秋三傳異同及孝經論語詩易三傳悉注之時玄受業融所其論著亦有易書詩禮

大傳論語孝經諸家其稱忠經本傳咸無聞焉豈二人不能自信隱而未衒顧曄在曾未奏入秘中厥後乃出副在而傳歟史又言融任達羞曲節奢恣成鄙意者以入廢言虛辭濫說所弗采邪抑豈二人嘗注孝經而言是經者輒儗之邪今秘閣書目子襍

藏馬融忠經一冊楊文貞公署其尾謂蜀有板得之德讓予玩其大指類東京語魏晉以下無及焉豈漢儒以詁釋顓門世誰可企邪予又攷之隋唐經籍二志並不書列其目惟林少頴羣經辨云馬融作示兒編云祀孝經有融忠經其崇文摠目洎藝文略

云儒門誠節忠經三卷又忠經一卷稱海鵬譔失其姓名而馬貴與亦因之豈融之後別有它所著者乎覬方內藏書家兼而鍥之茲非故府倖事耶羅浮外史顧玄緯題

徐子中論序

宋 曾鞏譔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已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

偉長北海人生于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惔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襍家弃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

之要而不牽于俗儒之說至于治心
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于理者
固希矣況至于魏之濁世哉幹獨能
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
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
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

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
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
惜其有補于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
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
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
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
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二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班子白虎通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勛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

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

爵士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故無二十五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何地比爵為質故不變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

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謚春秋錄夫人皆有謚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衆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祿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祿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臣民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

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訣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騖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

禮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

謚

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

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公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顯號謚何法法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

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任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

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甲不得食其所勝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

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禮樂

意象錯見經史而語獨貴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寛和者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太平乃

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損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

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聲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蚑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

爲文典雅之語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君薨適大夫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父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

五行

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火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

理平語突

叔當如此

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之性

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作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

諫諍

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而分榮恥相及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爲隱乎傳曰曾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

友道甚大而世且難其小

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

致仕

王制曰七十致政鄉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臥非人不溫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尊曰老夫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

辟雍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敎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封禪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統理調和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 十二 選子

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克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注出大貝河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成王時有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穗太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聖人

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 十三 選子

決河疏江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三敎

王者設三敎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

宗法立然後可以承世

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

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

馬子忠經

按馬融附梁冀殺李固得罪千古然此篇論博而吉甚宏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不以人廢言殆謂是乎

天地神明章

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

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家一則六親和自然篤睦國一則萬人理天下合心無不從化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聖君章

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惟信之難

冢臣章

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

沉謀潛運四字[illegible]是大忠臣當君安國之沐

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

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百事之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

守宰章

三言信足以盡官箴

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

和其氣更[illegible]而不能成事不知和其氣也

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

兆人章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政理章

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能德則在博而久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

武備章

理人治軍皆不可以不知忠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師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

貴使臣已得其大

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之而出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保孝行章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若思孝而忘忠猶求福而棄天）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忠不居心動皆邪僻）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

惟福祿以次之詩句如此孝及孝則益當忠矣此章其得勸勉之旨

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廣爲章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能而無正則邪正而有能則忠）

俱前人所言然說得融暢

廣至理章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天下之心爲心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至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無爲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

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乎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佳話

揚聖章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

其辨忠矣惟明主鑒之

辨忠章

大哉忠之爲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爲國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

忠諫章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出未及度敗之非後）諫於既行者下也（行而能救雖下猶愈）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諫法至多盡此三字矣

報國章

爲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以幹可立）猷者國之規（以規可執）功者國之將（將可奇）

（以槊）利者國之用（用可以給）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
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
則盡其力（盡謀發命）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
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
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
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于上下是
故播于雅頌傳於無窮

徐子

治學

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
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
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
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
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
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
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
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

（同後）
動而益高知寤寐焉久而愈足
（二喻非學者不能得聖人之知之言）
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
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
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
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
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
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
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
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效
（口以綴之）
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

便亦

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

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

所謂人心自有君子也

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

孤獨二字數行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更進一層）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

慎是學

昔宋閔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訴子公生弒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

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昭亂蓬罷以飯醉保祿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

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愛字入心

脩本

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

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

要人好亦是証吾善意非要他

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
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紐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
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
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與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
智言與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
前言也
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
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
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朱芹之霜以基昇正

奇賞彙編　　王　　嵩　進子

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
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
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
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
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
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
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
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
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脩之也

爲漢人發
覆耳非正
解也

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
逐囂煩也
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
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
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
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
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虛道

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賜之也人莫不稱善
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

奇賞彙編　　士　　壵　進子

焉

貴驗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
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
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
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
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
得也惑亦甚矣
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
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

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
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與加其
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
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

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
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謌曰相彼玄鳥止于陵
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
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
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
多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
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
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
速如追兎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
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
如已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而植者也
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
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
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
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游
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

貴言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
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
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
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
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
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

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
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
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
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邇而步遠功察
而治微於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
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
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
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
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

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

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鬬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卒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踊膝踠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

俗不可鬬 鳥喙攻之

奇賞彙編　三十　二八　選子

智行

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眾向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

明哲在先

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

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為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

懷參体有 斯秀

甚歎也

俗是其愚 不可及

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

爵祿

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

奇賞彙編　三十　二九　選子

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壃埸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

制舉之煙 發人過多 矣

考偽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

非有痛癢煩苛者痛癢

多識流俗之故亦是大學問

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眞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毀敓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衍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疢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疢之已深也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

奇賞彙編　二十一　三十　選子

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輭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

譴交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

以職業止交游必有

小人得與如大交遊之閒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旣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

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

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者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羣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

禍亦有小交若請託中來者

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禍福之來

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閥閱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

無交游則無朋黨所關頗大

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闔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教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以游客爲亡命哀哉

此之謂不朽

天壽

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

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子胥違君而適讐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爲

審大臣

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鞸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鞸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

立人何謂易知

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

亡國

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

森如畫是此意

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臣七萬而輔佐六[illegible]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

也因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飌索以印佩爲鉗鐵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爲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爲背理道而獨于五行之生剋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明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談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

飾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誣者然而于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適而當者然而于事不必濟也其濟爲售不疑而其誣至于劉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二十一

王子論衡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

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挄理折衷此書爲多旣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秘玩以爲譚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流行

四方今殆千載携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好事者逡逡自守書櫝爲家寶肰其篇卷朓漏文字踳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顚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予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略經修改尚互

有闕疑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挍
勘者妄作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
違倘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
之內幸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
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
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
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

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
星之麗天順經躔而軌道河海之紀
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辟連類雄
兼宏博豈止爲譚助才進而已哉信
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十二

王子論衡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王子論衡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

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于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於高地也

初稟篇

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

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於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

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
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
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
於石有純有駮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
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
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
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
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
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
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

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
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
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
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
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
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
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
易知道難論也

物勢篇

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
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
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
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

感虛篇

夫以筋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
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
雖積銳意猶筋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成
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晋君憂之晋伯宗以
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

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
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
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
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
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說日篇

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
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橑轉
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
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

釋氏論日月有似於此

論明

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上百里不見泰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泰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

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泰山之上泰

亦止此其影響

山高去下十里泰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泰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

驗日內來細出

此深甚

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舡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舡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

至理

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

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答佞篇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

佞人可畏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己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佚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

程材篇

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
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薄書钁鍾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弱劣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斵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

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趨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

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而已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與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氣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端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為蘭服作牙身或言有蓏者九鼎之語也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以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為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則

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以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効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

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厭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

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

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

自言可謂亦文儒之力矣

評語

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于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

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且曾馳過孔子于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

別通篇

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

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絶于天地春秋毫社削以爲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于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毫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強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

超奇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假因史記者耿思自出于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于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体其有銅鐵山之

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于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于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

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于助思極窅冥之
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

狀留篇

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
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
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于此將明道行則俗
吏載賢儒賢儒乗俗吏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
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
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
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于世踝足
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
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
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
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
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于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
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
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
積學于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
進利心摇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
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

質而禪甚有可思

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
速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
輙成貫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
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于大石
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俗世有似於偶
遇闒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
走之使至或嚴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
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子指之物
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
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
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
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故曰鶩飛輕于
鳳凰兎走疾於麒麟鼃躍蹀於靈龜蛇騰便于神龍
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于黃髮深為國
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
暴疾故曰其進鋭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
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
山非斯須之作千將之鍛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
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瘇
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

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于陸船行于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飡之謗諠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

有勉力趨時之執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妒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

寒溫

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

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

言天氣隨人易從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于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

明雩篇

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

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

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

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絫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民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于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說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于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于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于山流入于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母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令鑿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埳榜驅內于塹埳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

亦一見

宜兩稱

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于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于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鄉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

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于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于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于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三　圭　選子

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月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猻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北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于用牲用

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于禮何見朱
絲如繩示在腸也腸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
鍼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篤病有瘳牙絲如一寸
之鍼一丸之艾也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說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眞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爲若眞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眞龍在地猶
無雲雨況爲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閒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
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眞氣今伎道之家鑄
陽燧取飛火于日作方諸取水于月非自然也而天
然之也土龍亦非眞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取火于
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
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
龍既不得比于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齊
孟嘗君嘗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眞鷄鳴和
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像致三也李子
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
以盧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立則木囚不動囚冤侵
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
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
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
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

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
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
頃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頃牟也皆能掇芥土龍
亦非眞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牆壁
盂樽皆畫龍象眞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
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眞龍今獨何以不
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臥夢悟
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
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眞
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三人惟能執鬼居

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
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縣官斬桃為
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
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兾以禦凶今土龍
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
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為鳶蜚之三日
而不集為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
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
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于
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鈞者以木為魚丹漆其身近之

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為真並來聚會夫丹木
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象至雲雨之知不能
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
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
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
鬼精神在水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
土龍如匈奴精在于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
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降漢與母俱來拜
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于甘泉殿上署曰休屠
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

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
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
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
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
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
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
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
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走入
殿門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
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
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為

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
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說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
當夏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義一也禮宗廟之
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
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
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于象二也塗車芻靈聖
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
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
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

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僵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指瑞篇

儒者說聖太平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

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刳巢破卵鳳凰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魚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刳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凰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凰麒麟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山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

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凰麒麟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凰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

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動出見吉祥異物則見謂之瑞瑞有大小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麒麟何以爲

太平之象鳳凰麒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太傅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凰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群臣謂者終軍曰野禽幷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

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

此非不可知此決定

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鸜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為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

太說自然終是議論

行文不可為典要

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為福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霣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須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于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于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于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扆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

王者須起察以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四時之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故能生此物以指佞人何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

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于庭之末佞人來輙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人而使皐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逆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三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

蟲集地非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宜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皐陶觟䚢也儒者說云觟䚢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葢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類應之瑞也

自然篇

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

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葢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魯成季友

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人持錐筆墨刻其身乎

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

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爲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

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顰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

齊世篇

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自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猶家人子

此段亦古類先秦初漢

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事不

記

佚文篇

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

卜筮篇

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為思慮在胸外為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

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為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蓍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蓍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人也按易之文觀揲

文帝刻覈韓子

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叩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

孫卿亦自沛解

實知篇

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

定賢篇

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䇿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䇿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

聖人盾行賢知約奇

傑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素相奇

正說篇

舜難知佞使皐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試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班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晥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語多復倒其文承亦足彰矣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彈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

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間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亞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均皆士而各著不以思

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宇蓋人才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

讀有才之人有無處不能著篇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對作篇

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

怒然有悟撥救逆之

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

今之道床崩梁多虛妄之書耳安得一炬

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糅揉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王子潛夫論

讃學

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

文有深調

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

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

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眞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

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巳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

看他步驟

遏利

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踠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

精峻辯雅亦痛快

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

亦痛快

世所稱討便宜人

戌崇脯以爲非相雕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白臧楚鬭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食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拆困鑯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

新句有味

賢難

妒男亦新

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妒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鬻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乎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

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巳之逐而往伏焉過夫俗惡之狶司原喜

唐虞以後制科而大人亦出其中然皆羣司之[illegible]也家[illegible]而廄原之耳

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嚶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豕駭懼眞聲出乃知是家艾猳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

考績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兮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
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
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
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惕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
十孫父母不察精㥜則懃力者懈弛而惰惕者遂非
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罰之計猶有若此則
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
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
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
詐僞勝

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
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
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
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
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
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
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
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
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
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強爲上凡在位

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
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
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
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
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
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
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飰秔粱
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
糟糠欲淸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

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
言者此其將亡之徵
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强富之則是與天鬬也使無德
況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

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
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繪
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之
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
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

奔只用人便是原何爲之

唐則徐敬業駱賓王

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兼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纂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衛故日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

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眞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讐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採薇凍餓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閾而交其人者哉

忠貴

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癇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

發官中作千秋調者童心亦知其非

昌莫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髆掣胃掊死深穽衛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

夫鳥以山爲甲而棲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

浮侈

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摐

陽侯坐冢過制免削

實貢

夫說梁飦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嫣娧蔡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色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彌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

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

逝赦

正直之士之為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乃甫當乞鞫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冐下士冤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貞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謹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冤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

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旦多冤結悲恨之人也

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價部吏吏與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

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誑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為傾令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

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為茂擢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

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徵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

三式

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

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有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諸侯大逵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誡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

無凶人誡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矣

守相不可以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滅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刃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

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

愛日

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冤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

斷訟

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軵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廷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勑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矩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

纖非尊文武之法明詭詐之告

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巳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巳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牂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

勸將

前羌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羣籍富愚之蓄攘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令遂雲烝起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讐士卒縛手以待寇也

救邊

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郤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侵寇敵不亦惑乎昝樂毅以慱慱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眞可謂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

五千騎擊走郤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巳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閒澹卧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巳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巳且須後少時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佪佪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

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逖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

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偄不敢擊故令虜遂乘

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

今公卿苟以已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

可謂忠才智未足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閎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卽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令之計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冠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

可不救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抹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

前羌始判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

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賢俊蓄積而不悉衣

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

釋難

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卽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

交際

晉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天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

客之所趨也但不知出於去利之宗又何怪乎

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鱄諸荊軻奮命以效用故死

可爲也處之難衡麗勁救貂一旦見殺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取接下爭逐前而不還卹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士所以愈擁蔽也

德化

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爲物也至神以妙其爲功也至彊以大

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荅禮敬無不報覩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其薄

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莽之詐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已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不恐踐履生草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莫不歡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已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

蔡子獨斷序

江都呂宗孟譔

蔡伯喈獨斷一編古之制度文爲類於此乎考之伯喈呂文雄于當世所著碑銘膾炙人口今玆所錄乃皆詢事考言弁白扁風俗二通相伯仲好古者不徒玩其文取其義而已矣近本多舛訛今稍是正而刻之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諠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襍襲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

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艸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

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弃無

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法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寔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

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定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蔡子獨斷

伯喈博學多辭然皆文也惟獨斷紀制度關意義採之以訓日用而不知者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

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爲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

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皁帛越巾刀珮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親愛者皆曰幸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

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餽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人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

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今人肯[illegible]其末而忘其本考豈可不知

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厲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

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句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為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為社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

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先農

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如左

趣當讀曰促見他古書趣字皆然

春扈氏扈止也農正趣民耕種鶞鳥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玄切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藍切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黃切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云曰掌人百果升切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唶唶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嘖嘖

漢制如此

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斂。
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
臘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
歌之以管樂爲之聲。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
離禁一作北方曰禁。株一作
易曰帝出乎震。震者木也。言宓犧氏始以木德王天
下也。木生火。故宓犧氏沒神農氏以火德繼之。火生
土。故神農氏沒黃帝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黃帝沒
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沒顓頊氏以

水德繼之。水生水。故顓頊氏沒帝嚳氏以木德繼之。
木生火。故帝嚳氏沒帝堯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
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
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
德繼之。木生火。故高祖以火德繼之。
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於墓側。漢因而不改
故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
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廟。月備法駕遊
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之
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
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
故謂之受茅土
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
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洛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
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
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
不聽事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

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
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鐘
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也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
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
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
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
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諸副車小駕。祠宗廟用
之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中中常侍侍御史

冠制獨詳讀此如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主者郎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諸軍車騎春秋上陵令又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令以下皆先行

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之曰五帝車非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籍田乘之又有蹋猪車慢輪有畫田獵乘之緑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

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黄屋左纛金鑁方釳繁纓重轂副牽

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

車入十一乘也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爲之也

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其纓與組各如其綬之色衣玄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祠宗廟則長冠褐玄其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御史冠法冠謁者冠高山冠其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玄端執事者皮弁服宮門僕射冠却非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建華其狀如婦人縷簏迎氣五郊舞者所冠亦爲冕車加出後有巧士冠其冠似高山冠而小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傅青褠緑幘主贊曰主家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爲之起乃賜衣冠引上殿董仲舒上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通天冠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遠遊冠諸侯王所服

高山冠一曰側注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

謁者

進賢冠文官服之公侯三梁卿大夫尚書傅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漢制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貂蟬之飾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鼠尾飾之趙以其君冠賜侍中

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制建華冠以鐵

爲桂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制似縷簏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子臧好聚鷸冠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方山冠漢祀宗廟大享八月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術士冠前圓胡制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

巧士冠埽除從官服之却非冠宮門僕射者服之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却敵冠監門衛士服之

珠冕爵弁收通天冠進賢冠長冠緇布冠委貌冠皮弁惠文冠古者天子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

應子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合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五帝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

此以酒香竹騎混沌

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而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

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王於詅闕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

本范邢說叅王來

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強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內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

其是

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鶂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強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世其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

亦如循環下耳

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封泰山禪梁父

自太山禪此所始明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爼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禪無窮合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于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

孝武皇帝封廣丈一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祕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

事秘莫知

泰山者云謂璽處刻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間落崩甍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舃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葢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

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卽仙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恵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刼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狗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淸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愼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虙羲神農黃帝堯舜

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畏思求讜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朔類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别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閑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

漢制爲天下也

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見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後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即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維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齊捐

帝制亦爲天下也

軍中癸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伴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

賈生之所以不用

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産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

亦奇

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譎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

政妙在小疵

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治聞親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悋小疵耶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賓興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

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罔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濃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

朋友亦如此

長厚亦不傷爲之畢竟漢家氣象

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郎署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

和顏受諫亦是人君之度

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

史多失實

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

文帝不是周公如何比成王

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微當即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傅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遂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玆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殫幾輕舉卒謝覘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泰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鷄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

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illegible]獨[illegible]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illegible]

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冊人揖櫂猶肯畏怯不敢迎
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
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
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亦好辨

彭城相袁元服

亦偶然豈以役一念能致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
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
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
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

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
啟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為名宰原有堂搆
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

正史佳士

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
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勑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
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為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
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如此豈宜開一面之網

為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哀元服功
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
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
里超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
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
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

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
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
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
及然則無愆于踰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況
於恐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
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大無謂人十五錢一錢又從何處來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
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

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鶃鶃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病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牀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為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朋友衎衎誾誾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牀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㬅乎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弃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竄深山纍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燿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肩肩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椽人聞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戸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蹻食止壇茉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强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慼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筋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慼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跣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戸庭以此為高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亦古亦雅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為大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笈弃涉齋一盤

亦是通論又非獨知之謂

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
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謂
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覓門生茅季瑋追請
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
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巳
顧義報乎哭酸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
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
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
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又
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為哉

過譽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
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
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
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益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
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
舉觥以君之罪告罪於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
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所在

好論議

荒亂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
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
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
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
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巳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歙於
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
諷諭雖觥強歙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誓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疊彰著無
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
雀農夫之務去艸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
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為
高不因少以為多況創病君父以為巳功者哉而論
者苟眩虛聲以為美譚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
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枝以采名
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惚

入室操戈老吏不可破也

黨先不武可謂匹夫無雙

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命無愆失輿
子嘗出敎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輿免
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
素飧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
免所以恤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輿官尊任重經畧
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
以榮祿爲繫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疊風
疾恍惚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
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

亂政自巳出雖幸無闕罪巳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
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輿
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洶赫父子湮沒執
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于人中辱之黨學
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到與卿佐
相聞期鬬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
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篗與
養之數日蘇與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
於是

計拙

實情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
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愼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
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巳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
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
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
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
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

下亭迎喪發服逆之因令客密告幷州刺史胡芳言
規擅遠軍營赴私遽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
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
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幷凉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
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帥是附黨
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
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葢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

折衷平允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俾公旰食忘家以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闒茸何所堪施強推轂之亂儀于庭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自驗其於及巳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發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議論亦正然嚴明難料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炎自取之恭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死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唐高令密乘轝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其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

君詐遠之

太守以其宿有重名恐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讓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誅吏民爾乃入舍諭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偏不見人觀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

仲讓亦刻也

詐是聞遠厲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稱賜勢可免凍餓之厄未必須冬日之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微而糾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木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

還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
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
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
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袞號爲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煇叔都兄曰威都俱合純懿不階
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
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
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
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
矣然無聲響徒唶唶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其公

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眞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
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閒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
長史擄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
瞋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
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
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
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
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
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

成其父志

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殺墳側
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
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一翩爲議郎
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匠匠欲辟大
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
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遐而告人子翩欲德我我
不受也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
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
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

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
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
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爽悅況於寵
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已高忍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爨此罪人也呂煇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擊坐自劾去暑行雹征數日歸趙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蚤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引穿既與知情幸有微徵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紏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紏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

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謨之猶以爲高

殺人者無赦何者可動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碏惡之而後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紏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歠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秦西巴屬命放麑而孟氏旋進其位麑猶不忍況余

論紏極是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嘗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

其御史乃御車者

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晉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韋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

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令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

迂不近情

車都尉實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了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

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椽史成用忿憤欲語關自理統問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星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使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慮閒越自分奄忽塡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力也舉爲劄艸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惶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常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愼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披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

旋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愼以逆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倀表嘉其忠謨倀目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倀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倀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惛

詩同一不息統大巧非長者

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
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未平之政救罪不服
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
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埽歲時
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
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晟
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

方今不利請託者便知禁陷事論記上公義亦如李陵

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
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
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鼃蝟冷澁比如寒蟬
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
而密達之冤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明府
賓贊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
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
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為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
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
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
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
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

未必中窾

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甓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已
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
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
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

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
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
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
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
淫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
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
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
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首告封樂官多所增飾
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皆皇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皋聲聞於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音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窮通

易稱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巳凋玩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逃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蒿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中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龍秩

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行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秉濟天下惟虞卿逼於强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祿豐爵以爲融懿也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照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益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怪神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

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盧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太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

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荀子　性

政體

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正體

學問乎正蓋語皆實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極曰死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斷斷樂不舉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恩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不襲他子語更秀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為之

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鈎者焉隱於手而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

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時事

誰毀誰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若亂之墜於淵也則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耑覆刑焉何憚於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慾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與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俗嫌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値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

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平申也蓄者以平虛也內者以平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受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

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

雜言

君子食和羮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羮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

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

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二十四

劉子人物志

王子潛夫論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劉子人物志

九徵

葢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卽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葢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

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温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閒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

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温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

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其體而(不然)徵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

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

體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鹻淡而不醴質而不縵文而不繢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爲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

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是故強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強之搪突而以順爲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爲劌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爲恇

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若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爲義而以勇爲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爲僞強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爲繫遂其流是故可與泛序難與立約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爲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很而以靜爲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爲疏美其懦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樸露之人中疑實碯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爲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爲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業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

臧否人物是一大史夫事子貢之徒不至此

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行其權智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

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材理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

權畧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

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鍔而檢說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强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壞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似若譖解者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

不懌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掎蹠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

辭構矣善攻强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强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蹑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蹑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爲難諭以爲難諭則忿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徵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爲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凡

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必也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

謂之貿易之材通材之人旣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材能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爲此非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

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有消息辨護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威猛之能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旣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督責之政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辨一官而短於爲一國何若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矯抗之政宜於治

後以之治弊則殘諸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
虛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衆威猛之政
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纍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
治貧則勞而不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
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
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雋也人
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用人為能臣
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
賞罰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衆材也

利害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節清之業著于儀容發於
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
之所進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
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故為世之所貴法
家之業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効其道前苦而後治
嚴而為衆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忌已試也為上
下之所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為羣枉之所
讐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術家之
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
且玄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為明主之
所珎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為業
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
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矣已達
也為寵愛之所嘉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
而不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為業也諝而難持故或先
利而後害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
未達也為衆人之所識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稱其功
足以變察是非其敝也為詆訶之所怨其為業也峭
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
道辨而且速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異已達也為官
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敝也民勞而下困
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

接識

（此不知之病根）

夫人初甚難知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已
觀人則以為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
何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何以論
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
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
故能識較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術謀之人以
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識遵法之良器能

知人有日限三日故數同見此

三日卽令之三場試也

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職方畧之規而不知制度之
原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諝之權而不貴
法教之常伎倆之人以遨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
而不通道德之化滅否之人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
砭之明而不暢倜儻之異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
能識捷給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
肯相是取同體也則接詥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
而不知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
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
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

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
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
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
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
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爲
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
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
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異
則相返反則相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靜聽
不言則以爲虛空抗爲高談則爲不遜遜讓不盡則

似是不聰明

以爲淺陋言稱一善則以爲不薄歷發衆奇則以爲
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
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已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論以
同體然後乃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此偏
材之常失

英雄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
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
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各
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

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
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
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
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
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
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
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
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
足以爲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
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

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

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八觀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慳嗇是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悋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悋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惡疾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

之情可得知也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正白也不善言應玄也經緯玄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疏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燿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

無常及其動作蓋並言辭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淸則休名生焉氣淸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彊愨則任名生焉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所至之多

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訐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効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

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眞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以敬爲要道易以感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禮以敬爲本樂以愛爲主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

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人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婟以惡犯婟則妬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訊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

亦有政治不亂則能者歎知術恨太平無一事之類

者樂權勢之尤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

其所長是故人駮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駮其所之則婟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若以長駮短是所謂以惡犯婟則妬惡生矣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而欲人之順已以佯愛敬爲見異以偶邀會爲輕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愞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

可非其訐訐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愞愞也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爲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故守業勤

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玄遠然後乃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回覆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爲勝合而俱用則明爲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實不克則恢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僞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覩其聰明而所達之材

可知也

七繆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

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而耳所聽采以多爲信是繆於察譽者也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苟不明質或疎善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欲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勘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儁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爲儁器者四者之理不

（大中見小 小中見大）

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是疑於早晚者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損害之源在於非失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體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

（進物亦應之）

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巳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已無害則序而不尚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而不能受人之訐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徑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而不能出陵已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匱勢之壓

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

則體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中壓者也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瓌姿內實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或以貌少為不足或以瓌姿為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以巧飭為真實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夫順次當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

廣問廣問而誤已則怨巳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衆智之雋也荊叔色平而神勇為衆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人者衆尤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得為第也一州之第於天下為椳天下之椳世有優劣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巳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

總是明說 當生之始 一一求之 勢総福世

入情

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由是論之人物之理玅不可得而窮已

效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儗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

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爲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爲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故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爲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且天下之人不

觸武文亦 古謀可愛

可得皆與遊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失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識眞萬不一遇也須識眞在位識百不一有也以位勢値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眞有所妨奪不欲貢薦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眞是

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

釋爭

蓋善以不伐爲大賢以自矜爲損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內勤已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

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之是故並驅爭先而不能相奪兩頓俱折而爲後者所趨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以在前爲速銳以處後爲留滯以下衆爲卑屈以躡等爲異傑以讓敵爲迴辱以陵上爲高厲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以抗遇暴必構敵難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舋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

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爲惑謬豈不甚哉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鬬取賢於賈復

痛快

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爲福屈讐而爲友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鬬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朱浮之郄終有覆亡之禍禍福之機可不愼哉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以自修爲棚櫓靜則閉嘿泯之

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恡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老子曰大推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勝一等賢而尚人二等賢而能讓三等緩已急

人一等急已急人二等急已寬人三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劉子文心雕龍序

古歙余誨撰

序曰齊梁以上立言之士無慮數千家珠聯綺合玉振金聲彬彬焉鏘鏘焉於文雅之場矣夫世代所趣巧拙所指作者殊塗擇源涇渭則澄濁易淆按轡路岐而康徑未顯自非子野

安能雅俗並陳乎故知宏覽尚於體裁銓品存乎明鏡文心雕龍之所以作也文作於梁通事舍人劉勰氏勰東莞人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小子之垂夢與乃始論文以成此籍雖弘經之志未竟庶乎聖典之

英雞矣史稱緦博雅君子醞釀篇章今讀其文綱羅古今彌綸載籍遡文體之自始要源流之所終析其美於毫芒精其法於聾聵誠文章之奧區聲音之律呂也至其銓衡遴喆品論羣言彰美指瑕曲極情狀昭昭乎化工之肖形九原可作懲其月旦矣典論之制徒擬夫七臣文賦之摛未窮乎九變方斯何如哉今天下文章日盛海内操觚之士翕肰同風人繫麐鳳家寶隨何享敝帚于千金者亦寡矣顧擬迹前修存乎體要筌乎是本不異司南苦傳之不廣博古者致憾於斯予偶搜諸辟間如見良玉又惡

夫巳而不人者也遂按梓布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十五

劉子文心雕龍

河樂亦在此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劉子文心雕龍

原道

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音已）以鋪地理之形此蓋道之文也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音橫）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音浩）遺事紀在三墳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動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音宙）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音端）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

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徵聖

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易見）精義以曲隱五例（左傳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

聖稚圭勸學（匡衡字稚圭成帝即位衡上疏勸經學威儀之則）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事見莊子）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奇句

宗經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楊用修云觀書尚書大傳引孔子云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易惟

漢唐以來文章諸體具括之五經義有作先河後海觀可也

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音訣)喻温柔在誦禮記立體據事剬(音端齊也)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謌讚則

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煑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illegible]緯附

僞起有宋天書之淵源

正緯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但世夐文隱好生矯誕眞雖存矣僞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音胃下同)候稠疊孝(經)論(語)昭晳而鉤讖葳蕤(音追)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于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

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字叔通)撰讖以定禮(褒魯國薛人後漢章和元年帝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依禮條正乃次序禮事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是以桓譚(字君山)疾其虛僞尹敏(字幼季)戲其深瑕張衡(字平子)發其僻謬荀悅(字仲豫)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太昊)農(炎帝)軒(黃帝)皥(少昊)

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眞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榮河温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糅其雕蔚

辨騷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王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脫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字孟堅以為露才揚己忿懟音墜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字叔師註離騷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名平一字平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

如此則總詩離騷豈一病似美消耐然若事

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音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

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結得甚調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烟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明詩

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思歸無邪持之為訓

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
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及大禹成功九序惟
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由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
炳六義環深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
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
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
匡諫之義繼軌周文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
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
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見疑於

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
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
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
傳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
而不野婉轉附物怊音超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
于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
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
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
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
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

字句尚佳

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
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
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
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
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
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
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
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
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
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

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
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
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
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
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
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
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
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三百篇以至江左如共側弁而哦

樂府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

亦是一代真樂

旋律亦是減不得

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
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音嵩謂乎飛燕有娀氏有二佚女居
于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
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始爲北聲夏甲歎於
東陽東音以發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
或曰后來乃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
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橑斧斮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
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
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

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
濫敷訓冑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
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
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
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苦臭反其不
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
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漢高唐山夫人作安
世房中歌有桂華一章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
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
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暨後郊廟惟雜雅章

人心真樂

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
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
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
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
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
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
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
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
君子宜正其文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訣絕淫辭在曲
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
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

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
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
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
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
乖調蓋未思也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
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
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攡文樹辭爲體謳吟坰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

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宗云疑是體字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

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皐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

賦亦名訴首

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兎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

十賦八家一言破的

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頌讚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

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諜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畧各異其褒德顯容典

可人正頌

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黄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讃者明也昔虞舜之祀

如此序即賦也

樂正重讃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賛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讃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讃襃貶約文以總録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讃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奬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賛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讃鏤影攡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

天地定位祀徧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

玄牡告天及閟之大祝掌六祝之辭宜社禮記天子將出征宜乎社鄭玄注宜祭名類禡詩是類是禡○左師祭也師出征伐類于上帝禡于出征之地莫不有文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聵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纚也漢之群祀肅其百禮旣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音眞子敺疫事見後漢書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賵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

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群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于無媿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察矣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音對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于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銘箴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虡音巨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

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音戶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諡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

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
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
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
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
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
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
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
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
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
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

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傅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
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
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
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
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
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
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于代
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
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誄碑

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周雖有誄未被于
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
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尼
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
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
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
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

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
稱光武而改盻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
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
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
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
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
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
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
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
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

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碑（音皮）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

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頹影豈忒

哀弔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西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音斯）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

虐民搆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楊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間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雜文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揚雄覃思文淵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廻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乎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

長卿賦亦如是

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嘒若參昴慕嚬之心於焉祇攪

諧隱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蟹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

數歌十[illegible]讀之新奇可喜

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皐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為賦迺亦俳也至魏大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

便是排偶許之困

笑胥靡之狂歌歟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于羊裘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

譎諫亦光之一時閒有道矣

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史傳

古（元脫孫孫）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誓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

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
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
静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
魯史以修春秋褒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
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丘明同時
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至從横之世史職
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
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
志甄序帝勣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
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

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
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音蠢
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
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
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
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及孝惠
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
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
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
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

帝王后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
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
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
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
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
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潤寡要唯陳壽三志文
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
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
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
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

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
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
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
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
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
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撿殘竹欲其
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
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
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
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

史家切病

予大之旨愛奇也不奇不讀

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

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

諸子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

參大許人知有經不知有子故得絕想作書者亦不敢懸之國門

奇亡亦未爲游騃

今人好子有味烈是一句道破者乎

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烟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留思子政讐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音蘭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

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蝨五蠹棄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奥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愼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

論之妙如此可概發一論乎

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論說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音杭）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

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究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斥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

辭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音蹤）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婁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

歷騁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音倚）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群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綸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

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詔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

詔敕各有體裁書于此當制者須知之以爲特辨

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温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勑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勑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勑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勑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勑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勑

戒備告百官勑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勑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二句得檄文之訣討武曌者乎

檄移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昬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

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

丘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纍皦然露骨矣鍾會檄
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纍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
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
弱角權勢標蓍龜于前驗懸鞶鑑于已然故其植義
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
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
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
固明舉之義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
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
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

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
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
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鞶鑑吉凶蓍龜成敗推壓鯨鯢
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十六

劉子文心雕龍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劉子文心雕龍

封禪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荊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

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及楊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飆燄缺焉茲文為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搆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為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勣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虯

章表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重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贊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

見峰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儀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

焉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琳瑯章表有譽當時陳思之表獨冠羣才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為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奏啟

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

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畧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

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至魏國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密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歛散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皁囊封板故曰封事

贊曰

早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酖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

周爰諮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

宗伯司馬之職盡矣 司農張旭之職又盡矣

秦女楚珠喻奇

問後世用而後擇之門

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

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宜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

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于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于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書記

蓋聖賢言辭總為尚書尚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

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趙至敘離迺少年之激切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開刺解諜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或事本相通

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

作文之難如此然妙亦在此

天巧神合豈閑思索鬼工

諸子遲速中亦互有工拙不得尚速也

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

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

救亂實貧

此際有一片博非一之要始得

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

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

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頴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畧哉夫才有天資學愼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旣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晝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畧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葢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通變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

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榦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

（岂特文為然）

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

（還宗經誥則訛淺自化不用矯說）

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定勢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

（曲直合乃為勢不然則千里一瀉不無險折矣）

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

（以壯言稱勢時習得無坐此）

（句法相離）

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恠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情采

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

網之上魚網紙也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以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鎔裁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三準既定次討定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

意開善敷者辭殊而意顯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聲律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

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不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

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章句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

分孤字歌舞

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羇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

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兩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脣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

調字二部之韻要編外字

論詩用字之理所謂文不在實字而在虛字處

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麗辭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皐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

損謙受益易之文繫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是以言對為美貴

反對妙契

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踸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比興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

以記諷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猋猋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

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夸飾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眞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

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自宋玉景差夸飾始
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
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
波語瑰奇則假之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於
是後進之才奬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
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
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慼則聲共泣偕信可以
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
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
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
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
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
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及
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
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

諸文集覽不可不知

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
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
而學貧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
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
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
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
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
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
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
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

稍盡兩路俱備

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
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衆
美輻輳表裏發揮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
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
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
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
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
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

璧珠交贈用人若巳古來無儕

鍊字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則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

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奥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

[隱之說有所謂]

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

[貧乃兒善]

[受訛亦然]

人所慎若依義弃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養氣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鐫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

哉且大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遥以針勞談笑以藥勧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附會

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

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鋭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弃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畧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

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黄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昔張湯疑奏而再郤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

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怨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謡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飈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

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龍罩雅頌故知暐曄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

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談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于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

淺陋中故多驩兜

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

治字衍

[illegible]文亦雅之

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

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曆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

狀物附妙于形似

學兩乃精思之極

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踈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

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四言之佳者

才略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縟錦之肆薳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辨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

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覈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令最深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辨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

千古公論
精論

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
鴻裁而才力沈腿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
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
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
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
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
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
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
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
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

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
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
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
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
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
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
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
優以得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
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邵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
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

詩才一代
月旦深有
味言之

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
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
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
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
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
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
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
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
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
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

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
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劉琨雅壯而多
風盧諶情發而理昭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
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庾元規之表奏靡密
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孫盛干寶文勝
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畧同袁
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
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
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
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
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

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相輕便是打車

知音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

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眞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麏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

劉勰六觀

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劒而後識器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

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書亦與余

程器

畧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

以乞貸路粹餔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

（忽乃平仄了理中情）

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淞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滅也若夫屈賈之忠

（黃香文少概見）

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

（位隆則不消非無疵也）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六　三十九　選子

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

（所以無行者必非文人）

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

（知文章之要即是兵法）

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序志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踰立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六　四十　選子

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

（雖瀧爲夢見孔子作耶乃賢之沈約何也）

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

逮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劉子襍篇序

按劉子非齊書以爲劉晝字孔昭譔
表孝政序謂劉晝傷已不遇遭天下
凌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王應麟玉
海載非史書又著金箱壁言高才不
遇賦與書中語意頗合似爲斯人所
作也唐志十卷直以爲劉勰肰觀勰
所著文心雕龍辭旨偉麗且又卷數
不同非也此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
襍曰九流之說無甚高論肰時有可
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
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
能無傷乎宋太史嘗謂三復其言爲
之出涕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十七

劉子襍篇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劉子襍篇

清神

未立乎大則小不能 奇 理字有許多條件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

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

防慾

人之禀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烟波之與水火也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

去情

亦有投筴制局不當虛鈎必信廉之人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嫉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

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讐者不怨鏌鎁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

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舟觸巳雖有忮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崇學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奥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鍳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璽繰以爲絲織爲縑紈纉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爲禮儀絲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璽之不繰則素絲蠹於筐籠人

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知地之厚不游藝不知智之源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故吳筠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劒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譞惠非積學而不成故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蠙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鐃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故宣尼臨没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伊傭人而可怠哉

學則賢聖不學則爲愚

辯樂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音聲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

論樂平正

后夔拊拊了一合

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其聲播八音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鳳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

氣氣遷則樂變

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燋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湣願未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爲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爲樂也今則聲哀

雖曰非理性和情然性情乎此可理矣

而心悲灑淚而歔欷是以悲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怨思之聲施於管絃聽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聲慝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爲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爲樂也

履信

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卉木不長卉木不長則長羸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候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

慎獨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

首之纓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淸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嚴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淵幽而不淸人在暗寄豈以隱翳而廻操是以戒愼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愼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甚遠而照甚近謂神甚幽而察甚明詩云

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巳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爲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爲樂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愛民

天生烝民而樹之以君君者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陰陽爲大君之化民以政教爲務故寒暑不時則疾

是以省德 賊刑 請密

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墝無葳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小絃絕大絃闕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

響希祖谷

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

之足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罻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在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地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民不盛矣

法術

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御轡以從其勢故能登阪赴險無覆轍之敗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

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法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痤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兎故制法者為治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為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為中也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審名

言以譯理理為言本名以訂實實為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辯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棄理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貜貜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緗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

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死鼠楚之鳳凰乃是山雞愚谷智叟而像頑稱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止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漿禹糧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掘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

> 若知此亦何難測

三豕渡河云䖝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貍二獸因其名使合而爲一蛩蛩巨虚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僞實無所蔽其眞此謂正名也

心隱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表裏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隱其迹有

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裹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懁（火切）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僞內者也而僞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外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耻之不潔其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潜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虚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僞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

亂愚直相像若蕣茈（奴禮切）之亂人參蛇牀之似蘼蕪也俗之常情莫不自貴而鄙物重巳而輕人覩非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準衡平未能虛巳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闚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奚況世人而能推巳耶是以眞僞綺錯賢愚雜揉自非明哲莫能辨也

通塞

命有否泰過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
過伸不盡數智遭否遇屈不專肩敏何者否泰由命
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即塞遇及於伸才塞即
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塞之至也豈其智所廻勢
苟就塞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
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
圓蓋登峰眺目極於烟際向在井穴之時声非卒嗄
目非暴昧而闇見局者其勢塞也及其乘風蹈峯聲
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
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摧雖而憤懣班超

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
恎言爲瓦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形銷貌悴引嘆而
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
籠圈非無千里之駛萬仞之捷然而不異駑鈍者無
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
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而廊廟或合
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
彩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
然自得快若輕鴻之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何
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矚（色淬切）人猶是也而昔如
彼今如此者非爲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塞之與
通也

一爲乃星和宗敦鈴

命相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
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
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
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眞妙者或感五行三光或
感龍跡氣夢降生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
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
能改移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

羲女媧感瑶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
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
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
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徵
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
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
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
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
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
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劒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

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骱堯
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
王駢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皐陶鳥喙若此之類皆
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
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鳥喙非善終
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
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虵之
一鱗而不可謂之虵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
豐下叔輿知其有後衛青方顙黥徒明其富貴亞夫
縱理許負見於餓死羊斛聲豺叔姬鑒其滅族命相

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
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冥入
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后來而產是子不祥終
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析
薪斧斬其左足遂爲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漢文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
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
人家子文之生妘子棄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爲
楚相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
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棄馬櫪
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
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
今人不知命之分限而妄覬多貪命在於貪賤而穿
鑿求富貴命在於垣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妄瑕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
以影響求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
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
免乎訾也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
之變五星有孛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

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齊桓有貪淫之目
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
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
不能免於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
此觀之宇宙儒流奚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悋耶是
以荊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然馳光
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者也
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
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
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

是眼等點此偶有之耳若帖定緊販用人人又豈在屠販

謂也伊尹夏之庖厨傅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駔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尅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爲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譏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踈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爲護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關氏開陣而漢

軍全者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訾（音訾）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陳平陷身於斯盜矣牛蹄之霍不生魴鱮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澤不辭汚穢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器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爲累若其器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豎蕭曹斗筲之吏英布刑墨之隷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

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鄴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勲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器得也袁精目餓焦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不伸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冰清玉潔義不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去歷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爲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將自以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鎔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蠶管蒼蒯編以簑笠葉微踈絫顯若朽壞此卉服之惡也裘簑雖異被服宜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户洞房則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嘯噢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噓噢之宜也卞莊子之升殷庭也鳴珮趨蹌温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温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

不如襪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
使以噭吹嘖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簪紱佯儷之
美蛇蝍之珠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鵲則不如泥丸之
勁也棠谿之鋤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鉤鐮
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
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
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
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
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
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頸者使之蹋鍤强脊

聖王所以器使

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
事施用仍便効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雞
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
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
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
鳴欲降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
惡有殊至於適理揆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

惡用市偷使是孫吳

大盜而能郤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
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
季孫雖使甘蘇騁説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懾而逃
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殘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
能爲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錬才其爲大盜豈可棄
邪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
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鳥獸
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矣況人之有善
而可棄乎夫楹柏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梁小者爲之
椽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
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
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
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均任

爲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
分未可乖也是以萬頃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
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
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卽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
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
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
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鵾鵬一軒橫厲寥廓
背負蒼天足蹍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騕褭一騖騰光
萬里絕塵掣徹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

沖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能化螟蛉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能伏之藿蠋與螟蛉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蠋大越雞小也夫龍蛇有鱗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亡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

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傷讒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妒情美以成物爲恒情妒以傷人爲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讒者諠譁是

詩以悲俗好刺爲俗人矣

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爲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爲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與讒言於青蠅譬利口於邛鉤者以其點素成緇刀劲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頸鋸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鈎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處紙尺寫二切）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妒才智之在己前惎（音忌）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辭作故揚蛾眉者爲醜女之所妒行貞潔

赤子燒城

者爲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其撾婦翁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郤費雙滅讒諂流弊

幽遊可以自環

天道好還

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也

無微可忽

慎隙

過者怨之府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阜垤而好顛蹷者輕於小也苟兢其步雖履險能安輕易其足雖夾路平也亦蹟智者識輕小之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懍懍焉敬也懼若朽索之馭陸馬也鴻毳性輕積之沉舟縞薄疊之折軸以毳

編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潰必因其隙隟之毀折皆由于壘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隟壘及其為害大於牆㓥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卷水壓木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讎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郤孫以鬭雞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茂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闇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殊好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糺結猿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談六經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颸甘煙走貊美鐵鵷雛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

山鳥之音原勝絲竹與槌鑿夫不同

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爲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赬顏玉理聘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姣姿炮羔煎鴻臛（呼各切）蠵（弋規切）臑熊衆口之所嗛文王嗜菖蒲之葅不易熊肝之味陽春白雪激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憺春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

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蘅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兵術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鬬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强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

不戢自焚兵尤爲火

羅列疑族

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以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援枹鼓也）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死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測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侯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明人謀者抱五德

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敵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弩上彀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擁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欒枝之譎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巧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强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强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永因地而行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

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者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

名將制勝總不出此

人逅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而不懼履冰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搶白刃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臨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致衆力先得衆心

閱武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彫不習則民怠彫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

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回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鏌鎁不爲巧者銳而爲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劍及加肩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習射不能用不調之

焦頭救火 見井拯溺 恐亦未能濟事

兮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斵不能運不利之斧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猨猻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逸是懼奚據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游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閒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爲國豫備也

貴速

成務雖均機速爲上決謀或同遲緩爲下何者才能

成功以速爲貴智能決謀以疾爲奇也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則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燃熛室則飛馳灌之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熛颺棟焚矣方繫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矣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貴貴族攻之起欲討讎而揷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而讎德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鼂錯之穴壖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彥曰力貴疾智貴卒此之謂也

有力有智 日卒日疾 行兵機

隨時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罔棄不蓺禾炎氣赫

曦靑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俗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叔贍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笄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泙屠龍無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俠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

賓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入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為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并忘利得者決不可以處害矣

利害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為害害之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

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痤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小害至巨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菖蒲去蚤虱而來蚰蜒礬石止齒齲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弭必生後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夫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填胸而不敢鈘蠆尾螫跗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鈹斫之患甚疾螫也酖酒盈巵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鑪盜者不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虓虎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下暇

喻近進占

拾懸殺向心路有西施雖姪如髴腸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有貨美錦於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鶪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罪周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由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

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之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史占之

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爲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誠其身妖見不爲戚逾修德以爲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類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羣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鍾鳴于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動必類自然之數也是以飛行者陽之羣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日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騏驎鬭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絃絕新穀登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陰水類感之也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鵶曰鳴其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

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雞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爲兌金金爲兵精馬者離畜火爲武神干戈且興介騏將動鼉鳴于野蛟應于淵螣虵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目搖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正賞

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

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眞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平平正而俱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形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雖以其眞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眞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遥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

乾秀中底的江挺刀妙旨編之矣昔相湘惠不待知其非也

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劣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祟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糅真僞難分摸法以慶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厘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爲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僞易辨矣信心

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臛蚺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蚺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蚺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各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苟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曜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盃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而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箸視岫虎如犬而求箸者不上樹求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者不亦反

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裼裘而謗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矣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其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爲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前聞明鑒出于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可謂千載一遇也

激通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

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驟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巳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柟鬱燧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痾以銜明月之珠鳥飛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

不佩六國之印主父無親友之蔑必不竊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厠中之辱不懐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爲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越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鼯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貴以難而昇所以爲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爲世用也

言苑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玉屑盈庫不可琢爲珪璋糾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縠雖多亦奚以爲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蒼梧讓兄信讓悖也弦高矯命大禹昌言誕伐順也謂牧圉以桀紂艴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爲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爲輕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而知孀婦思閑林風響而見舟人歡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慽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夫善交者不

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俱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慽怨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慽榮凋有命困遇有期故春蘂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冰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簪珥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歸於枯朽山抱玉則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虎佩文則剥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

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䌸孰知不智爲智不神爲神乎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斤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斤也畫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紫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于心而見于色情發于中而形於聲故強歡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

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不見故雷震必塞耳掣電必掩目爲仁則不利爲利則不仁故販棗者欲歲之饑賣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跖之徒賢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饑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屈到嗜芰（菱芡也）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膽曾晳嗜棗膽苦棗酸二子甘之與衆異也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抱朴子

知此好學　困由[illegible]

抱朴子自叙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洪生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

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不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騃而埜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

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禀性尫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蓽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宗蓬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闇至之密

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乖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為傲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之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强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

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

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齎酒餚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服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强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刼孤弱之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

語意連綣有情趣

焉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
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
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讐洪益以爲戒遂不復
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評皆以付邦族不爲
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盜
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
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
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
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
價而有月旦之評魏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

波亡死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
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
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
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
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
作亂六州之地村鎮業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
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棄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
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
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
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

可析家法不妨自敘

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摭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
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
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
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
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
捷幕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
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
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
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
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

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
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
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
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
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
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
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
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
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
足爲也乃歎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

只山林中無道也乃是術法悟訓

此段凡有志之士宜書一通座右

入山林者誠欲以達遠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系梓適當居以尋方平梁公之執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甩手搏不及兒童之摹太脅鬭鷄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蒱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

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鬭訟之變聖人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功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曉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抱朴子

嘉遁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瑯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遺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況塵世如抱朴之肆

籍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

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齒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感則偶象嚬顣而滂沲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頹淪崃卑則淵池嵯峩庇清則倚晦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

故藏器者珍於變通瞻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嘯虎韜牙於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騏騄跣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黜則子貢與瘖者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

無用之用

何河龍之睡而援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恃漏

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鴆酒以止渴也

淨在知足

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不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詭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徵鑒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躡雷同伐獨是以彈衆非然

短才之論是故了前

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

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

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任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脩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蹤屣美於赤舄縕袍麗於袞服拱把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庇巖當爲華崖積篇章爲敖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

逸民

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螣蛇之嗤應龍也

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庭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皇皇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

蓋車之固多矣豈乎麟鳳

雖爲上雜爲下政雖爲佾

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淸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

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修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鼉爲甕聾之音推黃鉞以適釤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循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

濯裘布被拔葵去織豘不掩豆萊肴糲食又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穠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縕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喩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鐘鼎哉

勗學

人理之賾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琨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載籍門師亦僃也尚有神而明之）

昝仲由冠雞帶豚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挍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

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詎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璽實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衆孔子之博物）夫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諭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鶏鵠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適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

崇教

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黄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繁蔚飾朱翠於楹梲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醽醁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

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瞶哉

君道

凝若閬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侍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

虎眄以警密麟跱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閭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發敬授之

可爲君鑒

失時聆管絃之安矣則戚遊樂之有過聽藻麗之采
綮則慮賦歛之慘烈遵放勛之儼裘准衛文之大帛
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
房之速禍請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妲之
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
則逆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冤鑒操形之杜伯
惟人立之呼豕㵾適則戒晋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
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議弛䍐而悅遠偏
愛則慮袖蜂之詭巧飛鸞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
作成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

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樂盈除蒸子
之諂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觀奇羸以節無
厭防人兓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
外除惡犬以過酒酤之思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
怒鼃以勸勇避螳蜋以厲武聆虐會之讜言容保申
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
以讒司厚之箴折莞渚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
妖變之迷遏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
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
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雹喜不踰憲以厚

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捐善於所憎而有勞
者不遺傾下問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
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
功使夫曹翙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
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勲斷縛之左車吐止戈
之高策則僞梟化爲鸑鷟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
斤鹵夜光起乎泥滓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而逡巡
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
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虓闞外御政得於上
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宜力於攸

蒞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調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
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
道之損益

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呂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
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飈駭雲梯乘於百雉
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薦禁兵外潰而乃
發悲以思遯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
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筴而
莫聞猶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而造船
於長洲矣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罻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縶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

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彊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弃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弃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弃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

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

用刑

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亂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

下力蕞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漢
或流之于𣂏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
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内白起王翦之倫攻取
於外挾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西鄰吡嚌群雄拓地
擴戎龍蘷虎視賞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
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
餘鐘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
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
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
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讐趙高入而屯豺狼之

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
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邪也巧人以自成
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愚僞
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絕網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
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
用之與不能用夫瘢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
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
其長世之福也

審舉

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
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
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
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
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
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
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
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

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
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

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
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
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覩不害之文而見其
精霸王之道也

千牘論貢舉亦此意

交際

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
坐睡纖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
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
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
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

使人坐睡者必非奇士

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有北彼雖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銷何其逵邈之不肖也哉

予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説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竇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

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逵不足貴此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笮也彼

尚不能自止其顛蹷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遁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人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隔

亦自有數

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値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

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强乎

明鏡擧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櫽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

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

備闕

驥騄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躡雲霧以凌虛鴻鶴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鷂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

擢才

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抑角而見遐況乃潛於阜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界而司馬刖之韓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

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殞憤而碎首也夫結綠玄黎非闕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虹之綵非靈素不能徹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體以見棄於侏儒嚁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濡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廢徑而剸節於流俗

守本我貴[illegible]

任命

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殊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臨者執束於洋涅達妙者逍遥於

玄清灝溔納行潦而乃噎渤海吞百川而不盈鯆鮪歸悅於泥滓赤螭淩厲乎高宾爵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强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雷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兒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湏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而修鳴騏騄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効負爼之干榮哉

引楚國人名猗之語

若席上之珍不積瓌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售多失銖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

所以體道合眞凝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脇肩以苟合樂饑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眞

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碣爵蔬而不悒悒也黄髮終否而不恨恨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斂垂天之羽爲孫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厮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踏鴟而枉尺以直尋哉

聖人必自有處

邀世之操耿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捐玄黎於洿滓非夜光之不貞也由莫識焉投形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瓌瑋俟剸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湏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兔待

高出蒼天

子豫而颷騰俊民值知巳而宜力若夫美玉不出重
岫良弓不繫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優爵勢則
孰知其能摅符彩之耀曄頻雲翕於千仞騁逸迹以
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

清鑒

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
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覩岸不枯則覺明珠
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鯨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
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
量而不測之數巳定矣鴻鵠之鼻騄驥之足雖未飛

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劒徐氏七首雖未奮擊其立
斷無疑也駮子有吞牛之容鷙鷇有凌鷙之貌卉茂
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
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
著乎鬪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
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勾踐蜂目而鳥喙
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
文王之接呂尚乘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
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巳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
故入穎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
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魏德
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
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甄精鈍於符表詳舒急
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立
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閫校終始於信效善
否之驗不其易乎

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為工叔向之
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
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
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

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

行品

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
動靜毋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
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
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
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
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
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
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

酗狀可作酒箴

不攺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郵急難而忘勞以寡人爲已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巧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

酒誡

或奔車走馬赴阬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螘封或登危蹋頹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座

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

酒禍恭說

疾謬

凡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爵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卮犨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汙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

可謂列女傳然此時如係之惡至此耶

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紞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承星舉火不已于行侍從婢使曄曄盈路鏘雜褻謔可憎可惡游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

禁睞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綱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篲箒遏以撮壤哉

漢末逞開竹林之端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誾誾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

惜乎豈不哀哉

凡彼輕海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所謂傲狠明德即聾從昧貝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悸自失喑嗚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赬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强張大談曰雜碎故事盖是窮巷諸生

（何清如此學問難也）

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

譏惑

盖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人之弃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鋭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强秦殽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弃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

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絶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舃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

（以弔家之貴哭為哭豈之高下必此人也）

刺驕

夫非漢濵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蜯非泣血之

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遊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

昔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戚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闘於自量之類也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

（故非與進生同行笑不違群從扒）

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輕清之資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多窮賤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皆速達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身脩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巳受商臣

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

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遐債而廢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殆壞者矣或有好與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奔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碁樗蒱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豈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馳迹於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躍景於天衢哉

接疏

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超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

抑而可忽乎則婁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黶哉

鈞世

思淺露見　抱朴自評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

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

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喽喽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劒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譬如

東甌之木長淵之林梓橡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有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

尚博

五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難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弃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

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鍼灸者術雖殊而救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放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

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衮藻
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
蓋刻削者比有而班狄揑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
夔襄專知音之難旄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
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
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
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文有氣

世俗率貴古昔而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
及造父之所御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

所泣雖有擬斷之釼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雖有
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雖有超群之人
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蚩
薄於比肩也

埋沒人多

漢過

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
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
故列于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
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嗎唐
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
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
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弃之患養豺狼
而殲騶虞殖枳棘而翦椒桂

好丈夫

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謟笑以取悅不曲言以
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群風雖
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
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昧騃徒若

便醜

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
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儁括囊而佯愚疏

賤者奮飛以擇木縶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
其秘策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得志邪
流溢而不可遏僞塗闢而不可杜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因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烟起於蕭牆而飈焚偏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廢寇湯池壞於一葦勁鋭望
壓而氷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扆闥左袵掠
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
兎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

燋淪於淵火亥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
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

熱閙如此勝觀奈[illegible]帝宮室

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
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尸吐冰霜
行已則守濁泥渣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
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
則群烏爰止叱咤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
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
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

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
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賓不沐嘉旨之
待儀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
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
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苞苧之薄其自奉也
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
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
而竊儒官之祿不閉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
不狂簡而受駮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
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

要坐著作之地還只[illegible]作[illegible]

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
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
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
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
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
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轉煕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
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鵲
之効構雞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

守塉

夫欲濟閭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

南溟泛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
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
之味不能甘其口鵾鵬奮赤霄以高翔鶺鴒傲蓬林
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蟪
蛄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鰷鮒泛濫以暴鱗
鼃虬忽忽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飡
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
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
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於爲利者孟叟之非人
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

便母福

學體瘁而神豫亦何問於居約且又處埒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强可弱雖存可亡焉非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

安貧

且夫尚交之鼓力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衡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侯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訓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戢

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鐘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冉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財之織情夫藏多者亡厚奸濂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衔璽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欲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管也

辭飽少本 肥在腎資一班

博除

盈車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衍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瑣穀理枅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但不宜擦亂耳亦自有用

閬風玄圃不脩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靚於瑣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並任則騄駬與駑駘不異

所兢者細則利同而讃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妒生

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艶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精鈍殊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噲隸悒懊以疾其趨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禼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

險節太差

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
則傾蓋而若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艅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沈溺於波
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
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
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
則速自焚之禍焉

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
偶俗猶剸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
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龍麟雜厠於芻豢
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下隨
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物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
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士扣角

萬麋傾角猛虎為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為之握爪

公旦子產救有以業遒

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無以塞

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飈迅非徒
驊騮騄駬立斷未獨沉闇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
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捲栝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景無逆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
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萃必不能稱輝藻於冰霜

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輝斧之蟲雖跧形而不威
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騖蠶無耳而善聞
蚓無口而揚聲故皐繇喑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
與離朱齊明

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
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屬鼻不
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
逝

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
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目識勝負
不能徵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然將旦可為也可為求備者一吉

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
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
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螘知潛泉
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
猶釤禾以討螟蟲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中蚤虱徹

含以逐雀鼠

銳鋒産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水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淺乎龍陽宋朝巧配周孔

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稿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嬿嫮董鄧猶錦

繡之裹塵埃也

泣血之寶仰礛磻以摘景沉闕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騏驥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廣譬

胡笑長足

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赴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撙其節以同塵於監俗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算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䖋虎也

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萃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不極是以晋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合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洽

此正秦皇漢武之弊處

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冗散而棄之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懸魚惑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狐假虎威

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鳴鷂不敢啄鼠仕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神農不久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先憂爲後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循本

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溢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畢猶狂萃于霸以塞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帷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隧矣

同門生詰生之反而余猶謂之書多贋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裹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

晉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與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疚存身而已

正郭

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詘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歙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

林宗清交亂敗可不棋嘅終為修士箴

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窮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

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彌禰

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虎趣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荀彧猶强

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聲頓悽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稱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匠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華公嘗切齒欲殺之然而無復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惱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怖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撾鼙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吏劇無所顧忌尋覩走投荆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投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兵共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推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惱之也索紙筆使吏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士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小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恐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

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黄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黄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覧尚記之即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

雜言行輕人客顧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喬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嘷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

矣猶必死之病俞跗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荊楚間終將極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槗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詰鮑

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

此有司乃閭民之害

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

司非常盜虐民之禍

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大戰由乎分蝍虵之不鈞吳楚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刖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援屠刀而排金門或坂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達譽人辭狐薦怨家方冊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椎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尼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自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敎九眞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學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

貞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无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孫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淹貞觀二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杜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寔无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

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賢傳今亦亡存故王氏諸孫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況文中子非揚荀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

注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揖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伯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舁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

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揲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

象非中也上不蕩于虛無下不局于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徵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俟後賢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二十九

文中子中説

喟然太息王道難行一書精神領句

家學

多一番了以此知也父述宗之渾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文中子中説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元經春秋異名也史論謂歷代史臣于紀傳後贊論之類）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

書詩春秋皆出于史確見

慨然不淺

天可法

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疾爲）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

秦晉孔子已絕書

賞罰無三百載陳同甫深稱此語抱慨

常各得其所（謂經籍）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

聖人豈有窮時

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莫之知也（後世不知代行褒周之法罰東周始王謙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大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稱美大過）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

歎夷狄以繁中國世運之也

不及字深于及仲淹自以三子論耳

（福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若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義同類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

門人亦會做

益遠

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傳厲王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門人皆霑襟焉(哀隨將之)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勉强之意)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書有桓榮之命稽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彊爲太子彊讓其弟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與有北齊書王劭有北齊志師取其要爲錄)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

論厚極矣

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虛作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大門人見)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傳晞子之男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也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其事出於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帝須得遠方功貢乃可封禪設祠詠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廵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于數無驗而廻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危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

具服皆心

堯舜如是則亦一百載禮樂矣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

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五嶽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爲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

疑孔子象歟

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務生口即遣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

要看將勢何如

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

體羊陸詩耶

閑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

其臣亦當不至于從之

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

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見

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撰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之道也

孔明不長于兵法亦然者亦需策道多端贊亮與毅志有王道是亦娛于默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然不知聖人不語之旨

天地篇

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威也和而博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弟也收也曠而肅薛收瓊也明而毅賈瓊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來學於子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嘗爲僕射威爲內史令淹爲御史大夫玄齡爲司空徵爲太師大雅叔達皆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

比常於顏足自孔也多矣

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

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爲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瑒劉公幹宋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塤土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塤銳上平底六竅篪横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

收論詩是

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侍郎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

智不違仁何名爲智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强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

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爲符堅相議政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恬然溫矣先黜尸素然後舉賢斷矣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强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爲尚書掌機密長於筭術申韓之學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宜勑而口不能言特稱其質重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

常也太僕

歸與曰自 何其不似

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濶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卮焉遂歸）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

機足

兩漢自兩 漢

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鈎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舀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徒者是也）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驪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

自此宣尼 而比董常 子顏子此 亦奕也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思則或妙（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

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

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

說防好奇 作病痛

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敍事初王沈撰魏書韋濯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畧有其大義）謂范寧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寧字武子爲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班彪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

是非而散亦無是非矣故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源聖人教化之志）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不但爭衆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法易）

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

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

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萇注鄭玄箋）

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于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聖號小戴）

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

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爲儒學魯人宗之于是有齊魯詩）

問亦妙

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

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

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

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

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

苦其言艱（楊雄作太玄經及蒼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楊雄之好學大抵好奇多艱若）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

其人曰振奇非常門思苦言艱知己哉所世爲子雲哉但張衡非其倫耳

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我未見見謗而喜聞

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

見謗二句亦有之

好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詔帝自爲之可與興文化矣）

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達方（伎術非事親不暇爲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芮城令爲芮城陝州縣名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曆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

事君篇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林汾）

頂捷語頭

汾水之曲（水名管岑）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

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

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

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

寔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

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賓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

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惰寀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口不敢）非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

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

孰不常不遂

歎附

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

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

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選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皆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昔欲常止而心猶有爲故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于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

（感王通政重牧守）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揔管隋主宴突厥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誅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皆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子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皆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

（與劉彥和論文不同）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爲永嘉太守多游山不聽民訟召爲侍中稱疾不斬）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冶之詞梁朝士人宗之盐務妍侈）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淹字文通爲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

言急）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又疑是于筠字元禮爲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璋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妃誄使竟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于屬綴後坐罪誅）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爲之好裁稱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爲學士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緘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蕃溪詞類舅）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爲齊新安王記室麗詞敏捷）江揔詭人也其文虛（揔字揔持與陳後主爲長夜之飲相和爲詩不持政事）皆古之不利人也

（其人銳其文亦銳）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延之字延年宋時爲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爲尚書令好禮樂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爲太守凡饋遺與說或只俸米散荒民當時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　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月

亦近理

續經必立
自己設所

辭（背前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尚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
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嗜逆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罪兄耳）子曰君子哉
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
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
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
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
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
安乎（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及其變也
（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
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
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苛
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苛一時急切則政酷民怨）
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
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
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猶本國諸侯）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不敢怨）

二人大好

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皆去）吾
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二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
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了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
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
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劇中爲御史大夫有才辨官終僕射）
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
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

是是

不敢論易
妙

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于義
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
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
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欲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贊易
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沿革而已不敢辨）
（典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
有不可（各有與義不可槩窺）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
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績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
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慮其行也方
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

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綉不入于
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古風
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
人善子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
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從大夫也
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
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
之表至心爲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
不如歸之隱
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

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 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敎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
漢是功臣多得人又何也
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
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
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 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 内
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
亂不作 達道制禮作樂也謂終復子明辟也 公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
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
發宋作我肯爲道
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

無德易以衰 日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 無功作五斗先
生傳 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 子曰汝
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責其敗人倫之法

周公篇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亹亹焉若寒暑
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嵇康阮
籍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故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 不談名理不窮其
亦作好
變或失于介或失于放 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
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

也 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攜酒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 子曰古之
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 一身可忘天下不也
忘先未忘能閒閒二字得其神
可兼忘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靈亦放而已非中道 陳守謂
薛生曰吾行令于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
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
過矣退而靜居 思行其道 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德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
也 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還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
下乎 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動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 謂昭德之舞閑而

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
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
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
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
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
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于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
教故曰存乎有人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
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鄶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
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
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倘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
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
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故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
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
豳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

不倫

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
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
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日逆上亂下抗非逆也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
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斷路大行天下謂之五帝故苻秦王猛
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
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

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
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
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
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
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
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
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
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

必竟此時
佛教未至

何須說解

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此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并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

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典學校然好自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遍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

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稱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萌通志形哀痛之詞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

牧時獨非
明道乎

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餘事蹟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游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嘗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

子曰誠哉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彧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彧飲藥而死彧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樂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彧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邵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常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變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不過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

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誠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魏篇云也）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于髦而遣之（于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未賢不在虛飾）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房玄齡不能與禮樂其量力耶抑太宗根本亦薄作事不出乎至誠耶）

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鄘風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

（妙言）

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亦是消釋免禍之言也雖然何不免鄭侮容須並）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墨子）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諂不義則爾身可立）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若賢則隋不亂）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

（今人自稱知易意盡言之皆此）

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

（人難）

心迹之判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

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與耳使周孔當舜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而有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說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

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爲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界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

出世之學

乎。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子曰廣仁益

志言尤當

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議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爲趙王倫所簒懷帝蒙塵乎平陽爲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此七制之主可以垂法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關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眞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皆禁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

廢三教與[illegible]一三教皆無識之人

可富貴之難也　又有好仁政好名利者

以史傳記註爲異論亦是

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

而好名利者也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亾獨臣尚能稟命耳）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邱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懋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亾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爲德）

（蓋遠）子在蕭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兕爰之卒章（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佚能者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子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之言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

答化及詞婉而正

行字未足共超

（必爲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相歸濟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子曰輔矣（愔以斬章國令爲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弑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蔺）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闕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

之。可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建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甲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元中元後元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片歲殤帝不帆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爲于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于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纂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承熙之矣。而帝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所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言賈詡以戒亂臣賊子好術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于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

答高祖問謝孝幹目

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者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採詩樂爲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于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禮樂篇

所孔子論以而發之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諸。（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也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世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諸王姓出殊）

之後封于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妾姆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婚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謝安子曰儁矣謝安字安石爲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眞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流涕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爲晉將軍破李勢平苻健有功爲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爲慕容垂所敗歸而猶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

姚義釋此語眞

此禮何嘗廢廢者或廢文也

后亦然

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修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訐其知命者之所爲乎役乎逆上吾不與也役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崇賢良雄才大略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皋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于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

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辨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非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鮐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

愚明工作澤不食謝代

此亦假託釣者如此

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文中子曰冏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安康公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周東遷邦禮衰韓宣子適晉曰周禮在晉矣此諸侯修於國也晉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修于家也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于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于是南北二史夷虜相併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王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

慶古不知評今

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

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爲諫議不就耕于富春山釣于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于壺山此蓋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朔歌曰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人隱名隱地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

續詩有大化小化爾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鄰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事楚公

為杜門引見地　為杜門者頂門一針

因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畋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人杜門却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辭號無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

泥常非可

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于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盡益友矣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訴罵焉

叔季札學李札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不反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二其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二亦由先王盛德使然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辨季孔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不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

其所不敢忘者已屬偏識

忘乎續書自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謹之盛心哉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當時曹公託名漢臣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帝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

自家議論亦不正當

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

楚劉宥叙惟案

者懷之也（雖定夫尚逆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王孝文方得紀帝之得其宜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蓋大而帝）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孔宋順帝升明二年齊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齊魏並魏孝文時也亂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有國政亂衆爲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爲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至順九年帝帝正月）晉齊梁陳亡 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瑯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無人也（貴新與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頼王導爲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衰至孝武朝頼謝安爲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與焉是無多賢人使然）

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書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遷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虜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擒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

發問已深大言頗做

（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至公及史以其未立而必奪之也）子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定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典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杕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長憂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自爲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誥詔冊則幾乎典誥矣

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敢爾也）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

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未亦何異之子振頹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

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于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墮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

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道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咸以此爾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閒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德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昔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其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問賈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以待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廢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人國後明帝立甚强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王言皆

善終有惠君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祿產之擅權莫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衷太子遹未加師訓而立卒隳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爲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略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子曰孰謂齊文宣瞢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瞢於爲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瞢楊愔字遵彥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干虬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

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宗后及少王而袁帝忌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
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寄皆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晦其心寄矣）
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
爾有矣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
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孑然如無衣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
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捨周禮
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
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于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
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朔蕃天命歸中國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
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
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
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
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
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
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
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
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興）收曰何
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玄齡奉太平又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文成爾）

子曰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
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謂見隋祖一接而陳十
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
然爾（然哉然哉）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收隋弊非經策）
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
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
遊縉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
對不問則述竊比我于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
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

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子
曰元經之專斷蓋蘊于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于昔祚則元經斷之于江南天命有歸于中國則元經斷之于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
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
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
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
空谷子讀説死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
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爲龍門隋爲絳州今河中有縣）夏瓚程元後

關吏識人

（從行在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頯如
也垂而不亢目燦如也徹而不瞬口敦如也闊而不

張鳳頭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
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
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
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
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
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
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
餘文中子曰吾聞禮于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
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于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
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

恨獨賞家約何耳以人第二同會歸甚真可厭

願見僞靜詐儉者（矯時竊靜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
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譽）子聞之曰强哉矯也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
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
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
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
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
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
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

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于水水趨下而得志于火故君
子不欲多上人子讀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
（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叔恬曰凝于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
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
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
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
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

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焉首其人言明柔克沉潛剛克皆罰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歸之中道也今凝邪正直而無據于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書達然赤其在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

因人而稱天有情于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于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　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恠薛亦鮮理命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于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稜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旹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遇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識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容一訐包不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婦示罰衆惡之禍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讀書若志臣事至晉太康

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于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

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波文武治而
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
與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
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 若古經籍不能復古何爲虛設
耶 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
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子曰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或問陶元亮 潛字元亮 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
焉五柳先生傳則幾于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九　選子

餘怨 若舜不怨而恭是也 志大樂者必有餘樂 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 天
也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
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窮理盡性
則能行變化通鬼神 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
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
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
禮接焉近則求諸巳也巳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
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
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
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
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
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尚祀觀
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
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
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
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
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
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

夫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 晉惠帝 烏乎索化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九　選子

列之以政則蓄君化之矣 續詩有政化 元經何以不興乎
詩亡則春秋作 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
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
修之 若桓文 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 若子產叔向 大夫失道
則士修之 若孔孟 士失道則庶人修之 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 修
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巳得
時則行失時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
者謂之繼時 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道時一也 詩不云乎縱我不
往子寧不嗣音 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 如之何以不行而廢
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乃如曾井止身而已 繼

時之道當遠大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大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問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仁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焉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于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如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邇說殄行至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較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

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帝亢不知故及禍）子曰吾于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晉帝制尚不及黃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于太熙者蓋惠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亡不振明居改斷煬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于好進禍莫大于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南朝學古）古之道也（北局制）薛收問政于仲長子光子光曰乘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爲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衰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典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

何宗不用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

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蓘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經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陳平統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愼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收仁壽）陛下眞帝也無跡僞亂（南北朝僞亂相經）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自篇名）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

鹿門子序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唐咸通中爲太常博士遭亂歸吳中黃巢寇浙江刼己從軍至京師以爲僞翰林學士令日休作讖云欲讖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譏之也遂及禍日休以詩名于代大司諫清河公來牧于吳日休爲郡從事與進士陸龜蒙爲友唱和若干卷茲隱書五篇其偶寄之文非其至者也肰欲隱而卒不免其身命也夫

玄眞子序

玄眞子書唐張志和所作也志和字子同婺州人父游朝通莊列書爲象罔白馬諸篇以佐其說志和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亡不復仕居江

湖自稱烟波釣徒著是書凡三卷其言汪洋恣肆逼似莊列亦奇士也李德裕嘗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無能子序

無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黄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褎四方猶兵無能子寓于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褊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臥不寐臥則

筆札一二帋興則懷之而不余示余蓋具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天隱子序

司馬承禎譔

長生之要巳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

齊丘子序

明　宋濂　譔

齊丘子一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張文潛題其後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者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魍鬼昧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可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

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而知此何爲不得其然哉其文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矣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

陽燧　爪髮
神道　神交
大含
術化
雲龍　猛虎
狐狸　轉舟
心變　珠玉
蝌蚪　胡夫
陰陽　磵松
琥珀

德化
五常　飛蛾
異心　弓矢
黄雀　籠猿
太醫　恩賞
仁化
海魚　神弓
救物　書道
螻蟻　歌舞
躑躅

食化
七奪　巫像
絲綸　奢僭
戰欲　膠竿
庚辛　興亡
王者
儉化
食象　民情
君民　乳童
化柄　三皇
天牧　雕籠
禮要　清静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鹿門子

隱書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旅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褒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

哭天裂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褻泥竊室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虵豕氏爲浮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識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蓺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

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吏不與姦罔期而姦罔自至賢豎不與不仁期而不

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巳賢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賢豎難哉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希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水吾知夫不敎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羋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幸君之急而見懲乳巳之讐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

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荊棘

鴟鴞不常見君子慕焉鸒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鴟鴞而巳矣

自尊其巳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

愛雖至而不媟讐巳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止中而識巳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畀猶遠乎斋以道而遇謗尚愈乎進兮箕之冢生子而捨乎兮其陶瓬之家生子而捨乎陶瓬

說衛霍不平○桑孔衛霍帝所必用笑不平也不笑不足以爲道

噫吾之道猶方其陶旋乎
自洪至今民非牛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
青霍去病乎從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
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字包八大

玄眞子

鸑鷟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飀然曰颼颼乎之飀飀
乎而颼颼乎之颸颸乎而扇鴻濛而么颼吠嘐波猝
猝而悲咤颯颯掀石拔木感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遊
滸涸熠之翁蓬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𩄚靆黯
嶫之崔嵬乎者翳海呑山遏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者雷之聲塡然曰謀轟轟乎轢轢忽砰砰乎
虢虢礮輪奔乎敲乎些欻電熛烈鉠砉霆驚崩歷乎

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唬怒彼硠硠者莫吾
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之濤奔然曰浩
乎汗乎之瀇滉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
頒鰓臭翼之聲邪乎且翻譎溢鯨崩壺倒瀉其孰能
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熛烈然曰烘乎炊乎之煥爛
乎焉翕乎煜乎之熇炫乎焉兆疾灼爍烜爀熇熿潤
澤燋山燬日熏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
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乎之熒熒乎歟杲杲
曈曨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鑠石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崙乎之坱圠磅礴之

心又包空虛空有此故

又補一筆

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墝磽确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無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窈然曰乾乎圓乎之懸乎只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蓋地裒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敫然曰豁乎泬乎之曠宕乎哉虛乎無乎之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讓宜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孰有大乎吾聞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謂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

其濤地伏其震火滅其熛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存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覩之各慙而還遂相讓為無為之色相與戍無為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欽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為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愍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愍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覩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乎

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無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喧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意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服也彙體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埽也苗蛔者根蟬也睛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埽之蟲游乎葉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哂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也子險阻審乎取捨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攎

迹之逍遙也負埽哂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自鼠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哂乎負埽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蓁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痤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春受風自於外而屢長無霸

厖龐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苛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瞀然之逍遙也根蟫曰吾禀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尸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告闚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曰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親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子方也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

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鵜鶘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耕防風橐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鶘之飛於是乎發以射焉一發而中鶘之吒怒聲越雷霆俄而濺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頗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谿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橐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鶘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青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鶘毛之船防風橐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巳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

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卻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議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莘驚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子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徵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見天地之剏遂覩濤漢之有且若之徒

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柰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訏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眞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所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乎螢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

非以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徵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吾且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聳而疣見託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徵僞之興也于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泝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雨色天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內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騈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慙故友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眞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眞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睽修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眞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

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于炎凉若以炎凉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巽旁視仰覩人目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西不爍者諒表聚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懐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

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凝矣於是二君聞之銛舌而退逵玄夫子曰聯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羿闕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今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迹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

揖玄真子既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志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儵然怲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毎以圖鬼為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為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頗吾之槪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

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

荷水為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為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蜺之狀而不可正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學莊

亦光進人不死大盜不止餘喙

無能子

聖過

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以激其爭彊爲仁義禮樂以傾其眞彊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

夫所謂本者無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

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

質妄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爾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旄鈇鉞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旄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耶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輿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嚴陵說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纓侯丹雘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汩沒無聞校其升沈榮辱哉可爲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聰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

此一二公最難勸得服

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猶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撑土木以廣宮室集緡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皆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誘

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耶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峩冠鳴玉驅前殿後坐大廈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椒蘭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艧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帬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藜藿一也況吾泊乎太虛阻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揩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耶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恥反以我漁爲恥耶光武慙於是不敢臣陵焉

鴆說

鴆與蛇相遇鴆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鴆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噬人也吾怨汝之噬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嫉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後其身也後

身而耳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肝雖於草莽之間何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耶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紀見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客為無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栟也既忘枯栟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無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況上德乎

天隱子

神仙

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

人知之鮮能行之

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

漸門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

八字養生法

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休糧服炁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炁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矣

功近易行是養生之始也

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裀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元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開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暗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夭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

齋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心則不能解）安處謂之閑解（言無閑心則不能解）

存想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則不能解）坐忘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則不能解）

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

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本一性而言謂之眞如法華楞伽涅槃皆一性入於眞如歸於無爲圓覺經云佛身有爲至於無爲佛化身不聖諸數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眞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眞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

皆已有道得道爲一者矣

齊丘子

道化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跰部田切趾可以割唇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僞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魍魎魑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死苟無其死何所不可

失處有句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扮巾爲兎藥石爲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日月爲明相表成緣從二光者并妙光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劒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

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與無所爲躋危哉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觀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諂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濟三五

我亦謂形氣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鬭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在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子嘗云反爲物稱所弄切化皆然

陽燧

眞良平評子

骨肉為痛害種種行之游形之言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殊
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
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
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眞可以長存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
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
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
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
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
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
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
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
返明能知眞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牡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喚氣交也蓋由
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
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眞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

其惟道德乎

接兆民

大舍

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嚓之言必有所聞唯大
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
故道德仁義之所為

術化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
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
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虺者必役五星之精苟

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
以會山陵可以扳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
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
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
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
也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

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帥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日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爲虛空妙納

心變

六尺之軀可以爲龍蛇可以爲金石可以爲草木

珠玉

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瀕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此寶臨化不納

蠮螉

夫蠮螉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眞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上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髽（胙禾切）足蠻夫而羌婦其子拗鼻而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狀斯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蠐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斆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

磵松

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爲多少之故也

靈旗神芝語俗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憊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一作鳳）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

德化

八牙物巳有二乎

五常

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巳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異心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鬬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作弓矢者愚銷兵刃者又愚謂樂其得之莫奈何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僣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一作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高足闊步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雝雝彼視瞿瞿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怒欺不我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太醫

太醫之道脈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者

行必醫小

爲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爲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爲小人凶之道也

恩賞

引得人盡行不休耳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郎爲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爲也

仁化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扃鐍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清淨柔弱之治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不然則呼不至天矣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不報眞報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

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眞的師誡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

（君之待士也）

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藏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炎涼

鄭躅

鄭躅之巡烏喙之脯良若（為恨）之膏冶葛之乳初啖之若荼再啖之若黍復啖之若羌又啖之若脯小人由是知盟誓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

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食化

七奪

（卿士所奪更多）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獨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天命之教）

絲綸

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

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臨難之所以不懾）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饑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鑾玉豆食之飾也鼓鐘戛石食之游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慾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不矜更甚）

戰欲

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錫繡呰王不足爲富冠冕旌旗不足爲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況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論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長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搖盤發乎烏烏烏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畏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蚍豕可以友而搫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況役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爲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爲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瘠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饑謂之瘠比餓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

王者

獺食者母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母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綴之費盤餚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噬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於衆咎歸於王夫不自貴天下安敢貴不自富天下安敢富

儉化

食象

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陛民耻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葛蟲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見廠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君民

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紱佩服公卿之紱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

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閑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闈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

人牧

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雕籠

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棲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鐘鼓簫韶之作則戞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弓爲弧則民不知矣謂馬爲駟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清靜

有保一器畢生無璺音問破也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師清靜之道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一

賦　日　月　斗　星　風　雲
　　霖　雨　雪　霹靂　虹　空
　　明　光　春　秋　寒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天類

黃雲捧日賦　李程

雲者臣之狀讀之渟然欲與

正月初吉觀大明之東吐間瑞氣而曉出初混色於青山之上猶謂護霜漸凝華於黃道之中分明捧日與抱珥而偶方守人為匹原夫皇帝御紫宸垂至仁恩覃日域澤被雲津居其中得通理之體察其外想維城之親然後蔚亭亭之彩環杲杲之輪左之右之

擁榮光於碧漢或先或後數正色於青春懿乎日者君之德雲者臣之狀彼無私以臨下此竭誠而奉上故得配陽精而為煥符土德而標王以此圖國國乃豐盈以此示人人知揖讓既而呈彼瑞曒曜於天門似佐無為之化如承煦嫗之恩自東徂西異衆星之拱極陳力就列同萬品之尊元其瑞如之何以慶其至其色如之何非聖人不覩象伊臯之羽翼同周邵之夾輔麗焉成象非徒負舟之龍照也騰文盡若茸茸之土蕭索籠光徘徊效祥抱一輪而匪烏莫黑散九野而何草不黃是日也乾坤交泰霄漢熒煌以風動之謂奉中央之帝人皆仰也如披元吉之裳識我者寡遇我者衆思飄飄而有託日耿耿而遥送飛烟下接乍廻屏翳之姿喜氣上浮疑繞羲和之控信乎聖德所加禎祥不遐天道悅人謀嘉故得無心之雲出山川而變色有耀之瑞應圖牒而增華

日中烏賦 以輝光映出桂跡中住為韻　康僚

相彼烏矣超然莫同不振羽於域上自呈形於日中儀鳳宵慙信五色而都混高天巳及豈三年之能成懿此生成貫乎今昔東西必隨於運動昇降寧同乎赫奕俯黃人而更助金光映玉宇而偏疑烏跡既於

騰凌霄漢披拂雲霓那楚幕而堪處匪霜臺之足棲分明而不似籠中固非仙鶴髣髴而還加鏡裏豈是山雞曷九雛之莫對乃三足而長在黑羽雖同於不黔白頭詎得而終待始來何地誰見入於重輪爰止何年孰可聞於真宰徒訝其煒煒煌煌形標翼張縱橫弄色宛轉和光風起而遥疑飛動烟含而杳若潛藏足令人子聞寬因寄情於反哺日官頻測空懷望於殊祥嘉其靄爾無疋裒然斯出鳴琴安得寫其啼流火焉能變其質復不知見也何期隱也奚歸有咸池兮飲不飲有蟠桃兮依不依誰使梯航景象沐浴

甚得賦意　亦謂望中　排夰對

光輝炫晃乎清晝優游乎翠微靡願稍粮志士留之而莫得無猜彈射夸父驚之而不飛客有指寥廓之儀形訪前時之歌詠且彼素姿神異赤羽輝映不為陰隲之符蓋本陽精之命今仁風已扇孝理方盛烏之靈兮得不降休而瑞聖

野人獻日賦 以和悅日光情意君字為韻　　歐陽玭

昔宋有野人負日之暄兮獻君不知天下流光以所見為未見不信人間委照以所聞為未聞當其愛景稍融農民乍悅謂國內有無謂山前自別恐弱水之光遽失慮扶桑之影將瀎於是耒耜潛弃耘鋤暫輟指天路而貢誠適君內兮効節紅輪在上無欺皎爾之心赤羽相隨可驗昭然之說乃曰臣生於隴之畔長於隴之傍朝播其穀暮植其桑絲不得上體粟不得克腸以藿為食以蓑為裳體凍乎雪骨寒乎霜因取適於中野遂潛舒於太陽煦不厭暄不忘而恐率土之尊未識民間之樂一氓之賤敢私天外之光所以貢其所知陳其所睹願日之彩致於君之館願日之輝及於君之宇南畝而曾無寸澤猶稅於身東方而幸有餘明敢忘於三王乃閔其甚樸嘉其至誠一則警於驕逸一則念及黎氓安知萬室豪家更有追

歡之意六宮長夜仍多縱樂之情嗟夫人各有生生而有異爾豈不以種植為業逋租為事上或逼於狼政下或臨於虎吏汲汲為心營營為意遂使朝光不辨誰知來者之情暖景為祥恐奪生民之利乃知貴之逸者有之何稼穡而能知賤之至者不一則陽和而豈失彼見其夕入而因忘其曉出三尺之童子猶呀何於日而獻日

月賦　　謝莊

月三日而成魄是以體有三張也見禮記註

陳王初喪應劉 瑒楨 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沉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沉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朓警闕朏魄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

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凉夜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休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

八字妙絕足盡古今旅況

從風而流月淪

之無斁

初月賦

鄭遙

可詠初月

初生微月若無若有出城中兮纔廣於眉入堂上兮不盈於手若乃金壺稍滴銀漢將流暗鵲驚夜寒蛩送秋天清暈減露白光浮臨皓壁而添粉映珠簾而半鉤纖光潤海重明表埊的的蜚上娟娟未落銜破鏡而飛斜抱彎弓而勢卻蓂稀葉少桂短花新無篋笥之團扇有虛空之半輪悵徘徊以將失情鬱結而莫伸命後車之文雅恭進牘於詞人

初月賦

王泠然

觀乎皎皎新月含虛驚閼伺海蛤而齊生候階蓂而俱發既與物而盈偃亦隨時而興歇故其清光未滿斜輪半空依稀破鏡髣髴懸弓離畢墜雨繞暈生風散微華於粉壁集輕照於蘭叢爾其於狀也皎皎的的鏡丹霄而灼爍鮮鮮縣縣點清漢而連娟逢輕雲而暫蔽雜華星而共妍爲邊城之羈目監珠箔之嬌絃思閨女之披幌弄舟人於叩舷若乃斷山風入中天氣清雲微暮景霞開晚晴望顏陽之西落見微月之孤生出煙郊而漫漫映江浦之亭亭凝碧臺以光淨度青樓以色明雖予情之斯得停寒攬而不盈俄

而凉夜未幾低輪半傾墜斜光於森木落餘照以嚴城臨玉墀而不見望亭闕而杳冥餘亦何爲者感在空庭

秋月賦

歐陽詹 唐

何處不見何人不愁正爲得意人著眼

粤惟日行于巽風發於庚白露下降鴻雁來征野颯颯而未落天寥寥而氣清獨孤亭之不寐見凉月兮東生上迢迢之霄漢掩冽冽之恒星出江山之磅礴豁閶闔之崢嶸皎皎搖搖晶晶盈盈映階墀以歷歷對牕戶以亭亭雖他時之並照何斯夕之爲明異夫白雀翩翻不分其色寒泉灑落空聞其聲乃遥夜以

妙

虛燭實純風之至精。於是照曜必周，通冥洞幽。其色也潤林巒之卉物，其影也瑩江湖之亂流。益池亭之寂寂，增氣候之颸颸。起離家之遠恨，生去國之繁憂。何處而不見，何人而不愁。豈謂征客懷歸，徘徊于黃榆之塞；佳人怨別，蕭條於紅粉之樓。已矣哉！信知宇宙之中，光明爲至。非凄涼之獨感，亦清貞之可類。臨照者足以儆有德之君，潔白者宜將匹無瑕之士。傷哉不肖，彷徨嶺徼。時雨露兮未沾，自形影兮相吊。願窮經兮取老，恐用人兮尚少。幸君子兮如月，冀餘光兮一照。

大說道理

破鏡飛上天賦　李程

何新月之嬋娟，如破鏡之上天。微茫而桂樹猶短，髣髴而菱花不全。皓色減去，清光獨懸。謂是云非，開玉匣而長在；自無而有，揹金波而未圓。象則陵虛，名何責實。伊酷似其素影，若同分於麗質。莫測潛化，空驚過出。憐此夕以孤飛，念誰家而暗失。況夫微明海澨，遠掛關山。感重輪而易缺，思鑿帶而莫攀。姮娥掩色，嫎女分顏。意迢遞而難明，半生象外；豈別離之可贈，餘在人間。霽景澄寂，沈寥凝碧。匣迥輝而照胆，徒向晦而淪魄。洞房未掩，過臺上而不歸；斜漢欲低，入窗中而猶隔。亦何辨夫鎔於火化，隱彼陰靈。比孤光於珪白，諭片影之銅青。遥空絢練，遠色晶熒。爽氣共浮，豈彩霞之能掩；芳塵不到，非素手之所經。觀夫漸倚上玄，迫於下土。聽吳牛之罷喘，封孤鸞之欲舞。徵碎質以委地，有方輝而竟戶。裁生之後，從一氣以裁成；埋照之時，豈五金而能補。正當殘夜，偏稱高秋。含煒不隱，泛水如流。荷孕明於真宰，非稟質於人謀。似逊秦殿，聊上庾樓。疑熠熠以從華，類纖纖而若鉤。異彼粧奩，掩茲遊燭。方應候以戲珠，不鑒容以銷玉。坐惜雲曙，行愁漏促。暈猶未合，無陳方士之灰；點不可磨，空負先生之句。

可思

北斗賦 以成象在天維北有斗爲韻　崔損

偉垂象以昭回，惟帝居之曰斗。壯魁台以立極，建衡杓而爲首。齊七政而均序五行，臨四海而橫制九有。所以附乾樞，壓坤紐，攜龍枕參，左槍右棓。總列宿而環衛中宮，體羣臣而輔弼元后。範圍六合，紀綱四維。其道不昧，其照無私。若乃銅渾作式，未央取則。其變可考，其動可測。履端於始，當獻歲以指南；舉正於中，在陰方而王北。觀夫崢嶸纚聯，若掇若懸。氷散珠圓，乍似拔長劒而倚天。揭西柄以戒滿，拱北辰而處偏。

不作轉語故其聲天口

乘三台而幹運齊七曜而廻旋酌天地之心豈洒凝之可挹分寒暑之氣較鈞石而周慜躔次靡失歷數斯在晝其隱也不爭曜於太陽昏必見焉能藏輝於眞宰照萬國兮猶魚從綱宗百川兮比朝于海參差北斗闕于太清環帝座之焜耀薄河漢之縱横不應豈以中見毎居次而自明總五緯于天統行四時而歲成非止雄橋標於巴蜀壯都邑於咸京而已于是萬人攸仰萬物取象寔星之長

查客至斗牛賦　何類瑜

客有遠人寰家海沆聲銷迹卷兌塞巧絶浩然太素

之和氣勁然喬松之全節當鷙鳥以咸安就靈濤以怡悦喜仙查之千里毎秋風之八月知必至之不欺乃乘流以長發爾乃制芰俶裝舂菰裹粮以晝以夜若行若藏沉浮于渤澥之中央蕩摇乎聲軋之大方豈靈怪之歷討實險阻之備嘗獨出於有間之世轉入於亡何之鄉聽不聞其聲其類馮異之大樹又乃有所遇若伊尹之在空桑乘攸遠兮不知其行道濈瀰兮無遺其跡人與木兮俱浮天與海兮同碧次黄道之的的穿白楡之歷歷反不記其所從又焉知其所適飲牛於津者誰子弄杼於室者何人軋軋有聲繽綺縞兮如雪盈盈不語粲明眸兮若神忽睇眄以相顧雖婉奕而不親旣持石以贈子令致問於嚴遵當是時也星則知客犯爾位客不知星則吾身何碧空之無涯乃飃然而獨往非智力之所及寔風波而是仰昔未乘查也則在地而成形今之乘查也則在天而成象若不資巨浪之潛運安得排青冥而直上倬彼星漢自天而垂淡横河之清淺皎列宿以參差客無查徒勞勤而事何可濟查非客雖往來而世莫之知信其致人於霄漢者不必輕舟迅檝之力怠情於夷險者亦無波臣川后之欺吾旣異此事乃斯焉

而賦斯

老人星賦　楊烱

赫赫宗周皇天降休麗哉神聖皇天降命開綱布網發號施令河出圖兮五雲集天垂象兮三光映南極之庭老人之星煜煜燴燴煌煌熒熒秋分之旦見乎丙春分之夕入乎丁配神山之呼萬歲符水德之兆千齡晃若金粟粲若銀燭比秋草之一螢狀荆山之片玉渾渾熊熊懸紫貝於河宮瞱瞱暐暐曜明珠於漢水其光也如丹其大也如李稽元命之攸述按星經之所紀見則化乎主昌明則天下多士經始靈臺

壯

差峩崔嵬星則唐都講藝氣則王朔呈材晝觀雲物夜察晷回覩南郊之炳爓欣北極之康哉三公輔弼庶官文武獻仙壽兮祝堯奏昌言兮拜禹瞻太霄而踴躍伏前庭而俯僂萬人於是和歌百獸於焉率舞穆穆神皇受天之祥邈矣台州之北窅然汾水之陽貞明也者日月同光貞觀也者天地爲常有混成之獨立運元氣之茫茫若夫大虹流渚金天當宁大電繞樞軒轅受圖殷馗則黃星見楚雷煥則紫氣臨吳青方半月東井連珠辰極之齊七政泰階之平六符雖前皇之盛德又何以加於此乎至若甘露溢醴泉

出蓂莢生嘉禾實鳳皇丹彩騶虞白質南海無波東風入律比夫星穹之錫壽何足以談其萬一聖上猶復招列仙擇群賢日愼一日玄之又玄兵戈不起至德承天臣嫺作頌皇家萬年

天河賦

盧肇　唐

惟天有河是生水德凌浩渺之元氣掛崢嶸之遠色所以正辰極莫南北其淸莫挹濯星斗以滋上玄其惡可流蕩雲霓以臨下國赫赫融融自西自東沿大象而其源不竭橫終古而其運無窮磅礴九霄浸潤豈沾於土宇輕淸一氣波瀾寧動於天風匪蕩蕩而就下但耿耿而浮空處晝則潛蹤昏則見倏良夜之延矚故高明而自擅光連月窟何慙娟以懷珠影照天津豈愧靜而如練至若白榆風勁析木煙秋吹玉葉而將落泛金波而共流皎晶無際闊于自浮渡蟾魄之孤輪不聞濡軌漲鵲橋之遠岸詎見操舟莫議高深孰能揭厲演漾必滋於若水氛氳更襲於丹桂映蒼天而漸出想積石於河源拂遠樹以將低誤一篙於天際遥思濯手遠憶乘槎流合璧之輝幾疑沉玉映散金之氣或類披沙辨牛豈見其津涘聞雞遠隱於雲霞是宜以河之名居天之上閣道蛇橫於曲渚驪珠蚌剖乎淺瀨源流自遠淸無可羨之魚分野

甚明皎若誓封之帶鑿自太古疏于圓靈奔注宵隨於川瀆高明自貫於日星夫其濟黃道夾青冥蔭地軸洒天經悠矣久矣配吾君之永寧

風賦

宋玉

自佳語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

以風諭

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

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為胗得目為蔑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郊天日五色祥雲賦　元稹

臣奉某日詔書曰惟元祀月正之三日將有事於南郊直端門而云出天錫余以雲瑞是何祥而何吉臣頓稽首敢言其實陛下乘五位而出震迎五帝以郊天五方騰其粹氣故雲五色以相宣排空乍直捧日初開獸蹲而龍鱗熠熠烏跂而鳳翼翩翩羽蓋凝而軒皇斃駐風馬驚而王母欲前影帶其彩疑錯繡之逞鮮光照乎物比摛錦之相連觀之者無小無大觀之日非煙若煙昔者卿雲作歌於虞舜白雲著詞於漢武皆跂望而為言非仰觀而遂覩今陛下德至天地恩覃艸莽嘗扶輦黃屋之行見金枝玉葉之數陋泰山之觸石方出鄙高堂之舉袂如舞昭示於公卿

士莫不稱萬歲者三並美于鱗鳳龜龍可以與四靈而五於是載筆氏書百辟之詞曰郁郁紛紛維慶霄之雲古之堯舜幸得以為君象氏譯四夷之歌曰煒煒煌煌天宇之祥唐有神聖莫敢不來王帝用愀然曰予何力澤未周於四海雲胡為乎五色來以群后舉爾眾職由五行以修五事遵五常而厚五德正五刑以去五虐繁五稼而除五賊苟順夫人理父子君臣則安知雲物亦黃蒼黑進我輦輅就我鈞陶雖有光華之萬狀不若豐穰于四郊凡百庶僚相趨而顧稍疑江上之奇果異封中之素補天者雖欲抑之而

不出吞筆者安可寂之而無賦越明日臣稹詠霈澤於雞竿之前覩斯雲散之為五彩之湛露

秋晴曲江望太一納歸雲賦　喬潭 唐

泰稱百二鎮為太一合沓橫亙嶔岑蔽日豈東寶之攸產蓋雷雲之自出宜其密爾王甸雄兹帝京取葉風輕高秋氣清時雨多歛歸雲晚晴俯枕曲水前臨直城山半隱而半見雲乍低而乍傾其趣可賞而不極其容可狀而難名爾其沈陰始解霧霽初歸迴日猶重因風則飛其始也峨峨巍巍千巖萬嶺稠疊而相感其漸也紛紛霏霏齊童趁女並舞而垂衣忽天

澄而地廓欝氛氳於翠微別有容與之勢輕盈之狀日下空籠天邊引颺始悠悠於綠野漸冪冪於青嶂洛川神女何以踰巫峽佳人不能上雖更僕而非久仍移景而堪望落日將曛山銜斷雲綠氣陰欝嵐光氤氳橫截高巖驚數峯之頓失却臨幽石與殘雪而俱分乃為歌曰節彼南山兮人所矚施此雲雨兮濟君欲信軌物之無僭奚百里之不足徘徊不去乃賦歸雲之曲曰歸雲之狀兮不一歸雲之趣兮難侍雲不以朝晡而異賞士不以前後而異求誠在位之如是知夫鴻漸之高秋

和聖製賦 自發雅

奉和聖製喜雨賦　張說 唐

愚臣啓先王之冊府按絕瑞於祥經樂雲雨之平施齊品物之流形帝王爭重而為寶麟鳳自輕而讓靈況悠時之渴望欲意達而神聽是月也朱明漸半紫油未吐恐降災兮此下人罄虔祈兮我仁主退象龍之禮禱斥持鷺之貌舞屏翳慙其廢職祝融悔其遷怒山泱漭而出雲天霶霈而下雨速一言而感應赴三月而周溥氣淪霈以黯黮聲颯洒以蕭倏灌如雲漢之脅落散似珠泉之歕澆衡壓漫其潢潦阜壤萋其綠苗舒四瀆之清潤卷六合之喧囂咸浹骨於神

液共歡心於聖朝借如五月有梅雨之名三春有穀雨之氣越人以泥牛待沃胡土以賣龍求費出貝嶠而石香入成都而酒味彼偏方與小節非大人之所貴復有送地祇於欝島迎海后於葛川疾雷碎其山裂乭電牌其海燃天子作愁霖之賦詞人綴苦雨之篇牆屋壞於倒井黍稷沈於下田乃凶祲之不令曷休徵之有焉請言瑞雨之可喜也協氣交泰嘉生是賴湛覃而不溺衍溢而無害東漸出日之表西被無雷之外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天文則雲漢昭回天澤則江河滂霈雖欲談天而窺管孰知堯德

之爲大

秋霖賦　盧照鄰

在廣[illegible]時爲和邪少不平之氣

覽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若乃千井埋煙百廛涵潦青苔被壁綠萍生道於時巷無馬跡林無鳥聲埜陰霾而自晦山幽瞑而不明長塗未半茫茫漫漫莫不埋輪據轂銜悽茹歎惜如尼父去魯圍陳畏匡將飢不爨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狂長檝風而雨沐（三字一作以沐雨）永悽悽以遑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秋見玄雲之四起嗟夫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別雁銅柱辭鳶關山天骨霜露凋年挑竆陰兮斷地看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漏鉛槧家虛甑石茅棟淋淋蓬門寂寂蕪碧草於園徑聚綠塵於庖甑玉爲粒兮桂爲薪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甚（一作有）能鳴之雁書成已泣之麟嗟皇天之滛溢孰不隅坐而含嚬已矣哉若乃繡轂銀鞍金盃玉盤坐臥珠璧左右羅紈流湎爲海積肉爲嶺視襄陵而（一作與）昏墊曾不輟乎此懽豈知乎堯舜（一作禹）之臞瘠而孔墨之艱難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游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嫮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

不如白戰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績紛繁騖之貌皚汗皦潔
之儀廻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
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
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折園中之
萱艸擿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
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
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
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
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

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
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
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
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
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
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
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
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霹靂賦　張冏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黑蜧翔雲瘖天起黄雀驚風動
地來飄忽兮霏煙驛霧拂樓臺憀烈兮飛砂走礫揚
塵埃波濤翻而海水激樹拔根而山石摧于是陰陽
交戰晦明相賊或擊或馳乍通乍塞望騰蛇之上下
見飛龍之南北電光開而山澤紅雨氣合而原野黑
威聲奮擊于霄漢逸響振動於都國而乃隱軫徘徊
謂高天壓而泰山頽鼓怒發洩謂厚地震而梁木折
聲之所射者向無不碎氣之所奔者中無不絕值石
則片片冰開當樹則重重瓦裂其為始也則赫赫奕
奕若烈風猛火之燎崑崙其為終也砰砰轟轟若決
水轉石之潰龍門擬戰鼓則三軍亂擊方戎車則百

兩齊奔川岳為之搖蕩天地為之晝昏豈直聞之者
掩耳而奪氣見之者瞑目而埋魂若斯而已哉觀其
咈鬱氤氲騰波磊落輝光之所倏閃聲氣之所噴薄
豈在微而應必有感而作擊齊堂也識孝娥之懷冤
震魯廟也哂佞臣之隱惡故導風伯從雨師以豐隆
為號令以列缺為鞭笞洪涯飛霆以瀝液奔源走沫
以流漦迫鯨鯢使蹭蹬恒蛟螭使躨跜肅黿鼉明於
竄穴鱣鮪失路於庭墀當此時也別有跡履姦慝事
兼狂狷想人孽之無逃慮天災之有譴各憂心而股
慄咸戢驚而肉戰雖重華順之而不恚宣尼驚之而

不變若乃依仁遊藝之伍合道養性之流心且靜而神逸名既揚而行修通人倚杜而坦蕩孝子遠慕而思恭苟有言而寡悔夫何懼而何憂辭曰我何憂兮憂天怒豈不欲往兮爲多露我有懼兮懼天威豈不欲往兮露未晞素願直載時道善肥我而可作吾與同歸

赤虹賦　江淹 梁

東南嶠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紅塵十里青蘋百仞苔滑臨水石險帶溪自非巫咸采藥群帝上下者皆歛意焉於時夏蓮始舒春蓀未歇肅舲波渚緩

拽汀瀧正逢巖崖相炤雨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偃蹇山頂舄奕江湄僕追而察之實雨日陰陽之氣信可觀也又憶昔登鑪峰上手接白雲今行九石下親弄絳蜺二難再感而作賦曰

迤邐碕礒兮大極之連山鯛鱅虎豹兮玉虺騰軒孟夏菌蒀兮荷葉承蓮悵何意之容與兮冀暫緩此憂年失代上之異人遐山中之虛迹掇仙草於危峯鐫神丹於崩石覩觚岫之吐翕看竈梁之交積於是紫油上河絳氣下漢白日無餘碧雲卷半殘雨蕭索光煙艷爛水學金波石似瓊岍錯龜鱗之崚崚繞蛟色之漫漫俄而赤蜺電出蚴蟉神驤䁥昧以變依稀不常非虛非實乍陰乍光拖赫山頂炤燎水陽雖圖緯之有載曠代識而未逢既杳嗟而躑躅聊周流而從容想番禺之廣野意丹山之喬峯稟傳說之一星乘夏后之兩龍彼靈物之詎幾象火滅而出紅餘形可覽殘色未去燿葳蕤而在草映青蔥而結樹昏青苔於丹渚暧朱草於石路霞晃朗而下飛日通籠而上度俯形命之窘局哀時俗之不固定赤烏之易移乃鼎湖之可慕既以爲朱髯白毳之駕方瞳一角之人帝臺北荒之際弇山西海之濱流沙之野折木之津

雲或怪綵煙或異鱗必雜蜺之氣陰陽之神焉

晚晴賦 并序　杜牧 唐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遠園而細履面平池之秋空兮紫閣清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摐摐密陣而環待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

空甚

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歸歛然如女墮蕊黦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邀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差於岸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妄或婢閒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疎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空賦　張鳴鶴

造化不測長空浩然生於未有物莫能先放其丢目遐甸幽不可見流聽高冥漸不可聽既從天而共色

又鑒水而同形若乃變化隨時憑乎動止韶容春遍火雲夏起流電奪目殷雷激耳立繞樹之千巖廣長風之萬里鷲飈既臨彩虹破陰而盡天遠雲空澗深百尺樓頭見朝陽之赫奕九重宮裏聞衆鳥之喧林何高秋之遼迥至窮冬而不極感在物之指華益窮人之歎息惟長空之愛此終生靈兮動植歌和光以同塵每因空以悟色至人恬澹既將玄之又玄小智多非豈斯文之果測

明賦 從人至平爲韻　田沉

夫何明之爲用將燭幽以鑒黙故日有朝靈月有宵悳衆星垂耀於穹昊熠火與螢而不息皆能懷獨見之明破重昏之匿使晨臨者可分於丹素夜覩者不謬於南北蓋所謂明明在上以爲人極者也至如桂花未鬼虞泉斂暝幽室何覩空堂靜聽飛落木於軒砌吟暮蟲於行徑則有銀燭初然蘭膏未埶昭昭燿燿亦何其盛況乎秦宮曉鑒淄川秋水君子思正其莊容黎兮用修其賦理或拂金光之清景麦瑤華之特起或拊波瀾之碧池玩澄泉而未已然非大道之道至白之光且日月閒浮雲之蔽燎火有撲滅之常水猶人撓錦以塵障豈夫穆穆天子德昭晰以蕙馥

光不混明
明不混光

皇皇侯伯心赫烈而椒芳寸心所燭萬物無藏既臨表以識裏仍察陰而辨陽然後禮樂設文武張明珠不混於江浦美玉無韜於山岡幽藪盡披蒙潛載陽谿是觀之則燭龍之遐昭離婁之遠望魏乘之所炫蕪績之攸傷安得儔其小大與短長而已哉

光賦　甘子布

原夫陽之化陰之融功斯玄理斯妙故沉凝者顯象清貞者流曜惟茲光之煒爚開重昏以臨照夫其明滅靡定虛無罕測道叶神氣功侔夜力寄方圓以分影逐玄黃以變色鑑無隱而不彰狀雖空而可識類

序二代不允而斷

至人之虛已同日月於玄德若夫丹烏啓旭彤雘麗空藻晨霞而飛綺矑晛霱而生紅發菱花於玄鏡轉蕙葉於清風故其稱物成燭呈形彼景逗幽隙而露纖埃漏疎林而分細影從盈空而不積雖駿奔其如靜至如銀河披瞌金飈送清孤闕上颺飛鏡流明沉露文而委淨浮冰浪以揺輕雖覩之若濫而攬之不盈亦有㫖燈焰吐蘭釭彩發煙奪銀燭輝凌練月破錦幬之宵晦假㵎壁之餘斯況復玉關秋燧紫塞凉烽開暗空于千里徹夜宮之九重代羽書而諮誓疑豈飛驛而齊蹤且夫遇蒙則撒因通則揚乘物無朕

適變無方大則彌於索籥小則細於毫芒寧雨露之不潤匪寒暑之能傷歷衆妙而挍德固莫善於斯光想貴和于聃叟咸稱葆于蒙莊悟燭無之見獲誠晳投之不臧鏡茲道之用捨乃君子之行藏

渾天賦并序　　楊　烱唐

顯慶五年烱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二年始以應制舉補挍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儀尋反初服臥疾丘園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効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葢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繇人故作渾天賦以辯其辭云

客有爲宣夜之學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横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或昃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作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䩄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静天廻而地游天如倚葢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流通比於圓首前臨胸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

此天與而不取焉遑遑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葢天者刻漏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詞日應於天桓君山繇其發難假藊秦之不死莫能爲其說儻隷首之重出亦不能成其算二客嘗亦知渾天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攉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宗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

局天則圓似彈九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短而多暑景長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文變化形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浮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葢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

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于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葢巖巖俯臨於帝坐離宮奕奕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啟閶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天理囚於貴人泰階平而君以穆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取舍後宮享於蕃息太子承於家社宗人宗正內外敦叙於家邦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螣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抱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四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旄頭之北宰制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雲雨大陵積尸

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樵蘓之地出入於園苑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坐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質福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郊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清渭之橫橋像昆明之刻石歲時占其氷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女之室漢家之史可尋飲牛之津海畔之人易覩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

曉唱靈烏書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昆崙太平
太蒙所以司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寒温龍山銜燭
不能議其光景夸父弃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群
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
水洽重暈匝而遝風駛裁盈蚌蛤則虧騎先侵適闘
麒麟則暗虎潛伍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熒惑鎮居
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
天則此參布肴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才以之致用
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
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

贏退後舍爲縮贏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
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
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曜之驅馳定天下之文所
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
雨成之以霜露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奔電一旬
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遍白日爲之晝昏恒星爲之
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晝扶
握天鏡授河圖若日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
至於怪雲祓氣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芒伏鼈陰有
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灾此昏王亂

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
分叔仲宅西而宅東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
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
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
云謂天蓋高語曰惟天爲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
外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法象莫大
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詮日何爲兮右轉天何爲
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神兮造山川螾
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婁拭目而不見鵬何壯
兮摶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而異

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鍾何鳴而應
霜氣劒何仗兮上星躔列子何方御風而有待師門
何術驗火而登仙魯陽麾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
兮登於上玄女何怨兮爲精衛帝何耻兮爲杜鵑爭
疆埋者有陵零之石聞弦歌者有嵞山之泉若怪神
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
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仁也居在於
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於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
兩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
周於圖讖忽然不樂張衡衛逵于天地退而歸田我

上得無語二篇至文都數精凡筆勢驚范耳

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歲時 春 秋 寒

春思賦并序

王勃 唐

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歲序殷憂明時坎壈聖代九隴縣令河東柳太易英達君子也僕從遊焉高談胷懷頗洩憤懣于時春也風光依然古人云風景未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不其悲乎僕不才耿介之士也竊稟宇宙獨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氣雖弱植一介窮途千里未嘗下情於公侯屈色於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猶不能忘情於春則知春

之所及遠矣春之所感深矣此僕所以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也豈徒幽宮狹路陌上桑間而已哉屈平有言目極千里傷春心因作春思賦庶幾乎以極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爾

若夫年臨九域韶光四極解宇宙之嚴氣起亭皐之春色況風景兮同序復江山之異國感大運之盈虛見長河之紆直蜀川風候隔秦川今年節物異常年霜前柳葉銜霜翠雪裏梅花犯雪妍霜前雪裏知春早看柳看梅覺春好思萬里之佳期憶三秦之遠道淡蕩春色悠揚懷抱野何樹而無花水何隄而無艸

于是僕本浪人平生自淪懷書去洛抱劍辭秦惜良會之道邁厭亡鄉之苦辛忽逢邊候改遙憶帝鄉春帝鄉迢遰關河裏神皐欲暮風煙起黃山半入上林園玄灞斜分曲江水玉臺金闕紛相望千門萬戶遙相似昭陽殿裏報春歸未央臺上看春暉水精邦挂鴛鴦幔雲母斜開翡翠幃競道西園梅色淺爭知北闕柳陰稀歛態調歌扇一作端身正舞衣銀鸞吐絲猶未暖金燕啣泥試學飛爭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娛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簫祠后土桃花萬騎喧長蒲蘭葉千旗照平浦見原埜之秀芳一作方春

憶山河之遂古長安路狹遠長安公子春來不厭看杏葉裝金轡蒲萄纏玉鞍聳蓋臨平樂迴旆出上蘭上蘭經郭杜揮鞭日將暮白馬新臨御溝道青牛近出章臺路章臺拔建章華柳復垂楊少開馳馬埒花滿鬪雞場南鄰少婦多妖婉一作嬈北里王孫駐行幰乍怪前春節候遲預道今年寒食晚傷紫陌之春度惜青樓之望遠紫陌青樓照月華珠帷繡帳七香車蛾眉畫來應幾樣蟬鬢梳時皆欲斜恨彤轂之屆晚痛銀箭之更賒行行避葉步步看花自狂夫之蕩子一作西征夫之征蕩成賤妾之倡家狂夫去去一作一去無窮已賤

妾春眠春未起自有蘭閨數十重安知榆塞三千里
榆塞連延玉關側雲間沉沉不可識蔥山隱隱（一作隱嶙）
金河北霧裏蒼蒼幾重色（一作黑程）忽有驛騎出幽并傳
道春衣萬里程龍沙春少遍瀚海春雪（一作雲）生疎動
井泉寒尚竭燕山烽火夜應明語道（一作開道）河源路遠
遠誰知（一作敘是）夫婿苦行行君子塞外多霜露爲想春
園（一作春臺）起煙霧遊絲生（一作空）骨合歡枝落花自遶相
思樹春望年年絕幽閨離緒切春色朝朝嚴（一作異）邊
庭羽書至都護新封萬里侯將軍稍定三邊地長旆
猶卿掃雲色寶刀尚擁于星氣昨夜祁連驛使還征

夫猶任雁門關（一作玉門關）（一作尚駐）君度山川成白首應知歲
序歇紅顏紅顏一別同（一作成）胡越夫婿連征恨城闕
羌笛唯橫（一作橫吹）隴路風戎衣直照關山月春色徒盈
望春悲殊未歇復聞天子幸關東馳道煙塵萬里紅
析羽搖初日繁笳（一作弱非）思曉風後騎猶分長樂館前
旌已映洛陽宮洛陽宮城紛合沓離房別殿花初（一作周）
匝河陽別舍抵長河丹輪紺幰相經過戚里繁珠
翠中閨盛綺羅鳳移金谷舞鶯引石城歌向夕天津
洛橋暮爭驅紫燕黃牛度閑居伊水園（一作國）舊宅邙
山路武子新布金錢埒季倫欲償珊瑚樹復有西墉

春霧寒更值雨津春望寫入金市而乘手出（一作行）銅
街而試馬葉抱露（一作兆春）少而爭客花牽風而亂下錦
障紫山羅幃照埜司空令尹之博物二陸三張之文
雅新年柏葉之（一作樽集有字）上巳蘭英之筆（一作醉酒）春來
併是春何啻兩遶奈（一作京春）忽逢江外客復憶江南春
羅衣乘北渚錦袖出東鄰江邊（一作南）小婦無形迹特
怨狂夫事行役鳳皇山上花無數鸚鵡洲中少如積
樹（一作非）春江濟容與春期無處所春水春魚樂春汀春
雁寒君道玉門關何如金陵渚爲問逐春人年光幾
處新何年春不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一作新）

客亦有當春別故人風物雖同候悲歡各異倫歸去
來春山姿開放蕙晼蘭臯行可望何爲悠悠坐惆悵
比來作客任臨邛春風春日自相逢石鏡巖前花屢
密玉輪江上葉頻濃高平灞岍三千里少道梁山一
萬重自有春花煎別思無勞春鏡（一作日）照愁容盛年
耿耿辭鄉國長路遙遙不可極形隨朗月驟東西思
逐浮雲幾南北春蝶參差命儔侶春鶯綿蠻思羽翼
余復何爲此方春長歎息會當一舉絕風塵翠蓋朱
軒臨上春朝昇玉署調天紀夕憩金閨奉帝論長卿
未達終希達曲逆長貧豈剩貧年年送春應未盡一

臣一作歲逢一作宜春自有人

春賦　李邕 唐

肇木德以周仁啟春生而賦質二儀泰而廣運三正合而元吉和氣藹兮充寓光風瀏兮被物豈因時而則舒亦樂道而奚恤我聖君大撫萬國肆覲群后受天之禧嘉歲之首文物粲於南宮兵戈森於北斗攬百辟以同心貢千春之遐壽於是明詔有司摅求時令邁惟一之德究吹萬之性勅土木之庶功阜稼穡之勤政畋漁止殺徃牢復命至若固陰徃閉蟄戶未開虵盤地蓄燕伏巖猜穴蟻歛翼氷魚鼓鰓蠢蠢死

委戢戢低徊遲蟄蒙兮久矣耿獻歲兮悠哉謂將死而沒代俄作解而驚雷廓視聽於玄壤脫飛鶩於焚萊瞰青陽以菁物事白日而登臺觀乎句時甫田宿昔曾薄驚洪濤之神用偉元化之工作卷山河之變衰置天地之和樂律何谷而不暄光何容而不灼植也知歸動焉咸若爾乃楊廻曲沼李雜芳園條煙濃而曳地花錦縟而當砌玉顏景照羅袂風飄悅良人之譽信省賤妾而銜思蝶栩栩兮夢感鳥嚶嚶兮思存曼瑤柱以絙瑟引金罍而浮樽俯倸軒而下泣貽韶物而何言借如老軍追虜遠使窮河宵驅鳥逝野次星羅氷皚皚而雪下風颯颯而霜過遲日一煦挾纊嘗多遺疇歲之寒栗襲初節之妍和千巖爲之勁色萬壑爲之流波將廻鑾而秦望請舉手而幽歌則有第高公族戚貴侯家丹樓纚於御道畫閣聳於朝霞明珠買妾黃金擲遣列行游衍直視驕奢誇浮雲之寳騎頓流水之香車漫乎郊而藉草總上苑而觀花飛鞭蹴鞠旋舞琵琶庬戚里之途遠駐長安之日斜豈知夫東門在野非渭需沙散歸閑之召父隱餐止之姜牙趣下里之老倒誼樂士之繁華苟炙背而垂釣但開田而種瓜

秋興賦 幷序　潘安仁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廻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

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生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嘆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安宋玉大都有姿無骨如雄風雌風畢竟不雅

七夕賦

王勃 唐

若夫乾靈鵲（一作鵲）識之端地輔龍驂之始憑紫都而授曆按玄丘而命紀鳳毛鍾桂閣之祥麟角燦椒庭之祉綠朱（一作馳綠）軒于九域振黃麾於萬里抗芝館而星羅擢蘭宮而霧起則有皇慈霧洽聖渥天浮庭分玉禁邸啟金樓剪鳧洲於細柳披鶴禦於長楸啟魚鈐而分帝衛授虹蹕而控神州擁黃山於石磴浪玄灞於銅溝列瑤幌而送暝闢銀牓而迎秋君王乃排青幌搖朱鳥戒鷁輿靜鸞披繞霞廊（一作霞叶）而轉步傃雲阡而縱跡嘯陳客於金牀命淮仙於桂席翔羣罘於雲甸迎簫吹於鳳馹停靈匹於星期眷神姿於月夕于時玉繩湛色金漢斜光煙淒碧樹露濕銀塘視蓮潭之變彩見（一作覌）松院之生涼引（一作分）驚蟬於寶瑟宿蘭燕於瑤筐綠臺兮千仞赩樓兮百常拂花筵（一作房）而慘惻披彩序而徜徉結遙情於漢陌飛永睇於霞莊想佳人兮如在怨靈歡兮不（一作未）揚促遲疑

悲於四運味遺歌於七襄于是蚪簷晚靜魚扃夜飾
志帝子之光華下君王之顏色握犀管展（一作撰）魚箋
顧執事招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聞九變無津三靈
有作布元氣於浩蕩運太虛於寥廓辨河鼓於西壖
下（一作降）天孫於東墎循五緯而清黃道正三衢（一作衡）
而澄紫落海人支石之機江女穿針之閣鄙塵情於
春念擬仙契於秋諾于是光清地岳氣斂天標霜凝
碧宙水瑩丹霄躍麟軒於霧衛褰旆羽（一作翠羽集作羽飾）於
星橋徵赤螭而架渚漾青翰而乘朝停翠梭兮卷霜
穀引鴛杼兮割（一作制）冰綃舉黃花而乘月豔籠黛葉

而卷雲嬌撫今情之（一作而）悵促指來渚而傷遲既而
丹軒萬（一作黃）拱紫芳千（一作朱）籥仙御透遲靈徒擾弱
風驚雨驟烟迴電爍媧皇召巨（一作遽集）埜之龍莊叟命
雕陵之鵲駐麾雋披鸞幕奏雲懸（一作和）洸霞酌碧虬
玉室之饌（一作館）白兕銀臺之藥荷（一作菝）葉頻斂芙蓉
青雀上元錦書傳寶字王母瓊箱薦金約綵襻魚頭
比目縫香緘燕尾同心縛羅帳五花懸珉砌百枝然
下芸幬而曬枕弛蘭服而交筵託新歡而密勿懷往
眷而潺湲於是鶴鸞切鏡旅雀驚紘悲促玉履念起
金鈿儼歸裝而容曳紫還蓋而遷延洞庭波兮秋水
急開山晦兮夕霧連謂河漢之無浪似參商之永年
君王乃背彤砌陟玄室冲想自閑神情如逸痛靈妃
之稀偶嘉（一作喜）沉思之可畢荆艷齊升燕佳並（一作姬）
出金聲玉貌蕙心蘭質珠櫳綺檻北風臺繡戶雕牕
南向開響曳紅雲歌而近香隨白雪舞腰來掩清琴
而獨進陵絳樹而輕迴盧女黃金之椀張宗（一作家）碧
玉之盃奉君王（一作奉君且）於終夕夫何怨於良媒俄而
月還西漢霞臨東沼鳧氏鳴秋雞人唱曉玉關空宦
瓊林飛鳥君王乃馭風殿而長懷俯雲臺而自矜
雅範而霜厲穆冲衿而煙渺迎十客召三英香涵蔗

酎吹蕭蘭旌娃館疎兮綠少積歡房寂兮紫苔生聳
詞鋒於月徑（一作陛）披翰藪於雲扃方絕元凱而高視
登輿梁楚而騁聲

悲清秋賦　李白

登九嶷（一作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
海雲橫愁（一作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
去荆吳之幾千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
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一作渺）懷燕而望越荷花
落兮紅（一作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濱以有羨
思釣鼇於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

來兮人間不可以託步一作此吾將採藥於蓬丘

每日焚香盱勿讀三過其長我乎

秋宵讀書賦 王延齡

獨夜寥寥兮清我素襟踐藝城兮遊遨書林觀先王之行道見古人之同心義農之精微兮含陰吐陽周孔之奧祕兮神入鬼出有禮樂經邦之化有悳刑御人之術雖與風而致理或因文以喪質借如助築於澗垂釣在川夢來而所象方得繇啓而其貺必甄何風雲之冥感而君臣之道全謨明弼諧開物成務儀在楚而何辱隗得燕而何遇起之來兮而長平不守季之入兮而武關非固將吉凶之繇人伊存亡之有

數若乃大夫西都之佳賞公子南皮之勝觴將軍之畫閤閤疑作天半衛尉之京臺水曲馳香車與寶馬眩纖羅及美玉玉饌金觴暮不歸妙舞清歌斷方續何貴幸之斯甚爲歡娛以自足上士疑作有寘江濱兮不用首河梁兮永辭長門幽絕恨欲死掖庭一去還無期黃鳥嚶嚶兮楚花落白露瀼瀼兮邊草衰此時但能登高而望遠就云不腸斷兮淚如絲夫以聰明正直維神之假有才無位奚其爲者行莫過於顏閔文莫先於班賈空競競於人世竟蹉跎於物下能育其寶則宜無屯不與其命何生此人仗雄劍以激憤一

是天賜文字而涉谷出之

欲問夫蒼旻夜如何其夜以闌閑琴牢落坐南端流月曈曈兮素華滿銀釭熠熠兮清冷寒於是開中軒矖晴眄天敞朗兮北斗何高雲依微兮南山可見銀河既已傾玉窻又以已一作明衆鴻嗷嗷兮空際遠墜葉紛紛兮林外悽已而群感互興衆念相積憐稚顏兮何暮對流年以自惜徒見其生也楊柳繁華爲有春不知其死也松檟幽泉爲我夕何恃俊於禰衡何慚窮於阮籍郭璞蒙垢兮豈不潔幽蘭無人兮終自芳黃綬從來兮非所願白雲逶迤兮滿山自得長歌太平事胡爲擾擾風塵間

秋聲賦 劉禹錫 唐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動光陰之嘆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杳杳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草起寒螿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晚吹墜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雁叫兮音書絕遠杵續兮何泠泠虛室靜兮空切切如吟

選語於厲

如觿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别離啜井
苦合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伊伊
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品而
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
悲傷覺潘郎之么麽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
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瘁兮足受
絏猶奮迅于秋聲

寒賦　趙自厲

儒有討混元搜綿祀旣觀寒暑之終亦測與伏之始
覩風鷙於一葉委時换乎千里寒之厥狀自茲而起

若夫大火宿藏青霜晨烈則蜀井炯閉漲海氛臧長
河天浹綴珠崖而生氷幽朔地竆濛飛沙而雨雪乃
知蘊武增感李陵愁絶聽胡笳以攬思驪漢庭之仳
别及幽林風掃時物霜殘柔條危勁奥室淒寒有美
人而心恍惚情怵悼而靡安陰凝椒塞怨龍庭之路
隔月透羅幌憐鴛衾之夜皆屣銀堦之悄悄雪珠淚
之珊珊縫篚筍之紈素奇戎幕之艱難别有陸沈之
子厠跡荒藪器宏偉而可觀命屯剝而不偶當其時
也趨炎俯僂佩瞰嘘吸無詩人卒歲之衣雨泉客將
離之泣豈祁寒而致慽亦遭時而不息終乖挾纊之
暄更悲綈袍之及層冰涸瀣宋生則綴帳而相望皓
雪盈門袁子則茹悲而於悒雖居榮而可貴亦憂道
而不入于時倚歎竆律佇目遐坰伊鮮物之皆悴獨
霜松之常青縱寒苦之飄激濟堅明而自寧汨吾情
之浩蕩厥宜志於紫霊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二

賦

山賦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地類

終南山賦 班固

伊彼終南巋嶻嶙囷槩青宮觸紫宸嶔崟鬱律萃于霞芬暾對晻靄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脩林立泉落落密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爾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饗以延年唯至德之為美我皇應福以來臻埽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

感山賦 崔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于此煉石補天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曰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累許于紫霄訪武王于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闖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所有異聞先生

不對賓請愈勤于是爲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敘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于吾鄉爲財累程連聯高山見于羣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嵯屹嶠。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非爲戎狄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始吾國之乾位斵天斜渾周髀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兵要爲平岡巋乎甚尊其

名太行挾大河于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邈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春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羽乎所傳坳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

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權輪之恐謝公西征引爰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歎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祥觀開元錫問于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寨吾襟其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蹦跦姑射于屋隆慮雷首靡迤嶔岑參錯餖飣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奇獻貢以重岫會夸娥之輪力攤大帝之寶授上嶮嵃兮鵰擊下砰磕兮鯨闞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轃此山之形也汾潞舟洹滹池滱易涑沁淇潼

清源濟湨奄响將迎縱橫嗽激安陽巨馬出其夸白綮北涿度其液觸遙阜以孤引溦榮光而歷幕凝滐漸漬袁青貯碧此山之容也貧荒有神開祉有伯以風王威以雲王澤龢手樸陽覆于霹靂近靡百城違霈萬域暴暑亟寒晻天一白煙不得爲瘴氣不得爲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弁合也合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爲強大抵以兵爲衄以險爲防守不敢施戰不敢忘越至畢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

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王山東或王河內或主山西或王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頸或恃爲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倒萬人死之夜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熊斯林如虬斯鑿左頓右覗爪牙鋒鍔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搴旗虜將而爲樂不然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琲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罔當一朝之中一舍之間京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爲鼎鑊舊壁荒城豆分棋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

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卽其獸裴徊陵陸踰躐阪阜裁約六國睥睨九道孰爲龍首孰爲天竈向背孰從草木孰遺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衰爲虵孰尾爲鸛孰蜀孰方孰圓孰牝孰牡衝輪孰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候孰可接戰孰可挑鬬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遂敗此孰救佯遁孰止乘亂孰走孰要于遁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軫忿豢去就所過之邑鷗視狼吼詰無不講禦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

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爲縱橫家隨以此售闞晳遲速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愒谿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曖不能料其終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王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于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塹此山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阸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下之所歸者酈食其爲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殺謝躬于鄴以收復天下爲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后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

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順檀寵裏控外聯區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閭衢而爲壘鉠而爲關有朝歌內黃黎陽之支離有五原高平廣民之依攀前規成皐逆嬰邯鄲收褰帷趣駕之威宰簪笏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宇各負城勢熊驤虺蟠宿貔貅之倚伴峙芻粟之嶙屼此又其山古今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祲蒸鬱成象或爲樓閼或類亭障下利墾闢其土白壤穀備五種頳粟豐

褋以陶則不窳以牧則易長駻駻駩騆騆驪驖騏繁
鬣赤喙黃脊白額奇毛異國駉駾駃驁或出凹擠或
會廣敞或隨齕而乍散或就飲以羣往黍青覩之而
目眩造父逢之而伎癢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
葉盡脫川原蕭爽挺逸彩之疎瞬厲雄心之倜儻兮
騰而郊野暗聚鳴而阬谷響最下者籝糧載士日中
而馳百里鳳臆蘭筋探前抉後何止乎蹄間三丈焉
之所施險之所依有德者然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
道用之失其宜則是二者在所爲盜賊之資司馬侯
告晉侯以先王之不務者非棄之也而吳起言商紂

之國志有激于當時何則宣帝處先零金城而終貽
漢患武帝倚元海幷州而俄傾晉基自後聰曜石勒
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符慕容呼侶嘯類提羌占戎
或屯于定襄或保于居庸或建都鄴下或渡軍河中
或改元離石之北或潛號沙河之東胡塵一踰三關
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鑾長驅傳國都而梔蹤
暴衣冠于塗炭客宗廟于妖兒更帝迭王抑爲盛衰
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
之爲彼君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
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于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

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爲萬世深誡者也當彼之時國
中窄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憸人苟容以盜
官兮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
豕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賊兮內交讓乎瓢簞
外仍椹縮劍以銜冤兮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
其迹其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
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
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于樵釣或偶懷于老易
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埜王二老猶自輕之
士壺關令孤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

足以治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首名歸山
嶺營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颯束雲衣之迴還
積衆精于寶姹摻靈氣于天丹轟雰霞之朝覆露先
怪之宵裂其金則鈒鎏鏐銑鐐鏻鏞鍛其玉則璦玖
瑪瑙璧琪璵璠石黃綠而青碧珠玫瑰而木難餘櫳
石髓之礦砆䃮瑩珉長之斕斒陰映宛倚穹洼蟠聯
絲綈氈𦆲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
復有紫沙黃霧䃭鋼是取逗落液于痺澗萃堅英于
蒻土播蚩尤之遺勇回歐冶之靈額下分擅乎百源
上夾輸于六務此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窮

生崚嶒貌如秋胡月明星响撥利戟足卷枯荊鵬趨
鶚隨徃還青冥木栖則鵁鶄鶖鶴水止則鳺翠鳧鵠
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回角馬尾聲若
鍾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麋䴥瑞玃行待
坐嗌草則紫團之蕿勤母漏盧麋銜牡蒙蓯容首烏
牛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蕳如雷茈胡雲英玉支
解蠡菴藺鹿腸鶴虱彭根屈據澤態夭繚芳臭粉敷
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珎傳太一或用講史區
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柟
楓榆思仲蕪荑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椶檍槐棗棠櫨

桴黎陽櫨𣜼桑枌榆棪槐交柢並節斷脣蔭隱身綠
中材實資癡肌松栢千歲蹇金石委彌根萬仞之峰
落影千丈之溪孤榦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
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圍中規參差備椮
下隔百步猶樛戞而相羃公子矍然曰陸產之夥僕
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于武帝唐含
元建于高宗或決事于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
餘終與利于無窮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圖
苑囿之觀土木之工戶牖朱綠之飾詔五歲而一易
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怵然

咸願獻力京師進娛皇躬聽鍾鼓管籥之音騁車馬
羽旄之容儵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潭澤潞
之人披荅莽伐峌嶬賤新甫之徘徊徂徠之封激春
涇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爲新宫以壯
闕乎中區以周巖乎九重高閣秘廬侍從兮蜿蜒翠
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
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官之新
令明判卑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應長廊翼
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爲議郎居講朝
廷疑難之義備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

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爲衛士居講司
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以覘
其所佐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山日以闢貨日以通
衆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揩者
剸者斷者烹者掇者縶者弋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
庶寶之輸幽萬楔之紛紜雕牕彩製羽毛羣弓矢鎧
楯之材與馬骨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
一歸于縣官寧有聞于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
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
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況乃三晉人號沉鷙孕

鷙火之流烈感于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茂
淫蠱任厲之感無喘夜皸瘃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
貴然諾而多慷慨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
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
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慨以攄其鬱
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士則
先得其土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
以威魚寓男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
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
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狄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

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
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竝
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
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
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
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
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
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
深論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
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壖彊侯暴王襲頓蹶

躩納士稱臣冠佩鄰聯雖天命之所在亦王威之使
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
弔代也指師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刻隆成之
堅躬擐甲胄剛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
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眞宗撫養其人畱蹕
授闕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和勑猛
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
試不閒勞其財力未嘗疲其身熏鞣者不知約從連
衡之說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于
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于一津

玆奈何今之深山觸鷙猛而爲勍敵之怒心鑱鑿棘
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嘗
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逭罪而羣亡終盛氣而
橫行鎮之常員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
震驚陸機爲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
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存食無衣裳以被
軀累聖哀之俯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于鑪銳以鋒
刃俾持以趍逐其虫地剏其室廬刳木成舟結繩爲
罛剡木爲矢弦木爲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牛軛
馬紡績鏤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

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繹封楚魚鹽之
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騖不數十年齊楚以
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
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
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
息而難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
勞之珉弗郵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
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獻
江陵之瑰幹谷鄧林之巨樹山鬼見祟而儵爍坤后
斥組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离朱之魄覼其

徽纆捨倕蘭之神明其斤斧㦸魯鎮以為址荆湘亦
以為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撩雲
縮萬堵塗以齊豬甍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粱修牙
角之賦楊琦琨與纖具荆砮丹而箘簵蒙羽之纖縞
澗瀝之泉紵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
斯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東被于流求西薄
乎牟同南暢于訶陵北憺乎空峒積摯鴻臚填貨大
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覃懷之域三河之衝
潺斷乎滄溟背栖乎犬戎齊楚歐越魯鄭巴邛蔯有
所不適概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

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屑不疲其貨
即疲其力不出于官則出于農帑焉而之府焉而空
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貧
梟雄或陰會于朋佌或椎埋以成風故先諸榷俾怡
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虐湯鑄莊山之幣
而救無糧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
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
視天財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為兵徒示二虜
之涵容處士曰若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
之莊昔居臣民今遊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

乘馬吾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于王公帝限乎狩狼
若之何侵而夷之以紓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任義
未聞于灌瓜兵或興于爭桑投芻生心文子之至喻
牛甘必鬭管堅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
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巳
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于治朝哉山
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
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囷倉善賈之行不念胠篋
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攖利果大入則小或
可疎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土豪而歲起屯戍繕治之

物不蓄于逐州而授于京都不募人訪鋼而私或自
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于胡遺討若此唐爲利歟由
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兮非伐之涂推石傳土決
其成功東馬懸車胙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
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
發羌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辦既
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瞿然而笑適
然而與日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
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
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皆斃之

誅戕不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于天元時爲災祥
則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
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
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爲公卿出爲牧伯盛
不過數十土地所有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
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報也故
其民賢者勉焉以脩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望
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貲大姓之家列肆侔于府
庫邸第羅于康莊金紺采綴鏤劇焜煌彼以黼繡裘
以雕牆狗馬弃齊民之食飲輿妾賤士夫之衣裳賓

昏祠葬繁敗紀綱通更買法陰淫陸梁其憑荒負險
之民擅獨山谿野之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王逋參
寇者依衆寶龜藏甲者爲常州縣徒史私爲之視察
鄉亭部天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
賦守令史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死轉糜潰輸幾侯
而幾王疆禁相師極欲爲威怒網而川貧笑斧而林
飛孰察諸刊剝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稺曲直之所
宜積之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貲自疲富
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藪之饒而況膏
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爲災而彼反爲宜

從是其珉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之
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獸不
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餱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
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俚而畜雞蓋馭
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斂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
四海廢崇丘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
宇舟車之材上苛之以箴笞下撓之以追催索之于
邇則此既莫有求之于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財
蓄之家雖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期年而纂其
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于溝壑

則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爲哉始于傷財則終于害民察其竊國必固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項逐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爲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虵豕下者抵禁而趍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積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推類率爲之法物爲之制數署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

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于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殺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舉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絻君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于無故小既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汾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于後王脩之愈明典之于

天官圖之于地鄉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王山而有虞王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蔚羅與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鷙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擭既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于金玉錫石丱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孳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

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江山出銀甕丹甑椒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于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尨眉耆耇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于漢唐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馨虔動交乎天祉達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

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爲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學以力行爲貴居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鎭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協議皐陶謨而失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妒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華于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于將而

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徤隤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盡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丘垤之山贊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遨近功于一山增衆粽之弊牽危疑于往代沿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于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跽媿謝不敏請爲弟子既而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遁亦如是然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于悉諸黃帝之于崆峒顓頊之于綠圖高辛之于柏招帝堯之于務成帝舜之于尹壽禹之于國先生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鬻熊武王之于尚父周公之于虢叔齊桓之于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是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悅若自失再拜而罷

沃焦山賦

吳融

域中公子問于方外先生曰蓋聞水之大也下環乎地上浮于空無象無邊夷猶洪濛百派千流皆歸于東何巨溟之深也萬古能容何九州之高也不淪其中先生曰渾沌炏乾坤始東西傾川澤委帝乃慮海旁溢俾山中峙復孕以火用銷其水化沃焦之爲義眞宰之元旨者也請言其狀也巉乎崒乎赫曦乎翕赩乎陰陽熾炭天地開鑪景風鼓吹赤帝規模成于妙有拔彼虛無處冷能熱雖燔且濡于律則黃鍾取法在易則既濟相符岐峗兮壓海萬里鴻洞兮烘天一隅液馮夷軋天吳鱗介既難以潛伏草木安得其

芬敷巨靈不能擘畏其爛手愚公不能移憚其焚軀靈漲疑竭大室若枯爾其水之來也浩浩爭奔滔滔不住蹴嶽推阜跳天沃霧暘谷無地扶桑失樹雷奔潮走雪飛沫聚吞吐造化浮沉朝暮一歸塘之積積既久而還盈一尾閭之洩洩不供而旋住苟彼不爲煎熬何物當其委輸公子曰夫萬物之是非也當務所見無矜所傳不見五嶽各司一邊蟠地極天吐雲含煙玉石產其下豫章森其巓高高下下綿綿聯聯方面是傳祀典是先故無事則備王者之巡遊焉有事則爲國家之關防焉彼沃焦者存耶亡耶不知夫

去中國幾千其說何邇其功豈然先生曰古不可以今論遠不可以近識至于先賢先聖有功有德或始火化或始粒食或衣裳兆民或棟宇萬國其人豈見其道何極但日用而不知固神化之難測抑又人之爲意見頻則不怪聞數則不驚只如峻烏玄兎迭代虧盈迅雷烈風無形有聲北氷不泮南雨無晴方諸向月而水出陽燧映日而火生鵠知半夜雞辨五更螟蛉化而蜾蠃負洛鐘鳴而蜀山傾譚如詭妄驗乃彰明儻非目擊皆必力爭如沃焦者茫茫靄靄存于物外屹溟漲以獨立無丘陵之相帶何地能勝惟天

粗蓋堯災是彌禹功是賴但以遠而不見貴以近而不見大何異乎曾參冠百行之首出四科而不載姬旦有再造之功爲三監之相害有以見深藏若虛明道若昧只如高稱日觀靈號天孫曾瞻所重充鎮攸尊能攻善惡業召精魂何盜跖壽而幸何顏回夭而宛何富慶何貧原靈獸出何遺麟麋之困海鳥來何獲鐘鼓之喧覩其倒置孰爲司存又如太華隱嶙上五千仞碧蓮若插高掌如奮然而設關太東爲城太峻苟一夫可守四塞可鎮終使險易恃而固易憑而令驕易生而荒易徇懼則能安逸則成釁又如風浮

紫蓋秀擢朱陵并渚下壓南箕上承然而聚鬱蒸限嚴凝鴈不可度人何以登其禍聖賢也則帝舜之遊不返昭王之炎無憑其殃忠讜也靈均有葬魚之痛賈誼有占鵩之徵是非不辨正直何稱徒聞金簡玉書以爲覘九向九背而自矜又如幽并之墟畢昴之位岩嶢直上磊落相次然而藏趙符于上成無恤之不義產燕璧于中假慕容之神器大地蜿蜿兩頭何異嘉穀蕤蕤五穫何利旁扶跋扈之黨坐索彤弓之賜胡不懲革而令馴致又如據天地之中央潤河洛之流光岩亭壁立壓壘屏張而能降神表瑞呼歲呈

以此詔漢三公則可訊五岳則不可

祥控臨諸夏標準四方若乃陳蕃竇武一時忠良爲國除害其謀乃泄不獲天助翻爲賊戕劉聰劉曜恣意焚傷豕冠草莽宮闕犬羊俯折地軸仰絕乾綱漢陽九以遠畢晉南度而尋亡曾何固護自倚青蒼月裹開宮但容童子雲中捻管唯引鳳凰吁其咄哉彼五嶽者長未一分短以盈尺論名則大責實何益封公封王用珪用璧遂宇崇館朱殷粉白然識者視之何異沐猴而冠牽牛負軛者耶其次則有非方非嶽亦怪亦祥崑崙則樹珠田芝蓬萊則闕金臺銀闕王迷之于轍迹漢帝感之以禮禋荆山美玉獻不遇君

龍山鸚鵡語或陷人嶰谷有竹慘舒不均嶧陽有桐清濁强分姑射何靈如冰如雪巫陽何感爲雨爲雲怪山何怪飛來至越慶山何慶湧出于秦若然則達者近者大者小者如沃焦之功實冠于天下何以名耶至于南面巍巍安尊定畢建邦設都來豐走夷其爲武也有干戚鈇鉞其爲文也有俎豆鐏彝齊紈越絮暖必如斯周禾溫麥飽必以時胎化卵育手捉足馳其奉生也有歌鐘管籥其事死也有棺槨幌帷詒子詒孫固本崇基苟懷襄之不止皆摯弱以何之若然者不惟九土潰而全墮抑亦三光蕩而崩離則堯舜禹湯之道沒不傳矣周孔楊孟之文又安存斯況乃上無灌木誘良工之斤鑿下無靈鼇招巨人之釣索不棲翠羽飾綺被之彩錯不孕明珠供魏車之照灼不滋金鐵起兵交惡不穴鰸鯢吞舟恣虐吉凶莫知威福寧作誰衒肹蠁誰藏冥寞所以貞珉翠琰却絕罔錄桂湯蘭肴何嘗約略固不復邀物以白犬白雞媚人以靈草靈藥但超世以崔嵬爲普天之銷鑠于是公子愕然如失起而謝曰儵忽之神能鑿人耳目俞盧之術善治人膏肓向者聞衆人之論浩然若涉津之無梁今也聞吾子之論燿然若披雲霧而覩

太陽恨不能凌風雲乘混茫決意極觀勒銘其旁噫有名之祀所在感彰至于山魈射影水弩爲刜鴟夷鼓怒耕父激揚皆霑沃酹不乏馨香何茲山也橫絕于萬代不遇于百王將無時如孔子豈獨行于務光近者泰階未平四郊多壘武負尚活三苗未死水仙則多陷齊人米賤則半驅妖鬼室散機杼田拋耒耜郎官困採櫓于野將卒貧鬻薪于市霧足妖興雲多陣起既走羣望猶懸帝祉豈褒崇之漏彼致災害之如此方今封有功而爵有德小不遺而大寧殆蓋九重深執事者未聞于天子

太宗賦字句脫小山比徐妃寫意更高一層

小山賦

唐太宗

何四序之交運轉三陽之暮時風辭暄而入暑樹替錦而成帷想蓬瀛兮靡覩望崑閬兮難期抗微山於綺砌横促嶺於丹墀啓一圍而建址崇數尺以成巠既無秀峙之勢本乏雲霞之資承隆宇之殘露挂低空之斷絲爾乃參差絕巘葳紆短逕風暫下而將飄烟纔高而不暝寸中孤嶂連還斷尺裏重巒欹復正岫帶柳而合雙眉石澄流兮分兩鏡爾其移芳植秀擢榦抽茇（一作）莖松新翠薄桂小丹輕細影雜兮俱亂弱勢交兮共縈纔有力以勝蝶本無心而引鶯半葉

舒而巖牆一花散而峰明何纖微之同景亦卑細以相成于是換浮歡於泛思賞輕仁於勝地俯蟻垤而有餘仰終南而多愧非爲困於九折庶無虧於一簣聊夕玩而朝臨足攄懷而蕩志

充容賦有逍浮先生軌

奉和御製小山賦

充容徐氏

惟聖皇之馭寓鑒跋德於前規裁廣知以從狹抑高心而就卑懼逸情之有泰欣靜慮於無爲于時季春移序初光入暑露濡池臺烟霏林籞春情悒以無歡懷仁智而延佇思寓賞以登臨非驂驪於茅宇殊華岳之削成異羅浮之移所爾其表甄宸衷故作離宮含仁自下帶嶮非崇分上林之冉木點重巒之翠紅葉新抽而不樹花散植而無藂雜當幰之帶柳交約砌之珪桐纖塵集兮朝嶺峻宵露晞兮夕澗空影促圓峰三寸日聲低疊嶂一尋風風輕兮拂蕙蘭月斜兮蔭階砌蝶留粉於嵩端蜂尋香於嶺際少臨波而側影石瑩流而倒勢雖蓬瀛之蘊奇故未留于神睇彼崐閬之稱美詎有逝於天製豈若數簣之形托于掖（陛作）庭俯依丹檻仰映朱楹恥岩崖之鄙薄荷眺賜之恩榮期保終于一國奉天睠于千齡

華山賦 并序

楊敬之

臣有意諷賦久不得發偶出東門三百里抵華岳宿于趾下明月試望其形容則縮然思紛然樂或然憂歘然嬉怏然欲追雲將浴乎天河浩然毀衣裳睎髮而悲歌怯欲深藏果欲必行熱若宅爐寒若室冰熏然以和怫然不平三復晦明以搖其精萬態既窮乃還其真形骸以安百鈞去背然後知身之治而見其難焉於是旣留無成辭以長歎儵然一人下于崖金玉其聲霜雪其顏傳則有之代無其鄰姑射之神蒙莊云始不敢視然得與言粲然笑曰用若之求周大物用若之智窮無端三四日得無顛倒反側於胃中

乎是非操其心而自別者耶雖然喜若之專而敎若
之聽無多傳
嶽之初成二儀氣糊一作凝其間小、積焉爲丘大、積焉
爲山、山之大者曰一作爲嶽、嶽其數五、尸其一焉嶽
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可流
從禹以來一作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峻荆巫梁岷道
一有之字之云遠今徙遙而寶嶽之刑物類無儀作不可二字一
嘗其上無齊其傷無依舉之千仞不爲崇抑之千仞
不爲卑天雨初霽三峰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渭
一作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似乎二字一作而選集爲

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阿芊芊蟠五
百里當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
大旱鞭之朴之走之馳之甘雨瀾瀾一作漫百川東逝一作漸
千里而散噫氣嘶不一作然怒乎幽巖漸於閒一作人閒
其聲瀏瀏嶽之殊巧說不一有可字窮見于一作乎中天肇
肇而掌巍巍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均者似池洼
者似臼歆者似升呀者似口突者似柜一作距翼者似
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
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無一作乃繕
人事吾焉一作上得畢議議子二字作今作帝耳目相其聰

佛碑宮關封禪

明下矚九州在宥羣生初太易時其人兪兪其主人
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
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何一作曷足泣是
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鬭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
人。故黃一作軒轅有盛德蚩尤爲賊生物不遂帝乃一作軒轅
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列火就撲
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其所一作
虞宜縣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太甲一作戊
諍釗不敢有加唯遊一作道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
莫見乎高而謂其茫茫乎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

怠邊臣賛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興一作廣矣宮矣
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神之言又聞
之矣然神起居於上宮室於下一作上如此而一作之久
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還堵
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
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蛾蠓紛紜一作紛秦速亡矣蜂巢
一作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
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更改興壞
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聞云一作曰古有封禪今讀
書者云得其傳云一作其三字傳有失語言紛一作紛於神何

秦漢最強皆以封禪替弱

如也曰若一有乎知之三字闡聖人撫天下一有哀天下三字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率海內以奉祭祀圖羃其身已一作故廟祠相望壇墠迤邐盛氣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積灰以如一作封天下怠矣然猶歉歉慊慊一作不足秦由是替一作蕪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廊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一有於字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大孤山賦 并序 唐 李德裕

余剖符淮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孤於中流昇旭景一作日於匡阜不因佐宦豈遂斯遊謝康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亂流非可儔匹固爲小賦以寄友朋

制樵漁者李杜一語大出色

川瀆巇道人心所惡必有穹石禦其橫驚勢莫狀於灩澦蘇軾灩澦賦其本此乎抑偶合也氣莫雄於砥柱惟大孤之角立掩二山而傑豎高標九派之衝以捍百川之注眈若虎視蛸一作蚴如龍據靡搖巨浪神明之所扶不倚羣山上玄之所固彼邐迤而何多信嶷然而有數念前世之獨立知君子之難遇如介石者表揚制橫流者李杜觀其側秀靈山歭挺奇樹寧憂梓匠之斤豈有樵人之路想江妃之乍遊疑水仙之所家一作駐嗟瀛洲與方丈蓋髣髴如烟霧據神鼇而䟫踆遂風濤而沿泝未若根連坤軸終古而長存迹寄夜川負之而不去雖愚叟之復生焉能移其咫步

仙掌賦 喻餗

行盡煙蘿仙峰隱嶙兮高掌巍峩無得而踰扼金方之險固不言而信指秦地之山河觀其蕞巔削成岑達臙拚開元氣剖破凝碧五千餘仞兮似假扶持百二之都兮如能指畫勞瞻望徂秦適洛之人誰可攀援駕鶴驂鸞之容勢比捫天形標一拳旁臨而高崇無際直上而巉巉克全稍謂動搖帶晨光而耀若如同捐擊開石鼓以轟然可以引羣生麾八紘抓

標承露之狀想茜拔山之力霽雨飛盡見毛女同掌上之人嵐岫叢分封蓮峯爲掔中之色勢狐聳于巖巖形不類于纖纖圻煙霧以斯出控關防而可瞻夕清而丹柱輪低疑將褫佩晝短而六龍駕逆似欲攀屛挐攫難窮規模酷似苺苔剝綠以盈掔葛藟駢青而繞指因鏬裂以文成偶欹空而脈起齊大道之悠久挈坤維之綱紀有客西遊時當凜秋始憑軾以遐矚惟攀雲而寫憂吾聞太華中立黃河西流有巨靈兮受天之命擘奇峯兮裂帛斯柔故得一帶東引致

洪濤而直注千尋西峙標異跡以長留泥乃豫鎮秘
雄秦城是仰沉潛之右臂斯見示化之前蹤可賞豈
非大壯皇都制遐荒而示諸掌

日觀賦　丁澤

泰嶽東南峯開一室傍接天路低臨曉日陰埋玉兔
動霄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氛埃之迥出初其犂色
葱蘢懸崖倚空獨出清虛之外遙分莽蒼之中隱霧
猶白經天漸紅披草樹以燈亂耀波濤而血融及夫
林嶺寒消煙雲色變星河寥落以初沒峰巒邐迤而
徐見火動山頂輪移水面穿暗隙以飛鏡歷幽窓而

走電至若門宇蕭條霜空沉寥暗開曙景暖入殘宵
楊晶彩以絕絕散芒角而飄飄露洒文薄風牽影搖
觀夫望極天涯生從地表扶弱木之歷歷出窮陰之
杳杳萬壑收暝千巖送曉消古砌之晴雪動寒庭之
宿鳥遙空冷滑傷寸晷之難留碧嶂岩嶢望孤光而
漸小敎疑地生疾騰空影斜氣亂山燒光分水花絕
壁孤危覺靈海之津狹炎輝咫尺信長安之路賖既
而背陽谷以徐來泛圓靈之不凝蒙水氣以珠暗露
松陰而璧碎霞色收錦天風歛黛披雲闕之糺觀駱
天門而俯對依簷乍吐威生齊魯之間過嶺逾明照
及草茅之內由是遠挂寥落高辭絕漠萬象焜煌而
畢照六龍天矯以無寧安得足踏聳峭手扶青冥陳
白晝之苦短請暘烏之暫停

霍山賦 并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
謠以頌其文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
騎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阯至之二日離邑一
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懲手乎彈心
乎竦神乎脅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
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

敵躁然械因紛然棼絲恍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
痳則知才智之劣如毫而加疾將杖而奔者乎戲霍
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閟于神而愚之邪抑有所
達而託之邪其辰既浹其精忽渝怯然而勝躁然而
敵紛然而靜恍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
能決將陣而能敵者乎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嶽其山厥臣
其嶽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爲尊嶽之大與地角壯與
天勍勢荆豫華嵩青沂兗岱如垤而秀如塊而銳嶽
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

里外爲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册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爲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朕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嶽能廓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閑藹染冉淒淒迷迷藻績數百里嶽之形有雲鶩鶩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斧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容或俯而拔

有如攫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嶁而節或銳而厲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緊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魁形曰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莅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以五嶽相遞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覲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平窮者濟洎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于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閑過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違有狩必勞惟霍之邇斯號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請惟神命既覺而書嗚呼恐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海 江 池 溝 水 滙 涇渭 石

海賦 木華

傅亮文章志稱木玄虛海賦文甚儁麗

昔在帝媯巨唐之世天綱浡潏爲凋爲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涾㴽迆延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沷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崒山既略百川潜渫泱漭瀇汿騰傾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爲委輸其爲

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浺瀜沆瀁渺瀰泼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舄瀏濩浩汗若乃大明攎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彯沙礐石蕩颸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濆淪而滀漯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泧泧滐而爲魁潤泊栢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葩華踧沑湏濘潗㵫若乃霾曀潜銷

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
澎湃灪礧碨磊山壟爾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乖蠻
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
泛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
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
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届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
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
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䁥冶夷決帆摧橦戕風起
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靆雲布霮昱絕
電百色妖露呵欻掩鬱矆睒無度飛勞相磢激勢相

沏崩雲屑雨浤浤汩汩踧踔湛灤沸潰渝溢灌濟濩
滑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
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之峯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
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
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
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
青徐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
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
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
故可仿像其色靉䨴其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則有崇島巨鼇峌峴孤亭擘洪波指大清竭磐石栖
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
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
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
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烱九泉朱燉
綠烟腰眇蟬蜎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敖偃
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
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刺天
顱骨成嶽流膏爲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嶔毛翼
產轂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

浮深翔霧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爲林更相
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羣仙縹耿
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翔天沼戲
窮溟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爲器也包
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
怪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
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非測有理詞亦碎快

海潮賦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
未究之將爲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

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絶過朔乃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于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罝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腯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傅于

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于彼盈于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于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絶以其至陰之物遡于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暰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刋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

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于暰見于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于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衒于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

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于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稟至陽之元精作寒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廻龜鳥于兩至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滋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鰌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玩威于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于甍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

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于不刋之辭陳其本則書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粤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爲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賾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莯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毋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爲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于是欲抉其所迷

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瀴溟之無際爲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蟺乎乾龍駕轇轕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備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挹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爲廣也視之而溢溢矣彼其爲壯也飲乎其流流矣其增其羸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覜無巔倪洶湧澒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半圓天而勢齊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殫御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熛以驚急且其日之爲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湃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鑠如爨巨鑊沸分不可探乎漩漩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齦齶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豹分若后羿之時平林截馳驅貔虎與兕象備于熊及萬熊呀偃蹇而矍鑠忽劃礫而齧齕其少進也若

兆人繽紛塡城溢郭蹄相蹂轂相摩錯鬨闤澶漫凌强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渀分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鬪懦勢前判備仁兵而自偃條谷呀而轊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失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肝衡而抵掌俄顙齗而愕眙擘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

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
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
捧席執腒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微之所如客乃曰人
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議而不道不謂之
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斡究地之揄指溢涔之難
悟欲蠡聽于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
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
已測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
日域及周公之爲政也則土圭致晷周髀作則裨竈
窮情乎天象子雲贊數于幽默張衡考動以鑄儀浮

風迹時而建式彼皆凝神于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
之壺胡不立一辭于滋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
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苟由日
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而秋冬勃興其逾朔也
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
憑凌晝何常微夜何常大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
川之進退何仲秋忽爾而自與異三時之滂霈日之
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漬
何日光而不滅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月唯一沈潮何
冉出萬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眣澮往成天波終古

不極盡沈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爲潮之外水
歸何域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
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
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踰涔緊块非之至大何水力之
能任吾聞之天地噫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
踰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閒賦
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欣然啓齒于是謂客徐坐
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須氷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
常桎梏于獨見終沈溺于羣疑既别白而不悟爰提
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

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與青諒余心之足諮當爲子
窮幽而洞冥豈止于揆物而稱哉夫日非而煥陽生
于復離南斗而景長迴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
川源潤歸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
發坼于胎卵鳥獸含滋于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
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于溟渤苟窮之當無羨于
升掬其散也爲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
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
潮差而小也及其日南而凉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
久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

泉閉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燼空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感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鬬終摩壘而先釋日沮其雄水疑其液既冒感于一朝信畜怒乎卉夕且潮之所恃者月所畏者日月違日以漸遙水畏感而乃溢亦猶羣后納職來遵王門獲命以出望宁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黃道所遵退邇巳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退

爲順式自望而進進爲千德伊坎精之旣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分晝千戌作夜于子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于陰者故鑠之于水而不能甚振隨于陽者故迫之爲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淅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

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掖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折入既深激而爲鬬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于詳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于巳著理必辨于猶微故濤生于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爇附于堅則難銷焚于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

至威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哉方輿之下陽祖所廻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爲朝左激之遠兮遠爲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沈而潮之所以兩析也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于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爲雪爲霜者爲雹爲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

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
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爲之長輸談未竟客
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
云豫常燠恐常寒狂乃陰雨爲沴僭則陽氣來于苟
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于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
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爲王地以陰
爲宗叅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
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
德也故曝尪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罪爲
之災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剸裁也客曰

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
者浮于上濁者積于淵濁以載物爲德清以不極爲
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上規負其圓故
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
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
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
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于霄勢窮霏
然下墜隨坳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瀆著則重也故
舟檝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
自堅氷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

坭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
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蘊乎
土之濱苟無諒乎此吉亦何足齒于吾人子以天地
之中元氣噫蟻爲夕爲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
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噣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
巨海之竄既無究于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
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壼奧願問先生幸以所聞
敎之甞居海裔覩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沓而
相際咠綷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屨旁聘
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于

余曰日往月來氣廻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疎
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
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跽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
贖古惑今疑數載籍之不具根象數之尚遺方盡迷
于閫域非先生親得于學者而孰肯論之于是乎若
卵判鷄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
雨滋形開夢去寤至醒離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
避席而稱詩爲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刓編鬣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
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

大文字以神采出之負堆積難字別

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與扁袪吾惛兮昔之論者
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秖爲譁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
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
上浮淸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釜鬴蒸爨兮擬厥形願
揚此辭兮顯爲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
賦之予能演之非文辞之破鏑何以解乎羣疑客乃
[illegible]然爲得油然而退也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惪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
源乎濫觴聿經始于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

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
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呑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
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
綱絡羣流商搉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
注五湖以漫漭灌二江而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
炎景之外所以作限于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
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
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衛
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崫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
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

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絶岸萬丈壁立赮駮虎
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
湓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湧
湍疊躍砯嵒鼓作瀰湱澩灂渨㵳溆濆濩減濘涌
湟溷泱澮潤澗淪漩濃濴澹浪溫濆瀑湠減瀘湏龍
鱗結絡碧沙瀢瀩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潛演之
所汩淈奔溜之所磢錯厓隒爲之泐嵃碕嶺爲之嵒
崿幽澗積岨礐硞犖確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
澹汪洸瀇滉困泫泓汯洞澋涒鄰圓濚混澣灦渙流
映揚焆溟漭渺湎汗汗沺沺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

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
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頹陽
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㴔淪溛瀤乍浥乍
堆豃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
礧鼓㟟窟以漰渤乃湓涌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
鮪王鱣鯼鰊鰺鮋鮻鯀鯩鰱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
顏鱗甲鑠錯煥爛錦斑揚鬐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
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
濤以出入鯼鯊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
鵠魚牛虎蛟鉤蛇蜦蟳鱟蛸鯖鼊鼂蠯玉珧海月土

肉石華三蝬虾江鷃螺蜁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専車瓊蚌琊𩼬以瑩珠石蚨應節而揚葩踞巋森衰以垂翻玄蠣磈磥而碨硜或泛潊于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頳鼈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儵蟰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蜦以沈遊騎馬騰波以嘘蹀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皆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爥銀瑒珈璿瑰

水碧潛琘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頳彩輕漣或焆爚涯鄰林屮不涔峏屮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鵝鶩鷗駛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翩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毦積羽迸來勃碣橉杞稹薄于潯涘栛槤森嶺而羅峰桃枝篔簹實繁有蔽葭蒲雲蔓櫻以蘭紅楊蓆耗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萊潛薈葱蘢鮫鮭踦踞於垠睬猿獺睒睗乎廣空迅蜼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夔獅翱踐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

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𢐀之以瀿瀵潗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橫布水蘇翹莖濮蕊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艸具區洮滆珠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埊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琗其表驪虯摎其址梢雲冠其嶸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于是搦棹

涉人於是櫂榜漂飛雲連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䨟雺祲于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颺以增扇廣莫颸而氣整徐而不颷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趠漲截洄淩波縱柂電往杳溟霧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儵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于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洊澱爲涔夾漈羅筌筩灑連鋒罾罶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

嶔崟之以洞豁疏之以淹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
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
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于千里越岱
宗之觸石及其鯈變倏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
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
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
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
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
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
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

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
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
江河

江上之山賦　　江淹

洊溰滇濙兮楚水而吳江刻劃嶄崒兮雲山而碧峯
挂青蘿兮萬仞豎丹石兮百重嵯峨兮嵩夢如鄣兮
如削嶤嶷兮尖出巖岈兮空鑿波潮兮吐納嶕峰兮
積沓鬣鱗兮赤尾黿鼉兮匼匝見紅草之交生眺碧
樹之四合草自然而千花樹無情而百色嗟大道之
異茲牽憂恚而來逼惟爐炭於片景抱絲緒於一息
夠意遠而生短恆輪平而路仄信懸天兮窈昧爰繫
命於才力既羣龍之咸疑焉衆狀之所極俗逐事而
變化心應物而廻旋既歔翕其未悟亦纚纚而已遷
伊人壽兮幾何譬流星之殞天悵日暮兮吾有念臨
江上之斷山雖不敏而無操願從蘭芬與玉堅亂曰
折芙蓉兮蔽日與以還夫憂心不共愛此氣質何獨
嗟乎景沉

漲昆明池賦　　張仲素

空濶靈沼蒼茫舊規昔穿焉迎秋而大閱戎艦今漲
也乘春而無竭陂池則時陽候既序陰冰已泮天子

乃詔京尹以充役命水工而叶贊陳衆力而雲鍤勃
興決萬派而箭流共灌瞻汪汪之積水似耿耿之斜
漢況復榖雨初霽夭桃正春總上善以利物涵聖澤
之深仁軼彼宮沼瀰如海濱鼓金堤之曲岸揚石鯨
之彩鱗浪湧煙郊更失辨牛之涘日華翠潋纔分織
女之津伊昔殊荒未化勤遠是思非障澤之潴矣將
水戰而肄之樹館浮鷁以遨以嬉猶獺呈形有類於
文身之俗鳧鷖亂響如習乎下瀨之師春水平兮波
淺春日煦兮沙暖雖守柔以易狎竟安卑而就滿重
泉之沫騷騷而若迴淺沚之毛離離而漸短至若鏡

可與小山[illegible]不及徐妃耳

朗風收澄明不流沃餘潤于荒野引孤光於釣舟豈獨鶩發是獻質亦龜龍載游厥跡既往前聞可想故人遙集曾分劫火之灰蕃帥來朝暗識漢河之象其漲則那式詠且歌開鄭白之墳衍流映滄以天波瑜氣長凝表宸居之在鎬晴虹乍飲若榮光之出河大哉水之為量皆從夫一勺之多

小池賦 許敬宗家有小池作賦賜之 唐太宗

若夫素秋開律碧沼凝光引涇渭之餘潤縈咫尺之方塘竹分叢而合響草異色而同芳徘徊躑躅淹留自足疊風紋（一作文）兮連復連折迴流兮曲復曲映垂

蘭而轉翠翻輕苔而動綠。牽狹鏡兮數尋泛芥舟而已沉湧菱花於岸腹劈蓮影於波心減微涓而頓淺足一滴而還深于時景落池濱霧黯疎篁卷舒澄霞彩高低碎月輪露宿鳥之全翮隱遊魚之半鱗岸隨年而或故流與日而終新雖有慙於溟渤亦足瑩乎心神

文亦抽刀[illegible]

割鴻溝賦 以割土開城去存深跡為韻 侯圭

龍爭虎鬭兮萬象交奔鏃盡兵窮兮白日猶昏潛豹略而久困割鴻溝而兩存臨屹屹之重關平分海岳指遙遙之一水畫斷乾坤泰之末世也鹿走中原人殃下土天垂不定之氣代作分爭之主皆欲呵叱羣類鞭笞萬宇或功侔擘岳掃氛祲以將清或力並觸山缺穹昊（一作旻）而未補爭馳羽檄欲定雷雲共假長山之隔潤請如橫漢以昭回劈六合以中裂割八紘而半開於是對戢雄稜俱停執馭盟高岸以斜指約中流而內據霜戈雪刃擁雲陣以東歸火幟虹旗扶日輪而西去險臨瓜剖深沉帶橫兩曜而寧休暈蝕重霄而未落攙搶晉魏周韓出地表而共宗函谷燕齊楚越徹天涯而盡屬彭城池塹彌堅人烟漸隔瘡痍詎息於餘略兵甲能循於舊跡孤軍外鎖儼南北

於千城萬馬重來併華夷於一擲。由是霸陰再合霆霹交侵強者功淺弱者機深欲限溝洫之迢遞閉關河之阻尋分地理而不分天理割波心而不割人心及夫垓下之劍不還江左之師莫遑始知鳳闕之難處徒想鴻溝之獨割至今京索之原古津空潤

漢光武渡滹沱水合賦 以上天無親惟德是輔為韻 獨孤及

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為敵所迫當冰不堅及軍裝隱轔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塞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聖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

事奇文奇

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文而結冰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爲戕戕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轂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于時進隔關于長津傾邈遶其後壁患勢莫之敵沒不可振求一徑而莫遂惟羣臣之不親賴王霸至誠之力協光武至聖之德人從悅巳之詐天贊勤王之直故得舟楫不設衣裳不濡避地以往乘水以遂一水之上兩軍相殊使後人視水則有求冰則無望飛塵而惆悵對寒流而踟躕由是知天人之合發與神祇而相符不然則何以延十二之祚總四七之輔滅新室毒流之

步步着脚

日作漢氏中興之主受命之瑞也亦何異玄女降于軒轅白魚躍於周武（此下未是惟字官韻）燕趙之間清流瀰瀰高風以遂遺躅於是

履薄冰賦（以戒慎之心如履水上爲韻）　皇甫湜

氷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此焉投足可爲寒心彼蟄溺之攸慮在恐思而誠深慎同數馬之人然非萬石誠若倚衡之子不以千金氷始凝水未壯乏六尺之爲厚非七月之所尚蠡斯之股兮猶且不同齊人之紈兮曾無以況雖鞠射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有同居累卵之危無殊坐積薪之上股慄兮在茲魂

驚於所之林惕求前豈人心之難測趑趄有畏猜狐性之多疑每縮縮而若墜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焉比將臨泉兮是擬丈夫不處斯畏其沒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滅趾徐子忘其故步尚書越其素履行自失於俛俛曷無施於几几視之旹無履而若虛非非墜積堅之始是東風所解之餘水蟲隔而織鱗必露秋蟬比而輕翼不如當履道未成其難泛濟縱善行無跡不可躊躇兢慎闕其不敗震懾謂其將壞步搖搖爾式彰君子之行身飄飄然誰謂邑人不戒如何克巳若此履冰與習坎而相類符執玉而可懲故叠

足是虞側身以進言志足履之適自近廉隅度藏心腑之中無貽悔吝得過慎易危之吉靡濡首失容之數行之止於三思戒實先於六慎

浮漚賦（亦多用此法）　楊炯

在霡霂之可翫唯浮漚而巳矣況曲澗兮增波復坳塘兮漲水濡滴瀝兮行注階潺湲而浪起寸步百川咫尺千里于是乍明乍滅時行時止徘雨足而分規擘波心而對峙輕盈徘徊容與庭隈狀若初蓮出浦映晴波而未開又似繁星落瞻耿斜漢而將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倏來忽往不可爲象雨窗稠生風牽

亂上若乃空濛采寨浩汗浮天流平舊沼泒湓新泉分容對出吐映均鮮觸流萍而欲散礙浮芥而還連光陵虛而半動影倒水而分圓始參差而別趣終宛轉以同沿歷亂踟躕漂沸縈紆細而察之若美人臨鏡開寶匳大而望也若馮夷剖蚌列明珠逐風波而瀠泊乃變化而須臾迹均顯晦妙合虛無同至人之體道亦隨時而不拘夫其得坻則止乘風則逝處上下而無窮任推移而不繫似君子之從容常卷舒而不滯故其在陽則隱在陰則出泄泄悠悠匪徐匪疾固自然以見體託行潦以凝質類達人之修身故不

欺於暗室蕩薄畎澮鼓舞洲渚其生兮若浮其居兮若旅雲銷雨霽寂無處所唯斯物之靡依獨含情而應機暫假有而不潔終淪空而匿曜苟無心以自累夫何適而有違

涇渭合流賦　獨孤綬

遊者感異源而合趣指涇渭於秦樹涇如經也自北而南流渭若緯焉從西而東注性相近以不息勢使然而自遇湜湜其沚昔既聞之於詩湯湯其流今則狀之為賦夫至清者渭至濁者涇惟清也鑒物之道著惟濁也含垢之義形共導金氣咸通並星混殊流

之耶斯成一帶之漭渟初以縱亂橫似爭長而難雜終以潔受汚何極脈而乃合禹功之所兩存漢死斯焉博納乍異其色覺游鱗之隱見必同乎聲帶長風之蕭颼象昭回之可求歌鄭白之有由飲馬投錢足以發明廉士決渠降雨足以殷富神州既相弘以利物寧自異乎並流知之者齊我以不皦不昧感之者比我於一薰一蕕斯乃永以長存和之足貴近則順洪河之紆直遠則成滄海之濩渭同功一體叶靈通氣信殊轂洛之流寧爽淄澠之味夫然波獨清而無偶非達識之所謂

望夫化為石賦　白行簡

至堅者石最靈者人何精誠之所感忽變化而如神離思無窮已極傷春之目貞心彌固俄成可轉之身原夫念遠增懷憑高流眄心搖搖而有待目眇眇而不見絲蘿無託難立節以自持金石比堅故推誠而遂變徒觀夫其形未泐其怨則深介然而凝類夫啓母之狀確乎不拔堅于王霸之心口也不言腹兮則實形落落以孤立勢亭亭而迥出化輕裾于五色獨認羅衣變纖手于一拳巳迷紈質矧乎不以表其貞變以彰其異結千里之怨望含萬里之幽思綠雲朝

觸拂莪莪之髻髮微雨暮雰洒漣漣之珠淚雜霜華于臉粉訖昔點于眉翠昔居人代雖云賦命在天今化山椒可謂成形于地于是感其事祭其宜採蘼蕪之芳生不相見化芙蓉之質死不相隨與同穴于冥漠成終天之別離則知行高者其感深跡異者其致遠秀碧峰之窈窕辭紅樓之婉娩下山有路初期攜手同歸窺戶無人終歎往而不返嗟乎貞志可嘉高節惟亮同胚渾之凝結異追琢而成狀孤烟不散若襲香于爐峰之前圓月斜臨似對鏡于廬山之上形委化而已久目凝睇而猶望悲夫思婦與行人莫不觀之而惆悵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三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四

賦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西都 東都 西京 東京 南都 明堂詩

兩都賦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

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西都賦　　班固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

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于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

達閭閈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旣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

藍田美玉商洛緑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于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

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于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

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

則成化流大漢之豈弟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惪若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兹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綴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

棲金爵内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幷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欞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怨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𡏖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内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于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

臣披飛廉入死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艸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蹸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

每誦郊畋之賦如枚物不可[illegible]播然其於時亦非淺學易及

登蜀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埜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

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班固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寔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

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

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
伏羲氏之所以基皇惠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
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
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
中興之則焉郎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
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
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
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
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
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

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
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
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
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
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塡流泉而爲
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
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
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
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
靈護埜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淸塵千乘雷起萬
騎紛紜元戎竟埜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
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燄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
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
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
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
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
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洩先驅復路
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
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

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
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別區界絕
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
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
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
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
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庭實千
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
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曄
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

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曁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于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思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于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

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班固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班固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班固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卉蕃廡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天下太平久貧不論後乃擬班固兩都因以諷諫十年乃成

西京賦　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

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澧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

帝[illegible]嘗於甘泉宮

西奏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
于東井婁敬委輅斡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及
帝圖皆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
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
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
明堂九筵今又增之
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
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
疏龍首以抗殿狀嵬峩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
以茄藉倒植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
橑以相接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
璧璫流景曜之韡曄彫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

鏤檻文棍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
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峻險重門襲固
虡力任重可以勝萬鈞
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
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
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
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
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夏耽耽九戶
開闔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
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
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

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
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
獸面內附亦見皆美
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
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
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
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昆崙雖厥裁之不
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
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
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
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

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
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
林光亦秦始皇作
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塏乃隆
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
山岡直蔕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
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弗逮況青
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
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
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
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

望北極之高門與起引樓

谽以疏寮千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
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
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
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
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
兢非都廬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桔
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
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高
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轢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廣
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逾

從建章跨過城闕人於王宮中也

延望窅篠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似山之長直度金城）
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
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
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
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
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嵒齬長風激於別隯起洪
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
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
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
飡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

升龍於鼎湖豈晋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
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
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
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
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
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
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
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
勞邪嬴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
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

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
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
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眥蠆芥尸僵路
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
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氂擘肌分
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
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
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
極盩厔并卷鄠郭左暨河華遂至號土上林禁苑跨
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

山而欵牛首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鶩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皐被岡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決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

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温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迹杜蹊塞麀鹿麌麌騈田偪仄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

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惟翫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蝄蜽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𢶀瀑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

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拯白日未及移晷巳獮其十七八若夫遊鷮高翬絶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黄之士育獲之儔朱鬟䰄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猥批窳狻指㧙落突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鋭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是時後

宮變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皐樂非
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
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
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
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
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皴皇恩
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儴佯
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
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是
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

女縱棹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
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
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摘滲澥搜
川瀆布九罭設罜䍡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
逞欲畋斂效獲麑麇摎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
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
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
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迥望之廣
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胷
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

舞容

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
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
涯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
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
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
從背見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
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
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
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
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

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
樹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
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
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酲醉盤
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
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
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陿
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
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
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此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

之羣羆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

管爭妙此二人至與

服颺菁卭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

漢見此之文亦極費也

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鬒

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

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

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

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

逸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

收得老勁

朞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

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

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

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與於殷人

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

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

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

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

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

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胷而

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

非之也

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

覈是非近於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

四字狀小人

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

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

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構

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

可憐

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

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悸悸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

地而已哉乃救𤆀於其頸敺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

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應籙受

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

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

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

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

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旣受命建家造我

是作賦本旨

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

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
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
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
故蔽善而揚惡祗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
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
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
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
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
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答
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

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
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
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
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
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虙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
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
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
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故宗
緒中圮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
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

二十八將也句亦奇

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
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
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
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啟
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
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
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
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
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
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鵰

春鳴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
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
華亭候修勑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
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
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鱉蜃與龜魚供蝸䗪與菱芡
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
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
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
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
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

[illegible]者距而進之

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皙皙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

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

取華麗之蒲梢以流制尊

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𦈏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鏤錫方釳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璭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縿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轕

髶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囐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𪔵𪔵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

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楅衡毛
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
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
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
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藉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
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
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
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
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
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蕃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

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
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
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
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達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
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
豵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
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
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
教布護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
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

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
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
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
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
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
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
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
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
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
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

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
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
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
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
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
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魃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
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
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
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于原陸同衡律而一
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

前篇可風
次篇可雅

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
祀於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
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勤致賚于九扈
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
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
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
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
澤洎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
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
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

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
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
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
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于斯之時海內同悅
曰吁漢帝之德馨俟其禕而蓋蓂莢爲難蒔也故曠
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
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
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
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

東京之懿未罄値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
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
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
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
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
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
於輜重獨微行其爲如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
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
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
類之珍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

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麑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
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
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忿姧慝之干
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
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
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
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蘗栽昧且丕顯後世猶怠
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
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牆填塹亂以收罝解罘

妙語

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也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衍當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

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南都賦

張衡

此光武舊都因帝鄉讚美之故作以諷焉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爲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𨻶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湯谷涌其後淯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鍇赭堊流黃綠碧紫英青雘丹粟太一餘糧中黃瑴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其山則崆峣嶱嵑嵣㟐嶚刺岝㟧㠑嵬嶮巇屹嶬幽谷嵚岑夏含霜雪或嵒嶙而

纚聯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嶻嶭而成甗谿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滵溢流其隅崑崙無以奓閬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㯶槾柏杻橿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騈青冥盳瞑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天虎豹黃熊游其下穀玃猱挺戲其巔鸞鷟鵷鶵翔其上騰猨飛鼺棲其間其竹則籦籠䈽篾篠簳箛箠緣

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爾其川瀆則
泚澧灤瀘發源巖穴潛廬洞出沒滑濊濇布濩漫汗
漭沆洋溢總括趣歙箭馳風疾流湍投濈砏汃㶁軋
長輸遠逝漻淚減汩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
蠵鱓鱣鰅鱅黿鼉蛟螭巨蜯函珠駮瑕委蛇於其陂
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
草則有藨苧薠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
風發榮斐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鷖鴻鴇駕鵞鵁
鶄鶂鶬鷫鶤鷓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
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堤塍相輔朝雲不興而潢

潦獨臻決渫則暵爲溉爲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
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
若其園圃則有蓼蕺蘘荷藷蔗薑蟠菥蓂芋瓜乃有
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棗若榴穰橙鄧橘其香草則
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芳若其廚
膳則有華薌重秬滍皋香秔歸鴈鳴鷃黃稻鱻魚以
爲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非冬菁蘇
蔱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
寸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醒及其糺宗綏族禴
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珍
羞琅玕充溢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
𧟰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儇才齊敏受爵傳觴獻
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
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
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
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
飾程蠱便絹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
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脩袖
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緜緜其若絕眩將
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蹴躃蹁躚結九秋之增傷怨西

荊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爲新聲寡婦悲吟鵾雞哀鳴
坐者悽欷蕩魂傷情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騄驥
齊鑣黃間機張足逸驚飈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
雙鶬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
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
追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
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兮背廻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
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游觀之好耳目
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眞所謂漢之
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

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
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
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
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
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
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
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
無斁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
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申與時
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眞人革

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
摧剛排捷陷扃夔蹈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
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
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
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鯢齒
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歎曰望
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駟飛龍兮騤騤振和鑾
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
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
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

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五

賦

詩著作郎張載訪岷邛考橘思十稔門庭藩著紙筆選得一句而頭之私其文訊人 之失寔而已亦不盡免娶之以詆訶勝者其文不雄渾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蜀都 魏都 吳都 東平 論都

三都賦序 左思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

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氏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

隅揚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　　左思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峩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盆蒀以翠微崛巍巍以峩峩干青霄

而秀出舒丹氣以爲霞龍池瀥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汩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而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其間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鑠符采彪炳暉麗灼爍于後則却背華容北指昆崘緣以劒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廻卽

永吟狀虎豹句

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枏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廻翼乎高標巢居栖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鴳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蚺蛦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沙赩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

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于樂府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麋蕪布濩於中阿風連延蔓於蘭皐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附是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緜洛溝洫脈散疆里綺錯

黍稷油油稉稻莫莫指渠口以為雲門灑滮池而為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柹梬楟樲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棃津潤樼栗罅發蒲桃亂潰石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日往菲薇月來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揔莖柅柅裛

葉蓁蓁晉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鷩鶩鶍鵬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氷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魴鮷鱧鯊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鄽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詭譎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與輦雜沓冠帶混幷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哤聒宇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

巨萬釽摫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核四陳觴以清醥解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絃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飄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晦期匪日匪旬蹙蹈蒙籠涉蹠寥廓鷹犬倏眒

尉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
屠麖麇翦旄麈帶文蚍跨彪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
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
躡五屼之蹇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趫貙氓於
葽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鍛翮獸廢足
殆而朅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艤輕舟
娉江斐與神游罨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吹洞
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矦騰波沸涌珠貝氾浮若雲
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
酤割芳鮮飲御酬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

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斯盖宅土之所安樂觀聽
之所踊躍也焉獨三川爲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倜
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
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
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咨近
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噲若君平王褒韡
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
庭考四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爲
譽造作者以爲程也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
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

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
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左思

弱處皆處亦不少而不設有雲湧之致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辯於天文者也
下料物土析于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覽八紘之洪
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
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
富禺同之有偉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
爲襲險之右徇躋鄢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齷齪而
算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

所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
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
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
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
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
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
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
由克讓以立風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
列國之所觖望也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
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

精揹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嶁滇鬱崃濆洫泮汗湞濎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磈磈滮滮㴔㴔礆硿乎數州之間灌汪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淢焉洶洶隱焉磕磕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沛潮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潫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惣有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蛟鯔琵琶王

鮪鯸鮐鯽黿鱕鯌烏賊擁劒鼊蠵鯖鰐涵泳乎其中茸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噞喁沉浮鳥則鶂雞鷫鳿鸍鵖鷺鴻鵾鷁避風候鴈造江溪鶩鶊鷞鷸鶴鷩鶬鸐鷗鶿鸕泛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玩彫啄蔓藻刷盪漪瀾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旣旣慌罔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源島嶼緜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迥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

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匝列眞之宇玉堂對靁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寔神妙之饗象嵳難得而觀纍爾乃地勢坱北卉木㕵蔓遭藪爲圃値林爲苑異荂蓲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辯中州所羨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離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護皋澤蟬聯陵丘黃綠山嶽之嵒冪歷江海之流杭白帶銜朱蘂鬱兮蓯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肹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木則楓柙櫲章栟櫚枸榔緜杭

杶櫨文欀楨橿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拏莖重葩殗葉輪菌虬蟠墉堨鱗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宵露霡霧旭日晻時與風颮颺颼瀏颸颸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幷奏笙竽俱唱其上則有猿父哀吟玀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趠飛超爭縣接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羊麐狼猰貐貙象於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曜星聲若雷霆名載于山經形鏤於夏鼎其竹則篔簹林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

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
瑟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
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檳榔無柯椰葉無蔭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
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花斐丹秀芳臨青壁係紫房
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來
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
火齊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
縹碧素玉隱賑崴㟪雜插幽屏精曜潛穎硩陊山谷
碕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
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
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
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其四野則畛畷無
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
與穱秀菰穗於是乎在煑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
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徒觀其郊隧之內與都邑之
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址郛郭周匝重城
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憲
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

迴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
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
山之府則瓌寶溢目䦨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
廟於武昌作離宮于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
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
飾赤烏之韡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
相經閣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雕欒
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
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闈
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

淥水玄蔭眈眈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
櫛比廨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
舛互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桀虞魏之昆顧陸
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
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
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
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
暴謔中酒而作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
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
開市朝而普納橫闠闤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

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工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縱萃
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
然致遠流離與珂珬緤腑紛紜器用萬端金溢磊砢
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㵾譶衆繆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
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
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
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
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
藏鍦於人去戢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

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
掩於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
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師而擁鐸將校
獵乎具區烏滸狼𥉮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
象郡之渠驫駥飍矞觳霅驚捷先驅前途俞騎騁路
指南司方出車䡕䡕被練鏘鏘吳王乃中玉輅軺驌
驦旗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毛揚蕤雄戟耀
鋩貝胄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
施罿罻普張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阹以九疑禦以沅
湘輶軒蓼擾彀騎炳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猨

臂騈脅狂趭獷猤鷹瞵鶚視參譚獓猈若離若合者
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
殺短兵直髮馳騁儇佻坌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
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
煙載霞載陰莅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
音暴甝虪顇麋麖驚六駮追飛生彈鸑鷟射猱挺白
雉落黑鴆零陵絕嶚嶕聿越巉嶮跇踰竹柏獮猭杞
柟封狶蒐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
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
之抑揚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鋏皆

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爲創痏衝踤而斷筋骨莫
不䘏銳挫鋩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
辟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
破窟宅仰攀鵕鵔俯蹴豺獏刦剞熊羆之室剽掠虎
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𤣭𤣭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
骼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
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
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
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麢鷚思假道於
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嶙澗閬罔峼童晉罘不滿效獲衆廻靶乎行睨觀漁乎
三江泯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旣同弘舸連舳巨艦
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
方壺比鷁首之有裕邁艅艎於往初張組帷搆流蘇
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
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簫籟鳴
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鷁鶂虞機發留鵁鶄鉤餌
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䱰鱨䲅鱺鰽鯊
罩兩魪巢鰝鰕乘黿鼉同罛共羅沉虎潛鹿馽鼊
侶束徽鰥背中於羣犗擺捭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

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迮潮水而
振緡想蔣賓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
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
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
則亂費錦繢料其虓勇則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
瓌奇摸蝳蝐扪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
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
爲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
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汩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䬊颲
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

吳與陽侯猗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
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
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醽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烽起酹
鼓震士遺倦衆懷忻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
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胤
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
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磬之鏗耾有殷坻
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
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
駕辯或踰淥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

而上升酣湑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曾陽揮戈而
高麾廻曜靈于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
誠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
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
盟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
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闞溝乎
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
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
概之風睚眦則挺劍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
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顛指雖帶甲一朝而元

亦松子非其人故言附麗也

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滑術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剖判庶士商推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桪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奥

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崛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左思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陲為襟帶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而子大夫之賢尚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彊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劒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

初暉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煽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荊棘旅庭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犨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賓其隆吳札聽歌而

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胥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恒碣𥓽碍於青霄河汾浩㴐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墳衍斥斥或嵬榮而複陸或嵦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徵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迥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

肇受命而光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幷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爲量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冏廉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髣若玄雲舒

蜺以高垂瓌材巨世插堀參差枌橑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瀧池旅楹閒列暉鑒抰振榱題黮䨴階暗蝼响長庭砥平鍾虡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依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輸西閣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彤鏤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

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貂齊光詰朝倍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膢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蔓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睟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

棟而重霤下氷室而沍寘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構峩峩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長塗𠦝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轘轘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𡏖而資始邈邈𢹂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弗怳誰勁捷而無𢢔與䦧岑而永囚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

觀宇相臨碩果灌崇圃木竦尋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腜腜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稉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

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櫚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禎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輿騎朝猥蹀𧽍其中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幕室房廡雜襲剞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

以儔禀街之邸不能及廊二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侈所眺之博大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著馴致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賨積墆琛幣充牣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騏馬塡廄而駔駿至乎勍敵糺紛庶土罔寧聖武興

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旌旗躍莖弓珧解槊矛鋋飄
英三屬之甲纓胡之纓控弦箭發妙擬更贏脅被練
而銛戈襲偏較以讀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
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銳氣彌銳三接三
捷既晝亦月尅翦方命吞滅咆咻雲撤叛換席卷虔
劉寢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軥
軥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刓印國無費
留喪亂既弭而能寔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
柙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
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

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行於是東鯷卽序西傾順軌荊
南懷憓朔北思甌縣縣迴塗驟山馴水襁負贄重
譯貢篚鑿首之豪鏤耳之傑服其荒服歙祇魏闕置
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
華載裔岌岌冠緌纍纍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
醴流澌溫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謳讌酣
滑無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冐六英五莖僧響起
凝震霆天宇駭地虛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
所曾聆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
旄之飾好淸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

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氾博鞮韈所掌之音韎昧任
禁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既苗既狩爰
遊爰豫耤田以禮動大閱以義梟備法駕理秋御顯
文武之壯觀遊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
斯以時罟網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
藪丹魚爲之生沼裔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
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
擾嘉穎離合以尊尊醴泉漏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
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
兆旼旼率土遐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醇粹餘糧栖

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綱
綱黃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
其神器闕玉策於金縢案圖籙于石室考歷數之所
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改
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徵儀以變器械以華顯
仁翌則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雠校篆籀篇
章畢覿優賢著於揚歷匪蘖形於親戚本枝別幹蕃
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喻秋霜摛翰
則華縱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
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謐密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

比屋而爲一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渊萬
邦皇恩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
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聡留重華
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
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是故料
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
申之而有裕非疏獷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
具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
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
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理之淀蓋節之淵狐狐精

衛衍木偵怨常山平于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
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
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
去而林燔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
真定之黎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
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
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非可單究
是以抑而未罄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
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
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其軍容弗犯

風俗以儉之累再爲好

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敝之績歌
鐘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閑居隘巷室
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
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
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掦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
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窐隙之
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卑卑何足道）推惟
庸蜀與鴝鵲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爲禽鳥
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咉咽
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

恒翳宅土熇暑封疆障厲蔡莽螫刺昆蟲毒噬漢罪
流禦秦餘徙帑宵貌蕞陋稟質蓬庬巷無杼首里罕
耆耋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嬥歌
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韰惈爲嫿人物以戕害爲藝
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
裕勢距遠關以闚鬮時高樔而陛制薄戍緜冪無異
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與先代而常然
雖信險而剿絕揆既往之前跡卽將來之後轍成都
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顧非累卵於疊棊焉至覲
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

黍離可作謡於吳會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矆然相顧睽焉失所有靦背容神瘁形茹㸒氣離坐㥏墨而謝曰僕黨淸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過以汎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性以諈繆偭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離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以顯之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

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巾錫典章之爲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詞則侈矣人物及于儀稼陋哉僉哉

蜀都賦　楊雄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皐彌望鬱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巛宮奠位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嶜岑丹青玲瓏邛節桃枝石鰆水螭南則有犍牂潛夷昆明峩㟲絕限嶋嵣堪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邛連盧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北則有岷山外羌白馬獸則麢羊野麋罷犛貘貐麝麡戶豹能黃狮胡雖玃猨蝠玃猱猶毅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岭崟迴叢增嶃重峚峛石嵗崔嵯巍嶵魄霜雪終夏叩巖岭嶙崇隆臨柴諸徼嵔峴五矾參差湔山巖巖觀上岑嵓龍易累嵬灌𣙊交倚雌峰㟄崎集崄䐡施形精出偈堪嵦隱倚彭門嶋峴喇嵺嵑㠎方彼碑池呲㘅輵解磔乎岳岳北屬崑崙泰極涌

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羌庭漆水渟其㽘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沆千湲萬谷合流逆折泌㶊乎爭降湖潧排碣反波逆溥磢石𥗫𥗫紛汝周溥旋溺宽綏頹慚博岸敵呷䂳瀨磴巖㩜汾汾忽溶閽沛踰窘出限連混陁隧鋌釘鍾涌𨺛讙薄泙龍歷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康瀧遠遠乎長喻馳山下卒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州於才則楩櫟豫章樹榜檜櫶椑柙青稚雕梓枌梧橿㰘櫥楢木樱枒信楫叢俊幹湊集枇杷㯙北沈橙椅從風推參循崖㨫㨗涇淫溶繽紛幼靡汎閎野望芒

芒非非其竹則鍾龍筡葷野篠紛豈宗生族攢俊茂
豐芙洪溶忿葦紛揚播猗與風披夾江緣山尋卒而
起結根才業填衍迥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於汜
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濕則生蒼葭蔣蒲雚芧
青蘋草葉蓮藕茱華菱根其中則有翡翠鴛鴦裊鸕
鵝鷺雙鶴鵝鶇其深則有猵獺沈鱓水豹蛟蛇黿蟺
鼈龜眾鱗鰅鱅爾乃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
其市九橋帶其流武儋鎮都刻削成欹王其旣夷蜀
候尚叢并石石劈岓岑倚從秦漢之徙元以山東是
以賨山廠鏡水貢其獲茸竹浮流龜磧竹石蝎相救

魚酌不收鴦鶻鳴鴳風胎雨𪄻來物駭目單不知所
禦爾乃其裸羅諸圃畋緑畛黃壯諸柘柿桃杏李枇
杷杜構栗榛棠梨離支離以梴橙被以櫻梅樹以木
蘭扶林脅檢般關旁支何若英絡其間春機楊柳褒
弱蟬抄扶施連卷䍡猓螗蜮子鶚呼焉爾乃五穀馮
戎瓜匏饒多卉以部麻往往薑栀附子巨蒜木艾椒
蘺藹醬醯清眾獻儲斯盛冬育筍舊菜增伽百華投
春隆隱芬芳蔓茗熒郁翠紫青黃麗靡蝓燭若揮錦
布繡望芒兮無幅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紌縒纚縝縿
緣盧中發人楊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
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篇中
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釦器百伎千工東西鱗集南北
並湊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隱軫幽藹埃教
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闠齊嗒楚而喉不感
槩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
贍蓄積備具若夫慈孫孝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擽
時選日瀝豫齊戒龍明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
疎明綏離旅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
藥之羹江東鮐鮑隴西牛羊糴米肥豬麞麀不行鴻
獶猶乳獨竹孤鶬炮鴞被紕之胎山麝髓腦水遊之

腴蜂豚應鴈被鴳晨凫䴏鶂初乳山鶴旣交春羔秋
鶗膾鮻龜肴杭田孺鶩形不及勞五肉七菜朦猒腥
臊可以練神養血脽者莫不畢陳爾乃其俗迎春送
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觀魚于江若其吉
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迎夏之陽候羅司馬郭范畾
楊置酒乎榮川之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
幕接帳連岡眾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緑之畫邠盼麗
光龍蛇蜿蜷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昔天地降生
杜鄗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口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
聲呼吟靖領激呦唱啾戶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八

狀形抑揚之妙

至蘇飛沉不可取而後也

妙在有驚之神而不襲其詞

寘及廟嚐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蹈駁應聲其佚則
接芬錯芳穠秸纖延躅淒秋發陽春羅儒吟吳公連劉褒富人
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態吡噉出焉若其遊怠魚弋
郤公之徒相與如平陽頫臣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
觀者方隄行船競逐偃衍轍曳絺索恍惚羅長彌瀰
蔓蔓汾汾龍雎鄉兮粲布列枝孤施兮纖繁出鶩雖
落兮高雄屢翔雖桂兮奔索畢組飛膾沈單然後別
人以爲真神奇吾以爲真平淡人以爲難字險句
吾以爲矯歌妙舞

東平賦　阮籍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
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
陵汙之則爲藪澤透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
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傷通遐邇有
刑有德雲升雷動一阧一默武由之安乃用期惑若
觀夫隅限之鉄幽荒之塗忽漠之域窮野之都奇偉
諵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驚飈躡
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於崑崙之
陽鄒子喩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土羨
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敖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
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陋陋則有横衢之
場鹿承之墟匪修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如西則首
仰阿甄傷逼戚蒲桑間濮上淫荒所廬三晉縱横鄭
衛紛敷豪俊凌厲徒屬留居是以強禦横于戶牖怨
毒奮於牀隅仍鄉飲而作愿豈待久而發諸七疑缺惟
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
湄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鄙邑莫言或非
殪情戾慮以殖厥貲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時
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潰餘溏洋溢靡之東當三齊
西接鄒魯長塗千里受兹商旅力閭爲率師使以輔

驕僕纖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是過
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夷罔式導斯作殘
是以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畏惟愆其
居處壅翳蔽塞窕遂弗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
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懷其外
有濁河縈其溏清濟盤其樊其北有連岡巃嵸崎嶬
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
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群烏翔天百
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黨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
微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

無知洛闕闕之散感兮因回風以揚聲聽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其丘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鷗端一而以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愀悃以遙思兮飃飖以欲歸歛丕遊於陵顛兮舉斯羣而競飛物修化而神樂兮寧遐觀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縈驂騑驪於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貫戎兮譏旃裘之必襲奏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

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巳兮又何慷乎忠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肇夏託思飃而載行兮因形骸以成駕遵閶維而長驅兮問迷罔於菀風玄雲輿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路空虛而遂征扶搖蔽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之朝顯兮喜太陽之炎精測虛舟以遑思兮聊逍遙於清溟謹玄真之諶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逼並旋軫於畎澮兮若空桑之可卽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緜緜而未息集舒誥以鑒戒兮賜衆誨之難測神遙遙以抒歸兮畏雙環之在側杳禽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藜藿之易脩兮攜左右之相樂懼從風而永去兮託顚項於紉闒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覯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晻曖以亂錯兮漫浩溔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省眺茲輿之所徹兮寶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間兮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颻兮試枯菀之必從釋遼遙之淵度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間收兮誦純一

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之眷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為感兮將易乎殊方乃擇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論都賦　杜篤

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巳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于亳成周之隆乃卽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葢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阸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卽日車駕策由一卒

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
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王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
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
推天時順斗極排閶闔入幽谷覲陁於崤𨺗圖險于
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
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悽然有懷祖
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
航涇流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于岐梁東橫乎大
河瘞后土禮邠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

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修理東都
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門北登
長平䂓龍首撫未央顧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
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為篤言
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
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
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世據雍州之
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昔在彊秦爰初
開畔霸自岐雍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天命
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

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跨崑崙奮
彗光埽項軍遂濟大難蕩滌泗沂劉敬建策初都長
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
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
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
欽退何人
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
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
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讐遂命票騎
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
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繫

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阬岸獲昆彌
虜儢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
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并域屬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
建護西羌捶驅氐僰寥狼卬莋東摒烏桓蹂轔濊貊
南羈鉤町水劒彊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
漂槩朱崖部尉東南兼有黃支連緩耳瑣雕題摧天
督牽象犀椎蜂昤碎琥珀甲瑇瑁戕觜觿於是同穴
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雍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
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

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
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二百德衰而復盈道
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雍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
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以來無茲若明
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
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
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
生萬類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於水泉灌溉漸
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鐇
钁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阨塞四海西

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關函守嶢山
東道窮置列汧隴雍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
口絕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
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
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礌千
夫沈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胄剽悍可
以守近利以攻遠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
為贍腴用霸則兼并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
則士要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剋退守
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固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

漢家祖孫

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徒以執便莫能卒
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
寇復致赤眉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
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
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立號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
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攸向無不靡
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
龍淵首鏌鋣命騰太白親發狼弧西平隴冀東據洛
鄴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亹亹遂興
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

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論都而遺思雍州
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
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椎結
左衽鏤鍝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
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
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徒
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
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

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滯與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六

賦

遊覽

紀行

閒適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遊覽　紀行　閒適

遊覽

遊廟山賦 并序　王勃

玄武山西有廟山東有道君廟蓋幽人之别府也長蘿巨樹稍翳雲日王子馭風而遊泠然而喜益懐霄漢之舉而忘城闕之戀矣思欲攀洪涯于烟道邀羨門於天路仙師不在一作存壯志徒爾俄而泉石移景秋陰方積松柏群吟悲聲四起背鄉關者無復四時

之策焉嗚呼有其志無其時則知林泉有窮路之嗟一作哭烟霞多後時之歎不其悲乎遂作賦曰

其慨悟人 賞此知歌哭

陟彼山阿積石峩峩亭皋千里傷如之何啓松崖之密蔭攀桂岊之崇柯隔浮埃於地絡披顥氣於天羅爾其綠岩分徑蒼岑對室菌軒丹紀芝埸翠密俯泉石之清泠臨風飈之瑟颸仰紺臺而携手望玄都而容屈一作滕躡霞岡於玉砌步雲岊於金壇懐妙童於眞女想靑螭及碧鸞情恍恍而將逸心迴迴而未安見丹旁之晚晦知紫洞之宵寒旣而霧昏千嶂烟浮四埜恨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馳遐思於方外竭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以懐于此都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逢地烟霞失時託宇宙兮無日俟鸞虬兮未期它鄉邦一作山水秪令人悲

楚望賦 并序　劉禹錫

予旣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擊乎人者風巫氣窳是以嵩雺一作霧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鄉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爲楚望賦云

劉與鄉互用爭雄各有奇句

翼軫之埜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雺土洩而泥氣罕泬清兮湢氛瘖瘖四字一作漫濕氛瘖中人之

體兮爲瘵爲瘵一作以曠滌煩兮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於城之隅究在落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桐戶發樞睥予不運坐陵虛無歲更肩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群山龍從岡陵靡阤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露夕朝霞望如飛動詹廡之下大江傾動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聱耴歐呀秋水灌盈漩石瓢沙流憍軒昂舞于盤渦逮及汝潦潛如酥醒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亡聲悠遠烟緜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膊爿寒盡温風發榮土高如濡言

高眺好辭

與空蒼然 妙絶千古

日與天盡 奇

湯海若難 粗雜新本

此

人間負不 丱唯山與

水

捦字悸

烏嚶嚶三星豔其曉中植物颭以飄英雲歸扃唐卯蔽洞庭月與天盡神將化弁圓方相函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群形枿樹同丘積空凝青瓊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氣發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漫沸翔禽跕墮呀喙（一作咮）垂翅曦赫敲蒸陽極召（一作反）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欻若車蓋凝轤未瞬彌漫霾霧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蘷空萬夫皆廢懸雷綆絕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一作燿）用原夕月既望耀（一作躍）于丹泉上鏡下水澗塵濯烱宿

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作皎）一氣之悠悠潔有形而濫清玄宵徵（一作微）明以斐文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會霞暈乎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沉層瀾鷄喇嘶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諠畢洶浩浩以營營追向將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彷像而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一作獨）澤水泉收脉故道腹（音宣）削衍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分鶩鳴而決起捦彩翠于砂礫將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收

容飛雨凝滴洒林遞響淅瀝梢槭飛雹照雪以騰光柔蕤傲霜而透圻蠥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悳伏波而構祠投粔粒以鼓櫂絫鱣魴而如蟻蟠木覩深孽妖馮至新年去鷹於錮敬祇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敬却落蹲踞渚居龜食大掩水物罟張餌陷不可遁伏頭舉潛縋書撞夜觸設機沉深如捦于陸彼遊儵之瑣類咸朓朒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拖綸谷復騁鷗相逐暮夜澄寂嘯歌羣族傖目俚態幽怨委曲逗疎折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

山之徒抨（一作泙）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而嗜鬱悠起于岳阿騰絳氣而蔽天粟歊雨濡（一作澤）穎垂林顛盜天和而籍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間人逸爲未作求金渚渙淘汰澆濁流注瀆沱（一作隤池）繁光熠爚貪賈來貿發于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晒耘耕之悒悒徙腁胝以自鞠我處層軒衆星迴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關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一作上）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

觀物、

過驪山賦 以陵撫國殁永絶靈臺韻

徐寅

六國血于秦秦皇還化塵塵瞽而爲楚爲漢路在而今人古人但見愁雲黯慘疊嶂嶙峋時遷而金石非固地改而荆榛旋新愚闇周褎則迷僭登臺秦暴則焚書建國貴螻蟻於人命法豺狠於帝惡兩曜昏翳九圍傾側扶桑幾里我鞭石以期通溟海幾重我驅山而要塞慘慘玄穹噭噭七雄三農百穀以休務滓鐵磨金而獻功九州病萬室空韓趙魏以文 疑 臧楚燕齊而坐窮家有子兮誰得孝國有臣兮爭敢忠九野分將焉作兆民之主誅侯吞盡方行天子之風星隕九霄城長萬里血染少木肉肥蛇豕將欲手挂天刀足挑地紀拙虞舜而短唐堯汚殷辛而長夏癸禍從 疑 殃催用揺岳摧金陵之王氣類起蓬島之宮娥不來黔首求主蒼旻降災王 疑 漢之龍興倏斷沙丘之鮑臭誰猜魑魅諸夏腥羶九垓于是宅彼岡巒兆斯陵闕猶驅六宮以殉葬豈言蔓少之縈骨嫌示儉於當時更窮奢於既歿融銀液雪疏下地之江河帖玉懸珠皎窮泉之日月嶫嶫層層不騫不崩斯高之喉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 化一作 興軹道一朝璽獻漢家之主函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今則少稜平原烟叢翠嶺想秦史以神悚弔秦陵而恨永華清宮觀鎖雲霓作皇唐之勝景

公未遊作賦初讀其文愛之遊焉而笑公之果未遊也

遊天台山賦

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迴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錄禋祀故事絶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絶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兹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絶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絶而莫曉哂夏

顯之疑氷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
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
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
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于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
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
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
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于
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于幽昧履重險而逾平
既克隮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

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
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于心胸
蕩遺塵于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
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
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
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于綺疏八桂森挺以凌
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于陽林醴泉涌流于
陰渠建木滅景于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
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
入無于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 世事都捐
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
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烟肆覲
入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
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
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
消一無于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于不言渾萬
象以冥觀兀同體于自然

紀行

東征賦

曹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

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跡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
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
遲遲而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
登巢而琢蠡兮行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
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
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
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
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
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
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

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
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
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
生荆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
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
民亦尚其丘墳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殁而名存惟
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
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
命之在天繇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盡忠恕而
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

照兮祐貞良而輔信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
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
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
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嗛約兮清靜少欲師公
綽兮

西征賦　潘安仁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
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
廓忽怳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
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
莫之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
質納旌弓于鉉台續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
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
其升遐八音遏于四海天子寢于諒闇兮百官聽于
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
庭譸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
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
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
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察

位偏其隆贊名節灌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鷰
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于都
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鵲林焚而鳥存遺
千載之嘉會皇合德于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
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于私門皇鑒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于西夏携老幼而入關
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
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
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
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遠矣姬德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幽
祚隆昌發舊邦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桑以執兢
夜中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
百而餘慶鑒亾王之驕淫宸南巢以接命坐積薪以
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
考王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
龜而啓繇乎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登畤王之
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
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叚戾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順以覇世壟塞川以止鬭晉演義以獻說吝景悼以

迄丐政夌遲而彌季俾虞朝之構逆歷兩王而于位
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
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天赤子於
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七旬之期
雖勉勵於延吳寔惜慟乎余慈眄山川以懷古悵攬
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
歸德成劉后之來穢事泂沉而好還卒宗戚而身屠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彊國趙侵
弱之餘盡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耻東瑟之
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虚壽奄咸陽以取儁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
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
易歲無等級以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
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
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登崤坂之
威夷仰崇嶺之嵯峩高託坟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
蹇哭孟以審敗襄壘纍而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緤三
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絳其
餘裕獨引過以歸巳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耻
登盧名之可立艮致霸其有以降曲崤而憐虢託與

國於亾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
故府屈產服於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
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
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愍漢氏之剝亂
朝流亾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
乘之盛尊降遥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催汜既獲許而
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
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矢褰
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中而

掬指升曲沃而倜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
都偶國而禍結藏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
武之無耻徙利開而義閉踦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
矜帶跡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
競遁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雞
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
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開厥紫極之開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覘貌而獻餐嚳匹
婦其巳泰胡厥夫之謬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
後往懼銜橜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

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吊戾
園於湖邑諒遺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
徒望思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前節又繼之以盤桓問
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發閿鄉而警策遡黃卷
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反
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以孔公愠
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
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秤揚桴以振
塵繻甩解而氷泮超遂道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倦

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
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
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
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吐清風
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
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
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
敘神皐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
憑虛也可不謂然乎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
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王赴塗

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屨犬戎之
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溺嬖褒以縱慝
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爲亡國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
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
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
非其効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
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
愼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
弗遺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卿士乎於斯時也乃摹

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楡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鴻門沛蹈蹐而來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劒以約莊撵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而何傷嬰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㠝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淸閫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卽新館而莅職厲疲鈍以臨朝昜自彊而不息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駁娑而款駘盪輞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雊于臺陂狐兔窟于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于毀廟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于霸川懷夫蕭曹魏丙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蘓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

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遊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軍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澤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勳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淸風于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隷齒名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于北闕軾樗里于武庫酒池鑒于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于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倖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靈若翔于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曝鱗骼于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㿜毕勒東岳以虚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

天亦不與

醒語

之纖麗咸善立而辭流亦寵極而禍倏津便門以右
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挪而撫劒佚孝文之命帥周
受命而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葢於壘和案乘輿
之尊警肅天威之臨顔率軍禮以長揖輕棘霸之兒
戲重條侯之儼貴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
輕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狥國定廟算
之疇負扜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
路尋賜劍以刎首嗟王關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窺
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壚畫覓陛殿之餘基栽峻㡧
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荆

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沓徂潜鉛以脫臏擄
天位其若茲亦狠狽而可愍簡艮人以自輔謂斯忠
而䟽賢奇苛制於損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塡於坑
穽詩書煬而爲煙國箴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先商
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
以爲馬假讒逆以天權餌衆口而奇坐兵在頸而顫
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逮
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
於路左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弗
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五泉曾未足以揄其

高下也感市闠之蕞井歎戶韓之舊虛恭厲號而守
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殺誠惠愛之洽著許
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
之良貝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顔之英主胸
中豁其洞開群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
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
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劒於東郭訊
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謂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
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

討茲沮善而勸惡皆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褒
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
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怵淫嬖之凶
忍勤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以傾覆剌
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永終古
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
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
宮火而焦靡從灰燼而俱滅驚橫橋而旋軫歷敝邑
之南垂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
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

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孫僞新之九廟誇宗虞而祖黃軀吁嗟而妖臨搜佞臯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宗孝宜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于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繼肇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

乎東西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摧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振鷺于飛鳧躍鴻漸東雲頡頏隨流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菱芡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瀲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乎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櫂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鯫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枻迴輪灑釣投罔垂餌出入挺叉來往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鰓刲尾掣三牽兩于是弛青鯤于網鉅解頳鯉于黏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饔人縷切鑾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酆鎬如渴如飢心翹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嬴鉗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姬化而生棘

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隳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埴雖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隨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東征賦　高適

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復久方適楚以超忽望軍門之悠哉微先容以効拙姑不隱而不仕宜漂淪而播越出東苑而遂行沿濁河而茲始感隋皇之

敗惠劃平原而爲此西馳洛汭東並泄淚地豁山開
川流波委六官景從千官還遮龍舟鏃帆鵾羅乎數
千(一有百字)里大駕將去羣盜日起尸位者卷舌而偷生
直諫者解順而後死寄腹心於梟獍任手足於蛇虺
既受殺於匹夫尚輿疑於愛子豈不爲窮力役於征
戰務淫逸於奢侈六軍悲牧野之師萬姓哭遼陽之
鬼嗟顛覆於毀(一作褻)日指年代於流水唯見長亭之
烟火悲(一無悲字)曠埜之荆杞至鄭縣之舊邑懷蕭相之
高風既屈節於王吏每歸誠於沛公始俱起於天下
乃從定於關中推金帛於它人絶圖籍於我躬按山

川之險阻敕(一作敉)天地於(一作之)進蒙嘉盈俸以增邑
方指蹤而建功納鄧平以防患舉曹參而告終經經
城而永望想譙郡而銷憂慨魏武之雄固終大濟以
橫流用兵戈以威四海挾天子而令諸侯乃擅命以
誅伏徒矯跡以安劉吾始未知夫逆順胡(一作無)寧比
於殷周下符離之西遍臨彭城之高岸連山鬱而(一作其)
滌蕩分大澤(二字一作大澤乎)乎滌漫憶(一無憶字)昔天未厭
禍項氏叛漢解齊歸楚自蕭擊漢天地無色風塵漬
亂櫚君王之坎坷混七卒以奔散苟炎運之克隆豈
人生之塗炭欠靈壁之蓮旅面垓下之遺墟嗟魯公
之抗慨聞楚聲之(一作而)悒於歌拔山之(一作以)泣淚霑
覇圖而莫居捐(一作損)亞父之何甚悲虞姬之有餘出
重圍而狼狽至陰陵以躊躇顧天亡以自負雖身死
兮焉如登夏丘而寓(一作緩)目對蒲隧而愁予聞(一作問)
取慮之斯在徵長直而舍諸宿徐縣之廻津惟假王
之舊域方以小而事大豈無位而有恧彼皆昏暴以
喪邦(一作民)伊何仁義而亡國高延陵而(一作之)挂劍慕
班彪之述職涵(一作緬)沛水之悠悠俯叢林之行(一作紆)
直即日河淌依然酒上山川田土耳目清曠眺睢(一作淮)
流之呀豁倚(一作偉)楚關之雄壯挂輕帆於中流順

長風以破浪過盱眙之邑屋傷義帝之波蕩雖(一作數)
三戶之亡秦知萬人以離項越龜山而訪泊入漁浦
而待朝鴻雁翡兮水葉下楚歌悲兮雨瀟瀟霜封野
樹氷凍寒苗岸少無色蘆花自飄幸息肩於人事願
投跡於漁樵思魏闕而天遠向泰川而路遥候鳴雞
以進帆趨亂流以爭迅縱孤舟於浩大撫垂堂以誠
慎遵往主(二字一作在渚)於淮陰徵昔賢於韓信哀王孫以
(一作之)寄食嘉漂母之無慍鄙亭長之不仁乃晨炊而
蓄倦忽從龍以獲騁遂擒豹以自奮破全趙有奇謀
稱假齊以益振幸辭通以感惠俄結豨而謀叛當處

一作在約而心亨爲持盈而不順陵赤岸之迢遞棹白
波之紆餘歷山陽之村埜投襄貰之邑居人多者作一
嗜艾俗喜觀漁連葭葦於郊甸雜汀洲於里閭感百
川之朝宗彌結念於歸歟日杲杲以麗天雲飄飄以
卷舒脅放情而一作於陷海丘永歎於乘桴遇坎則止
吾今不知其所如哉

閒適

山居賦 此篇攷之宋書多佚文　　謝靈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
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

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
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
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
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
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
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
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値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
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
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

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
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卻粒願追松
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
辨權榮素其無留孰知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
遜哉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袪弊宮
室以瑤璇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訣於巖壑
幸兼善而周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
飾朴兩逝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卬阜洛
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鈲槐之端
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

於棲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
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
何議於兼求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
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勤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
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仰前哲之遺訓俯
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閒愧班生
之夙悟慚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
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其居也左湖右江
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
緜聯邪亘側直齊平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

綠石滂閔硎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巃
長源於遠江派深毖於近瀆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
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于東峭鑿傍薄於
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近西則楊賓接
峰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
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近北則
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修隄之
遠迤吐泉流之浩漾山磯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
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非四明五奧三菁表
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楢谿

之紆縈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嵫漫石崪嵊對嶺能孟
分隔入極浦而邅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嶔崎而蒙籠
下深沉而澆激遠西則 缺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
納昆漲緬曠島嶼綢杳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
浥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徙觀其南術之 缺
生蟣 缺 于成衍 缺 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
没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
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
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
㴔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

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枌 缺 槿尚援基井其存曲術
周乎前後直陌益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廼抱阜
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竟之最然葺駢梁於巖
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窗以矚近
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
經導渠引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
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
熟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
足於滿腹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
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毖溫泉於春流馳寒

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
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
顧情交之永絕覬雲客之暫如水草則萍藻蘊菼雚
蒲芹蓀蒹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蕖
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怨清香之難
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搴豈蕙草之空殘卷
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
奏而舊愛還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
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
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

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帶茂素蕤
於紫枝旣任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其竹則二箭
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稟旣修竦而便娟
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捎玄
雲以拂抄臨碧潭而挺翠茂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
所遺企山陽之遊踐遲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
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
其木則松柏檀櫟 缺二句 桐榆檿柘穀楝楸梓檉樗剛
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幹合抱以隱
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橋竦蔭澗下而扶疎沿

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揷衢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
而回敷當嚴勁而葱蒨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
宴遲含蕚於春初植物旣載動類亦繁飛泳騎透胡
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剬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敫魚
則鱣鱧鮒鱮鱒鮀鰱鯿魴鮪魦鱖鰭鯉鯔鱸輯采雜
色錦爛雲鮮叐藻戲浪汎荇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
掉尾而波旋鱸鯊乘時以入浦鰔鯢沿瀨以出泉鳥
則鶂鴻鶬鵠鶖鷫鴇鶴鵾鵲繡質鶬鶴綬章晨鳧朝
集時鷁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荑生歸北霜降客
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

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山上則猨猈狸獾
犴㹶獌猛山下則熊羆豺虎麢鹿麏麖擲飛枝於窮
崖踔空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緣
綸不投罝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鑒虎狼之有
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
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鯈而悅豫杜機心
於林池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
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
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
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

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
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爰初經略杖策
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
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
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
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
僧房對百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
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
素以抱樸果甘露于道場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
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

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
合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
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眺物重已棄世希靈駭
彼促年愛是長生與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
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顇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蜺
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石而披情雖未階於至
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與言良未齊於殤彭山
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
榛伐竹抽筍自篁擿篛于谷楊勝所拮秋冬藲獲野
有蔓草獵涉蘡薁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

以播熟慕椹高林剝芨巖椒掘蒨陽崖擿鱒陰摽晝
見搴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茭既坭既埏品
收不一其灰成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栗備物爲
繁略載靡悉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
知厥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
異巘群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灑灌
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浚阜
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
勝單抗北頂以葺館殷南峯以啟軒羅曾崖於戶裏
列鏡瀾於窻前因丹霞以赬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

星之俯馳顧缺之未牽鵾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鶩
雀之翩還洗泉傷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跱硿礲於
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
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
㟼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橑櫺乘隔此焉
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斁傷美物之遂化
怨浮齡之如借眇遁逸於人群長寄心於雲霓因以
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氿濫異形首毖
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
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㳽㳽平湖泓泓

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
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
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坡而結藪
逕南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
星宿以知左右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
亦列同於後牘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清而無濁石傷
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
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
納煦向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
則羣竦以嶻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

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春秋冇待朝夕須資旣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萊當肴採藥救頹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illegible]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晩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㮏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芳於回巒椑柿被實於長浦畦町所藝含蘂藉芳蓼蕺葼薺葑菲蘊蕁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摽倩以陵陰春藿吐苕以近陽弱質難恒頹齡易喪撫

髫生悲覩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雲波而悊𣀩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摭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卽響頌偈清發散花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于南倡歸清暢於北覩非獨㥦于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愒曾臺兮陟雲根坐涧下兮越風

妙妙

究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各景之權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于天端覩騰翰之頡頏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縢剖袠見柱下之經二覩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頹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剌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筴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筭數律厤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于今而

稟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伊昔鄴亂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若迺乘攝持之告詳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搴芳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頋志卿寢茂而敷詞鄭别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羿咸自得以窮年恥貞

思於所遺暨其窮窕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
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于三季
俟通明于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多幽語多壯語故麗以則賦之上也幽而壯庶幾
焉

郊居賦　沈約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
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
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
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

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
寥廓入蓬翟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
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剗惟
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
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
世交爭而波逝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
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
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
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宴息値龍顏之鬱起乃憑
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

來啓張高衡而徙楹傷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淸直
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隆綿四代於茲日盈百
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霣籜之從風或誅茅而
翦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
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
皐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
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悄悄而無爽
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
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
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木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

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
牢而被戮始歎絲而未覩終道組而後値尋貽愛乎
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
當降監之初辰値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
氛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嘗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
嫣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
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
猷其如玉値衢罇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
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
排閶闔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

職於百司蒐鄙夫之易失懼罷祿之難持伊前世之
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
築甲館於銅駞並高門於北闕垂扃於華闕豈蓬
蒿所能沒敎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
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
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
編霜茭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
檐而刊樹跡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濴塞井甃之
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
同肩牆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藉外扉而爲戶既取

陰於庭檖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
旁覩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
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
覆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卻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
卉則紫鼈綠葹天著山韭雁齒麋舌牛脣彘首布濩
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窻而
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
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
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窻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
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帶銜素蘂於青跗

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遣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
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
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鷖寒鵝
修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抃流而
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鯈鉅鱯碧
鱗朱尾修頤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
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
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
喍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
覩先識之情僞每詠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

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輿纍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
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
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
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
而有餘撫幽衷而蹈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
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裳於曉蓐不抱怒於朝蔬排
外物以齊遣獨爲纍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
陽之墟麻異維而騁目卽堆冢而流眄雖兹山之培
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
方員而綺錯竆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

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情
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眺識方阜於歸津帶
修汀於桂渚肇舉錘於强秦路縈吳而欸越塗被海
而通閩悽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寨期於晚
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
參賢於昔代亟從游於茲所侍綵旌而齊轡陪龍舟
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
漠西陵忽其蒽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
則鍾石鏘鈜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
算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

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基田尋雄霸之遺武實
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
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槨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
修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
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
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
芝風臺累異月榭重栭千櫨捷嶫百栱相持阜轅林
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遺漫
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茲
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霧終

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
而一息望瑶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
請惟鍾岩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
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峯喬枝拂日嶤嶷
岩崒墜石堆星岑崟峰屼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
殊形孤嶝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
州邑欸跨郊坰素烱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
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覿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燧
成顛沛於虐豎康歛衿於虛器穆恭巳於巖廊簡遊
情於玄肆烈窮飮以致灾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

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
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
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
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怳臨
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
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
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謐或結橑於巖根或開
櫺於木末室闇蘿蔦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
懷於飢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
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巳於茲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

余以大德荷兹賜之無强受老夫之嘉稱班蕪禮於
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
重匪報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徽軀於夕陽勞蒙
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
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猒依擁而莫敬
魚牣沼而不涸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
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靑作因風而雜紅紫
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扇於
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
水懸堦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雁高

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
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罹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
鳥歸閑蓬蓽窮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爲請
曰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迹徒重於高門
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
一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
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
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
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莫人外聊以擬伏
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
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
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
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
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
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
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翳一作）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

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水一作）有堂坳藏狸
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
棲遲崎嶇（說文崎丘奇切崎嶇也藝文類聚作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
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寉支床有龜
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
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

玄覽賦　梁孝元帝

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凌陰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
綦帷九水作牧三宮乃肝衡而言曰惟天惟大惟堯
則之惟地惟厚惟王國之粤我皇之握鏡實乃神而

城市山林

小而能容

乃聖陳六聯于八則弘九職于三令運璇樞而御宇
執玉衡而齊政大矣廣矣無德而稱濟觸于軒羲
諒斗筲于子姒包河圖與洛書括龍官乎鳳紀超大
德于百王高鴻名于萬祀惟天縱于副后踰啓誦而
惟首旣倫儒于蕭成復斷獄于長壽豈止丕莊屈滕
將令班鄭捧簹譬衡樽而待酌若懸鍾之須扣前踰
繫象之外聲高洙泗之右伊俯巴之顓愚謬聯夢于
天衢筮東門而晝野剏南國而分墟詔伯宗以爲儐
誥內史而策書用分茲于茅社從侯服而俾予類金
盬以封建非桐珪以錫處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

魏甘露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麟山之崔嵬傷龍
跡其穹窿金城高而相屬石燕起而依風豈連鑣玉
分陜羡追蹤于二公彼琅臺之作守有彭泗之嘉名
姝並海之分地異魚石之所城經沈子之高墉蓋水
運之堤封謝禮樂之干櫓閱武騎之棚衡軾錦車而
前鶩驅魚軒而繼蹤無復鸞歌鳳舞唯對綠柳青松
留吳宮之宿燕響平陵之夜鍾飛余轡而西征戍太
真之舊營鳴節鼓之金鐲屯戎車于石城戮洎天之
封豕斬橫海之長鯨每輟書而歎息景樹德之風聲
從王役于鏡中浮文鷁而載鴻經謝亭而帳飲想彥

伯之高風度五城而騁望見三冀之無窮故以飛雲
蒼隼白鷺青桐金吾舍利鳴鶴紫宮眺方巖乎雲間
望赤坂之珠殿想眞長之送別懷思曠之遠山此檜
檝而方遠彼松舟而未閑倦旅泊于新丘同渭水之
不流戒千人而竝唱乍萬人而相鉤毀橋蘇于瓊度
鑿空賚于仲謀睇三茅之靈秘懷九轉之仙冊紫臺
石室之文青首銀函之字獨有披霧之心彌軫凌雲
之志捫殿碑之愴望挹延州之高讓井麻沸而蟠蟺
勢崎嶇而低昂見傳巴之度曲開安歌之浩唱想觀
樂乎朝陽憶紆衣乎夕張廻途舲之美風聳余榜乎

雲陽彼桑梓之必敬況松楡之舊鄉將遊目于五湖
乃浩覽于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關而開都睇太
伯之卜祀爰避國于句吳去西滸之樂政尊東夷之
楷模時渡谷水之陽尚想嘉禾之方壯慶亭于吳后
雄檇李于越王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峩峩張素
蓋而縈州嶼馳白馬而越江淹鼓洪濤于萬里曾未
動於纖羅及戾止乎東歐登玉笥與銅牛山東武而
遙集鴈東海而飛浮巖亭亭其似蓋氣茗茗其若樓
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狀猶在督護
之門不修雖濫同於借寇愧人瘼之何求皇覽揆余

之忠誠詔入謁於承明既攝州於淮海且作尹乎中
京慕張生之譴伏艳邊延之勵精珥金貂而待問鳴
玉佩而趨庭兼三河及三輔惣九緯乎九經揚王庭
之俊選聞褎然於前則時濫假於中台掌邦敎之觀
國乍南宫而薦士且右鄉而表德判辟雍之樂語辯
金馬之儒晨驅安居以騁望壯天居之麗極詳夫皇
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玄王居亳成
周卜洛故知黄旗紫蓋域中爲天地之所合風雲之
所會蓊鬱氣之葱葱浮卿雲於靄靄聳梁山而成闕
縈長淮而似帶昔者甘泉畢章平樂未央淩霄飛雨
麒麟鳳皇九華仁壽百福明光玉階紫闥雕柱錦墻
木蘭爲棟文杏爲梁温臺冬燠秋寔夏凉甲乙之帳
庚辛之方未有祗園之右齊之仁壽用擬舟航長爲
稱首日殿月宫金池珠叢七重超遥千柱玲瓏虹橋
左跨縣苑南通紫紺之堂臨水青蓮之臺帶風及夫
曒光未旭更籌曙促猶然陽燧之火尚執驪龍之燭
或帶桃花之綬乍嚮玄山之玉爰八命而建旗誠非
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開轅門於
淮渚泯餘皇之容與吟紫騮之長歌奏玄雲之疊鼓
闢石座而納文設左廣而投武既風起而雲飛復推

斑而拉虎泯樓船而轇紆懷霸楚之雄圖悲騅馬之
不逝忿鹿逐之長驅豈烏江之天險資赤帝之神符
於是途經灌壘水分當利被吾王之連和延魏后之
交質趙將軍之建節辛侍中之奉使亮鼎足共何言
限修江而爲二泊九井而問津盍六服之都會方函
谷之設險譬晉陽之襟帶覩棄繻之裂帛見高車之
轆軑顧濡須之故壘每當食而忘飯鬪二虎於江干
爭兩龍於修坂既凱捷而來旋遂鳴鐃而獨返彼銅
山之可傷何騎容之無方已築長洲之苑復實海陵
之蒼遂稱兵而內侮宜朝起而夕亾原西陵以肇基
始衡梯於士治載爲前茅之首實表勤王之師同慧
孜之典謝成貝錦之深疑良弓藏而高鳥盡入不謙
而出不辭遊雷中而徜徉遇日吉而辰良祀公瑾以
桂酒薦忠肅以椒漿實討曹之英策蓋謀桓之秘方
衣披披而屢舞神欣欣而樂康弔劉安於下雉耶載
懷於掾吏或策杖而能飛或叱石而羊起將雞鳴於
天上逐埋蒐於蒿里匪仙道之云僞蓋爲仁其孫巳
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黄
壚之一丘城透迤而中斷階坡陁而半留分沙羡而
啓鎮即關蕃於夏州星尚連於翼軫舍兼分於斗牛

麗滄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纓嗟其鉤而非釣復何
慮而何營羌有願而不護拂蘭橈而上征冬巳謝而
春辭聊方舟而水嬉看白沙而似雪望卻月而成眉
臨石渚其如鏡玩弱椰其猶絲停赤壁而延佇聊愴
望而方思吳水鄉之舟檝魏陸產之皐貌本吳長而
魏短況地利與天時結憤風而炎上燎原火於驚飈
灰霧霏而擊馬箭參差而麗龜成班車之逸氣碎富
途於塵羣分洞庭於吳上限東益於巴丘如淄澠之
相別似涇渭之分流雖滔滔而直瀉終耿耿而橫浮
想蘭香之薦枕懷嫦娥之夜遊若夫子瑜設險之記

閒遨遊湯之地既下車而踐境早詢求於方志曉泊
鸞拳之津夕聆荒谷之寺居椰下而布德坐棠陰而
高視班六條於宰邑賢十部於從事每題輿於仲舉
豈虛名乎叔治藉務隙於登臨乃紛吾之本志時復
設羽蓋揚旌旆乘雕玉從貝帶浮雲起登高堂泛桂
渚望涔陽荊棘生於龍門之下狐兔穴於馬牧之旁
臨草華而流盼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
心之可傷其舊渚宮也夾江帶阡布護井田通達交
道高門接連人要水心之劍家有給耕之田既追隋
而得性寔燕處而超然若乎臺之中觀閣相通雄梁

渡水壯翼臨空金堤之路銅襪之宮關寫陵霄樓布
麗譙橫乘馬而為觀擬牽牛而作僑爾乃樹之椽栗
椅桐梓漆三色黃甘千戶朱橘桃蔭井而成蹊萍浮
江而泛實蟬鳴枝而倏稻范飛冠而吐帑復有水底
石髮山筋地骨書帶新抽屏風牙發反蒐長生靈壽
女貞金鹽玉豉堯韭舜榮交讓之目代謝之名忘憂
長樂桃杷鼓箏竹則篔簹綠箏交戰策皮淚沾虞后
龍還葛陂假娟防露檀欒夾池聊右書而左琴且繼
踵於華陰彼門人之問道各家求而有心先鉛擿於
魚魯乃紛定於陶陰識三家之云謬知五門之可尋

時仰稟於皇猷討巳濮於禪僧乃稜威於華墨出車
臨之云修觀月窟之入附覩日勒之來遊既虎牙而
成號又龍頷而為侯仰皇德之洪深疑朱離於侏任
見白題之蹋鼓有烏孫之學瑟獻挂條之良責奉楛
枝之怪琛嗤聚米於馬援哂畫地於臧旻彼蠢爾之
為鯁伊憑凌而未靜異黃金於黑山非綠林於青嶺
余喟然以指蹤實濟寬而持猛負步光之文劍驚漢
陽之夕景麾靈塌之左轉兊琱簪而右篸日雲生而
陣合紅塵起而軍牖於是驅騶驕命騶張廻翠蓋之
金爪臨絳宮之玉瑩擬都護之戊巳模荊尸之甲衆

共卅五古

作齊軍之臧竈斂燕帥之卧墻覩田畯於虞澤命車
右而前驅。猶從戎於細柳。若驅馬於長楡。矜猿鳴之
抱木傷兔走之依株。每愀然而作色方載馳而轉軾
閱放麑而興惻對亂鱗而動惻列高宴於城隅。駐五
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
緜駒。蘭缸夕然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
初蓮。非吾心之所悅曾末始而流連。濫叨榮於分陝。
踰一紀之星躔子既生而冠宇嗟留滞以迴遑罷臨
邊之瑞節覩楚黎之卧轍。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江之
幽咽散歸雲之鬱紆壯長風之飈颷。聞羌笛之哀怨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三十五　四十二　選集
聽胡笳之悽切慘余袂兮淚成行。攀余轅兮不忍別。
奉信珪而入朝驅駟馬而乘軺既總司於戎旅。亦兼
飾於豐貂。登贊蹕而目極忽平原之已超帶方逵之
九軌。接馳道之三條彼重門之擊柝焉霞起以建標
雜丹樓以藻井間青山於綺寮耆落星之從龍覩燿
火之迢遙。鬱如蓬萊之臨滄海慓如崑崙之出絳霄
函夏之所覩江漢之所朝若夫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賓連紫達華平朱草。麒麟五色。飛兔雙翼集我君囿
之旁遊我帝梧之側。於斯時也。天子郊禘於員丘高
玉簡於東漢。邁金版於西周。奏蒼璧而服大裘。樂有

雲翹之舞牲非璽粟之牛設黃琮而禮地望方澤乎
神州。節會咸池之琯冕無繁露之旒。觀三農乎九穀。
薦黍稷之種稑。命甸師而清塵。詔封人而出宿。敬青
壇而致虔。動羣耜而祈穀特季春之上巳臨祓禊乎
沼沚杏花發於霜寒棘實浮於漾氾爰長久之御節。
採日精於山趾。天策夜而動星。鈎陳朝而按軌。于是
時也。陪玉軑飾金羈驅騄駬。躍羣驪。乘倜儻。控權奇。
寶劍昭晰。綵輯陸離。乍俯馬足。時仰月支。見靈鳥之
占巽觀司南之候離。習執鞭而珥筆。雖日夕而忘疲。
興重明堂地景巳乎。正陽乃八窻而四達。開上員而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三十六　四十六　選集
下方。置陛鑒之明水。設珪瓚而盈觴。許天官乎冢宰。
服端委而辯方。虔植物之蘊藻。鄙將饗之牛羊。藉鴻
私而置傳復推轂而懷方。沂蛟川於匯澤。泝鶻塞於
滈陽。何盤川之浩浩而匡岫之蒼蒼。其匡岫也。盤紆
嵂崒嶾嶙鬱律。峻極於天。干霄秀出。岑崟崎㠋。烏兔
蔽虧㟏岈谽閜。背原面野。噴飛流於天末。鼓雷霆於
巖下。聳高館於雲中。聯葉祠於星社。雕甍綺閣。吁可
畏其欲落。雲霧杳冥縈萬嶺而俱青照曜山莊岩嶢
石梁鴈門餘帳。隆安故床鏡臨江而分影。鑪對花。而
共香。若乃羽族徘徊。察風應雷。鴛鸞感夢。乾鵲知來。

露華挾鵲而肅侶御環帶璧而合精孔接影而飃颻
鶴交頸而晤語爾其彭蠡際天用長百川沸渭淪溢
潝淡漣延大則浩汗滉瀁細則澆灌瀖湲遇祈颸之
沸爽彼所報之無懲且搏搖以九萬作高颸而三千
其中則有澆潝嘉魚鶩羽龍鬚戴星含石蒲身雉軀
作浮圓鏡時況明珠報蕩子之長信送仙人之短書
恥觀魚而為樂解舒雁於高繳必冀孔愉之龜當如
瞻桼之鶴懷衡冠而發憤嗟吾人之施薄覬進退於
我生每篤靖而居貞羞為金谷之富不矯石閭之清
每鞠躬而遵節藉王道之既平貴靜者人所便予得

之於自然非三百之不足惜五十於豐年笑汗斜之
行潦喜甘雨於石田飛新梅於倡粉拂輕絮於房櫳
月之抽而曉落燈花開而夜燦菊從風而金散荷帶
水而珠圓已寤歌於折柳行復吟而採蓮課七分於
六日推兩地與參天夕章程而鉤股亦刺涯而黍連
㓜憤藉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懸針
倒薤之書織乎燕粟之帙飾乎酸棗之珠擬河獻之
留真希淳儒之席珍笑彭聃之下士聊重義而自欣
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鴈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方絕
筆於獲麟

去故鄉賦　江淹

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扰兮絳花落流水散
兮翠葉疎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迺凌大壑
越滄淵沄沄積岌水橫斷山靠陰匝海平無帶天於
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
溆浦而捐袂聽蒹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皋
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樽酒而不
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為期情嬋娟而未罷愁
爛漫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少歌曰
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

君子之一顧是時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雲
起寧歸骨於松柏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沉
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蘅兮色以陳願使黃鵠
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淹望撫玉琴兮何親瞻層山而
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螻蟻而為塵

思慎賦并序　劉知幾

國史云知幾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志鳳閣侍
郎蘇味道李嶠見之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所及
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序

賦形天地受氣陰陽生樂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分也然歷觀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非命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絶祀堙没無遺小則繫獄下室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寛者憂在子孫至若保令名以没齒傳貽厥於後亂求之歷代得十一於千百其咎迹其行事略而論之至如望夷簒奪鴻溝戰爭包燕蓋之異志踐恭顯之邪迹或干紀亂常或窺窬僥倖此而獲罪固其宜也爭二城而相殺期五鼎以就烹獻魚炙以交鈹舞鷄鳴而伏鑕或幸灾樂禍或甘死徇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降茲

以外有異於是莫不重七尺於太山忽一毛於尺璧徒惡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方但惜其生而未識衛生之有術何者地居流俗之境身當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當仁不讓思借萬以孤標唯利是視願半千而秀出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官大於國主必惡之而名譽燬其耳光榮炫其目口甘腴豢咥鈎吻之腐腸身安埭宇誠垂堂之折足自謂長無六疾永固百齡歸然可與金石齊堅松喬比壽者矣殊不知關張以傲誕爲將桑霍以滿盈居職晁錯削國以獻忠伯宗匡朝而好直處父則純剛立性張温則太

明爲識見之者爲之寒心聞之者爲之變色亦猶卧於積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將燃巢於折若之末而不悟風之已至既而惡稔釁盈道窮數極黄沙在縶懐上蔡而無追白刃臨頸揮廣陵而長歎猶以爲禍出不虞灾非素漸以茲自卜奚其謬歟假有舉一返三粗分菽麥知豐屋之不誠悟覆車之足尤而皆冥安鴆毒進疑猶豫交戰未勝而禍機先發不杜之於欲萌方悔之於既兆用使茂先將戮顧諍子而多慙安仁已收負慈親而永訣嗚呼自古所以多殺身亡族者職繇於此也因斯而言則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自貽伊戚匪降于天而謂之不幸未之聞也昔夫子有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竊以仁爲百行之首大聖其猶病諸然必以中才之人企勉而行猶或可及況其慎者蓋不過慎言語節飲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聞夕死去食存信之難也違之則爲凶人蹈之則成吉士其爲弘益多矣而世人罕能修身厲已自求多福方更越禮過度坐致覆亡此宜尼所以譏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而孫叔敖譬以螳螂伺蟬不知黄雀在後余早遊墳素晚仕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敗衆矣夫貴不如賤

人生味此四字多必信安

動不如靜。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加以守愚養拙怯進勇退每思才輕任重之誡智小謀大之憂覩止足於居常絕覬覦於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進受代耕之祿退若負郭之田庶幾全父母之髮膚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願於斯足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飽肆而神化苟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傳諷誦而無斁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是用尋往哲之事驗古人之得失

寄彼形言存諸炯誡列之座右題其賦云

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捨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總其名利七情縣其不等百行以之成異儻無心以自謀良局途其必躓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躭人爵以從羨竊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于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爲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廛耕穫困沉名於抱關志克諧於懸箔俄拔跡於牢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熈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劍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恠適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究縣於足響音爍起於多明趙國從而蘊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於西漢獻寶刖於南荊遂懷沙於楚塞因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稽道趍伐而逢刑苟才智之爲患雖語嘿而同傾若乃猛將

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息舊望烏兔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覇而胥溺黜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死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媚徒弔闕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託夢而衣穿嗤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月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凄然至於申侯遍迫而辭楚盧綰拔猖以去

兵可憐

人者不免

燕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嚋一姓其或在覆
五宗而不全次有跡鄙衛門情娛俠屈出入田竇往
來平勃歌無魚以自媒獻文虵而請謁疑臥薪之可
久謂巢葦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衛胍欸其上搏曹
門傾而夭鄧賈室壞而夷潘班坐刑於黨竇殷取戮
於臣桓顧噬臍而不及知觸藩之爲難夫化赤漸乎
鄰丹爲黔資於邇墨生於麻者既華其操染於藍者
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忌臭肆之不惡持甘
醴以爲媟餘推誠而稗耳蕭結势而連朱始刎頸以
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稠繆於魏諷石嫌疑於州吁

孫秀於趙倫齊貫石顛將牢梁並驅汗無禮以自及
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
露才不偶持瑾瑜而指瑕鑒水鏡而求垢彼獨潔之
爲雅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
紳以豚犢廷冠蓋以雞狗符結怨於胥台彭肆言於
蜀后禍悲號於座上庾嘲譏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
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
禮無微而不驚怨無小而不警察關張之同敗審韋
弦之所繇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佻倜儻英
跱昂藏遠邁覩厮隸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

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鷙炙轂授七尺繇其喪
全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
而不誠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亾或多言之必敗遘暴貴之不祥彼有
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
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衛而同喪唯夫明達高人
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先
無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
潔其心而穢其跡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闇室而整冠
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冑忠貞爲劒履奭髮膚

而不傷保家室以不耻若乃詢木雁於園吏訪光塵
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踈既滿而辭仕袁不及
於憎愛郴忘情於愠喜漢先王之立誠莫尚中庸衛
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
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
弗珍雁含枚以避繳孤聽氷而涉津葵傾心以衛足
樸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
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真矧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
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
伊與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卷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七

賦

人事

志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人事　志類一

人事類

悲士不遇賦　司馬遷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闊兮人理

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胷中割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没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没乍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歎逝賦　并序　陸機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懟瓊蘂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暘谷之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隤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

交何戚而不亡咨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悽其多念慽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不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啓四體而浹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之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物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

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
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忘
哀綠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然後
彌節安懐抄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
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揩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
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
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
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悔賦 并序　梁簡文帝

夫機難預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巳逝巳者庸夫故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
也傳云九德不諐[愆]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
之恨表衛風義失宜公之刺彰無將訓與壟事書作
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
愼履氷（一作冰）之誡竊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
類而長乃爲賦曰

起句便遒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
風楙悲暮庭鶴雙舞檐烏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
之几玄德之髦聊縈子安之嘯時起靜思悔吝鋪究
前史弔古傷今驚憂歎圯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

闕此令終由乎謀始棄麥言于（一作之）頓丘重前非於
遽子蹟夫覆車之人（一作戒）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
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一車書鞭笞宇宙胡亥之
寄巳危萬代之祀難構阿衡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
梁之授拒諫逞刑戮宰誅守矜上林之戲馬嘉長楊
之射獸囁呫禁中之言欺侮山東之寇及其祠崇涇
水作叠夷宮徒希與妻子伍下願與黔首同信殖絕
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才氣過人拔
山靡類扛鼎絕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鹿有動天
之卒轅門有屈膝之賓旣剡有功之印亦疑奇計之
臣唱鷄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媿分

欺侮如此但知侮人不可不知盍亦弗可證也

可配虞兮

漢騎之餘身郭君失位徒馭而亡尚悲歲粮獨飲餘
漿枕畚空卧伏軾懷傷魂飄原埜骨餌豺狼楚王刺
鵠播徙南地鐃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
射獵之娛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寧喜納君恃功肆
寵衛侯厭黷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旋踵商君被
執李斯赴收身居（一作拘）闕下命厄秦囚追傷用法之
弊還思不諫之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
卓跋扈豺目爲輔弑君鴆子誅李害杜讐恩販寵怨
戾虐人蔽朝政之聰察害上書之烈臣榮軀子於阿

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姦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
其膏鈇潤鉞負纆逢徽壯武英逸才爲時出陸離儁
雅照爛文筆江南啟吞併之籌幽州著懷遠之術運
鍾毀晃時屬傾顛鋪鳴木潤日黑山遷留卞一作劉卞見張
華傳之謀不决忠良之戳巳纆台耀之災雖啓鵾鶵之
賦徒然士銜文傑綽有餘俗氣含珠蘚情蘊雲霧志
闕沉隱心躭進趣偪一作漸茲猛衆臨此勁兵抗言孟
玖見陸機傳肆此孤貞殘蘚巳切壘慢徒榮疑作縈用陸機黑幰繞車
事形殞河上心憶華亭若夫楊惲狂言灌夫失志卒
其殞命埋軀傷形屬吏周君飲後裴子酣狂靳固紀

瞻之妾眠臥季倫之房亦足以魂驚神爽悔結嫌彰
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肅夫蔽兮多自欺不遠而
復幸無噬建功立德有常基胷馳臆斷多失之前言
往行可爲師

愍時賦并序　梁宣帝

于謹平梁之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故
地乃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居殘
毀干戈日尋恥威畧不振常懷憤懣乃製愍時賦
以見其意詞曰
嗟余命之殊薄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亦坎
壈而相鄰晝營營而至曉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
反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
無田范之明畧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
屈而或伸豈沃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
怯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恧二策之英華
豈三石於鄴杜畀五馬於瑯琊直受性而好善類蓬
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庶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
不惠值上帝之紆眷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蛇
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襟而咨嗟伊古人之有懷尚或
感於知巳况華萼聯於宵極寵渥流於無巳或小善

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稍待罪於禹州歷三考而見
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
驅傳於襄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嶽
之形勢復龍跟之基址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
恃仙諸侯之携貳遂留滯於楚川等勾踐之絕望同
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洒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
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于彼南荆既
兵車之赫赫俄一鼓而夌城同鍎生之舍許等小白
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生靈伊吾人之固
陋本漂泊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復歲月而無成昔

千乘之畿甸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
而求兵無河内之資峙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
柝畫孑孑而揚旌烽連雲而迥照馬伏櫪而悲鳴旣
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
於昔者驗往記以瞻今何名高而事寡寂寥井邑荒
凉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嗟咨於司馬南方卑而嘆
屈長沙溼而悲賈余國家之俟匡庶與周而祀夏忽
縈憂於此屆豈年華之大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
狸羣圍隸而爲寇聚藏獲而成師窺臨津渚跋扈江
湄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采

芑善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邇穢
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可
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

元父賦　阮籍

吾嘗遊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詆之言不
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地郭卑
小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湼槃滂方
池邊𡍼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
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
嚚檮杌下愚難化其匹城壅絕斷塞分追旋淵終始
同貫本末相牽疇咨詑今曠世歷年鉅野潴其後窮
齊盡其前嘲滄不暢垢濁寔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
故其民放散肴亂藪竄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樞是
以其原壤不辟樹藝希疏苞葦彌皋蚊寅慘膚也于
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美
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嚙齧貪性獸情爾之
近阻則鳴鳩鷹其前幽城發其後鴟梟羣翔之可悼
豈有志于須臾故其人民狠風（缺）氣鷙電無厚南望
春申東瞻孟嘗豪界薛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姧盜

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齒逍遙故其
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爽匿是從禮義
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襲如何君子（栖遲斯邦）

蕪城賦　鮑照

㳽迆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
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
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塵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
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
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
井榦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

長雲製穗石以禦衝糊頹壞以飛文觀基扁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

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斷腸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上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離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

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增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

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人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蹔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

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群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知己賦　江淹

陳國之華者故吏部郎殷孚其人也博而能通學無不覽雅賞文章尤愛奇逸雖志隱巖石而名動京師矣才多深見氣有遠度雖安期千里不能尚焉始於北府相值傾蓋無已僕乃得罪嶠外遐路窈然始還舊都會君壽卒故爲茲賦以寄溪哀

順祇劾寶瀆靈會昌時雨種社山雲降辯承瑤葉之餘暉系金枝之末光聳孤韻以風邁騫逸氣以烟翔故學不常師而心鏡群籍理不啓問而情解諸密探圖辯緯遊璣訪曆潛志百氏沈神六經冥析義象該洽性靈儒不隱迹墨無遁形既含道潤亦發才華采耀秋月又麗冬霞有體有艷光國光家識包上仁義兼高行如彼清波可挹可鏡又象冲室惟清惟淨氣擬北海情方中散風流未歇盛名猶絫英馳芬激譽流聲滿我筠心而松性君金采而玉相伊邂逅之未遇爰契闊於朱方丹瓊譽而非寶綠蘭比而無芳每賞矜其如契貴懷允而不忘亟開席兮惆悵屢緩帶而從容論十代兮興毀訪五都兮異同談天理之開

基辯人道之始終盤龍圖及鳳書傾蓄册與篆字備西國之闕文採東京之逸記閱歆向之舊旨闕鍾王之新意對楚漢之澹墨覽魏晉之鴻策授遠近之眞假削古今以名實每齊韻而等遷輒同懷而共衛吐情志而深賞忘年齒而隆眷擬余才兮前華比余文兮後彥余結袂於山石君憑神於寒霞何遠期之未從痛哉景其如電堂酒兮一塵暮燈兮萬春黛草兮永秘朱丹兮何晨閟瑤質兮可變知余采兮一奪雖華名與芳暉兮爭日月而無沫

思舊賦并序　向秀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

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江上愁心賦贈趙侍郎 張說

江上之峻山兮巃嵸崎㠌而不極雲為峰兮烟為色欻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濛而不已鷖一作鳥為花兮猿為子紛瀊瀁兮情一作言莫擬夏雲峻一作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水澌兮一作冬沙飛兮漸漸春草靡兮芊芊感四時一作節非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佯梟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紛離恨一作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一有將無言兮是然六字

謫九年賦 劉禹錫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年伊我之謫至于數極長沙之悲三倍一作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䟦而天有寒暑閏餘一一作縣朝有考績明一作明幽三見顧堯之民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尚羊登高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芊山常昔容大

攺故坊童者鬱鬱兮湎者洋洋天覆地生蒨兮無傷彼族而居鼎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析楊信及澤濡俄然一作嫪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償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芬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乎一作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為

知止賦并序 李德裕

古之稱山林之士謂逸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顯殊途蓋兼之者鮮矣今子自春秋至西漢取卿士一作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

行藏皆不必相決惟有是循難知止未盡其義

不失正者繇為此賦云

覩春秋與漢策求知止之大夫曾莫高于柳惠衛莫貴于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于於蒐雖至聖無執超然不拘猶歎行藏而（一作以）與顏稱卷懷（一作紓）而善遯則由聖門而進退者得（一作豈）不勇於知止乎佐（一作左）漢留侯與道為徒厭華屋而不慮思赤松以遊娛清則兩龔美則二疏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祁祁青衿戴負經書藹藹玄晃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反（一作及）皆雪涕以漣如嗟余生之瘵病念寄世之須臾會陟（一作涉）險而知思痛摧輪之不虞諒難復

於玷缺（韋玄成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且覃思於玄虛聊揮金於餘日乃迴駕於迷途況乎托北阜以為宅（應璩書曰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就東山而結廬（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史詩山盧）仲樂（一作既）得於清曠（仲長統論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陶登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漢之透迤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皐西對於林閣其近玩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遝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徙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而翦瑜昔有罷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

鋤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一作敞）情人世之（一作）外寄跡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烟於遠（一作故）墟麏麚遠而騰倚晁雁去而相呼酌盈樽以（一作而）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

鉄真

圖何必尚（尚子平也）遍遊於名岳蠡長逝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志於税駕惠子瘵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以（一作於）桑榆

哀節婦賦（并序）

李華

武康尉薄自牧嘗謂予曰僕有賢女適江陰尉鄒待

錄其夫并鉄其父

徵徵亦良士僕志之矣鄒子孤立時無古人誰復知之予常記其言及江左之亂待徵解印竄匿其妻為盜所驅將辱之妻密以待徵官告託付村媼尋待徵付焉然后就死嗚乎自喪亂以來士女以貞烈殆斃者衆予不盡知之若薄氏者與其父游聞其聲義動于江南又焉得不賦之命曰哀節婦賦

昔歲羣盜並起橫行海浙江陰萬戶化為凝血無蘭不焚無玉不折峩峩薄媛淵然明節自牧之子待徵之妻玉惠蘭姿女之英兮鄒也避禍伏於榛莽婉如之嬪執為囚虜匍匐泥沙極望無睹出授官之告託

垂白之姥姹感夫人爰逵鄒君兵解朿尸宛在江瀆
哀風起爲連波病氣結爲孤雲息雁爲之哀鳴日月
爲之蒙昏端表移景而恒直勁芳貫霜而獨存知子
莫若父誠哉長者言

傷往賦并序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飛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
豈至言耶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闕弗遂也
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悒悒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
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

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
循脉爽之必慕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
旭旦而潛聊飄零日及之夢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
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思巳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
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輿揆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
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
微和鳴灌藂雙泳漣漪芃芃者蟲蠢蠢伊豸游空穴
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
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
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床兮撫嬰兒何所丐沐
兮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圖差跌鞶囊附胃兮餘
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嘵然有難繼
之慕漠然滅好美之姿指遺柱兮能認想空帷兮欲
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偃兮絃柱絕
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駟晨轉寢
蟾夜通步搖昏兮網拈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闃
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儀兮猶具繁華謝
兮焉從想翩翩於是非求寤寐與冥蒙信奇術之可
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汪視以寂聽伉神疲而目窮還
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

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劒一去無遺音悲之來
兮憤予心洶如行波濟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
以自箴巳焉哉冉冉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
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
之光陰諒自述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
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弔軹道賦并序　王昌齡

軹道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師東北十五里署于路曰
秦王子嬰降漢高祖之地豈不傷哉予披榛徃而訪
之則莽蒼如也夫如以（一作）戰國之弊天下創夷又困

項氏殺子嬰而不殺太公豈非命數哉

於秦使無所訴罪在于政而戮乎嬰嗚呼殺降不祥項氏之不仁也遂作賦以弔云

長林之墟荒草無垠躊躇訪古隱嶙如存耆老曰此秦之軹亭也莫不隕泣而傷魂我聞中原版蕩歷數更造來爲都邑去爲郊道化育人寰盛德攸保其一作如有隳覆車之遺跡躡咸陽以崩倒陳炯戒而罔懷終滅裂以蕩掃今者行旅有悲涼之色將未識聖人之大寶聽之哉不義而强其弊必速徒以金城千里介一作狹馬萬軸九國旣夷上慢丁黷東遊莫返白帝先哭是以沙丘闖禍制出趙氏扶蘇賜死大事去矣

海內洶焉雷駭飈起自非一作肖躁先賢不慕道悳亦無能而及此五星夜聚漢瑞秦亡白馬素車降于道傍非子嬰之罪也而殺身於項王悲夫以暴易亂莫知其極且聞追懷一作師追而伯楚無乃弛義而爭國東城引劒亦其宜哉至于一作如后稷貽周三聖九賢洽於成康千有餘年猶復愼終如始爰作顧命宣文武之重光訓艱難於執政乃尸天主遂詰諸侯高奭內輔齊魯外輔此周之所以盤石相維數葉龜謀孰與夫離擯子弟甘心賊臣身死國滅如火燎薪設使雍州爲輿伊傅爲輪當朽索之不馭豈龍虎之能馴不其然乎賈生聞之于是讓東陵故侯曰昔王子有殷墟之歌大夫有周廟之作予秦人也豈無情哉一作夫豈無情邵平乃太息久之且爲歌曰道不虛行兮史鰌汲位吾寧范伯之徒歟感夷齊而多愧麟鳳遠去龍則死之河水洋洋兮先師莫歸往者不可諫來者吾誰欺始退身以進道爲賜言而受非彼蕭相國知予乎布衣

山陽城賦 有序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傾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憔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蹄昌運於四海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聿基暨絕一作望維之再數邈汜陽與鄗上悅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悳牙范武乃穫桓靈之欲從心於昏褻其祅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寡而騰振物象灌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因一作固徒步者所先諒

李靖以漢高不善將將介蓮張良東平各自為計圖此以廣太宗也不甚衛公言當

人事之云耳兢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矣噫嘻𡨥（一作獨）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項王亭賦 并序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余税（一作息）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觀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于天命且曰漢祖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為不然矣自古聰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一作羽）縱火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違天違人霸圖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宇（一作夏）雖（一作此字無）數敗於外當有關中為

舊主縞素以義動天下雖項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變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予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鷙宜乎夐絕然艤舟不渡留騅報惠亦可謂之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劒此地因作賦以弔之

登彼高原徘徊始睹尚識艤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而（一作以）蒼然歎烏江之日渡（三字一作而不度又作而日度）想山川之未改嗟人世（一作漸）之何遽思項氏之入關挾秦圖而割據恃八千之剽疾弃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于陰陵誰不知其失路咄沐猴之醜詆乃烹韓而泄怒謂天命之我欺何蜀土之不寤嗟乎楚聲既合漢圍已布歌數闋而甚悲酒盈尊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季數遯而不亡羽一敗而終仆豈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隤之下風烟將暮大呼雷奮重瞳電注叱漢千騎如獵狐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兮不顧既伏劒而已矣彼羣帥兮猶思雖霸業之

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陳迹緬然如素聽喬木之悲風感高秋之玄（一作零）露因獻弔于茲亭庶神靈之可遇

屈原廟賦

蘇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

豈不能退黙而深居獨㗖㗖其然慕兮恐君臣之愈
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强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
苟宗國之顚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
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
而不能救懐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
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
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
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
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
謂子爲非智爲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

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
呼君子之道豈不全兮全身遠害亦或全兮嗟子區
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
所安兮

志類

幽通賦　班固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飄颻風而蟬蛻兮
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
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
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
蒙之眇眇兮將圮絶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
業之可懐靖潜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
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
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

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朦朦猶
未察黄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遌
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
綏盖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訊爾以吉象
兮又申之以烱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
承靈訓其虚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
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寡上
聖迕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
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己變化
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

惠而被戮粟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
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
襮而內逼聿中龢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
以從巳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不萉兮卒隕身乎
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
凶兮免盜亂為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零
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巳黎淳耀于高辛
兮芊彊大於南汜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
既仁德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
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

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匝
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
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
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算祀于契龜宣曹興
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
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
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
罹而贏縮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
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
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
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一
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
荊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顧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
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歿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
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
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
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
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

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眞觀
而夕化兮猶誼巳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
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
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
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
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思玄賦　張衡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
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伊
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

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
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縭幽蘭之秋華兮又綴
之以江離美纍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
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
而莫聞幽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
遻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鷟之特
栖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
直且獲譸于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烝民之多僻
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以為言

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
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
廣使奉信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
兮泯規矩之圓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蘭芷之不香
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
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
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
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
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昭綵藻以雕琭兮璜聲
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已知

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
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
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
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為我端
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
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
怨素意之不呈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
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

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
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
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徂走乎八荒過少皞
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
而彯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
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
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粻發昔夢於木
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
山嘉群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
兮存重華乎南隣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

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儔兮
託山坡以孤寃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卭州而遊遨躋
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楊芒熛而絳天兮水
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顧羇
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玆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
往乎西嬉前祝融而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
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
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
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
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

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
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怬河林之蓁
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
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
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
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
雖司命其不晣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
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龍眉而郎潛兮逮
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
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

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
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愼竈顯以
言天兮古水火而妄誅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
剚刃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無緜攣以涬
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
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
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
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
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

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
憆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
水之皚皚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
岫之騷騷玄武縮于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
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
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
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金絿乎
不周迅猋潚其騰我兮騖翩飄而不禁越谽嘑之洞
穴兮漂通川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
替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

兮不識蹊之所由逮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瞰瑶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
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
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虙妃咸姣麗以蛊媚兮增
嫮眼而蛾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
脣而微笑兮顔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
好之玄黄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
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
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
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

之嵬嵬兮瞻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
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牀屑瑶蘂以
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
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
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
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
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䨮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
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劒揭以低昂冠
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

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撫軨
軹而還睨兮佩勺藻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
故而不忘左青琱之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
使拂羽兮後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澒
涊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清霄
而升遐兮浮蔑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
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
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
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
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

翺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
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
芒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
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劌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
皇偃蹇夭嬌婉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
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凌驚雷之砊磕
兮弄狂電之淫裔踰瀧濁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
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

綦眘而饜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
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雲
非非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晻曖
倏眩眩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粲爛兮
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
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
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恭夙
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
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

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
必歷遠以劬勞系曰
天長地遠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得遠渡以自
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
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
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
求夫何思。

玄暢賦　曹植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實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
聲者。或有反性命而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
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稟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
神位以統方補五常之漏月綴三代以維綱僥余生
之倖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
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黃鐘以協律怨
伶夔之不存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志希鵬舉
以傳天蹶青雲而奮羽企騏躍而改駕任中才之展
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遐邁之短修取
全貞而保素弘道德以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溜慈惠
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愧景而慙魄言縣天之何
欲逯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求古人而終以貧賤之節士古所忘矣

求志賦　釋求志附　晁補之

紉余不自知忝兮願求古人而與之游高平邑于大
野兮。脅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惆款兮求前聖又不
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冶郕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
忍兮。棄此而莫能歲。孰徐之青陽兮。余先子乎東征。
橫武林之大江兮。堆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
求歷山之所在昔封嵎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
懲恥于夫椒兮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
焉異夫出處行束薪而自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中

決擇

感于司馬兮卒閔聲以淮南肝訴死于婆娑兮悲緯約之亦繼彼章陳之詭嘯兮既腭貽于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苗山猶若茲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山彿崒而谷紡兮風瀏瀏乎旦暮耿吾何不可留此土兮竊悲越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綫冬矇矇其多雨兮夏癉熱以生蘇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葢之山兮聊以覩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羗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末余從于東安兮

依哲人而閒詛蜀蘇子之有壓兮漢遺化而多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乎山中夕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偕往余令樓季爲右兮使王陽前余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騁使瓌濟兮宻吾牙使樸屬攬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遘余生之惟閔兮歸將毋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隣兮幽獨守此四隅時命大謬兮吾廷延欲何之慨汞夏之宜養兮霜菱然其萃之增歔欷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摧榮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舍惜四序之不淹兮春藹藹其既

紫然自封之言

菲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聊此時悲子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操羸而坐閭兮耘東山而由食歲旱膜而不雨兮蝡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湯湯於陵子之終褊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芳而潔腹兮夫豈不足以忘老衆麂豕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皪持衣裘而鬻暑兮余固知余貫之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羅日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兮會何以知其所繫頹清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爲華宵倚楹而悲詫兮疇獨憂余之無

同門何怒驗也

家蕭死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淵之靈津兮橫中流而颮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人羿之志于彀兮亦反求夫余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罪罟之所𦵏末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與賢而授能兮哀䰟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式亦用夫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宇于日而糾紛連衽以成雲兮汗而爲雨豈余不足于同門兮獨惆悵而延竚先事而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責舉九鼎于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之好修兮蹇博大而無朋雪霏霏而宇

愛又潛去之決

凍兮松柏不改其青固黃子嘗語余兮曰此是爲明

月雖工師不以偭兮保厥美亦未艾彼喔咿爲巳甚兮羗浮石而沉水子雲之好思兮亦衆誶其寂寞虞氏之爲政兮舉五臣而與言彼䨓霖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鰌衆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沬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而論世良惆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既卒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與乘馬兮桓榮亦酉乎富貴蓄居室其不理兮滂之志以四海兀靡之激烈兮羗不以生而昧義意豈弟神所報兮一何以罹此之不祥豈其意恐鄰之捽兮紛救關而得

傷嘉林宗之善裁兮要成敗以不失寧遵不知時之可爲兮行漁瀨以畢世㬥嵇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補阮清舌而答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爲兮爲者敗之衆寃然咸不流兮惟至人焉在之泮于祀而語鄰兮孰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乘雲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爲侘傺乎此時曾藿菽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旨蓄兮菊以爲糗修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時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竝輿時翱翔于道與兮歷年歲以爲娛

續求志賦　晁補之

求志自叙也予從先人宦鉅野又從先人仕會稽又從先人仕杭余仕于渲仕于魏而後仕于太學故求志所叙如此高平邑于大野謂高平鉅野縣也魯人好文學而獨邴氏以冶富魯人以不好文學趨利者以邴氏故也是見地理志貨殖傳離房别房也楊雄云芳酷烈而不聞兮不如嫈而幽之離房武林餘杭也始寧上虞也歷山舜所耕也封嵎防風氏禹執而戮之者也夫椒吳所棲勾践之山而西施苧樵家女二臣大夫種范蠡信威司馬者嚴助也曹娥父名盱

章陳云者章丹陳珠二女巫夜祠詭嘯夏統見而驚走者也而仲御亦嘗見賈充叩舷吳歌致風雲予怪之仲御夏統字也苗山即會稽山曲水永和諸君所集處鄭弘遇神人于若耶溪云願旦南風暮北風夏蓋上虞海旁山名自此以上上虞事東安杭州新城也予始見眉山蘇公于杭故云末予從于東安兮依哲人而聞誼樓季古善御者王陽不馳九折坂者也予自謂至此乃知學之所趨猶出荆棘險阻得大塗而思騖也瓌瀰樸屬考工治事說車君子之器車工而後可以致遠君子修而後可以涉世自此以上新

城孥將毋故都于喪先人歸濟時也予仲無數也東山濟東郭予所田處比二年不雨河決卒不獲於陵子於陵仲子也虎豕猶參差見甘泉賦趣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故云泉虎豕而奸朝謂于時者也世所用上靈棋者曰是謂黃石書始予免喪占之繇曰由小至大無有顛沛予自謂非予志所期也頹清濟而以芝爲華以況余不敢汙以于時倚楹嘗漆室女中宵悲嘯鄰人疑其欲嫁者也蕭望之嘗爲小苑東門候自謂各從其志予暮之澶淵予爲掾時事挑達予教授北京時事予去北京

爲太學正故曰辟雍之洋洋覩桓九淵名舉鼎九淵非一臂力然一臂亦有助也張子與太學同舍文潛也文潛不苟合于人黃魯直爲明月篇遺之曰天地具美兮生此明月墮白虹兮貫朝日予愛之浮石沉木無是道也而誣善者其言嘗類此大才而小使之譬霹靂非鰌所游也求斯世而莫予知也則思古人焉孟子所謂是以論其世也故曰惟夫不足而論世自㑊韓成漢至潜固自識而遠去皆論世之事也馬融張禹驕靡桓榮以車馬夸弟子皆不足言陳蕃范滂王允李膺李固以忠殺身亦可傷矣夫惟無心于

爲者爲能爲天下張良四皓所以成也知其不可而不爲則若林宗淵明可矣有光武而嚴陵去之非也遵陵也阮籍在晉人中頗能自濁尸不臧否人物而爲青白眼殆矣故曰阮清舌而眢目也餘子傖攘小人之中如捧土救河潰卒與之俱溺豈不痛乎故曰爲者敗之懲數子之爲而敗而不知時之可爲又蔽矣而予又不足爲矣故終欲求之予身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三十八

賦 花艸木鳥獸魚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花 草 木 鳥 獸 魚 蟲

花

秋蓮賦　　宋之問 唐

天授元年勑學士楊炯其之問分日於洛城西入閣毎雞鳴後至羽林杖閤人奏名請龜茀停命拱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淸冷紅蕖菡萏諺履扃闥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覩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踰見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顧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為秋蓮賦焉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蕖之已秋昔之菡萏齊秀芬敷競發君門闕若九重兵衛儼兮千列綠葉青枝緣溝覆地映連旗以摇艷輝長劍兮陸離疏瀍兮引穀交流兮相沃四繞兮禁營三入兮承明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若霞標的皪散赤城既如秦女豔日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驚足使瑤草罷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廬金鋪兮璧除君之駕兮旖旎蓮之葉兮扶疎萬乘顧兮駐綵騎六宮喜兮停羅裙仰仙遊而德澤縱玄覽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沼沚自生兮自死海沂兮江淹萬萬兮煌波汎漢女遊湘娥佩鳴玉戲清波中流欲渡兮木蘭楫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汀洲兮不極有芳意兮何成長無豔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飄香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雜芳兮聆屬衆彩兮相宜鳥翡翠兮丹青翰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晝蕩爍日相煎夭桃盡兮穠李殘出大隄兮火欲燃夫其謝也秋灰度管金氣騰天宮槐疎兮井桐變涯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豔兮八九月採花無窮兮千萬年越人望兮長久矣鄭女採兮無緣何深葉之能固何香名之獨全別有待制楊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亂早紅秋之暮兮悲餘綠禮益燕臺人非楚材雲霧圓兮蘭爲閣金銀酒兮蓮作盃落英兮徘徊風轉兮裊裊入黃扉兮灑錦石縈白蘋兮覆綠苔寒暑忙忙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表託芙蓉以為媒

採蓮賦 幷序　　王勃 唐

昔之賦芙容者多矣雖復曹王潘令一作陸之逸曲一作

典

孫綄江蕭之妙韻莫不權陳麗美粗舉採掇豈所
謂究厥艶態窮其風謡哉頃乘暇景歷睹衆製伏翫
累日有不滿焉遂作賦曰
非登高可以賦者唯採蓮而已矣况洞庭兮紫波復
瀟湘兮綠水或暑雨兮朝霽乍涼颸兮暮起黛葉一作
賁青跗煙周五湖紅葩絳蘤電鑠千里尤晃重于幽

理之宗族

谷信作謡于君子爾其珍族廣茂淑類博傳一作傳鮮藻
河渭之空曲被沮漳之淪連一作漪漣燭燈灣而爛爛立
一作修漲之田田豈亘水區澤國江濵海壖是以吳
曰娃一作姬越艶鄭婉一作媚秦妍感靈翹於上朔一作節悅

瑞色於中年錦帆映浦羅衣塞川飛木蘭之櫂楫駕

妙棲宛在水中央

芙蓉之綺船問子何去幽潭一作潭採蓮已矣哉誠不
知其所以然賞翫物召興以情遷故其遊一作所非泳一
致悲欣萬緒至若金室麗妃璇宮佚女傷鳳臺之寂

厭悲千傷

寞厭鸞扃一作雁扃之閑處侍飲南津一作洲陪歡北渚見
磯岈之紆直覩旌旄一作兆之低舉上苑神池芳林御
陂樓陰架沚殿彩乘漪張拜洛之容衛備横汾之羽
儀簫鼓發兮龍文動鱗羽喧兮鷁首移咸靚粧而麗
服各分鶩而並馳蘋縈縈一作將礙荇觸船危覩雲霞
之沃蕩望林泉之蔽虧洪川泱泱四字一作水泱泱兮菡萏

遑之怨

積綠一無綠字水湛湛兮芙蕖一作芙蓉披惜時歲兮易晚一作
惜歲時兮易暮傷君王兮未知折緗房與緗荷攬紅葩一作蘤

私自奇妙甚

及碧枝迴緗裙一作裾兮竊獨歎步羅襪兮私自奇莫
不驚香悼色畏別傷離復有濯宮年少期門公子翠
髮蛾眉頳唇皓齒傅粉蘭堂之上偷香椒屋一作房之

蓮之寵

裏亦復銜恩激誓佩寵緘愁承好賜之珍席奉嬉遊
一作寊之彩斿繡棟懸兮翠羽帳瑤塘瞻兮青翰舟搴
條拾蕊沿波泝流池心寬而藻薄浦口窄而萍稠和
撓姬之衛吹接榜女之齊謳去復去兮水色夕採復
採兮荷華秋願承歡而卒歲長接一作奉席而寡仇于

時薊北無事關西始樂霧靜江堠氣恬海寰一作寊消
寰一作怪氣於沅澧一作湘照榮光於河洛殊方異類舞
詠相錯王公一作侯卿士歌吹並作則有侯家瑣第戚
里芳園穿池灞岸之曲蓄水河陽之源隄防谷口島

遊之別又

嶼轘轅嘉木異一作畢植靈屮具繁一作約麗且繁沉桂北之
丹藕播一作灌荊南之紫根鬱萋萋而霧合燦曄曄而
霞翻洎乎氣徹都鄙景華川陸麥雨微涼梅颸一作颺作
淺嶼命妖侶於石城嘯娛朋於金谷乃使綠珠捧棹
青琴理舳樽芳醪藉珍饌汎玉潭之灕漫遶金渠之
隈奧石近水而苔濃岸連一作亘山而樹稠排芰末而

（蓮之所）
爭遠託蘆間而競逐赴汨凌波飛袿振羅（一作蹤躋）風低
綠幹水滋黃螺上客喧兮樂未巳美人醉兮顏將酡
長蓮色之如臉願衣香兮（一作而）勝荷徘徊郢調悽慘
燕歌念窮歡於水渓（一作曲）誓畢賞於川阿結漢女邀
（忍莊嚴）
湘娥北溪花尚（一作蕊向）寄南汀花更多恨（一作惜）兗景兮
（蓮之貞媛）
不駐指芳馨兮謂何若乃南鄢（一作楚）姜妻東吳信媍
結褵整佩承筐奉帚忽君子兮有行復良人兮遠征
南討九眞百粤北伐雞田雁城念去蒐駭相覩骨驚
（蓮之別）
臨枉（一作春）渚之（一作兮）一送兒秋潭兮（一作之）四平與子
之別煙波望絕念子之寒江山路難水淡淡兮蓮華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八　五　選集

（蓮心最苦）
紫風颭颭兮荷葉丹剪瑤帶而猶欹（一作根觴）折瓊英而
（一作兮）不歡既而緣限逗浦還枝崻榜聆芳屮兮已殘
憶離居兮方苦延素頸於極漲攘皓腕於神滸惜佳
（蓮之艷暱）
期兮未日（一作由）徒增思兮何補又若倡姬蕩勝命侶
招群淇上洛表湘皐汝濆望洲屮兮翡翠色動浦水
兮驪龍文願解佩以（一作而）邀子思搴裳而從君恐（一作
悲）時暮愁日曛鳴鐶釧（一作珮）兮響窈窕鹽珠翠兮光
繽紛憐嚪埜之絳氣夌（一作望）晴天之碧雲棹巡汀而
椰拂船向渚而菱分撥翠莖以翳景襲朱萼以爲褰
梃楫凌亂風流雨散鳴根絡繹霧罷烟釋狀飛蚪之

蜿蜒若驚鴻之奕奕艇怯奔潮窗惝渼不紲著手而
偏遶刺牽衣而屢髮乃有貴子王孫乘閑縱觀何乎
叔之符彩潘安仁之藻翰税龍馬於金隄命烏舟於
石岸錦纜翻洒銀檣照爛日側光沉風驚浪㴱紛北
渚之新贈忩東溪之密尋篤鸞繡彩之文履瑇瑁瓊
華之寶琴扣舷擊榜吳歈越吟漾其洧兮葉復水淮
（蓮之隱逸）
輿濟兮花月薄値明月之夕出逢丹霞之夜臨茱萸
歌兮軫妾思芍藥曲兮傷人心伊秝蓮之賤事信怨
情之埜寡雖迹逃于水鄉遂風行於天下感極哀樂
聲參鄭雅是以綱察谷底窮覽地維北盡豐鎬滂滴

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八　六　選集

南究巴（一作江）淹越沂莫不候期應節沿濤泯湄薄言
（蓮之咏）
採之與言報（一作江）之發文扇之麗什動幽愰之情詩
使人結衿令人想思空其色震百屮香奪九芝悽碧
羽之神雀負青龜之寶龜紫秩流記丹經祕詞豈徒
加瀟杜之光彩晔文井之華滋巳矣哉向使時無其
族代乏厥類獨秀上清之境不生中國之地學鸞鳳
而時來與鵷鶵而間至必能使衆瑞彩没群卉色沮
湯武齊戒伊皐虛（一作延）竹豈俾夫楚（一作秦）童趙僕倡
姬艷女狎而翫之擷而彩之乎時有東鄙幽人西園
舊客常陪帝子之輿經侍（一作在）天人之籍咏綠竹於

遊之游客

風賦形管於日夕（一作華于月夕）暑往寒來忽矣悠哉
蓬飄梗遊天涯海際似還邛之寥廓同適越之淫滯
蕭索窮途飄颻一隅昔聞七澤今過（一作遇）五湖聽菱
歌兮幾曲覩蓮房兮幾株非鄉地之宴語異雅苑之
歡娛況復殊方別域重瀛複嶂虞翻則故鄉寥落許
靖則生涯惆悵感芳艸之及時懼修名之或晉誓剋
跡賴上棲影渭陽枕箕岫之孤石泛磻溪之小塘餐
素實兮吸絳芳荷為衣兮芰為裳永潔已於丘壑長
寄心於君王

牡丹賦幷序　　舒元輿

太后作花神耶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于深山自幽而芳
不（一作以）為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
有衆香（一無此三字）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
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繇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
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
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
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
未有能賦之者子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
夫功業自許（一作恃）今則肆情於一花毋乃猶有兒女
之心乎予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若斯

人仁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
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
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或者不能對而退予遂
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
艸木得之發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遇倫
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
清露宵偃韶光曉驅動盪支節如解凝結百脈融暢
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日（一作色）披開照耀
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

如頳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語合（一作含）
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裊者如舞側者如跌
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疎者如鉠鮮者如濯
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上下（一作上下）次鮮鮮（一作鮮鮮）而重疊
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晴籠晝薰宿霧（一作露）宵裊或的
的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颭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
風如吟或泫露如悲或垂然如絕或懶然如披或迎
日擁背（一作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
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
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玉欄滿風流霞或（一作）

成波歷階重臺萬眾千窠西子南威洛浦（一作湘）娥或倚或扶朱顏已（一作色）酡角（一作各）衒紅釭爭輝翠娥灼灼夭夭（一作天天）透透迤迤漢宮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奪（一作發）銀燭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羣仙晶熒往來金釭列錢（班固西京賦金釭銜璧是爲列錢）凝睇相看曾不瞬言未及行兩先驚早（一作早）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遑恤終日以言相誇列帷庭中步障開霞曲廉重深松篁相加如貯深闈似隔窗紗髣髴息嫣依倚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脉脉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

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一醉花競孰知其它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群類獨當（一作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櫛比蕊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歛迹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喧（一作昌）然而大來曷少木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爲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玩以徘徊

草

園葵賦　鮑照　宋

風暖凌開土冒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黃冠拭藜杖布蔬種平圻壞通畔修直膏亂爽敞白埜紫蒂豚耳鴨掌溝東陌西行三畦兩既區既鉏乃露乃映句萌欲伸蔘牙將散爾乃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沈雷遠震飛雨輕洒徐未及晞疾而不靡柔莘爰秀剛甲以解稚葉萍布弱陰竟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葳蕤而被逕上參差而覆疇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仕非晉相有不拔之利實非二仲無逐馬之憂顧堇荼而莫偶豈蘋藻之薦羞若乃鄰老談稼

女姬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穄粱甃壺援醢曲瓢卷槃乃羹乃瀹堆鼎盈筐甘肯蒨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於是既飫微盤投筯回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師聖聲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淨彼圓行而方止固得之於天性伊冬蓮而夏裘無雙功而並盛盪然任心樂道安命春風夕來秋日晨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以歌以詠魚深沈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爲正

青苔賦　王勃　唐

吾之旅遊數月矣懲乎荒澗覩青苔焉緣崖而上

迺喟然而歎曰嗟乎苔之生于林塘也為幽客之賞苔之生于軒庭也爲居人之怨斯擇地而處無累於物也愛憎從而生遂作賦曰

若夫桂洲含潤松崖秘液繞江曲之寒沙抱巖幽之古石氿廻塘而積翠縈修樹而凝碧契山客之情諧野人之妙適及其瑤臺有寂瓊室無光非微君子之砌蔓延君侯之堂引浮青而氿露散輕綠而成霜起金鈿之舊感驚玉筯之新行若夫弱質緜羃纖滋布濩措形不用之境形跡無人之路望夷險而齊歸在高深而委遇惟愛憎之未染何悲惟之詭赴宜其

背陽就陰違諠處靜不根不蔕無跡無影恥桃李之甃芳笑蘭桂之非永故順時而不競每乘幽而自整

笑字如能幽而整可語品矣

書帶草賦　陸龜蒙

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既沒後代還生有味非甘莫其三山芝披無香可媚難將九畹蘭爭叨詞林畔種在經苑中榮翠影臨波恐彼芙蓉見鄙貞姿傍砌愁爲芍藥相輕發葉（一作地）抽英因天受性紛稚圭池上之宅拂仲蔚門前之徑不省教施異衛安得返蒐未嘗輒入明庭何當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蕤惢未傳於漁父蒲茸竊詠於詩人霜亦曾霑滯令偏知白雉風常遍起宋生惟道青蘋栽培只倚於賢儕搴擷長憂乎稚戲出懃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發伯牙山水之情值儒編動鬱齒陽秋之思敢曰求友寧忘慕義吳姓楫上空羨苔滋魏王帷中惟通蕙氣或乃蘭焚越徼薰焚周原幽搜莫及興詠徒存此則對仲舉蕭疎之室處子山搖落之園不識深宮豈是曾爲帝女非侵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愛其歛跡煙披曉露弱可攬結匀能布護蕭蕭而不計榮枯漠漠而何于好惡金燈照灼尚驚秦帝之焚粉蝶留連寘謂羽陵之蠹爾乃高推籬菊瑞許階蓂我則惟親志士每

聚流螢豈便離蒿萊於隙地希杜若於遙汀儻遇翰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於青青

木

枯樹賦　周　庾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殖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圃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猨

傷極

妙結

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横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栁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絶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横洞

口而敧卧頓山要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睒賜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栁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澗底寒松賦 有序　王勃 唐

歲八月壬子余遊于蜀尋茆谿之澗深溪絶磴人跡罕到爰有松焉月桁停雪蒼然百丈雖崇柯儁穎不能踰其岸嗚呼斯松託非其所出群之器何以別乎蓋有殊類而合一作其情士因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松在澗何謂孔不得所汐之所以不免

惟松之植于澗之幽盤柯跨嶮杳柢憑流寓天地兮何日霑雨一作凌雲露兮幾秋見時華之屢變知俗態之多浮故其磊落殊狀森稍峻節紫葉吟風蒼條震雪嗟英覽之希遇保貞容之未缺攀翠崿而形疲指丹霄而望絶已矣哉盖用輕則資衆器完則施寡信棟梁之已成非榛楉一作栰之相假徒志遠而心屈遂才高而位卑斯在物而有焉余何爲而悲者

高松賦　李紳

閲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祕經巡汜林之珍望識斯松之最靈提於巖以群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栁之比性指蓂椿而等齡若夫修幹垂陰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閑卽微微而方靜懐風音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芊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仙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罔松木之爲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受謝雲物含明江皋綠草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而如剪施懸蘿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鴈相飛同雲昳其無色陽光沉而

滅軀卷風颸之吸歘積霰雪之嚴霏豈彫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體同器制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畎周篇咏其徂徠乃屈巳以弘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爲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懷君王乃徙讌蘭室解佩明椒舉幽蘭於夕陰詠登翰於琴翮陵高丘以致思御風景而逍遙夷觳寃之隆貴懷汾陽之寂寥邈道勝於千祺蘊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爲大實涓澮之所歸嚻衡恒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清徽理蒻羽於九萬愧不能兮奮飛

盧照鄰　選集

病梨樹賦

癸酉之歲余臥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君思邈居之君道洽今古學有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飛煉石之奇洗胃腸之妙則甘公洛下閎安期先生扁鵲之儔也自云開皇辛酉歲生今年九十二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矣共語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也然猶視聽不衰神形甚茂可謂聰明博達不死者矣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椿菌之性何其遼哉于時天子避暑甘泉邈亦徵詣行在余獨臥茲邑闃寂無人伏枕十旬閉門三月庭無衆木唯有病梨一樹圍纔數握高僅盈丈花實顦顇似不任乎歲寒枝葉零丁絶有意乎朝暮嗟乎同托根於膏壤俱稟氣於太和而脩短不均榮枯殊貫豈賦命之理得之自然將資生之化有所偏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有感於懷賦之云爾天象平運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日域建木聳靈丘之上蟠桃生巨海之側細枝葉連洪柯條直齊天地之一指任烏兎之棲息或垂陰萬畝或結子千年何偏施之雨露何獨厚之風煙

愍茲珍木離離幽獨飛茂實於河陽傳芳名於金谷紫澗稱其姝吉玄光表其仙族爾生何爲零丁若斯無輪桷之可用無棟梁之可施進無違於斤斧退無競於班倕無庭槐之生意有巖桐之死枝爾其高纔數仞圍僅盈尺修幹罕雙枯條每隻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怨其巢危秋蟬悲其翳窄怯衝飈之搖落忌炎景之臨迫既而地歇蒸霧天收耀靈西秦明月東井流星顛領孤影徘徊直形狀金莖之的的疑石柱之亭亭若夫西海夸父之林南海蚩尤之樹莫不摩霄指日藏雲吐霧別有橋邊朽柱天上靈查年年

歲歲無葉無花榮辱兩齊吉凶同軌寧守雌以外喪不脩稱而内否亦猶縱酒高賢佯狂君子爲其胸合置其憂喜生非我生物謂之生死非我死谷神不死混彭殤於一觀庶筌蹄於茲理

黃楊樹子賦　歐陽脩 宋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特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

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戸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散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歷無游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鳥

鵩鳥賦 并序　賈誼 漢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

廼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

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噓噏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怪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鬐鬣于海島張廣翅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崩奔爾乃蹶厚地摩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摶九萬而迅征背嶪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夭矯排閶闔之崢嶸簸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

遞逸翩以傍鼓擊奔飈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途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歎繽紛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欻翳景以橫楮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地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嶽紛披天吳爲之怵慄海若爲之躨跜

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勝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耻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旣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衞殷勤于銜木鶢鶋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曙于蟠桃踆烏炳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遥無厥類而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漿戲暘谷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

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鵰賦并進表

唐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某脩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有千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祗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以爲鵰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

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上以聞謹言

文亦伉爽高朗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鷙鳥之累百敵同年而爭長此鵰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潏風雲亂起雪沍山陰冰纒樹死迸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所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掾栈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

所擬欽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
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課斅備而已及乎闡誅受之
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
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
呈於至尊摶風搶擊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
原寒蕪空濶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
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榮
觀棄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孼狐三窟
狡兎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回惑我往來趑
趄我場圃雖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飛

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憂攬之而頡脫
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嘵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韝而
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非施巧無據方蹉跪而
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風宿多端
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鶬鴰鴨鶂之倫莫益於
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
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
强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遄臻忽翻天
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決意而驚新此又一
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

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
雖趾蹻千變林嶺萬穴縈叢薄之不開突枝枒而皆
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
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豈比
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無
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
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臬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
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鶵儵剳鮮於金殿此鳥
已將老於巖扃

鶴賦

路喬如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𦐇𦐇
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
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
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
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鸚鵡賦 并序

禰衡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
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
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座咸
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嘴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美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

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美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

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絶若胡越之異區順檻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白鸚鵡賦

唐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唯茲禽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於羅袖代危巢於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而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鷴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每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絶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彗性孤禀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輝彼金方之正色至如海鷰呈瑞有玉筍之可依山雞學舞向瑤鏡而思歸皆毛

羽之偉麗奪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變純質彩奪縞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倘見借於羽翼與遷鶯而共飛

白鸚鵡賦　　王維 唐

稽聖人之遺文懿珍禽之不一彼善言之靈鳥孕聰明以自逸苞火德之奇姿誕金方之素質匪含章以就頵故遠時而襲吉憐碧山之孤高恃榮松之蔽密傳衆音於清吹疑白華於皎日由是旣飲旣啄載留載飛觸雲網以摧羽閉彤籠而見歸豈不中蓄素姿以羅患懷海陰而遂違雖失羣以傷揹亦順人而可

依登玉架覘朱闡苟安性以知樂每求容而自微雪膚皎晶擯池鷗之光潔霜毛挙淨奪軒鶴之清輝且其翔不忘止居必任側莫敢傳弄豈驚撫拭狎君子之光儀遠虞人之網弋感殄念而矜眷託恩馴以棲息而愛其豐姿氷華金體玉色匪鶴彩之爭妙何衆禽之比德呼名自應隔羅幔而飛來教語半成學美人之漸逼故對綺琴而傾聽上金屛而斂翼蒙正乎之翰藻應司空之寵識夫玄默者動之所求潔素者黙之攸尚矧聰性以受紲悲惠心之爲亮抗幽意於霞表美高儔於海上彼不材兮見留此能言兮何妄

佐得無氣色

或曰物惡近以招累理貴遠而無凶雖遁形以取美獨抱淸而不從豈知夫善生者託人以遠害能壽者輔德以自容是以承君子之恩澤獨蒙幸以遭逢者也

射雉　　潘岳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畧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

雉鷕鷕而朝雊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挂瞵悍目以旁睞鶯綺翼而赬撾灼繡頸而衮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淸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拕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游呃喔

引之規裹應叱愕立攉身竦峙捧黃間以密鼓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逆落幾聲振而未已山鷙悍害猋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鷹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姤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餮切畏昳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伊義鳥之應敵啾擭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窻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稊栽蕞糅翳薈菶茸鳴雄振羽依于其冢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膽挺穟之傾掉意淴躍以振踴嗷出苗以入場

愈情駭而神悚望鷹合而翳晶雉肤肩而旋踵歛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鷩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前剡重膺傍截壘翮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闕閭藹葉幌歷乍見於是筭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韃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胷裂膆破觜夷險殊地馴麤異變昊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

安逸㓫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皂隸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寒梧棲鳳賦 以孤清夜月爲韻　　王勃 唐

鳳兮鳳兮求 一作來 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栖高梧梧則嶧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鶵理符有契誰言則孤遊必有方哂南飛之驚鵲音能中呂嗟入夜之啼鳥況其靈光蕭散節物淒清踈葉半殞高歌和鳴之鳥也將托其宿之人也焉知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

將振耀其五色似簫韶之九成九成則邪率舞而下懷彼衆會罔知淳化雖碧沼可飲更能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栖復憶巡於竹榭念是欲往敢忘晝夜苟安安而能遷我則思其不暇故當披拂寒梧翻然一發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鄉詔冀宜命于軒墀若使之游池庶承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俟處卜居而後歇豈徒比跡於四靈常栖栖而沒沒

馴鳶賦　　盧照鄰

孕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觜距足以自衛毛羽足以凌風懷九圍之遠志託萬里之長空陰雲低而

含紫陽紫升而帶紅經過巫峽之下惆悵彭門之東既而摧頹短翮寥落長想思蒙莊之見欺哀武溪之莫往進謝扶遥之力退慙歸昌文選注風聲也之響腐食多愳層巢無豫屈猛性以自馴抱愁客而就養于是傷跳惠門言栖仁路不踐高梁之屋翔止吾人之樹聽鳴鷄於月曉侶一作進羣鵲於星暮狎蘭砌之高低玩荆扉之新故循廣庭之一息歷長檐而徑度若乃風去雨還河移月落徘徊亂於雙燕鳴舞均乎獨鶴乍啃聚於露一作霞莊時追飛於雲閤荷大惠之純粹將輕姿之陋薄思一報之無階欣百齡之有託

進白烏賦　　張說 唐

洛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族忽一作亦變白而効靈感上人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理以一作包舒卷既集王屋飛隨帝輦捧日高翥迎風細轉識句句於招呼毎啞啞於吻一作喙吮以其雪羽霜毛氷清一作精玉狀拔奇綠林之下賞異紫臺之上瞰鵜鶘之妙窻把一作抱鳳皇之衣衎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謗期委二字一作顆悉命于渥恩豈願一作顧思於開放維聖君之靈囿物何遠而不臻有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若隨驅一作陋蓋而入獻輿寶羽而為隣採一作探朝喿之聲樂宵夜啼之曲新無芒距而羅武不鈎背以懷仁謝先容而特達邽假飾以全真鑒深心於反哺終一作移報德於君親

獸

獅子賦　　牛上士

上士曾讀實錄貞觀九年西域進獅子秘書監虞世南獻賦前史美之竊謂公博物洽聞誠則可重瓌瑋倜儻或非所長欲精體物乃賦其事窮汗漫之大荒當崑崙之南軸鑠精剛之猛氣產靈猊之獸族指千里於崇朝逾鐵山而往復非取俊於熊豹豈方姿於

魋魕故其方順蹙額隅目高匡獲地蹲踞騰空抑揚簇拳毛以被勁縷柔毳以為裳逢之者碎犀象聞而頓伏值之者破鵰鶚不敢飛翔哮呼奮迅蹶蹻騰振掌攫攢鈹口銜霜刃怒雙精以電射一吼威而雷震似烏獲之摧鋒疑項王之入陣及夫朝晡未食鼓髯奮力後勁雙臏前張闊臆蹉姝榛以傲睨跳絕梁而合絶倏橫噬而風馳乃掉尾而雷息口裂奔貙足梢狂兕猛虎摧於掌握豪豬碎於牙齒既飽飫而心和乃宛頸而鉆耳彷徨於金河之外生長乎葱山之裹嘉此獸之奇傑邈蹻勁而姝材隨馬牛而內向順謳

倏然自得之文

歌而揭來逾烏城之積阻獻龍闕之崔嵬資譯人之納貢彌雄心以効能何虞者之維縶驚牙爪之可怖頓金鎖而長縻鬬鐵牢而永固悲此生之窘束懷舊國而愁慕雖食肉於當年思盡力而無路羡文豹之猗鹿美韓盧之逐兔伊薄技之見收而偉材之不顧聞夫天以煦育為施草木皆春帝以惠訓為施猛戾皆仁夏后氏擾豢龍而伏皁軒轅氏役熊羆以佐人此奇獸之為用豈無用而來馴何不校之於搏擊投之於絶倫而使之鬱鬱於窮檻區區於後塵者乎

魚

窮魚賦 并序　　盧照鄰

予曾有橫事被拘為羣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窮感趙一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靜月浦洄丹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屆于陽瀕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儻鳧趨雀躍風馳電逝競下任公之犗（一作釣）爭陳豫且之網螻蟻見而其心獱獺聞而抵掌于是長舌利觜曳綸垂鉤拖鬐挫鬣撫背扼喉動搖不可騰躍無由有懷纖湖寧望洪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為鯤也與是游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撫翼而下顧之而趨南浮七澤東泛五湖是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悵望於泥塗

蟲

蟬賦　　魏　曹植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嘒嘒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螗

螂之勁斧飄高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罔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虫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遥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蔭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獮猿條罔葉而不挽引樹無幹而不緣翳輕驅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眺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愈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似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蠶賦　荀況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爲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冰蠶賦　王起

懿北極之寒勁有珍蠶之處冰匪柔桑之是食匪幽室之是憑託彼峩峩且不資於春煦抽其曳曳自有樂於陰凝既違燥而就溼知同類而殊能爾其玄律窮芳歲暮百谷風壯羣川冰固遊片片之凝光映重重之積素十畝之間兮洩洩何勞六尺之內兮涓涓正沍既苦寒而不倦將載績而是務觀夫如臨如履經之營之隔皚皚之積冰吐漠漠之輕絲朱綠曳而愈出黼黻成而是資煥乎有章豈寒女之能得超然獨處信夏蟲之所疑淋漓未泮組織方遑匪繅於盆匪懸於井蠶事登矣必因之而剖冰爾稅求焉皆取之而越境豈比夫風戾之所生歲單之所成蠶月而方育蠶器而見營安能苦其節厲其貞貌之有戰戰之色取之有冲冲之聲匪樹而遊奚感仙而化不筐而績奚假蟹爲名宜乎海人見彩堯帝斯呈伊蠶蠶之繁委寔生生之殊詭鼠遊冰下我亦來思龜生火中吾乃異彼况乎雪霜是履鱗角多奇若解以東風或泉魚而共躍藏諸北陸幸與人之見知宜乎含章勿攺牽絲有待儻來獻於九重必相宣於五彩

螢火賦　并序　駱賓王　唐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縶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悽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辯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覩茲螢之自明哀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况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萬殊亦昆蚑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

也事沿情而動與理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耳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以亭毒資變化而涵養每寒潛而暑出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暉而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或凌虛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色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榥櫺而焰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遍疑秉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翫曳景周流飄光凌亂泛灩乎池沼徘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飇而不烈逢霔雨而逾煥焰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的皪兮象招搖之夕爛與夜燎而相炫照重陰於巳昏共爝火而焉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伺夜謝飛蛾而赴嬉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知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而相煎陋蟬蜩而習蛻怵螻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槍榆飛而搶地摶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並逍遙之與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去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假暉於陽燧終循己以效能靡因人以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同類始未明其趣捨終詎識其指意子尚不知魚水之為樂吾又安知螢火之所利明兮能遷變兮無窮哀牛倏而化贊羽梟忽兮生熊血千年兮藏碧火一變兮成虹知戰場之化燐悟寃獄之為蟲彼翩翩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贊獨宛頸以觸籠異壁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覬道迷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覽年華以自照顧形影而相弔感秋夕之殷憂慙宵行之熠燿熠燿飛兮絕復連殷憂積兮明自煎見流光之不息愴驚兔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焉儻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蚍蜉賦 并序

唐 李德裕

此郡多蚍蜉余所居臨流寔蕃（一作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為

此賦令稚子燁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負緣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滿山阿毋乃處吾身而為大悲蟻不能言詞以意宣其言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寄濟濟師之之會聞嫣慧之癡睹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以時術（一作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盾而行如日月之麗青天若乃依垤緣辟溶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跡值晏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

靡（一作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群牟之聚進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至（一作制）無其勢也雖蛭螾而不傷令願悔過哉于垣墻豈敢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